From L. S. Yang
2 Prescott St.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A, MASS
FEB 6
8 30 PM
1951

THIS SIDE OF CARD IS FOR ADDRESS

POSTAGE
1 CENT
JEFFERSON

Dr. Hu Shih
104 East 81 St.
New York city

論學談詩二十年





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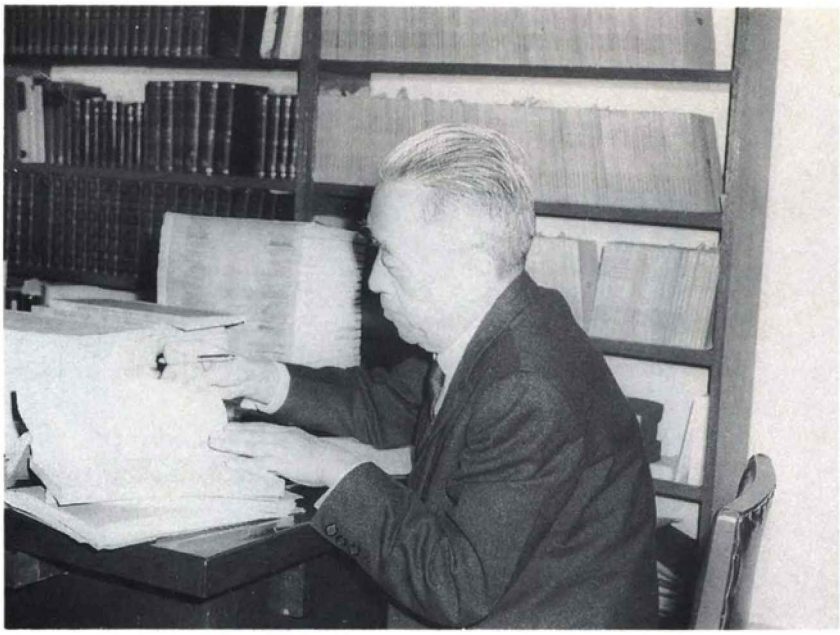
論學談詩二十年

——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胡適紀念館／編



胡適在駐美大使任上，向羅斯福總統解釋中美友好萬人簽名簿。



胡適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期，在自宅的餐桌上校勘書籍。



胡適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民國51年2月24日上午）。



楊聯陞(右)與胡適夫人及毛子水合影。



楊聯陞(前排左三)出席中央研究院第八次院士會議留影。

2203

1.5.又：——十二日又看了[illegible]遇了[illegible]文。又過謝章——

今天略看你对戴内诸人的批评，我也写了一封长书，又写了

須要可上長行，但沒有提及你信上提及的黃沛校語。今補寫幾句。你說「黃校刻本『函』城字，似非有意改作。」其實校勘的工作，往往有爭在一個字，或半個字，或只一筆一畫。如此經注卷九「立碑樹桓」，宋刻作「栢」，故黃省曾刻本以下皆誤刻作「栢」。何焯指出錯誤作「桓」，而他疑是「桓」字，謂樹表也。趙校從何作「桓」，引說文與徐鍇繫傳說釋之。大典本正作「桓」，故戴本作「桓」。此皆半個字或一畫之爭也。

元城縣一條，上面已說明，最可以表王梓材的謹嚴與黃沛

2204

的狂妄，十分可以表現謝山先生校勘的不忠實。

此條一切古本皆作

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

朱箋偶誤刻「故城」為「故地」，是無心之誤。

謝山改全氏經注，此條仍作「經」。後頃甫指正他，說「凡經有故城之文，世言故城者皆注也。」

謝山不能利用這條通則來改正他的錯誤，他偏要護短，硬刪去「故」字，說「或妄加故字，改宋本果無之。」這是捏造謊騙了。故謝山〈四〉重校本裏，此條「經文」作

又東北逕元城縣城西北……

2205

他晚年知道了「逕」「過」一條通則了，但他仍不肯認錯，但用淡墨改「逕」為「過」，這是毫無根據的改字。

因此一條原文可用「故城」與「逕」字兩個標準來改作注文，絕無可疑。而謝山毫不了解這通則的普遍適用的謹嚴，他寧可假託宋本，寧可武斷的改「逕」為「過」，這是他治學方法上的大缺點，我們無從為他辯護。

但這是王梓材原「重錄本」保存的謝山「重校底本」的真面目。他雖然不贊成謝山之說，雖然把此條改定為「注文」，雖然依底本刪了「故」字，但他對謝山原校語，不敢改動一個字。所以我說他很謹嚴。

2206

黃沛的作風就大不同了。第一，他把此條改回作「經文」，逕作

又東北過元城縣西北而至沙邱堰。

這裏刪去了謝山原有的「城」字，是一妄。第二，他把王梓材保存的謝山原校語的「是條元城縣下或妄加故字」一句的「故」字，改作了「故城」二字，是二妄。第三，他自己加一條案語，說：

今案此條全作經文，戴、趙均改為注，過作「逕」，元城縣下仍有「故城」二字。王梓材傳寫本自改為注，失全本之真矣。

黃沛的「今案」幾千條，都是要證明趙、戴都曾見全校本作某，而趙、戴依此逕改作某，或「趙、戴亦作某」，或「戴、趙同」。

2205

是作偽。校勘学的学习要面到的校勘的文字的通病，故此一字的妄增与妄删，都不可放過。

至于第三条，非細读清楚全部，不容易了解。當时寫这学位论文的林毅同志，最早已发现撰王梓材本之所特，文中一再强调即是说「王氏往往據戴改全」。（看校勘记序与董沛例言）。董沛与校勘成都時的声明，证实新校刻本是已把「王氏據戴改全」的毛病「通通」改正了，这是无可疑义的了！（例言第五條）。

2206

此條「今案」云云，一如通本（張宗泰偽误一字外）都作「逕元城縣故城西」，而說戴校「均」過作「逕元城縣下仍有故城三字」，注文是說戴校已了全氏校改本而不依改，而王梓材反改「全本以從戴校」是三妄。

注文的第一妄与第二妄，即是董氏所謂「董校刻本」多一「城」字，何非有意作偽。要知「董校刻本」四字稱「全氏校勘经注」，而現存的謝山残校本「董校底本」与陳勤堂与王梓材本，都四有「元城縣城」六字，謝山校语也說「或妄加也」。董沛所據以有三部王梓材本，而他手「经文」刪了「城」字，既不是于謝山，又不是于王梓材本，这

2207

諸公，皆共服偽此等工夫，故他们误作「據刻本」而校改，以为不必覓作。

試舉例，沅水三、戴趙本此有「一條經文」；至河渠書（看刻本误在注文中），謝山「重校本」此条作注文。「重校本」也作注文，但「重校本」是据王梓材「重録本」，此條已改作經文了，但王梓材注：

其材批此經文之誤，注中指今當正。

注是張謹齋而实卷他的改正。但董校刻本並不「今案」：

「據戴改全」的例

2209

2210

注不但不指出王梓材「據戴改全」是用「此條」来「证实戴趙（同）毅全氏了！注不是「你偽」嗎？「我誠」嗎？

又舉二例。全氏误認的「经文」的，有卷三的注「而條：

又東至涟水縣南

北氏校漢水之又東北，北氏別河出焉。北氏別河出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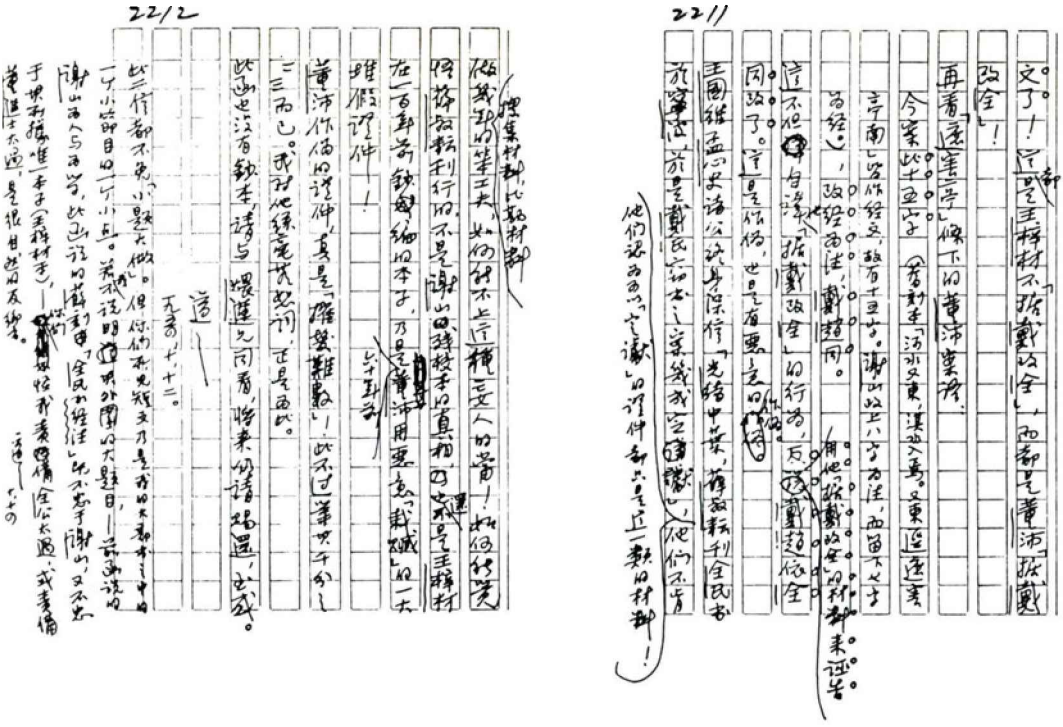
又東北，逕行成易，注甲河出焉。

此二條，謝山上是「重校本」，都清楚作「经文」。他跳到又用漢書改「而條」的「逕」字的「過」字。

王梓材本（張氏藏本）仍把注「而條當作「经文」，注是王梓材的謹慎。但重校刻本都依戴趙把注「而條」改作「注

2208

王梓材真正与偽造的本，也不能以眼。如王静庵盛



胡適與楊聯陞論學的書信中，有關《水經注》版本的討論是主要的議題之一，現存書札中有許多長篇的論述。

March 18, 1956

楊公：

寄上元任先生一信及我的回信，請你先看了，加上 comments，再寄給元任先生。

附上論語 57 例，檀弓 18 例，或可供參考。

適之

適之先生：

關於「也」的解釋，我跟悠完全同意。我也找出「其……也」並無實例這一個現象。

還有「也」在人名下不限於單名（公羊裏有好幾個雙名的例子），故論也孔仲尼，魯哀公誄也，顏路哭顏回也，及時主死則回之孝子者也（馮氏文通已引）。

悠所舉的 Shaw，因為辭典實作「捎」，已改，却也。捎回去，我就見過。于震。

Shaw 的「捎」之為退，限於骰局，現在事，用之於人則不敢。aa 捎 da, no 讓（行，對質，停，hold 不住）之類。

弟 聯陞 三月二十日

胡適與楊聯陞的論學，有時也會請趙元任等人參加意見。

聯陞兄：

何炳棣兄到此，說你又病了。我聽了很掛念，一直想寫信問候你，至今沒能寫成。

一月十二日，元任到紐海文去，他們也說你又病了，已進醫院調養。我十分的望你這一回住醫院可以安心調養，不可出院太早，總要把身體完全養好了才可以出院！

這是此間許多朋友的希望，所以我要特別叮嚀，不可讓我們失望。

你這幾年來，實在太辛苦，太不愛惜精力，所以出事。以來你有幾次生病。月涵先生，濟之和其都很掛念。以後在醫院的聽大夫的話，在家的聽太太和小姐的話！

如一向候太太和小姐，並祝你早一恢復健康。

適之 四、二、廿

胡適關切楊聯陞的健康，經常勸他要注意調養。

胡先生

從報上看見您在南港患腸胃病的消息，非常關心。幸而注有幾天就好了。希望您一切保重。

您的宏論一篇陸思成布脂硯齋評石頭記一影印出來了。多謝招贈一部！李田意兄正好在此小住，我希望他能替我寫一短文生清華學報介紹二。

這裏的 Harvard Yenching 對您的論文集非常有興趣，已作的過我兩次，我想恐怕是胡先生因為健康未全恢復，一時沒有功夫寫導言或序言。我的意思，還是石兄陽於雅俗學報文字，書已印今是全書都是您寫的，例如在支加哥講中國文藝復興一章，您覺得如何，我很希望您給我一封英文信，授權我向哈佛古請求用於版權古面的事情。（例如哈佛那兩篇跋語，和長序等）導言或序言，等目錄全定時您我的一封中就。

我所向哈佛基金會接洽補助，進行似很順利，那是一件好事。

敬請

道安

弟 陸 敬上 一九六一年 七月廿九日

楊聯陞聽說胡適病了，也很關心。

論學談詩二十年

——序《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1976年初我還在哈佛大學和楊蓮生師共同講授中國史。在我生日那一天，蓮生師忽然笑吟吟地持一包東西相贈，說是特別爲我準備的生日禮。從禮包的外形看，我猜想是一本書，打開一看，原來是胡適之先生給蓮生師五十多封信的複印本，共173頁。我當時不僅驚喜出於意外，而且十分感動。因爲我知道這都是他在哈佛燕京社的複印機上一頁一頁地親手印製的。蓮生師並且告訴我：他一共複印了兩份，一份贈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一份贈我。我生平所收到的生日禮，以這一件最爲別致，也最不能忘懷。

在他親手裝訂好的信冊扉頁上，蓮生師還有下面的題辭：

何必家園柳
灼然獅子兒
英時賢弟存念

聯陞持贈
一九七六年一❶月廿一日
即丙辰元月廿二日時
英時不惑已六年矣

---

❶ 編按：丙辰年元月廿二日應為一九七六年二月廿一日。

何必家園柳
灼然鄉子兒
英時賢弟存念

聯陞持贈
一九七六年一月廿一日
即丙辰元月廿二日時
英時不惑已六年矣

他在另一頁的上端又題曰：「胡適之給楊聯陞的信，一九四三至一九五八」。這就是說，冊中包括了這十六年中胡先生給他的信。這當然不是全豹，但大致可以說：這些信最能表示胡、楊兩公之間的私人交誼，因此許多專門論學的長信都沒有收入此冊。

這些信都是適之先生在旅美時期寫的，1943和1944兩年屬於前期，即在他卸任駐美大使，移居紐約的時期；1949至1958屬於後期，即他在大陸政局遽變後流寓紐約的十年。1958年他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便沒有太多的空閒和蓮生師通信了。

由於蓮生師這一番贈信的因緣，今天我特別高興能看到《胡適與楊聯陞往來書札》的問世。本書所收雙方往來書札已十分完備，爲中國現代學術史提供了極爲珍貴的新資料。陶英惠先生收集之功和劉國瑞先生的大力支持，是我們必須深深感謝的。陶、劉兩先生囑我爲此書寫一篇序，我自然義不容辭。

在這篇序文中，我想敘述一下胡、楊(以下皆省去敬稱)交遊的經過，以爲讀者提供一點背景的知識。他們相見始於何時今已不可考，但彼此熟識起來，奠定了終身的師友情誼大概是在1943年。這一年二月，胡適到哈佛大學參加遠東文明學系的「訪問委員會」(Committee on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先後住了五天，2月14日的晚上曾在趙元任家中和一些中國學生長談(見《胡適的日記》，台北，遠流影印手稿本，第15冊，1943年2月11日至15日)。楊聯陞是趙元任最欣賞的一個學生，想必是其中之一。所以本年十月初胡適再到哈佛爲美國陸軍訓練班(當時的正式名稱是"The School of Overseas Administration")作六次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的講演時，他似乎已和楊很熟了。《日記》本年10月10日條寫道：

> 與張其昀(曉峰)、金岳霖、楊聯陞同吃午飯，飯後同到Dunster House(曉峰寓)大談。

10月14日的《日記》又記：

> 晚上在周一良家吃晚飯。同坐的楊聯陞、吳保安、任華，都是此間最深於中國文字歷史的人。周夫人也是有學問的。……在紐約作考證文字，無人可與討論，故我每寫一文，就寄與王重民兄，請他先看。此間人頗多，少年人之中頗多可與大談中國文史之學的。

這裡已可看出胡對於周、楊諸人的賞識，但語氣中也露出剛剛發現一批文史界後起之秀的喜悅。

但是胡和這批青年學人的交情發展得很快，到了第二年(1944)，胡已打定主意要延攬周一良和楊聯陞到北京大學去任教了。1944年6月29日胡在日記中寫道：

> 喜見新黃到嫩絲，
> 懸知濃綠傍堤垂。
> 雖然不是家園柳，
> 一樣風流繫我思。
>
> 戲改楊聯陞的「柳」詩，卻寄楊君及周一良君。(我上周去信，約楊、周兩君去北大教書，他們都有宿約，不能即來。)(見《胡適的日記》，香港，中華書局，1985年，頁598。詩中「傍」字誤印為「旁」，已據胡同日給楊的原信改正。)

6月21日胡致楊信之末說：

> 北京大學萬一能復興，我很盼望一良與兄都肯考慮到我們這個「貧而樂」的大學去教書。

這就是《日記》中所說的「上周去信」。此時抗戰尚未結束，胡也還不是北大校長，但他已開始爲北大的復興設想了。如果不是他對於楊、周兩位的學問已有十分深切的認識，胡是絕不會預作如此鄭重的表示的。但周是燕京大學保送到哈佛的，必須先回燕京服務，楊則已應張其昀之約，去浙江大學任教，所以都「不能即來」。

楊和胡的交情則更比其他青年學人爲深厚。這不僅因爲兩人性格都溫厚開朗，特別投緣，而且知識上的興味也最爲接近。他們都喜歡歷史考據，都好研究中文的文法和語法，尤其是都愛寫詩。這些共同興趣很早便使他們兩人的交情進入了不拘形跡的境地。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胡適正式接受哈佛遠東系的邀請，教八個月的中國思想史，長期住在康橋，他和楊的關係便益發親密了。據我所見到的一部分楊的未刊日記，楊不但旁聽胡的思想史課程，而且等於作了胡的助教，代爲選英文教材，並在胡外出開會時代他監考。（可參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第5冊，頁1854-5，1865。這些資料都是楊提供的。）

詩的唱和似乎是拉近兩人之間的距離的一個很重要的媒介。1944年12月21日楊陪胡下鄉買一批老傳教士留下的中國舊書，胡在日記中寫道：

> 楊君在火車作小詩：
>
> 才開壽宴迎佳客，又冒新寒到草廬。
>
> 積習先生除未盡，殷勤異域訪遺書。
>
> （見《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608。）

胡的生日是12月17日，這一年有不少朋友從各地來爲他祝壽，先後有兩次大宴會，因此才有首句的「才開壽宴迎佳客」。但楊先生後來告訴我，此句的「佳客」原作「嬌客」，戲指胡的美國女看護。胡笑了一笑，

把「嬌」字改作「佳」字。這便是我所說的，他們的交情已不拘形跡了。後來爲了買書的事，兩人之間還續有唱和，這裡不必詳述了。楊在1945年1月29日記中有一條簡短的記載，說：

> 上胡課(按：指思想史)。呈閱四年來所作詩，請勿廣布。

1949年4月胡適流寓美國，最初一年之內，心情十分黯淡，幾乎從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變成了一個悲觀主義者了。這一年五月以後的日記最能看出他全無興致的低潮心情。七月間楊寫信給他便想用詩來解開他的心結。胡在7月27日的回信中說：

> 謝謝你七月二十一日的信。
> 你勸我「多作幾首詩」，這個意思頗新鮮，我一定記在心裡。
> 可惜的是
> 待等秋風落葉，
> 那時許你荒寒？
> 詩是你的，？是我借加的。

這種細緻體貼的詩的感情，今天讀來還能使人低迴不已。

這種感情是相互的。胡對楊的關懷和愛護，也同樣地無微不至。1958年3月4日胡給楊的信說：

> 收到你三月二日的信，知道你有血壓過高的現象，我很掛念，很盼望你多多休息，多多聽醫生的話。……你實在太辛苦，得此警報是有益的。……那晚你來我家，我沒聽見你說起身體近狀，只在你走後我頗責怪我自己「幹麼不讓聯陞多談談他自己的工作，幹麼只管我自己的 talk shop！」現在我明白了，那晚

> 上我說話固然太多，其實時間也太晚，你也太累了，已不是向來的你了，所以你說話特別少。

其實這已是楊在這年年底開始大病的朕兆，第二年他便入院長期治療了。1959年4月27日胡在台北覆楊報告病癒的信說：

> 今天在台大醫院裏收到你四月十八日的信，我看了信封上你的字跡，高興得直跳起來！拆開看了你說的「昨日(四月十七日)出院回家，這半年不用教書，還可以接著 take it easy。下月起想寫些短篇文字，但當愛惜精力，決不過勞」，我特別高興！我一定把這個好消息報告給我們的許多好朋友。他們都很掛念。

從胡的這兩封信——一寫在楊的大病之前，一寫於初癒之後——我們不難看到，胡對楊的健康流露出一種發自內心的關懷。

胡、楊之間的關係當然不止於詩的唱和或私交方面，更重要的是二十年間幾乎沒有間斷的論學往復。這裏讓我先說幾句關於胡適作爲一個學人的風格。胡適一生的活動面極爲廣闊，他的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尤其受到世人的注意，但從本質上看，他始終不失爲一個學人。他一生最愛好的還是中國文學、史學、哲學各方面的研究。他不但自己一直保持著很高的學術興味，而且終身以推動「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爲最大的樂趣。因此他隨時隨地留心人才，發現了人才之後則不斷加以鼓勵，並不辭「到處逢人說項斯」。同時他又深受現代價值的影響，完全接受了在知識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因此他對於後輩學人確能站在對等的地位上討論問題，從不露出居高臨下的姿態。1943年與楊聯陞、周一良等人訂交以後，他們之間的論學，無論是口舌的或文字的，都體現了一種蘇格拉底對話式的精神，而與中國的語錄傳統不同。胡適研究《水經注》一

案始於1943年11月。在以後兩三年的通信中，他曾爲了其中梵文問題一再徵詢周一良的意見，也曾爲校勘和考據的問題要楊聯陞替他嚴格地審查證據。1946年回到北平以後，他在百忙中仍然保持與周一良討論學術，儘管後者在政治上已逐漸左傾。1948年秋天，他還寫了一封長信與周商榷牟子《理惑論》的年代問題。這封信後來附在周的論文之後，刊於1950年出版的《燕京學報》上。胡適生前在中國大陸上正式發表的文字，這大概算是「絕筆」了。

四十年代胡適在哈佛結識的後輩學友之中，楊聯陞是相知與日彌深而且終身不渝的一位。1949年胡重返美國時，楊在西方漢學界已如旭日初升。胡對他治學的精博，極爲推重，故每有所述作必與楊往復討論。這一點在他們的通信中表現得很清楚；如果我們說，楊是胡晚年在學術上最信任的人，那是一點也不誇張的。胡在「遺囑」中指定楊爲他的英文著作的整理人，決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楊對胡則終身以師禮尊之，所以他給胡寫信總是自署「學生」。楊是清華畢業生，但曾在北大「偷聽」課。我猜想他一定也旁聽過胡在三十年代所開的關於中國文學史的課程。（可惜我當年忘記問問楊先生。）無論如何，楊在哈佛曾聽過胡一學年的「中國思想史」，這是已證明的事實。他事胡如師，是順理成章的。胡心中也未嘗不視楊爲他的學生，不過，在文字上未嘗作此表示而已。「雖然不是家園柳，一樣風流繫我思。」這兩句詩便把他們之間的關係描寫得恰到好處。

現代的師生關係是戴震所謂古代的師與友之間，作學生的已不能如莊子所謂「曖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更不容易作到恪守師說不變的地步。楊在治學方法上受胡的影響很深，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他並不以胡所標榜的「科學方法」爲治學的無上戒令。早年在清華時期，他已從陳寅恪治隋唐經濟史，畢業論文（關於中唐的稅制）便是在陳的指導下完成的。他的專業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因此也接受了陶希聖以社會科學治史的主張。後來陶爲他的《漢學評論集》（英文文集）作序，說他是「轉

益多師而自成大師」，確不失爲知言。故楊從胡遊真能作到擇善而從，而不致把胡的限制變作自己的限制。對於胡立說過當的地方，他往往獻疑質難，不稍假借。例如有關全祖望七校《水經注》的問題、《壇經》之「壇」是否「檀施」之「檀」的問題，楊都不同意胡的「大膽假設」。

但是楊在自己研究的範圍之內向胡求教則往往得到「小扣大鳴」的效果。從1949年到1958年，楊的不少重要論著都曾獲得胡的攻錯之益，其中有關於考證材料的，也有涉及基本論點的。舉其著者，英文論文中如南宋會子的考證、王莽新朝之「新」的涵義及中國社會思想史上「報」的觀念，中文論文中如《老君音誦誡經》考釋及自搏與自撲考等，都在撰述過程中容納了胡的許多批評和建議。他們之間反覆討論所發揮的積極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上述幾篇論文之所以嚴密周洽正得力於胡一方面攻瑕抵隙，另一方面又傾其所知以相助。朱熹詩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於此見之。他們論學二十年，達到了相悅以解、莫逆於心的至高境界。這一知性的樂趣，寓雋永於平淡之中，自始至終維繫著兩人師友之間的深厚情誼。後世讀他們的書信集的人是不能不爲之神往的。

最後，我還要指出胡楊交遊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色，即他們之間從來不以政治爲談論的題目。這並不表示他們在政治上有什麼基本的分歧，而是因爲楊是一位純粹學院式的人物，對於實際政治不但沒有興趣，而且視爲畏途。他告訴過我，在三十年代中期，他曾當選爲北平大學生聯合會的主席，那正是學生運動左右分化最爲尖銳的時代。他這個主席一直處於左右兩派學生的夾攻之中，喫盡了苦頭。從此以後他便遠離一切政治活動了。胡很瞭解他的性格和想法，所以祇和他談學問，絕不涉及政治。作爲一個學人，胡的自由主義的重心也偏向學術和思想，與實際政治終不免有一間之隔。儘管四十年代末期的中國局勢逼使他不能不在政治上作出明朗的抉擇，但他的自由主義從未轉化爲政治行動。由於他是一個學術本位的自由主義者，他完全可以作到讓政治的歸於政治，讓學術的歸於學術，使這兩個領域不相混淆。

1945年12月17日是胡適五十四歲的生日，楊聯陞寫了一副對仗工整但又很富於幽默感的壽聯爲他祝壽。聯曰：

及門何止三千，更教碧眼兒來，紅毛女悅；
慶壽欣逢五四，況值黃龍酒熟，黑水妖平。

據他說，此聯在紐約的中文報紙上刊出後，他頗受到左派人士的譏刺。因爲「黑水妖平」指共軍在東北被國軍擊敗的近事而言。以「黑水妖平」對「紅毛女悅」自屬妙手拈來，涉筆成趣。詩人遇到這種天造地設的對仗是不肯隨便放過的。但這個「妖」字卻也使他的政治同情偏向胡的一邊了。據楊在12月9日的記事冊上的紀錄，初稿文字與定稿頗有不同，最後四個字原作「白日旗飄」，以文字而論，自遠不及改稿爲工穩。但楊的日記又說：「十日與丁梧梓商改。」丁梧梓即丁聲樹，原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其時正在哈佛訪問。所以我們已不能斷定「黑水妖平」四字是作者自己的改筆，還是出於丁聲樹的建議。總之，楊雖然一生遠離實際政治，卻不是沒有政治意識和政治判斷的人，1945年4月3日他曾特別注意海耶克那部轟動一時的《到奴役之路》；4月12日晚他又去聽哈佛經濟系和社會系的幾位名教授討論海氏的書。這一天適值羅斯福總統逝世，他在日記中寫了一首悼詩，起句云：「章憲煌煌告五洲，大西洋月印如鉤」，正是頌讚羅氏的「大西洋憲章」。他的政治傾向還是很清楚的。這兩天的記事爲他的壽聯提供了一種思想的背景。從這個意義上說，楊和胡一樣，也是學術本位的自由主義者。正是由於愛好羅斯福所揭示的「四大自由」，他萬般無奈地作出了定居美國的抉擇。然而也幸虧如此，他才躲開了政治的紛擾，在哈佛燕京漢和圖書館裡，窮年累月地博覽群書，終於爲西方漢學界放一異彩。

1949年胡適重返紐約時，當年哈佛校園中「可與大談中國文史之學」的群英只剩下楊聯陞一人了。其餘幾位，借用胡的一句名言，不但都已

失去了說話的自由，而且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我們今天能讀到這一冊胡、楊書信集，真有說不出的意外喜悅。但從產生它的歷史背景看，這一冊書也未嘗不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劫後餘燼。這一堆劫後殘灰，一方面固然足以供後世讀者憑弔二十世紀中國所經歷的滄桑，但另一方面也必將會激發來者的弘願，踏在前人所遺留的業績上，重振「中國文史之學」！

在結束這篇序文之前，讓我再回到個人的立場上說幾句話。蓮生師從遊於適之先生之門是他生平最爲珍惜的一段經歷。1976年他贈我「何必家園柳」一句題詞便顯然借用了適之先生「雖然不是家園柳」那首贈詩。1965年夏天他和我一詩云：

古月寒梅繫夢思，誰期海外發新枝。
隨緣且上須彌座，轉憶當年聽法時。

「古月」指適之先生，「寒梅」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他飲水思源，最念念不忘的還是適之先生當年「說法」的一番錘煉。1977年我離開哈佛之前，他又對我說起他先後二十年和適之先生文字往復，受益無窮，樂趣也無窮。因此他希望我去後依然能繼續我們之間長期論學的習慣。不用說，這也正是我所期望於他的。1985年我寫《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除函札往返外，在電話上更和他長談過無數次。最後他爲該書寫〈原商賈〉的長序則是他晚年最用氣力的論學之作。他和適之先生互相攻錯在他學術生命中所發生的創造性的作用，於此可見。他不惜以晚年衰病之身從多方面啓發我，主要也是因爲他要把他和適之先生的論學傳統延長下去。

我從來沒有見過適之先生，但是我在學術專業上受惠於蓮生師的則遠比他得之於適之先生的既深且多。這已不是尋常感謝的套語所能表達

於萬一的。1966年我回到哈佛任教，這個新添的職位是他全力爭取得來的。我終於沒有能等到他退休便決定離開了哈佛，從私人情感上說，我對他的歉意是永久的。但是和適之先生一樣，他具有異乎尋常的寬容精神。他不但沒有半點介意的表示，而且尊重我的決定，鼓勵我在學術上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從學術之爲公器的一方面看，他肯定了我的決定的正面意義。這也是「何必家園柳」的更深一層的涵義。但是他早在1976年元月爲我生日題詞時，大概沒有料到這五個字竟成爲「一語成讖」的預言吧！

我寫這篇序文時，蓮生師逝世已滿七週年了。他生前最重視中國文化中「報」的價值。但「報」字之義也有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可以用種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讓我謹將此序獻給他在天之靈，算是我對他一種最誠摯的回報。

1998年元月2日余英時敬序於
美國珂泉(Colorado Springs)旅次

編印緣起

胡適之先生交遊甚廣，除與朋友們經常有書信往來外，許多慕名者，以其平易近人，也會寫信向他請教問題。由於他有信必復，所以累積的函札數量，頗爲可觀。

1966年8月，台北文星書店編印的《胡適選集》中《書信》一冊，係輯錄各書報雜誌中所發表的胡先生給別人的信，只有73封。因爲他歷年所保存和他人來往的信件，於1948年12月15日倉促飛離北平時，全都遺留在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住宅裡。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設在胡宅，將其全部文件妥爲保管，俾免於散失及毀棄之厄。1979-80年，該所排印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下三冊，作爲「內部發行」資料，禁止攜帶出境。可是不久就流出了大陸。1982年10月，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率先參考該書並配合多年來搜集到的胡先生函札，開始發表並作註釋，以〈從遺落在大陸暨晚年書信看胡適先生的爲人與治學〉爲題，連載達兩年之久。遠景出版事業公司也在同年12月趕印梁錫華博士選註的《胡適秘藏書信選》正篇及續篇。可見海峽兩岸對胡先生函札重視之一斑。

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又在耿雲志教授主持下，將所藏胡先生的文稿及書信等，編印了42大本《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均照原稿影印，由黃山書社出版。其中第18至42冊，全係書信。在這25本中，共收錄胡先生致他人的信近六百通，他人致胡先生的信五千四百餘通。

1996年，耿雲志又與歐陽哲生教授合編《胡適書信集》上中下三冊，

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排印出版，只收錄胡先生寫給別人的信（英文信除外），計1,644通。

胡先生的函札，雖然經過上述多次輯印，仍不免有所遺漏，如與胡先生通信較多的楊聯陞（蓮生）院士所藏胡先生的信，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遠在1975年12月1日，楊先生致函中央研究院錢院長思亮先生云：

> 晚學於週前檢出胡適之先生在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以後十餘年間寄晚學之信數十封，共一百六、七十頁，正請哈燕社漢和圖書館代製 Xerox 副本，希望數日內可以作好，擬請〔余〕英時兄帶上一份，請院長帶回南港，轉贈紀念館收存。此等函件，多數討論文史，原可公開，但亦涉及當時縮照影印我國善本書之計劃（進行不甚順利），又提及國內學者有需要「美援」情形，在今日發表，似不相宜，敬請轉告紀念館不必影印流佈。此外，應尚有十數封（其關於自搏自撲之信，已在晚學補論中印布）〔按：即1962年9月3日所撰〈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補論〉一文，請見本書附錄。〕一時不易搜齊（因與其他師友函件混在一處），將來再複製補寄（信中處處可見胡先生獎掖後進之深情，故原信仍擬由晚學保存，以為個人紀念）。

錢院長於1976年3月8日函復楊先生後，即將複製本一份連同附冊交本館庋藏。

十年後，1986年10月20日，楊先生爲整理胡先生手稿事答復中央研究院吳大猷院長函中有云：

> 函札之應否發表，依情依理，似應由收藏者決定，晚無出售駿馬骨之想，亦曾將胡先生手書一七六頁（一九四三—一九五八）Xerox 一份，請錢思亮院長帶回贈紀念館收藏，一份贈余英時

教授，自存原件。

從這兩封信中，楊先生無意藏私、視爲獨得之秘的磊落胸懷，躍然紙上，令人敬佩！

這批珍貴的函札，一直由本館妥爲庋藏。近二十年來，本館對於刊布胡先生手稿之工作，不免有些停頓。本館前主任王志維先生以健康關係數度請辭，於1993年7月底獲准。我奉吳大猷院長之命自8月起兼理館務，由於平素對於胡先生之著述涉獵不多，故對館中典藏情形，一時未能進入情況。

1995年11月30日，館中同仁趙潤海先生找出楊先生所贈送的信件影本一帙，來商可否刊布？經再三衡酌，認爲這是一批有系統而較完整的史料，一代學人如此珍貴之墨寶及論學之重要文獻，不宜再任其長期封存下去；本館雖職司典藏，而史料流布更爲重要。乃決定予以出版，廣爲流傳，以供學界參考。至於楊先生致錢院長函中所述之顧慮，由於時日已久，似已不復存在。於是即請趙先生著手整理。

楊先生處尚有十數封胡先生的信，未能同時檢出，曾答應錢院長「將來再複製補寄」，惟迄未寄來。1990年11月16日，楊先生在美國遽歸道山；而我與楊夫人繆鈔女士向未謀面，自不便冒昧函擾，乃於1995年12月29日函請余英時院士代向楊夫人探詢此十數封書札之下落，盼能檢出惠贈一份，藉成全璧。同時也說明擬影印出版的構想，藉代徵求其同意。

1996年7月4日，余院士自美返台出席院士會議，親自帶來楊夫人找到的十數封信，當面交給我，謂此信太珍貴，不便郵寄，若有洪喬之誤，將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其維護史料安全之盛情，令人感佩！而楊夫人無條件的將原件贈送本館，尤爲銘感。

聯合報張作錦社長自余院士處獲知此項消息後，對於兩位先賢之手札至爲重視，立即表示願由該報斥資承印。本館經費拮据，張社長之盛意，將可解除印刷費方面的困難；在報請本館管理委員會呂主任委員實

強教授同意後，遂積極展開工作。張社長委請資深記者王震邦先生協助安排編印事宜。王先生提供許多寶貴意見，深所感謝！

胡先生遺留在北平寓所之函件中，有楊先生的29封，已收在耿雲志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8冊中，由於影印效果不佳，特商請耿教授就原件拍攝照片寄下，特此申謝。

楊先生於1975年所贈胡先生函件，均係影本，有些墨跡太淡，不夠清晰，特再懇請楊夫人、余英時院士、及哈佛燕京圖書館吳文津博士代爲追尋原函下落，惟均未能覓得。謹對三位敬致深深的感謝。

在編輯過程中，本館同仁除趙潤海先生外，又請萬麗鵑、柯月足、徐靜華三位小姐共同加入編輯工作；除逐一清查本館現存檔案外，對於任何可能藏有或發表兩人來往書信之報刊雜誌，分頭去『動手動腳找東西』；並一遍一遍的校對釋文，於必要處酌加註解。整理名人函札，不能不慎重將事，往往爲了一個人名、書名、或篇名，不知道跑了多少次圖書館，而擅長利用電腦的柯小姐，更不時上網查尋。經過他們幾位的通力合作，雖然仍有些無法覓得，可是已較楊先生當初贈送本館時，在數量方面增加了二、三倍，確屬難能可貴。在即將付梓之際，特別對他們一年多來的辛勞，表示衷心感謝之枕！

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陶英惠謹識

1997年7月31日

凡例

一、本書收錄胡適致楊聯陞函88封，楊聯陞致胡適函117封，來往函札，兩共205封，仍不免有所遺漏。茲按書寫時間先後次序編列，以幫助了解所討論問題的來龍去脈。他們寫信時，往往在信的開頭先說明收到對方某月某日的信，或某月某日寄給對方一信。類此，對其間遺漏的信件，提供了一些重要線索。日後釐正稿件，如續有所獲，將設法增補。

二、爲保留一代學人之珍貴墨蹟，本應以原函照相製版印行。惟因數量太多，又囿於部分墨蹟褪色，影印效果不盡理想，故只選擇數封製版，作爲代表，其餘均照原函排印，以利閱讀。原函除特別注明已於某處發表、或藏於某處者外，現均存於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

三、胡適對重要函件，有抄留副本供作日後參考的習慣，惟彼時尚無影印設備，或影印未能普及，而自己又無暇錄副時，則請收信人看完後退還，如1954年10月12日致楊聯陞函云：「此函沒有鈔本，將來仍請賜還。」是以楊聯陞往往謄鈔一份留下，奉還原信，如今有些原信已無法覓得，僅留存鈔件，如1954年11月15日胡適致楊聯陞函云：「老兄鈔本甚精美，比我的『蹩腳字』原稿好看多了！我一定寶藏。」

四、在紀年方面，原信有西元，有民國，爲求劃一，在目錄及所代加之標題下，均對換西元；至於原署時間的方式，一律不改動。惟只書月日者，則於〔 〕括號中加註年份。無法考訂年份者僅有兩封，暫置全書之末。

五、函札中初次出現的重要人名或生僻的名詞等，酌加簡要註釋，置於當頁或全函之末。

六、原函頗多眉註或旁註，排印時，盡量置於該信之適當處或當段之末，偶有無法判斷插在何處時，則置於函後。

七、胡適對楊聯陞來信，偶有逕行批改者，排印時以保留楊函之原樣爲原則；對於胡適改動之文字，則酌予註明。

八、熟朋友間通信，往往不拘格式，信手寫來，於人名、地名、書名、篇名等旁，是否加私名號、書名號，頗不一致；編者依照兩人的習慣用法酌予代加，惟書名號改用目前習用之《》，篇名改用〈〉，容有加錯或遺漏之處，尙請方家惠予指正。

九、原信偶有筆誤，編者對於明顯訛誤者，將訂正之字置於〔〕括號中；惟原信亦間有使用〔〕括號情形，推求上下文義，自不難區別何者係編者所加。又原信或爲書寫便利，或係平常書寫習慣，頗多俗體字或通用之簡體字，茲酌予改用通行字體。

目　次

論學談詩二十年——序《胡適與楊聯陞往來書札》……余英時　i
編印緣起……xiii
凡例……xvii
1. 楊聯陞致胡適（1943年10月26日）……1
2. 胡適致楊聯陞（1943年10月27日）
　　附：〈雙橡園追憶〉詩……3
3. 楊聯陞致胡適（1943年11月1日）……5
4. 胡適致楊聯陞（1943年11月18日）……6
5. 楊聯陞致胡適（1943年11月　日）……8
6. 胡適致楊聯陞（1943年11月28日）……10
7. 楊聯陞致胡適（1943年11月30日）……12
8. 胡適致楊聯陞（1943年12月11日）……13
9. 楊聯陞致胡適（1943年12月14日）……15
10.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1月11日）……16
11.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1月17日）……17
12.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1月22日）……19
13.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1月24日）……21
14.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1月26日）……24
15.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1月29日）……27
16.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1月31日）……30
17.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3月14日）……32

18.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6月16日）……34
19.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6月17日）……35
20.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6月21日）……36
21.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6月29日）……40
22.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7月4日）……41
23.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7月6日）……42
24.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7月17日）……44
25.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7月23日）……45
26.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8月23日）……46
27.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8月30日）
附：舊作〈無心肝的月亮〉詩……47
28.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9月11日）……49
29.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9月14日）……50
30.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9月27日）……52
31. 楊聯陞致胡適（1945年6月28日）……54
32. 楊聯陞致胡適（1945年7月26日）……56
33. 楊聯陞致胡適（1945年9月10日）……57
34. 楊聯陞致胡適（1946年2月10日）……59
35. 楊聯陞致胡適（1946年2月19日）
附：楊聯陞致張其昀（曉峰）（1946年1月8日）……61
36. 楊聯陞致胡適（1946年3月15日）……64
37. 楊聯陞致胡適（1946年4月5日）
附：楊聯陞履歷……66
38. 楊聯陞致胡適（1946年5月28日）……68
39. 楊聯陞致胡適（1946年9月6日）……70
40. 楊聯陞致胡適（1947年1月14日）……74
41. 楊聯陞致胡適（1947年2月21日）……77

42. 楊聯陞致胡適（1947年3月16日）……80
43. 楊聯陞致胡適（1947年11月11日）……82
44. 胡適致楊聯陞（1949年7月27日）……85
45. 楊聯陞致胡適（1949年9月13日）……87
46. 楊聯陞致胡適（1949年10月18日）……88
47. 胡適致楊聯陞（1949年10月29日）……89
48. 楊聯陞致胡適（1949年11月2日）……94
49. 楊聯陞致胡適（1949年12月1日）……95
50. 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5月26日）……97
51. 胡適致楊聯陞（1950年5月29日）……99
52. 胡適致楊聯陞（1950年6月10日）……101
53. 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6月15日）……102
54. 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7月2日）……103
55. 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7月7日）……105
56. 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7月12日）……107
57. 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7月19日）……108
58. 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9月9日）……110
59. 楊聯陞致胡適（1951年2月2日）……111
60. 楊聯陞致胡適（1951年2月4日）……112
61. 楊聯陞致胡適（1951年2月6日）……115
62. 楊聯陞致胡適（1951年3月10日）……116
63. 胡適致楊聯陞（1951年9月7日）……118
64. 胡適致楊聯陞（1951年11月19日）……120
65. 胡適致楊聯陞（1951年12月31日）……123
66. 胡適致楊聯陞（1952年1月9日）……127
67. 胡適致楊聯陞（1952年1月31日）……129
68. 楊聯陞致胡適（1952年2月5日）……131

69. 胡適致楊聯陞（1952年2月7日）……133
70. 楊聯陞致胡適（1952年3月12日）……135
71. 胡適致楊聯陞（1952年9月21日）……136
72. 楊聯陞致胡適（1952年9月25日）……138
73. 胡適致楊聯陞（1952年10月1日）……140
74.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3月8日）……143
75.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3月12日）……147
76.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4月16日）……148
77.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4月27日）……150
78.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5月15日）……151
79.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5月18日）……153
80.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5月28日）……154
81.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13日）
附：楊聯陞抄寄王梵〈出賣僧道度牒〉……155
82.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13日）……158
83.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6月16日）……159
84.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17日）……160
85.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6月19日）……161
86.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6月20日）……163
87.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22日）……164
88.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22日）……166
89.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6月24日）……167
90.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25日）……168
91.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6月26日）……169
92.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30日）……170
93.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7月7日）……171
94.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7月16日）……173

95.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7月18日）……174
96.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8月17日）……175
97.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8月19日）……177
98.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8月21日）……181
99.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8月22日）……184
100.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8月23日）……185
101.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8月25日）……186
102.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9月1日）……187
103.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9月3日）……191
104.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9月5日）……194
105.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11月11日）……196
106.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11月17日）……197
107.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2月3日）……199
108. 胡適致楊聯陞（1954年2月6日）……200
109. 胡適致楊聯陞（1954年5月19日）……201
110. 胡適致楊聯陞（1954年6月1日）……203
111.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6月2日）……206
112.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10月1日）……208
113. 胡適致洪業、楊聯陞（1954年10月　日）……210
114. 胡適致洪業、楊聯陞（1954年10月11日）……213
115. 胡適致楊聯陞（1954年10月12、14日）……220
116.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10月18日）……224
117.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10月22日）……225
118. 胡適致楊聯陞（1954年10月30日）……226
119.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11月1日）……227
120. 胡適致楊聯陞（1954年11月15日）……229
121.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11月26日）……237

122. 胡適致楊聯陞、勞榦(1954年12月12日) ····· 239
123.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12月14日) ····· 241
124. 胡適致楊聯陞(1955年6月4日) ····· 243
125. 胡適致楊聯陞(1955年8月31日) ····· 244
126. 楊聯陞致胡適(1955年9月28日) ····· 246
127. 楊聯陞致胡適(1955年12月10日) ····· 248
128. 胡適致楊聯陞(1955年12月29日) ····· 250
129.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1月8日) ····· 252
130.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2月5日) ····· 255
131.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3月7日) ····· 256
132.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3月10日) ····· 259
133.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3月13日) ····· 262
134.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3月16日) ····· 264
135.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3月18日)
附：楊聯陞致趙元任(1956年3月21日) ····· 267
136.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3月20日) ····· 268
137.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3月24日) ····· 270
138.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4月10日) ····· 271
139.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4月12日) ····· 274
140.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4月22日) ····· 276
141.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4月24日) ····· 280
142.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4月26日) ····· 281
143.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4月29日) ····· 282
144.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5月1日) ····· 283
145.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5月2日) ····· 284
146.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5月8日) ····· 286
147.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5月11日) ····· 287

148.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5月14日）……289
149.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5月14日）……291
150.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5月16日）……295
151.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5月20日）……297
152.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5月25日）……299
153.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5月28日）……301
154.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5月31日）……304
155.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7月26日）……305
156.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8月10日）……307
157.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8月17日）……308
158.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8月24日）……311
159.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8月27日）……314
160.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9月8日）……315
161.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9月15日）……317
162.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9月21日）……318
163.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9月29日）……319
164.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10月9日）……320
165.楊聯陞致胡適（1957年2月10日）
附楊聯陞致 Dr. Arthur Waley（1957年2月10日）……321
166.楊聯陞致胡適（1957年2月10日）
附楊聯陞撰《鈍夫年譜》跋……324
167. 胡適致楊聯陞（1957年4月20日）……327
168. 楊聯陞致胡適（1957年4月23日）……330
169. 胡適致楊聯陞（1957年4月29日）……332
170. 胡適致楊聯陞（1957年5月5日）……337
171. 胡適致楊聯陞（1957年5月6日）……339
172. 楊聯陞致胡適（1957年5月27日）……340

173. 胡適致楊聯陞（1957年9月12日）……342
174. 胡適致楊聯陞（1957年10月9日）……343
175. 胡適致楊聯陞（1958年1月3日）……344
176. 楊聯陞致胡適（1958年1月7日）……346
177. 胡適致楊聯陞（1958年1月10日）……347
178. 楊聯陞致胡適（1958年1月14日）……349
179. 胡適致楊聯陞（1958年3月4日）……350
180. 楊聯陞致胡適（1958年8月12日）
附：楊聯陞抄寄〈關於水經注之通信〉一文……352
181. 胡適致楊聯陞（1958年8月19日）……355
182. 胡適致楊聯陞（1958年10月7日）……366
183. 楊聯陞致胡適（1958年10月11日）……368
184. 楊聯陞致胡適（1958年10月22日）……369
185. 胡適致楊聯陞（1959年1月14日）……370
186. 胡適致楊聯陞（1959年4月27日）……371
187. 楊聯陞致胡適（1959年7月7日）……373
188. 胡適致楊聯陞（1959年8月28日）……375
189. 楊聯陞致胡適（1959年9月12日）……377
190. 楊聯陞致胡適（1959年9月18日）……379
191. 楊聯陞致胡適（1959年11月13日）……380
192. 胡適致楊聯陞（1959年12月9日）……382
193. 楊聯陞致胡適（1959年12月23日）……383
194. 楊聯陞致胡適（1960年8月9日）……385
195. 楊聯陞致胡適（1960年8月20日）……386
196. 楊聯陞致胡適（1960年8月25日）……387
197. 楊聯陞致胡適（1960年10月6日）……388
198. 胡適致楊聯陞（1961年2月11日）……389

199. 勞榦代胡適致楊聯陞（1961年3月3日）……391
200. 楊聯陞致胡適（1961年4月21日）……393
201. 楊聯陞致胡適（1961年7月29日）……394
202. 楊聯陞致胡適（1961年10月12日）……395
203. 楊聯陞致胡適（1962年2月7日）……396
204. 楊聯陞致胡適（19　年12月23日）……397
205. 楊聯陞致胡適（19　年12月24日）……398
附錄：楊聯陞〈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補論〉（1962 年9月3日）…399
人名索引……409

1. 楊聯陞致胡適（1943年10月26日）

胡先生：

上禮拜給您寫了信以後就忙考德文。現在一個學期完了，休息幾天，所以又把筆提起來。

《食貨》半月刊一卷八期（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有何茲全跟楊中一的〈質任解〉，何君的文章說：《晉書》〈武帝紀〉泰始三年、咸寧三年「罷」及「降除」質任。梁任公《中國文化史講義》說「質任蓋如後世投靠賣身之甘結」，王宜昌〈中國封建社會史〉（《讀書雜誌論戰》第四輯）說是部曲對領主的服役與盡忠的誓約。北大《史學周刊》第六期，楊中一發表〈質任之一解〉誤謂「質任蓋爲部曲對於領主服納的租役」，何君在這裡改正他，引《吳志》〈陳泰傳〉「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孫權傳〉「並徵任子」（《魏志》〈王觀傳〉也有），「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爲任子」，〈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責權質任子」，《晉書》〈李流載記〉「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慕容皝載記〉「上黨質子五百餘家」，〈劉聰載記〉「皆送質任」，又「運疋任子於陰密」，證明質任是人不是物。楊君也寫一短篇，承認何君的說法，又舉《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蜀志》〈霍峻傳〉注引《襄陽記》都有「任子」，《魏志》〈武帝紀〉、《吳志》〈孫亮傳〉，《蜀志》〈先主傳〉單用「質」字，《吳志》〈諸葛瑾傳〉注引《江表傳》，〈霍峻傳〉引《漢晉春秋》都說「委質」，《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文帝與孟達書「今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開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質任。卿來相受，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說明「示恩」是罷除質任之一因。這些材料恐怕一大半您都引過了。

這個禮拜 Wittfogel❶在這兒講幾點鐘，我還沒去聽，昨天下午碰見他，一塊儿在校園裡繞了兩個灣〔彎〕兒，他說講中國上古史不可不念王國維、郭沫若❷的文章，不可不用金文、甲骨文，如司徒即是司土之類不可不知。我說這些知識，對於中人以上的史學系大學生，不過是家常便飯，無甚希罕。他似乎覺得奇怪。我想這我沒有「吹牛」。我又告訴他甲骨、金文可以用，不過妄用是很危險的。他講的東西，大概也是概論性質，明天也許去聽一聽。

有時候想起自己的論文，系裡的規定是以翻譯爲主。可是很難找適當的材料。想譯《宋史》〈食貨志〉的一部分，全譯太長又似乎沒有意思。您想自漢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麼相當重要而不甚難譯又不甚長的東西嗎？(比方〈徽宗紀〉，要譯注好了很有意思，可是似乎頭緒太紛繁了)

敬請

道安

學生 楊聯陞〔1943年〕十月廿六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❶ 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美籍德國人。1928年法蘭克福大學博士，曾為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1933年被捕脫黨。1934年赴美。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1935年曾來中國，結識胡適、陶希聖等。專研中國的歷史與社會。

❷ 郭沫若(1892-1978)字鼎堂，四川樂山人。幼受私塾教育，後在高等小學、嘉定府中學、成都高等學校理科就學。1914年東渡日本，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九州帝國大學醫科學習，1921年組織創造社，1928年亡命日本，從事中國古史與金文、甲骨文字研究。1948年4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後歷任文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委、中國科學院院長兼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等職。除新詩、戲劇等文藝創作之外，著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奴隸制時代》等書。

2. 胡適致楊聯陞（1943年10月27日）

蓮生兄：

在康橋❶得與 老兄和周❷、吳、張、任❸諸兄暢談，十分高興，至今不忘。

別後接到十月十八和廿六日兩書，多謝多謝。

李君❹誤以興化爲福建之興化，我初讀頗疑其誤，但因他說《封神》故事的最早產地似在福建，故我以爲他或有新證據。況且他的文章出於張政烺❺、柳存仁❻二文之後，更不應有此大誤。

但我實不贊成他的《封神》故事產在福建之說，也不甚留意他的長篇引證明朝崇道教的部分。李君此文雖長，實無多新材料。此案誠如 尊論，除《傳奇彙考》一條之外，尚無其他直接證據。張政烺、柳存仁、李光璧三人都指出「陸壓」一事，可算是一種助證的材料。歐陽東鳳修的萬曆十九年《興化志》，國會圖書館有一部。下次我去美京，當去一查，不知有無直接記載。

又承摘記何茲全、楊中一的〈質任解〉，甚感。其中有許多材料，可補我那一條簡短的筆記的不足。

---

❶ 美國哈佛大學的所在地 Massachusetts 州 Cambridge 的中譯，或譯為劍橋。胡適此次去康橋，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公司，1990年12月初版），1943年10月3日的記載。

❷ 周一良（1913- ）歷史學家，1935年畢業於燕京大學，1939年進入美國哈佛大學遠東語言系，主修日本語言文學，兼修梵文，1944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❸ 疑為《胡適的日記》1943年10月14日中提到的吳保安、張隆延、任華。

❹ 指李光璧，李光璧有〈封神演義考證—附楊聯陞先生來函〉一文，《中和月刊》2卷12期，1941年12月。頁3-44。

❺ 張政烺（1912- ），1936年北京大學畢業，畢生致力於中國古文字與古代史研究。

❻ 柳存仁（1917- ）有〈封神演義作者陸西星〉一文，載《宇宙風》月刊24期，1940年5月，頁321-328。

你問我，「自漢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麼相當重要而不甚難譯又不甚長的東西嗎？」

我偶然想起《顏氏家訓》，此書比較可合你提出的三項條件。我常覺得此書最可以表現中國士大夫在那個時代的生活狀態，故是重要史料。其文字比《人物志》容易翻譯多了。其地位夠得上一部『中古的Classic』。版本、注釋，也都夠用。你以爲如何？

匆匆問

安好。　　胡適

卅二，十，廿七半夜

前天偶作小詩兩首，不能不說是康橋諸詩人的惡影響也。

〈雙橡園追憶〉

中國大使館地名Twin Oaks，佔地十九英畝，爲美京名園之一。

一、

窗前兩棵七葉楓，
三秋日日賽花紅。
康橋紅葉雖然好，
終讓他們來夢中。

二、

雪夜獨坐月到窗，
窗上藤影龍蛇繞。
一聲「剝鐸」破萬寂，
藤花豆莢爆開了。

蓮生、一良、隆延、保安，諸位詩人指正　　適之

卅二，十，廿七

3. 楊聯陞致胡適(1943年11月1日)

胡先生：

收到您十月二十七號的信，詩已經傳觀。多數人似乎特別喜歡第二首。兩首雖是七言，很夠白話。我們不敢說影響您，更無所謂「惡」與不惡，說是引起來您一點儿詩興，也許是真的。

《顏氏家訓》我也想到過。不過聽說燕大的博晨光Porter❶先生(哲學系的)已經由中國同學幫忙把全書譯出來了。雖然沒發表，不能知道好到什麼程度，暫時似乎還是別作重複的工作。好在我不忙。「德文」大關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儿過得去，您以後也許會想到別的著作。(而且《家訓》論文字聲韻的部分也比較難譯好)

Goodrich❷的《中華民族小史》已經出來了。我還沒細看，好像還不壞(比崔驥的書約小一倍)。您的印象怎麼樣？

聽　趙先生說您一兩月內還要再來講一回書。大家都在這儿「引領南望」哪。

給您　請

安

學生 楊聯陞〔1943年〕十一月一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

❶ 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博恆理之子。出生於天津。耶魯大學畢業後返華，任通州協和大學教授。1919-1950年歷任燕京大學文理科科長、哲學系教授、哈佛燕京學社辦公處幹事。

❷ 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富路特(1894-1986)出生於中國通州，父母為傳教士。1917年威廉斯學院學士。1926年起任教哥倫比亞大學。1962-1976年主編《明代名人傳》。《中華民族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1943年初版。

4. 胡適致楊聯陞(1943年11月18日)

蓮生先生：

古人說，用將不如激將。我的一激竟使康橋多產新詩，——多產這樣新鮮的白話詩，豈不大有功於白話詩國也哉！

你的〈新閨怨〉和〈出塞前〉都很好。佩服，佩服。(「不離兒」我不知道，乞告我。)我做不出這樣「地道的」新詩。

謝謝你的〈陽關曲〉。

這幾天，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害我幾晚上不肯上床去睡。王重民[1]兄寄一文來，其中牽涉到戴東原「竊《水經注》」的一案。我向來對此案不曾說一句話；但總覺得此中情節甚離奇，值得重審一次。可惜我從不曾讀過《水經注》一遍，所以總沒敢發言。這回我因重民一文，決意重讀此案全卷，作一次偵查。我指出一點：戴東原的自刻本〈水經注自序〉爲什麼全不提及《永樂大典》本？爲什麼全不提及乾隆御題六韻詩？爲什麼他只說他的校本是「審其義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參差(＝參錯)」的結果？

我的疑問是：東原是不是不願意負〈提要〉所說用《永樂大典》爲「原本」的責任？是不是他要借自序聲明他對官本〈提要〉所云不負責任？從這一點疑洞出發，居然結果甚滿意。我查錢大昕作〈戴震傳〉，也不提《大典》一字。重民查得洪榜的〈東原行狀〉，和朱筠的〈戴校水經注書後〉，都更特別聲明東原校《水經注》遠在入四庫館之前，其用《大典》本，不過「獲增益數事」(洪語)而已！

這一點可算是已得證明。

---

[1]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陽人。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為著名的版本學家。王重民於1943年11月5日寫了一封信給胡適，引起胡適探究《水經注》疑案的興趣，王信見《胡適手稿》，第五集，中冊，頁227。

關於王靜安❷諸人說的東原所校「不同於《大典》本，而同於全、趙本」一說，我也做了一番「笨校」工夫，證明他確曾用《大典》本細校《水經注》。(我已全校的是卷十八、十九、廿二卷)靜安所控，如〈渭水〉注(卷十八)脫簡四百餘字一案，可說是完全誣告。東原〈自序〉中也明明提及顧祖禹、胡渭、閻若璩諸人；官本中引朱謀㙔本無數次，又提及歸有光本六次，故近年諸公控他抹殺諸家以爲己功，靜安竟疑他引的歸本是僞託，都是有成見的判斷。靜安控他挖改《大典》，以成己說，更是誣告。

大概朱筠所記東原「或過信其說不疑而徑改者有之」，乃是此案的真相。如渭水注脫簡一葉，全謝山、趙東潛所據孫潛夫校本所鈔柳本脫字共420，《大典》本脫字共417，而東原所補乃有437，多出的字我疑心是他自己「徑改」的。說他不用《大典》本是誣，因爲他的補本確曾依據《大典》本。說他全鈔全、趙本也是誣，因爲柳、孫校本藏於揚州馬氏，謝山可借校，盧見曾、戴震都可得見，不用偷全、趙本也。況戴本實遠勝趙本乎？

我爲此事，星期六去美京，擬再費幾日工夫，爲此事多收點材料，也許能作一文爲東原伸這百年冤獄。

哥大❸的趙氏《水經注釋》是光緒張翻本，哥大只有影本《永樂大典》《水經注》，而無孔刻戴校《水經》。今回去美京，擬再檢孔刻本及全氏本一查。結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匆匆敬問

康橋各友的安好　　胡適

卅二，十一，十八夜半

❷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為古器物、古文字學家。

❸ 美國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

5. 楊聯陞致胡適(1943年11月　日)❶

胡先生：

收到您十一月十八日的信，過獎的話實在不敢當。「不離兒」就是「不壞」的意思，「離」大約是「離經畔道」或「語不離宗」等成語裡邊儿那個離字的意思，「不很壞」也可以說「不大離儿」，大約是「去標準不遠」的一個「土」一點儿的說法。

《水經注》我從來沒下過功夫。關於趙、戴公案的文章倒看過幾篇，比方丁山❷在《集刊》三本三分發表的〈酈學考敘目〉、(大約在二十二年末)鄭德坤❸在《燕京學報》十九期的〈水經注趙戴公案之判決〉、日本人森鹿三在《東方學報》京都第七冊的〈最近に於ける水經注研究〉❹，都翻過一兩遍。森君曾在錢稻孫❺家碰見過，年紀好像還不到四十歲，其人相當肥大，頗有點儿自負的樣子。他這篇文章是替戴作辯護人的(在《東方學報》第三冊)，其說有相當道理。

我想這個戴竊趙書公案雖是個「質」的問題，卻得從「量」的方面來決定。現在似乎沒有人堅持說「戴全竊趙」，也還沒有人能證明「戴全不竊趙」(這似乎是您要做的事)，要是假定戴曾見趙書(我實在不十分相信。鄭德坤引的《經韻樓》集卷七〈趙戴直隸河渠書辨〉說戴氏《河

---

❶ 此為答覆胡適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來信，未署日期。胡適於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答覆此信，故暫繫於此。

❷ 丁山的文章為〈酈學考序目〉,《史語所集刊》3本3分(1932年10月)，頁353-374。

❸ 鄭德坤(1907-)廈門人，1930年燕京大學畢業，1941年獲美國哈佛大學考古學博士。

❹ 森鹿三的文章〈關於戴震之水經注校定〉載日本《東方學報》第三期(1933年3月)。

❺ 錢稻孫(1887-1966?)浙江人。錢玄同之侄。早年留學日本，後畢業於義大利羅馬大學。1912年任教育部主事、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系講師。1927年起任教清華大學、民國大學、法政學院。抗戰期間曾任偽北京大學秘書長。

渠書》卷一提到趙一清補注《水經》，但是可能戴氏只聞其名未見其書）而竊之(這已經假定得太多了)也得看竊了多少條。大家的意思是竊了很多，所以咬定「戴東原做賊」。您這步對勘的「笨功夫」完成以後，做一個詳細的統計，究竟相同者若干，其中可以證明戴襲自趙者又若干。(這裡有估計問題)也許案情可以大白。靜安先生所以能夠舊案重題〔提〕，不過是見了《大典》本。您也有《大典》可用，用公允的態度審查詳備的材料，這筆糊塗帳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弄清楚一點罷。〔森氏說「我的立場是個消極的，對於正面的積極的主張戴氏從何處到何處勦趙，不過是說應當把戴的東西還給戴，請積極論者跟諸公反省一下而已」(《東方學報》三冊，二六三頁)這個態度可以說「不離儿」〕

匆匆的寫了回信，不過是表示急著要聽「下回分解」的意思。給您請安

學生楊聯陞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6. 胡適致楊聯陞(1943年11月28日)

聯陞兄：我在美京住了五天，前天才回來。

謝謝你的信。

森鹿三的文章，只見鄭德坤摘引的一部分，我頗認爲有道理。頃已托人將此二文照相寄給我了。丁山文，我也未見，已托人寄來了。

哈佛館❶中有無下列各書？

(A)趙一清《水經注釋》的乾隆刻本。(若有此書，乞將第一冊借我一觀。)(我借到的本子，缺封面首頁，缺畢序，缺〈提要〉上半。)

(B)朱謀㙔的《水經注箋》哈佛有何版本？(我向國會館借得了一部項絪刻本，一部王先謙「合校」本。)

我現在研究此案，只提疑洞，只搜證據，只審查證據，而嚴格的排除成見。如果證據逼我承認戴東原偷書，我也決不退縮。

但到現在爲止，魏、張、王、孟諸人的訴狀都不能使我承認其證據部分的力量。而我自己十餘日的搜尋，卻頗有不少意外的發現。

例如趙氏《水經注釋》的〈四庫提要〉是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校上的，而〈提要〉中也說此書「外間諸刻，因不能不以是爲首矣。」此書刻於五十一年，畢沅序成於五十一年八月既望。《庫》本原來是用刻本校上的。

有此諸點，則魏默深❷、孟心史❸諸公所指出《庫》本趙書「與刊本無二」的一證不能成爲證據了。我舉此一例，略示我所謂「審查證據」

---

❶ 哈佛大學圖書館。

❷ 魏源(1794 -1857)字默深。邵陽金潭人，道光進士。重要著作有《聖武記》、《海國圖志》等。

❸ 孟森(1868-1938)字心史，江蘇人。1901年入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習法律。後受聘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專研清史，著有《八旗制度考實》、《清史講義》等。

的方法。

我想在一个月內審查完畢，作一結論。結論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適之

卅二，十一，廿八晨

在美京得見萬曆刻本《興化縣志》，於《封神傳》事，沒有新發見。

適之

7. 楊聯陞致胡適(1943年11月30日)

胡先生：

收到您十一月廿八日的信。

趙一清的《水經注釋》，哈佛只有光緒重刻本，卷首有畢序。有一位先生用硃筆在上面根據戴本批校，可是只校了兩本，我已經請裘開輝❶先生把這兩本寄給您了。

朱謀㙔的《水經注箋》，哈佛似乎沒有。不過有一部乾隆十八年黃晟刻的《水經注》。王先謙在他的校本例略中說此書『前列歐陽玄、黃省曾、王世懋、朱謀㙔、李長庚五序。自跋云，爰取舊本，重爲校刊，而不著其何本。書中校語大氐與朱《箋》合，豈即趙所稱耶。』我疑心黃刻所據，即是朱本。王先謙所用，大約也是此本。哈佛這一部，有一位自稱「東邊氏」*的先生用硃墨筆批校，似乎也是獨立發現經注混淆的一位，他自稱『余以兩月之力方得其緒』，不過也只校了六卷，都在前兩冊內。我也請裘先生寄給您了。

朱謀㙔的箋，沈炳巽的書(《四庫》珍本初集)裡引得不少(如果沒有全引的話)大約也值得對一對。

張隆延作了好些首白話詩，大約不久就要寄給您。　祝您

安好　　學生楊聯陞〔1943年〕十一月卅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 胡適眉注：即東原。《說文》「廣平之野，人所登也。」《周禮》〈夏官〉「邍師掌四方之地。」注：「邍，地之廣平者。」

❶ 裘開明(1898-1977)字闇輝，浙江鎮海人。1933年獲哈佛大學博士，曾任教哈佛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1931年起任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中日文圖書館館長，1965年起任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名譽館長。專研圖書館學。

8. 胡適致楊聯陞(1943年12月11日)

蓮生兄：

十一月卅日的信收到，謝謝。

裘先生寄的黃晟刻《水經注》二本，及張刻趙氏《水經注釋》二本，都收到了，謝謝。

黃晟本全翻項絪本，只刪去目錄後項氏一跋，而加入黃晟自跋一篇，此外絲毫無改項氏款式。大概項板歸於黃氏，(都是徽州人)黃氏據而有之？也許是黃氏用項書模刻的？

但哈佛大學此本(黃晟本)有一個奇特現象，就使此本成爲一件寶貝了！此本首兩冊的校語乃是一位不知名的學者過錄戴東原早期校《水經注》的校語！

「東邊氏」即東原氏。段玉裁集中稱「東原」，只於〈江氏音學序〉(《經韻樓集》六)稱「吾師休寧 戴氏東邊」，是一證。此本所錄校語，其目錄後一跋，寥寥五行，但其中之主張(1)謂酈書宋時已亡其五卷，後人妄析爲四十卷，故有上卷之注誤割爲下卷卷首之文；(2)「沔水下」當在「沔水中」之前；(3)經誤爲注，注誤爲經；(4)潁水、淇水、渭水中經注前後淆亂，——此四項皆東原之主張，是二證。跋中說「余以兩月之力，方得其緒。」此與東原「書《水經》注後」(段刻本《東原集》六)相印證。此文首說：「夏六月閱胡朏明《禹貢錐指》所引《水經注》，疑之。」尾記，「乙酉(乾隆三十年，1765)秋八月戴震記。」從六月到八月，正是「兩月之力」。此亦可作爲第三證吧？以上的胡說，乞　指正。

東原校記都不曾流傳下來，故引起後人許多疑慮。此本雖不完全，確保存了不少校語。大概東原校《水經》在乙酉之前，有沈大成的乾隆庚辰(二十五年，1760)的校《水經注》題記(《楹書偶錄》二)可證。

但他的大覺大悟，悟得經注之互混，則起于乙酉。此本正是此年(乙酉)的校本過錄，故是一件寶貝。

請告裘先生，讓他高興高興。

一个月來，爲戴案作偵查工作，真廢寢忘餐！但結果已可使我十分滿意。大概魏源、張穆諸人的控訴都是無證之妄言。楊守敬、王國維、孟心史諸公本應該不至如此；不料他們都不免抱著「衛道」「護法」的成見，就也都被成見所誤，走上誣告的路上去。

成見之誤人，真是可怕！戴案的背景，有个「詆程朱」的大罪狀作怪。故魏默深文中斥東原「平日談心性，詆程朱」，而王靜安文中亦斥他「晚年欲奪朱子之席」，「力與程朱異，而亦未嘗與孔孟合」。

在這種正統派學者的眼裡，那个「詆程朱」的戴震，儘管也會說「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無憾」，究竟不是个好東西！靜安、心史都是舊腦筋，故也不知不覺的走入這誣陷東原的路上去。

此案頭緒紛繁，一个月來，我只寫成了一些短文，逐一解答魏源、張穆以來提出的許多問題。各个問題解決了，則全案也全解決了。

匆匆敬問

大安　　適之

卅二，十二，十一夜

＊信頭胡適附記：乞　裘先生閱後交　楊聯陞先生。

9. 楊聯陞致胡適(1943年12月14日)

胡先生：

今天下午　裘先生交給我　您十二月十一號的信。

「東邊」的「邊」字，當時不認得，本想查查字典跟陳德芸的《室名別號索引》之類，可是那幾天正忙著同趙先生合編一本三千來字的國語小字彙，簡直沒空兒。給您寫了信以後，就全忘了。現在承您指教，才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東原先生，真所謂「有眼不識泰山」，慚愧之至。

裘先生看信之後，大爲高興。我想這部黃刻《水經注》回來的時候要升入善本書庫了。

我猜想東原對於《水經注》的意見，大處應該是全自「己出」，至於細微的地方，受《大典》本影響之處當亦不少，他這兩个月篳路藍縷的功夫，現在從集外得到證明，可以幫忙洗刷他的名譽，實在是學術界很可慶幸的事情。

近月來康橋的新詩潮相當澎湃，張隆延的詩大概已經自己抄去，吳保安考過 Generals 之後，寫了一首長詩，我替他抄在後面，您這新詩國的「國父」，也要摸下巴而點頭了吧。

這幾天還是忙，放了幾天假，一傷風就去了一大半。自己剛好，如蘭❶小姐又病了。已經當了兩天「替工」，希望她快點儿全愈吧。

祝您

康健　　學生楊聯陞〔1943年〕十二月十四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

❶ 趙如蘭(1922-)趙元任之女。1946年拉德利夫學院碩士，1960年獲音樂學和遠東語言博士。1958年起任教哈佛大學。1990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專研中國音樂史、中國近代語言。

10.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1月11日）

胡先生：

您給哈佛 黃晟刻本跟國會圖 項絪刻本《水經注》寫的兩篇跋，都讀過了，佩服之至。

在跋項刻文中，提到朱謀㙔對於「王曰去宮一據〃左，一據〃右，晉言十里也」一段的意見，您推想原文是「王田去宮一據據左右，一據據者，晉言十里也」。我覺得「去宮一據〃左右」似乎是很近代的句法，而且疊用據〃兩字翻譯一種長度名稱，也很奇怪。後來從佛教辭典中找到Kroś一詞，漢文常作「拘盧舍」日音クロシヤ或クルシヤ。這字的意思是說大牛鳴喚或鼓聲可達之距離，實在的長度，說法不一。《雜寶藏經》云「拘屢舍，秦言五里」，可是要根據《大莊嚴經》，就可以是十里。我疑心《水經注》這段的原文或是「王田去宮一拘盧舍，一拘盧舍，晉言十里也」，據〃左，據〃右，都是拘盧舍的訛形。不知道您贊成不。

文法第五第六講稿寄上，有空儿的時候儿請指教。

您的文章讓吳保安看了看，現在在周一良那裡。一兩天內就還給裘先生。

敬祝

康健

學生楊聯陞〔1944年〕一月十一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11.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1月17日)

聯陞兄：

謝謝你的信和兩次寄的文法講義。*

「一據〃左」，你提議的「一拘盧舍」，我認爲大可成立。大概南北朝時，譯名尙未統一，Krośá也許有譯作「據摟左」或「據盧左」的。(玄應《音義》作拘婁、句盧、拘摟賒、俱嚧舍。)東原、東潛諸人都太不曉佛書掌故，故他們校《水經注》第一卷中鬧了不少的笑話。東原改天魔爲夭魔，校云，夭妖通！又如「恒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故曰淨王宮也。」朱、趙都不改字，戴逕刪「曰」字。不知此當作「白淨王宮也。」白淨王即喬答摩之父，亦作淨飯王。舊本作「曰」，尙存「白」字痕跡，東原刪「曰」字，更不通了。

前寄兩文，一則爲哈佛藏本作的，一則因裘先生特別賞識我說的「黃晟本完全翻刻項絅本」一句話，故寄給他看看。這都是重審戴校《水經注》案產生的無數小文字的兩篇。自從十一月八日開始研究此案以來，已近七十日，而問題越弄越多，故作許多小文字，逐一解答，以清頭緒。此案判決書雖然還沒有起草，但已解決了不少的小問題，我自己得益不少。今所知者，張石舟以來，直到王靜安、孟心史諸大學人，都是「以理殺人」，毫無證據。其所提「證據」，都是絕無根基的妄說。這消極的部分，最容易做，因爲諸公都大動了火氣，自毀其治學方法，我稍稍加以審查，就都如摧枯拉朽，一一崩壞了。

但謠言既已造成，若求積極的絕對證明東原成書在前，見趙書在後，則今日所得一切材料恐都還不夠。試舉一事爲例。趙書的《四庫》〈提要〉尾有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校上的題記，〈提要〉本文之末又有「外間諸刻，固不能不以是爲首矣」之語。我初以爲此可證趙書之庫本乃是依據五十一年的趙載元刻本，其入庫在五十一年九月。但近來借得

乾隆四十九年趙懷玉刻的《四庫簡明目錄》(哈佛的)，又證明趙書確已於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之前收入庫了。「五十一年九月校上」云者，大概是後來用刻本抽換原寫本，此是《四庫》書常有的事。但趙書的最初進呈寫本是什麼樣子？究竟五十一年刻書時梁處素們改削了多少？這些問題竟無從解答。所希望的是熱河、奉天兩處的《庫本》也許沒有抽換，也許將來還有可借校之一日！

近來我又作一點考據，證明浙江呈進的沈炳巽的《水經注集釋訂訛》是戴東原審查的，〈提要〉是他寫的。因此，我又猜想，趙一清的《水經注》也是東原審查的，〈提要〉也是他寫的。在〈進呈書目〉裡，趙書在浙江進書第七次，沈書在第九次。若沈書歸東原審查，趙書似無不歸他審查之理。因爲東原曾校《大典》本《水經注》，故後來這兩部《水經注》也特別提交這位《水經注》專家審查報告，這是毫不足奇怪的。東原當日夢也想不到八九十年後會有人誣告他偷書，所以他老老實實的審查了這兩部書，加上公道的評語，校上去了。

這是做考據的胡適之「實事求是」的辦法。可是這都是於我做律師的新職業很不利的！所以這官司就越打越有趣味了。要知這官司的如何判決，且待下回分解。

匆匆敬祝

康橋諸友都平安。　　適之

卅三，一，十七夜半

＊胡適眉注：

文法講義很好。可惜我現在得做律師，又得做法官，竟不能細細研究你的文法講義，恕罪，恕罪。不久總得細讀此書，乞繼續寄給我。

偶見你對于中文的 Relative pronoon〔pronoun〕頗懷疑。鄙意以文無論古文白話，都有 Relative pron.似無可疑。如《水滸》石秀說：「一个和尚，叫老丈做老爹的，送來。」

這「的」字似應作 R. pron.看吧！楊遇夫把「所」字說作副詞，我也不以為然。「所」字「者」字都是 Rela. pron.

12.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1月22日）

胡先生：

收到您一月十七號的信。戴案愈變愈奇。讀了您的文章跟信以後，有四字贊語，很自然的湧到腦海裡來，就是「神通廣大」。隨後想到這四個字也許跟《西遊記》有什麼特別關係，好像是開玩笑。不過「無以易之」，還是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吧。

「一拘盧舍」的建議，您認爲大可成立；非常高興。佛傳裡似乎應該可以找著證據。周一良替我翻過一陣，可惜沒有結果。

我并不十分反對「的」是「關係代名詞」的說法。不過覺得說是「修飾語尾」似乎更直捷了當。「的」字同白話的「這」字，文言的「之」字「者」字，在音義兩方面，恐怕都大有關係。也許「之」字本是個指事代名詞或形容詞，意思是「這個」或者「這樣的」（「者」就是「這個東西」）後來才用來表所屬。（方寸之木＝一方寸〔這樣大〕的木頭）（天命之謂性＝天命或者天〔所〕命的〔這個東西〕的意思就是性）英文的which，除了作關係代名詞以外，也有「那一個」的意思，如which one。在這一點，跟這幾個中國字有些相似。

至於「所」字，我覺得是個有實詞性的副詞（空間詞時間詞往往作副詞用）像英文的 where, there，「所」字泛指地方，這種用法（idea of unspecified place）在外國語文裡，也有相似的例。*Language* no.16（1940）Lawrence Ecker "The Place Concept in Chinese" 這篇文章，就是專發揮這種意見的。

還有，要把「所」字「者」字都當作「關係代名詞」，那麼二詞并用的句子，如「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之類，就很難講通。如果勉強說「所」是which「者」是that，有許多單用「者」字的地方（「殺人者，打虎武松也」），「者」字又不能不講成that which，那麼「者」究

竟是什麼吶？

我的文法第一講對於詞類講的很草率。因爲對「軍人」似乎不必擺「學究架子」。近來覺得所謂「形式語言學者」諸公也頗有道理。也想從形式方面給中國詞類一個新定義，現在正在一邊儿想一邊儿念書，還沒有什麼成績。看起來我對於文法要由「玩儿票」變爲正式「下海」了。

以後再有什麼東西，一定寄上請　教。戴案的新聞，也請隨時宣佈。

給您請　安

學生楊聯陞〔1944年〕一月二十二日

＊胡適於信末附記：Jan.24,1944 覆一長信。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13.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1月24日)

聯陞兄：*

謝謝你一月二十二日的信。

關於「一據據」的問題，我近來又稍有點懷疑。一俱盧舍爲五百弓，一弓爲六尺四寸，是一俱盧舍爲三千二百尺。似不會合十里。玄應《音義》說，八俱嚧舍爲一踰繕那，即四十里。是一俱嚧舍只有五里。

因此，我疑心「一據據」或「一據據左」的「一」字或不當看作「數字」之一，或是一個梵文術語的一部分，如「一闡提」之一。

乞煩一良兄代爲想想，梵文長度名詞之中有無這樣的字？

關於「關係代名詞」，我也想加幾句話。

我贊成你說的「的字，這字，同之字，者字，在音義兩方面，恐怕都大有關係。」不但如此，白話的「他」字，似也是古代名詞，受事格，的「之」字。古文「之」字只用在objective case $\left\{\begin{matrix}\text{Dative}\\ \text{accusative}\end{matrix}\right.$，但老百姓就把這个「之」字(他)用在主格和受事格了。

「之」、「者」、「所」、「這」(遮)音義上都大有關係。後來指事的「之」(之子)、「者」(仁者，阿堵物)都成了「遮」字(這字是遮字誤寫成「这」，又誤改正成「這」)(此錢玄同❶先生說)；而關係代名詞的「者」、「所」都成了「的」字；而介詞的「之」也成了「的」字。

「者」、「所」同爲關係代名，而有根本區別：「者」爲主格，而「所」

---

❶ 錢玄同(1887-1939)號疑古，浙江吳興人。1906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學。五四時期任《新青年》編輯。創議並參與注音字母及國語羅馬字拼音的制訂。歷任北京大學、北京高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的是經史、文字學、聲韻學。著有《文字學音篇》、《國音沿革講義》、《音韻學》等。

爲受事格。老百姓不覺得這區別有困難，也就同用一个「的」字，倒也不曾引起多大的麻煩！凡關係代名詞，本有都和指事代名詞有淵源，你指出的英文的 which，是對的。

因爲「者」、「所」有 case 的區別，從不亂用，所以不能認作副詞。（試問「己所不欲」、「予所否者」有何「泛指空間」作用？）

還有一个很重要的歷史說法。古代文字，如《三百篇》中的「攸」字、「爰」字、「于」字，都正是指空時的副詞，但都在「內動詞」之前，與「所」字之用在「外動詞」的，根本不可混亂。古人以「所」訓「攸」，是大謬。

麀鹿攸伏＝伏焉
之子于歸＝歸焉＝歸于是
黃鳥于飛＝飛焉＝在那兒飛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 此等處皆不可用「所」字代入。

但近人以「所」與「焉」看作同類，是同樣的錯誤。

「焉」字與上述「攸」、「于」、「爰」諸字同用在「內動詞」，其或在前，或在後，則地域(方言)與時代(古今)之別也。

「所」字則絕無用在「內動詞」之例，因爲他是受事格的關係副詞，性質絕不相同。

但你所疑慮的「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類的例子，其實與「予所否者」是同類的例子。此等地方正可見「者」、「所」兩字的 case 不同。你若要分開來說，者是 that，所是 which，不如說者是 nom. case 的 that，所是 object. case的 which。若說「予所否者」的「者」字是指事代詞，而「所」字是「關係代詞」，我也同意。因中國古文法裡，關係代詞的主格「者」字與指事形容詞的「者」字，與指事代詞的「者」字，本不大分的清楚。我个人則以爲凡「所」、「者」並用，如「予所否者」之例，只是一種「連檔」的關係代詞，同於 what＝that which。「己所不欲」亦可說「己所不欲者」。此等例皆無時間空間之意，乃

是主格與受事格之文法關係，故不能作爲副詞。

在歷史演變上，古代「東土語」(如魯語)有些特殊文法，後來都被淘汰去了，在白話裡更去的乾淨，所以不容易比較了。例如

仁者，人也。　　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舜，何人也？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

不但「X，Y也」的文法後來變成了「X是Y」的文法。還有「X者」的文法，把一个指事形容詞「者」字用在被形容的名詞之後，如「仁者，人也」；或用一个普通性質形容詞之後，如「老者」、「少者」，——這種文法，在後來一部分保存了(如「老的」、「少的」)，而一部分完全淘汰去了(如「天下者」，白話全不用了)。

但從「的」字追數他的遠祖，一面到「之」，一面到「者」，一面到「所」，可知此一字實代表古文法裡的好幾个作用(functions)，或者在文法教授上不無用處吧？

匆匆中胡說，乞指教。　　適之

卅三，一，廿四

我是很歡迎你「下海」的！

＊胡適在信頭附記：

你若有餘暇，請你一查哈佛有無《清高宗御製詩集》第四集。若有四集，乞代查他題戴震的《水經注》詩，及《九章算術》詩，編在何年何月。如有小序，跋，注，可考見年月日者，乞費神代抄一見示。　　適之

14.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1月26日）

胡先生：

多謝您一月二十四號的信。

‘一據〃左’的問題，問過周一良，他也想不出來比‘俱盧舍’更好的字，俱盧舍相當的‘弓’數，每‘弓’（dhanus）的長度，都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日本人編的幾種佛教大辭典（例如望月信亨[1]的）都有不少引證。我略略翻過，Kroså 也有合成十里的可能。這裡包含著印度度量的統一性問題（地方的時代的差異恐怕很大）中國度量的統一性問題，譯詞時代問題，（這兩項比較容易）頭緒紛繁，現在不想嘗試，還是就算一個待證明的提議吧。

《清高宗御製詩》，這裡只有三集。也許國會圖有第四集？

您對於‘之、所、者、這、的’等字的議論，我大體都很贊成，‘關係代名詞’的‘關係’兩字我還是不喜歡。不過這是名詞問題，不要緊。主要的不同，似乎是您認爲‘所’沒有副詞性而我認爲有。

在申述我的說法之前，先報告一個錯誤，就是我上次信裡說的‘泛指地方’，跟 Lawrence Ecker 所謂 idea of unspecified place 并不相同，當時記得不大清楚，隨便寫在一起，是不對的。他的 unspecified place 之說，并不甚高明。不過對‘所’字的解釋，跟我差不多，就是可以用 there, where 翻譯。

我覺得‘所’字有‘（在）｜這、那、一｜個地方儿’（there, somewhere）跟‘不論（在）什麼地方儿’（where, wherever）兩種意思，不過都可以‘泛指’，就是不必一定某處，或不必限於一處的意思。

---

[1] 望月信亨（1869-1948）日本佛教學者。他費三十年之力編輯的《佛教大辭典》，於1936年完成。

您提到‘予所否者’這句話，這是孔夫子在那兒賭咒，我覺得意思是‘我要是(在)什麼地方兒不對的話’……《左傳》裡有很多賭咒的話都是‘所……者’，楊遇夫❷先生(《積微居文錄》)認爲這些話是特例(因爲他主張‘所’是助詞)我看不必，‘所……者’相當於‘the case { in which / where ……’ where跟in which都有副詞性。

趙元任❸先生新近把白話裡的‘所’字譯爲indeed，他的意思是中國人注重‘一件事情如果是實必有時地’，所以有‘那儿的話’‘這是從那儿說起’‘你那天來的’等語，表示‘不必有此話’，‘你未必來過’的意思。動詞上有所字，給了地方兒，指明 something has taken place，所以就是‘實際上’的意思，這個說法也是一種副詞性說。

（今天他看了您的信，說‘的’‘之’‘者’等字之中，‘的’廣東人讀dik最近於古之tiək。）

您說‘所’字一定用在外動詞之前，我很贊成。不過得先給外動詞下個定義。我提議把‘實詞，動詞，實詞’(SVS)當個公式，凡能代入的動詞，都是外動，不論意義。比方‘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照、墜’兩字，照意思好像是內動，不過我們可以說‘日月照人，霜露墜地’，所以可以算是外動詞。(這個公式裡的實詞，不必包含時間詞空間詞，因爲這兩種詞往往有副詞性，如‘今天’‘桌子上’等)。

您說‘攸、于、爰’等字，‘都用在內動詞之前’，我也可以贊成，

---

❷ 楊樹達(1885-1956)字遇夫，湖南長沙人。早年就讀於長沙時務學堂，後留學日本。歷任教育部編審、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清華大學教授、湖南文史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早期研究古代漢語語法，兼治《漢書》，晚年專治古文字學。於1948年4月當選中央研究究士。著有《詞詮》、《積微居甲文說》等書。

❸ 趙元任(1892-1982)，江蘇武進人。1910年考取清華官費留學，就讀於美國康乃爾大學，191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歷任清華大學、夏威夷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教職，以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兼語言組主任。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為著名的語言學家。著有《中國話的文法》等書。

並且可以補加解釋，您自己寫了一句‘爰喪其馬’，這是《詩經》裡常見的句法，‘喪’下邊兒有‘其馬’，好像非是外動不可。《詩經》裡還有‘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左傳》裡有‘晉鄭焉依’‘惟蔡於憾’好像都是難題。不過上邊儿的公式要是不包括空間詞(爰、焉、四國、晉鄭……都是)，這些動詞就都可以算是自動，跟‘今天下雨’‘這兒坐著一個人’裡頭的‘下’‘坐著’是一樣的。

還有‘X(者)Y(也)’變爲‘X是Y’，這個變化，大概始於魏晉時，《世說新語》裡有幾處，這一變變得也有道理。‘是’‘之’二字，本來音義相通。主格與領格，在中、日文法裡都有相通之例，日文ガ(が)ga常表主格，有時也表領格如‘我ガ國’❶，ノ(の)no常表領格，有時在短句裡也表主格。

匆匆寫了回信，再請切實指教。

今天舊曆初二，拜年還不晚吧。

新禧新禧

學生楊聯陞〔1944年〕一月二十六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❶ 正確的寫法，似應作“ワガ国”。

15.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1月29日)

聯陞兄：

謝謝你二十六日的信。

關於 Relative pron. 的討論，我深感興趣，可惜我此時實在有點「心不在焉」，所以上次信寫的那麼潦草、疏忽。

如攸、于、爰，等字，我的意思本是要說這類字不用作外動詞的object。如「爰喪其馬」，喪字自有object，而爰仍是副詞。

古人有時也錯用內外動詞，如「既來之，則安之」；如「則苗浡然興之矣」。但如你舉的「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照在中文可作爲外動字)，則是analogy之誤，不足怪。〔眉注：例如說「明月照積雪」。我也曾作「月照無眠我」的句子。〕

古人的口語——如《詩經》、《論語》，——嚴格時真嚴格的可驚。如「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在三十多年前曾使我驚詫古人文法的謹嚴。

我要指出的是「者」、「所」有 case 的區別，故不是副詞，而是代名詞。只此一點，是根本概念，其餘皆是枝葉。

「予所否者」，雖是賭咒，其文法與「君子所貴乎道者」、「何哉爾所謂達者」、「所惡於智者」，似無大區別。〔眉注：誓詞用「所……者」的形式，似是用 that which 的特別著力的形式，即 whatever or whatsoever。略如後人用「所有一切」……。〕

就《論語》的「所」字來看，我們也可以略知「所」字的演變歷史：

(1)名　　雅頌各得其所。

(2)名　　用在「無」之後，verbs(infinitive)之前。

朋友死，無所歸。(no place to return to)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則民無所措手足。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無所取材。　　無所用心。

(of.)「無所」與「所無」的區別，值得我們留意。

日知其所亡。(《論》)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孟》)

(3)代名 (a)作動詞的object，或(b)介詞的object。

(a)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異乎吾所聞。

予所否者。

從吾所好。

七十而從心所欲。

(b)不知所以裁之。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這種 relative pron. 組成的「分句」(clause)，古文法裡似乎也有一種特殊的承認，故「所□」之前凡動動〔似有筆誤〕的主詞(subject)若是代名詞，往往用Possessive case 的形式。例如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詖辭，知其所蔽。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其主詞若是名詞，有時亦用介詞「之」介於主詞與「所□」之間，此與 Possessive 代名詞同一作用。例如

子所雅言。

子之所慎：齋、戰、疾。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見上)

這些特殊文法，似也表示古人不自覺的承認用「所」的句子含有兩个

分句子，故不自覺的把那附屬句子「聯繫」到主句上去。

以上又胡說了一大堆，見笑　大方，死罪，死罪！

趙先生說白話的「所」可譯爲 indeed，我不很滿意。（我很想知道他舉的例句）白話文法應該沒有「所」字了，賸下的似都是古文的殘餘，如「所以」、「所有」之類。

我對中國文法，雖然有了三十多年的興趣，總沒有跳「下海」去。我很希望老兄多多著力，不要拋棄，將來給我們一部最合學理又最適用的中國文法。

＊　　＊

前天去赴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的年會，見著 Yale 的 Professor Franklin Edgerton，我把「一據據左」的問題請教他，他也立刻想到 krosá。他說，十里、五里的問題，不算什麼困難，因爲印度人在「方分」上向不正確。至於 kro 併譯作「據」音，也是最常見的現象。他對于「據據」之兩个重字，有點懷疑，他允爲我去查查想想。我昨天回來，根據你們的意見，和 Edgerton 的意見，忽得一解：我想此句原文的寫法大概是「去宮一＝據＝左＝晉言十里也」。此是古寫本最常見的重字寫法。後來鈔作正字時，本應寫作

去宮一據左。一據左，晉言十里也。

不知爲何，多重了兩个「據」字；下一「左」字又被妄改爲「右」字，就不可通了。

用「據左」爲 krosá 的音譯，似最近理。如果你和一良兄沒有異議，我就採這說法爲暫時結論了。

前寄〈再跋東邊校語殘存〉一短文，已得　裘先生照影片寄還。此跋似更無可疑，請你們指正。

匆匆問

康橋朋友安好　　適之

卅三，一，廿九上午

16.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1月31日)

胡先生：

多謝您二十九號的信。

您對於「所」字的分析，非常細密，讀了佩服得很。不過我還想保留我的「所是代名詞而有時帶副詞性」說，因爲這跟我的兩個重要假定很有關係。

我覺得中國語文在構造上有兩個基本原則：

(1)題目(topic)先於述語 有時候題目不止一個，比方「他心好」，「他」是題目，「心好」是述語，「心好」可以算一個子句，這裡頭「心」又是題目，「好」是述語。「今天他去」「這儿人多」都是同類的話。

(2)修飾語先於被修飾語 「好山」「快跑」等等。同位詞，往往是追加或插入成分；可以算例外。若「胡適之先生」則是姓「胡」的「適之」，叫「胡適之」先生，最後的被修飾語是「先生」。

這兩個原則在口語裡似可通行無阻。(文言我沒有細想過)還有，這兩個也可以併成一個，「題目」總是「若夫××」「關於××」「As for ××」的意思，有修飾語性，所以在「述語」(平常是動詞或形容詞)之前。「他心好」可以譯作 As for him (of him) the heart is good，「今天他去」「這儿人多」的「今天」「這儿」同英文的 today、here 一樣，本有名詞、副詞兩用，更不成問題。

動詞的 object 有時倒在前面，就變成「題目」，也就有了「修飾語性」(有點儿像法文)，比方

飯，我吃了　As for the rice, I have eaten(it).

什麼他都不會　No matter what, he in all cases cannot do.

他是十二點吃的飯　As for him it is(or His is)12 o'clock eaten meal.

他是個美國太太　As for him she is (or His is) an American wife.

黎錦熙❶先生認爲頭痛的「他死了一個兒子」，也不過是of him is dead a son，跟「椅子上坐著一個人」句法差不多。

「所」字當代名詞，位置在動詞(或介詞——我想取消這个詞類歸入動詞，話長，且不論)之前，特提成爲(子句的)「題目」，同時也就有了副詞性，這在《左傳》裡那些誓詞「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等句裡最爲顯明。「所不……者」中間的動詞，自己都有交代。「所」不過是個「地方儿」，有「(在)某處」的意思。

趙先生譯「所」爲indeed，一是爲「他所買的書」「我所吃的飯」「他所說的話」等鄭重句法；一是爲北平話的一種特別用法，如「現在所是春天了」「你的病所大好了吧」，「所」的意思是indeed. 這個用法，現在用的人不算很多，北平以外的人不很注意。(日本人倒有記錄下來的，用「所」字，無解釋)我是在北平住了四五年以後才發現的。

您說「既來之則安之」是古人錯用內外動詞，我不甚同意。(并不是主張古人一定不會錯)「來」本有「使來」之意，現在還說「給我來一碗湯」。「安」也有「使安」之意，如「某先生明天要來拜您，我先替他安安駕」。「則苗勃然興之」我也解釋不了，也許是reflexive吧。

「一＝據＝左＝」的假設，非常之妙，一良也覺得很對。

「再跋東邊校語殘存」讀過。本案這一部分，我想是「定而不可移」了。

附上文法講稿數頁，有功夫儿的時候儿請指教。

給您請安

學生楊聯陞卅三，一月卅一燈下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

❶ 黎錦熙(1890-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1911畢業於湖南優級師範學堂史地部。曾任報社總編。1915年任北京教育部教科書特約編纂，發起成立國語研究會，是推動國語運動、文字改革的先驅。曾任北京師大、北大、燕京大學、湖南大學等教授。1949年後任北師大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著有《比較文法》《國語運動史綱》等。

17.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3月14日)

胡先生：

有一個月沒給您寫信了。

哈佛的海外政治學校遠東組在風雨飄搖之後，裁賸下了一百四十人(舊五十，新九十)。還夠忙一陣的。壞學生差不多都走了，以後大概可以教得快一點兒。

附上我的文法第十二講，前邊的好像都寄給您了。文法暫時告一段落。我現在給舊班(第三學期)學生講寫字。這個禮拜開始的。新班第二學期開始講文法，還是舊稿子。不過講的快了一點儿，大約兩堂可以講完前三講。

除了教書以外，看看舊的漢學雜誌，《通報》、《亞洲報》之類，還有念德文，字又忘了，非常之苦。

哈佛中國同學學歷史的，又添了兩位，都是聯大❶來的。一位陳安麗小姐，到蘭特克立夫研究，是吳保安在中學教過的學生。一位劉廣京❷君，從三年級轉來，非常聰明，據說在聯大有很多先生賞識他。我已經見過，實在不壞。兩位大概都是專攻西洋史的。王信忠先生預備在這儿住幾個月，看看日本史方面的書，已經談過兩次。

據張其昀❸先生說，您的《水經注》一案，好像又有新發展。不過他記得不太清楚。您有功夫的時候可否示知一二。

---

❶ 西南聯大。

❷ 劉廣京(1921-)福州人。1945年畢業於哈佛大學，1956年獲哈佛歷史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1976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專研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

❸ 張其昀(1901-1985)字曉峰，浙江鄞縣人。南京高等師範畢業，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輯、中央大學教授、浙江大學史地系主任及文學院院長、1949年以後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教育部長。1962年創辦中國文化大學。

您的思想史，還是動起手來好。外國人寫中國通史，不是不大，就是不精，總難讓人滿意。新近看寅恪❹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劉廣京帶來的，民三二，商務）裡邊雖然只是三篇概論性的文章，可是非常之好。我覺得實在應該翻譯，可惜沒有人有功夫儿。越是概論，越得大師來寫。哈佛的入門課永遠是教授擔任。您的書千萬不要放棄。（Goodrich書已經要算好的，還不過像一部百科事典）

給您　請　安

學生楊聯陞〔1944年〕三月十四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❹ 陳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1904年到日本念書，後因病回國改入上海復旦公學，其後前往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哈佛大學，專研梵文、巴利文、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字。1925年歸國後，任教清華大學，並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第一組組長。1938年受牛津大學之聘，成為該校第一位華籍漢學教授。1942年以後歷任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嶺南大學教授。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等書。

18.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6月16日)

聯陞兄：

許久沒寫信給你了。

這六个月，我完全研究《水經注》案，寫了許多小文章，和兩篇大文章。這兩篇長文是

〈全校水經注辨僞〉(四萬字，加附件)

〈戴趙水經注案的新判決〉(尙未全寫定)

我最近因《清代名人傳記》下冊快印成，〔眉注：此書七月出版。〕故爲他們先寫了一个 "note"❶，把此案的結論作爲短文，以了此心願。今將草稿(另有改定本)先寄給你們幾位看看。請你們切實指教。

稍遲當可將兩篇長文寄呈。

適之

卅三，六，十六午

此次收集材料，竟從五个大圖書館內借得三十二種《水經注》！其中有《四庫》本趙一清書，更出意外！

❶「名人傳記」指 Arthur W. Hummel 主編的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清代名人傳略》，1944年出版。note指《清代名人傳略》書末pp. 970-982附錄胡適所寫的"A Note on Chuan Tsu-Wang, Chao I-Ching and Tai Chen"一文。

19.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6月17日)

胡先生：

六月十六的信同關於全、趙、戴的文字，都收到了。

這個 note 大有舉重若輕之妙，讀過好像看過一場乾淨利落的戲法，舒服之至。有幾處打字人漏掉幾個符號，還有一兩句有點小建議，附在另一張紙上，您校稿的時候，也許可以參考一下。

今天晚上吳保安、任華合請周一良夫婦(賀周得博士學位，他禮拜三〔十四號〕考完的)同李保謙(接風)，張隆延跟我作陪，預備把您的文章帶去傳觀，大約三五日後，可以奉還。

我自己德文算是混過去了，現在還是幫趙〔元任〕先生教書，想預備秋冬之際考 generals，不知道辦得到不。英國史學過的一點，差不多全忘了，拾起來也很費事。

您的兩篇大文章，我們都等著拜讀。本來聽說您九月來，後來又改成十一月，實在等煞人。

給您請安

學生楊聯陞卅三，六，十七下午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20.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6月21日）

聯陞兄：

謝謝十七日的信。

這个 note 是因爲國會圖要趕在六月印成《名人傳記》下冊（否則印刷費得交還國會！）所以我在五月卅一夜趕『打』此稿，由朱士嘉❶、徐大春❷和我三人分『打』，所以錯誤甚多。我只改了一本，寄給 Dr. Hummel❸；以後我又繼續寫我的長文，就沒有工夫改那副本了。不意反勞你作勘誤，多謝多謝。

承你誇獎此文「大有舉重若輕之妙」，又說，「讀過好像看過一場乾淨利落的戲法，舒服之至」。古人說，「成如容易最艱辛」（荊公讀張籍詩），我寫此 note，大有此感。從十萬字中，縮寫爲此短文，其艱難真有非外人所能喻者。屢次起稿，最後始決定先撇開一切『官司文字』，先從十六世紀寫起，寫到十八世紀的三大家，作爲史實的敘述。然後寫下篇，分敘十九世紀張穆、王梓材以下的『官司』。

最大困難，在於剪裁，在於割愛。如我作〈全氏水經注辨僞〉，凡舉十五條鐵證，而此 note 中只舉一證，恐不足以服讀者之心。有許多絕妙的證據，放進去，又刪了，真有點捨不得！試舉一證，供你們幾位一笑：

《全校》本卷四，葉七，注文「立碑樹桓」，有僞全氏校云：

---

❶ 朱士嘉（1905-1989）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燕京大學，曾任燕京大學中文編目部主任。後留學美國，曾任教華盛頓大學遠東系。1950年回中國大陸，任教於武漢大學歷史系。重要著作有《中國地方志綜錄》等書。

❷ 徐大春為胡適好友民初著名銀行家徐新六的兒子。

❸ 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中文名恆慕義，公理會傳教士，1915年來華，1924年任北京華北協和華語學校中國史講師。1927年起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主編《清代名人傳略》。

按桓多誤作柏，何本疑之。今以《隸釋》校。桓即碑也。

果如此說，此句豈不成了「立碑樹碑」了！此句黃省曾本初出時，楊慎已指其誤。何焯校云：

柏，《隸釋》作垣，疑是桓字，謂樹表也。

全氏曾跋《何校本》三次，豈至看不懂這十三字的校語！

趙氏〈刊誤〉(二，5)有長考，先節引何氏此條，次引《說文》「，郵亭表也」，又引徐鍇《繫傳》「表雙立爲桓」。最後指出宋人寫本避諱缺筆作「桓」，轉譌爲「栢」。

全謝山何至不通如此！而作僞之人並趙書亦不讀，真可謂大膽妄爲了！

《全校本》之爲僞造，最易證明。前人如王靜安、孟心史豈非治學謹嚴之大師，所以不肯認此爲僞書者，一因他們有打戴的成見，故不肯拋棄此一大堆打戴的武器；二則他們都沒有費工夫去審查《全校本》，他們只讀書尾張穆一跋而已！三則百年來學者多震於那五千字的〈題辭〉，〈題辭〉是用心僞造的，很不易看破，故丁山敢疑《全校本》而不敢疑〈題辭〉。

我到今年三月才尋到鐵證，證明〈題辭〉之僞。〈題辭〉大談經注互混，歷舉明例，真「像煞有介事」！而尾題「乾隆庚午仲夏……卒業於篁菴」。此真是「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全氏發明經注互混，乃在趙氏在北京之時，故「三千里馳書」至京師告趙氏。而趙氏自言他「庚午六月十三」離家入都。(見他的〈亡女誄〉)若全氏發明在「庚午仲夏」，則他們兩人同在杭州，何必「三千里馳書」呢！

此條證據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之妙。有此一證，然後〈題辭〉中種種漏洞都可以看破了。

前人都不肯費四個月的工夫去研究這四十三❶卷《全校本》，故此僞

❶「卷」字以下，到「發見此星說起，也不可」，原函此頁遺失，此處係據黃山書社《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0冊，頁180的鈔本增補。

書案百年不破。

我研究此案，整整費了七个月，始能有定論。我極力撇開一切成見，不敢使這一百年來的成見影響百六十年前的史實。後來我才明白此案真相必須從十六世紀敘述起，必須先明白朱謀㙔、黃儀、胡渭、何焯諸人的《水經》成績，然後可以明白十八世紀三大家的「不謀而合」乃是不得不然之現象。

此如海王星(Neptune)之發現，決不能從1846年二月廿三日德國 Galle 發見此星說起，也不可從1845年英國 J. C. Adams 與法國 U. J. Leverrier 同時獨立的發表他們計算此星的方位說起。若求懂得此三个不同國的天文家何以能在一年之中，兩个推算得此星的方位，一个窺見此星的存在，我們必須回頭敘述1781年(六十五年前)天王星(Uranus)發見之後，如何天文家漸漸發見理論的計算與實測的方位不相符合，如何這个天王星的動向問題成爲天文學界的一个聚訟的問題，如何先有人假定天王星的動向所以不合理論的計算也許是因爲此星的動向受了別一星球世界的吸力牽引。必須先明白1830-1845年間的天文學界大家都注意到這一个疑難問題的解答，然後可以懂得 Adams、Leverrier、Galle 三人之「不謀而合」的結果乃是不得不然(inevitable)的現象。(第九行星的發現，其歷史與此正同。)

中國學術史上，此類獨立的研究而得同樣結果的例子太少，故百年來學者對於《水經注》案都不免有「見駱駝謂馬腫背」的情形。只有段玉裁是自己做 original research 的人，懂得學術研究自有此種「不謀而合」的事，他自己這一門學問(古音)就有他親見江有誥的新發見與戴震、孔廣森「不謀而合」，(見他的〈江氏音學序〉及〈與江晉三書〉。)所以他晚年作《東原年譜》，就完全拋棄他早五年的疑心，而明白承認趙、全、戴三家爲「不謀而合」。

江有誥的發見，最可供比較。戴雖是段師，而段氏在古韻學上先發見之、脂、支之分，戴至晚年始接受其說；故在古韻部的分別，顧

爲一期，江永爲二期，段爲三期，而戴與孔廣森、江有誥、王念孫父子同屬於段氏後之第四期，同建築於段氏基礎之上，獨立有所發見，而結果互相同。此與全、趙、戴同從朱謀㙔、胡渭的基礎上出發，而結果相同，最可借鑑。治《水經》者工具相同，與治古韻者同用《三百篇》爲工具，正相同。「古音之學以漸加詳」與《水經注》之學以漸加密，亦正相同。

此爲歷史的方法，正是「戲法」巧妙，說破了不值半文錢也！康橋諸公定能賞識此理，故不惜辭費，寫此節本供　諸公大吃中國菜之後的談助而已。

周一良兄得博士學位，乞先代道賀。

並問

安好，並問

康橋諸公安好

適之

卅三，六，廿一

北京大學萬一能復興，我很盼望一良與兄都肯考慮到我們這个「貧而樂」的大學去教書！　　適之

此書若有朋友肯鈔一本見還，不勝感謝！

附呈一篇〈跋段集〉，乞正。

21.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6月29日）

聯陞兄：

謝謝你的信。稿紙另寄幾十張。

我的 note 的印本不久可以印成，那一份沒修改的原文，可暫留在康橋。

我的主要論點，得你們幾位的印可，我很高興。

我十五日到哈佛 Overseas Administration School 講演，也許十四夜可到，那時我很盼望見你們幾位大談。《水經注》案的幾篇文字，當帶來請教。

北大近來不敢多約人，正因爲前途無把握，故怯于「自媒」。等到「春心動」時，往往太遲了！戲就您的〈柳〉詩，略換幾个字，寄我解嘲之意：

喜見新黃到嫩絲，
懸知濃綠傍堤垂。
雖然不是家園柳，
一樣風流繫我思。

匆匆問

大家好。

適之

卅三，六，廿九

22.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7月4日）

聯陞兄：

昨晚元任兄回康橋，我已托他把我的〈全校水經注辨僞〉稿本帶給你們看了。

我大概十四夜或十五早到康橋。

適之

卅三，七，四夜

23.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7月6日）

胡先生：

趙先生帶來您的〈全校水經注辨僞〉「長編」草稿，已經拜讀了一遍，洋洋大觀，非常佩服。

發明「題詞」之僞，比證明校本之僞，其難不止數倍。所以貢獻更大。

您的主要論點，我完全同意。不過附錄跋陳勵〔勱〕的跋，有一兩處推論，也許可以商量。例如您說『陳勵〔勱〕同意之後，王梓材就替他作了一篇跋。』這個「替」字，似乎沒有什麼根據。又如陳勵〔勱〕自稱他讀王氏給他的「題詞」「序目」後，『重理殘本，始得眉目。』與王跋也有相合處，似可注意。

我還疑心所謂以「端溪書院卷格粘綴」之本，也許不盡子虛。也許全氏晚年有意剪綴一本，未能成就。所剪綴者蓋止有經注，校語沒有過錄多少，（當然也就不便稱「七校本」）再經王、陳師徒竄亂，更非全氏之舊。王梓材一定是有意作僞。陳勵〔勱〕也許是上了他老師的當，雖是「從犯」未必「共謀」，這不過是我的猜想，您看有沒有可能？還有董沛〔胡適注：董年輩稍後，而及與陳勱同時，同修《鄞縣志》。陳活到八九十歲。〕也說用「端溪書院卷格粘綴」他的消息是那裡來的？

「長編」本文第一百至一百二頁引僞「題詞」『先大父贈公又細勘之。至余始令繕寫大小字作定本』您解作全吾騏（謝山的先大父）令祖望繕寫。我覺得文意似是至祖望始令「人」繕寫。若果如此，這一條也許可以取消。〔胡適注：此條已取消了。〕

您給我的長信已經抄好。字體「仿胡」幾乎把趙先生騙過。爲省事省郵票起見，等您到時再奉呈吧。

您來時車次若已定好，請預先告訴我。我預備晚上到南站去接。要是早晨，恐怕有課。

給　您請安

學生楊聯陞三三，七，六晚十時半。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24.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7月17日）

聯陞兄：

這次來遊康橋，多勞　吾兄招呼，至感。

寄上《水經注引得》一跋，乞 兄與一良兄閱後交 裘開明先生一閱。

此跋乞與「版本」一『夾』一同寄還，至感。

昨在火車上大睡三小時，天氣又轉涼了，舒服之至。

汪敬熙❶先生帶來《史言所集刊》第十一本一、二分合刊，有寅恪先生〈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序內提及一良，並致思念。不知你們見此本否？

適之

卅三，七，十七

❶ 汪敬熙（1896-1968），字緝熙，生於山東濟南，191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留學美國，獲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中山大學、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威斯康辛大學，曾任中央研究院心理學研究所所長、中研院第一屆院士。為著名的神經生理學的專家。

25.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7月23日）

胡先生：

多謝七月十七日的信。

〈水經注引得跋〉，我與一良都看過，覺得鄭德坤實在該罵。現已交給裘先生。

〈版本考〉我已看過。一良也想看，預備明天給他。大約再過兩天可交請　裘先生寄上。

《史言所集刊》近兩本我們都沒讀過。不知能否借給我們看幾天。我們最後讀到的似是第九本。

忽然想起《全氏五校本》〈題詞〉似乎過分誇張注中有疏之重要性，這雖不足爲作僞的旁證，總是有點儿奇怪。好像發明經注混淆的條例（不止是事實）只是一件小事。

傅沅叔❶先生說他有謝山五校本，恐怕沒寫過什麼題跋，我查過《藏園群書題記》一至四集，沒有結果。

蕭一山❷的《清代學者生卒及著述表》裡，趙一清沒有生卒年月。

給您請安

學生楊聯陞〔1944年〕七月二十三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

❶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晚號藏園居士。四川人。光緒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任北洋女子公學、北洋高等女學堂、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監督，京師女子師範學堂總理、直隸提學使。民國以後曾擔任教育總長、故宮圖書館館長。為著名的藏書家。

❷ 蕭一山（1902-1978）江蘇銅山人。北京大學政治系畢業。1932年赴英國劍橋大學研究歷史及國際政治。歷任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西北大學文學院院長、國民政府參政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通信研究員。編著有《清代通史》、《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曾國藩傳》等書。

26.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8月23日)

聯陞兄：

《集刊》一冊收到，附信也收到了。

我七月底有點病狀，醫生說心臟無甚可虞的變化，但宜休息，暑中不宜作工，所以八月一日我出去「避暑」到昨日才回來。

好像我前留存康橋的稿件(《水經注》二，版本考)及跋《水經注引得》，都還在康橋。乞　兄代爲一查，若能趕上元任先生星期五(廿六)之便帶來，十分感謝。否則乞郵寄來。

漢簡全部由沈仲章救出，送到香港，二次照相後，全部寄給我。現存國會保存。(鎖鑰都在我處。)裝置全依二次照相時的次序、層次；因我怕二次製版又全毀了，所以不移動原來層次，以便爲第三次製版之用。因此，我不曾向外宣傳，也不曾允許展覽。現此批存件已由「安全地」運回國會，將來當然有供學人研究的機會。我下次去華府，當一查此事，看看有無「專室存儲，隨時開看」的方便。

匆匆問　諸友好。

適之

卅三，八，廿三

(巴黎克復之日！)

27. 胡適致楊聯陞（1944年8月30日）

聯陞兄：

謝謝你的信。裘先生寄的書稿，已收到了。九月初你能來紐約，特別歡迎！

我的電話是不見「書」上的，所以請你記下：

Butterfield-8-5199

你的兩首詩，我廿六日已在元任先生那儿見了。

我比較喜歡〈夢話〉。因爲〈月亮〉中間三節不大相稱，二、三太嚴重，四則漂亮輕盈，似不如〈夢話〉的組織妥帖？

附上舊作〈月亮〉一首，乞與元任先生一看。隆延先生似曾見過此詩。（此詩曾刊布一次，當時我把「他」字都寫作「她」字。）

餘話甚多，俟面談。

適之

卅三，八，卅日

〈無心肝的月亮〉

無心肝的月亮照著泥溝，
也照著西山山頂。　　（明人小說中常說：「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
他照著飄搖的楊柳條，
也照著瞌睡的鋪地錦。　　（「鋪地錦」，小花名。）

＊　＊

他不懂得你的喜歡，
他也聽不見你的長歎。
孩子，他不能爲你勾留，

雖然有時候他也吻著你的媚眼。

＊　　＊

孩子，你要可憐他，——

可憐他跳不出他的軌道。

你也應該學學他：

看他無牽無掛的多麼好！

一九三六，五月

28.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9月11日）

胡先生：

在紐約承您大爲招待，暢談三次，到今猶有餘味。

普林斯頓的 Dr. Swann 讓我看她的《漢書》〈食貨志〉譯稿，費了差不多一整天，只匆匆把譯文看了一遍，提出疑問及改正約三十幾處，有些她已經接受了，有些來不及當面討論。她很下了一番功夫，如果多找幾個高明人細細看看，將來印出來也許很有用。

被普林斯頓的朋友們留住，費城也沒有去。星期六趕回來開聯歡會，成績很好。

呈上文法溫習英文講稿一份，只有三個要點，發揮並不詳盡。不過因爲一般的文法書裡往往忽略了這些地方，所以特別提一提。請切實指教。

還在這儿譒❶英文詩，不過出品不佳，暫時不抄給您看了。敬請

道安

學生楊聯陞〔1944年〕九月十一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❶ 此字應作「繙」或「翻」。

29.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9月14日)

胡先生：

這裡□□〔原字太小，難以辨認。〕的學生又調走了差不多四分之一，我的教書工作大爲輕鬆。

回來以後翻閱《陸賈新語》，覺得無大精采。曹操同諸葛亮傳，都有相當麻煩，後來忽然想起一段簡短而自成片斷的文字，就是《晉書》〈食貨志〉，同 Ware❶、Elisséeff❷商量，都覺得還可以，暫時就算定了。譯註之外，加一兩章引論，講《晉書》本身同幾個經濟史上的重要問題，大約不至於超過三百頁。學社只希望能有一篇像樣的文章可充*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的篇幅，并不要什麼大書鉅著，我想一年之內應該可以完成。

Swann譯注〈漢志〉(未全成)，加省的Blue小姐❸譯註〈隋志〉(未發表)，我這一篇寫成時，可以做一個渡橋。Balázs 在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1931-33)發表的唐代經濟史研究，好像還不壞(不過沒有用敦煌材料)，宋史本來可以弄，有《會要》裡很多新材料。不過篇幅太長不敢嘗試，將來要是沒人做，也許來一下子。

我對於南北朝制度有一個看法，就是北朝每務復古，最喜歡學兩漢甚至上溯成周。南朝不憚改作，大抵近承魏晉，這在經學法制諸端，都可

---

❶ James Roland Ware魏魯男(或名魏楷)(1901-)，1929年來華，為哈佛燕京學社第一個研究生。1932年哈佛大學哲學博士。1933年起任教哈佛大學歷史系。

❷ Serge Elisséeff 葉理綏(1889-1975)，俄國人。1912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博士。1932-1934任法國巴黎大學高等研究學校日本研究主任。1934-1956年任哈佛大學遠東語言教授及哈佛燕京學社社長。1936年創辦《哈佛亞洲研究學報》。專研中國和日本語言、中國雕塑、日本繪畫。

❸ Rhea C. Amellia Blue(1902-)1943年獲加州大學博士。後從事亞洲事務分析的工作，1946年起曾任美國國務院亞洲及國際事務專家。

看出。經濟方面：北朝的均田，至少在理論上繼承周、漢的傳統。南朝的課田、蔭客諸制度，似都從魏晉變出。這種情形，當然可以有許多解釋。地理方面：北朝所據是周、漢中原，山東衣冠之族，盡量保持傳統，所以政府也多仿舊制。江左偏安，大抵是新闢之土，不能不用新制度適應。心理方面：蠻族要自居正統，總喜歡稱述中國的老祖宗，江東治者都是漢族，居之不疑，反用不到從制度方面標榜了。這個看法，不知您覺得如何？

關於〈晉志〉，不知您有什麼指導，《斠注》相當簡陋，比起王先謙的兩部書差得多了，不過暫時沒有更好的本子。預備再搜集幾家的批校。

西陲木簡，有一部分屬漢末魏晉，已經發表的也預備查一下，看有沒有特別有關係的，其他新材料好像很少。

翻譯的英文詩，很不容易寫定。前天自己謅了一首似詞非詞的東西，抄在後面，請指教。

給您請安

學生楊聯陞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深杯淺，長夜短，
片刻教人溫暖。
問醉鄉和夢鄉，
去家鄉誰近遠？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30. 楊聯陞致胡適（1944年9月27日）

胡先生：

剛才　馮家昇先生把他同您討論題水經注六韻年月問題的信給我看了。我覺得他提出的疑問很有道理。六韻之作恐是在四十年或四十一年二月。他還舉了一個證據，就是在卅九年七月于敏中還有信給陸耳山說李文郁要求另辦《水經注》。如果初本已經呈進御覽，還要另辦，似乎不近情理。

于敏中的信，口氣不很清楚。我們反覆誦讀，覺得當時局面恐怕是：在卅九年七月之前，《水經注》已經由戴辦好，主要根據戴自己校本，或者也據《大典》增益數事。後來李發現戴本與《大典》多有不同，主張尊《大典》本，所以以爲「尙有可商」。（李所根據當非趙本，因趙本考訂詳密，李若提出于必容易折服。）于自謙學殖淺薄，又因自己方在扈駕，與李、戴（等於《大典》本與戴本）相隔甚遠無法論定。東園❶研究有年，必有道理，但如有與《大典》不同者，亦當酌定。這是他也贊成另辦。後來所謂「無嫌無疑」，也是說的歸功《大典》或戴應得其平。所以十月間〈提要〉（或〈進書表〉）把校正之功全歸《大典》，釐定經注之功歸之館臣（等於戴）。但實際七月至十月之間時間甚短，恐只有另辦之名，而無另辦之實。所以今日聚珍本與戴本大體相同，而與《大典》本多有出入。戴氏以自己只得一半功勞，所以不高興，把自己的書單印出來，不提《大典》一字。——這一段故事，記得您大略對我說過。現在又想起來，不知是否全對，所以再寫出來請教，以免誤傳師說之罪。

我在康橋住 18 Mellen Street，不住宿舍了。給您請安

---

❶ 園字疑為「原」字的筆誤。

學生楊聯陞〔1944年〕九月二十七日晚十時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31. 楊聯陞致胡適（1945年6月28日）

胡先生：

我匆匆跑到耶魯來，您搬家也沒得幫忙，好在兩「紐」相距甚近，以後可以常去看您。教書雖然無聊，得此一解，也算因禍得福。

論文稿子起完了，等葉理綏、魏魯男兩公看過，如無重大改動，打字大概只須一兩个月，希望秋季開學後可以考。

此處食住都好，教書差不多每星期十八小時，此外有時「打雜儿」幾小時。空下來的時候還不少，星期六無事。

賴德烈 Latourette❶教授，去拜訪過一次，他請我吃了一次晚飯。人很客氣。

今甫❷先生來，只匆匆玩了一天多。他說先生提到我的稿子在紐約。我剛一聽，一楞，後來才想起是我的打油詩。別康橋有一首，也不成東西，姑且寫出請教：「輕別只緣期小別，他鄉久客似家鄉。康橋詩酒琴棋會，應有群公憶老楊。」

我想在七月六、七號到紐約去。到時候再打電話，如果先生有功夫儿，當去拜訪。

給您請安

學生楊聯陞敬上〔1945年〕六月廿八

---

❶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賴德烈（1884-1968），1909年耶魯大學博士。1921年起任教耶魯大學。1941年任哈佛大學講座講師。1947年任英國伯明罕大學講座講師。專研基督教史。

❷ 楊振聲（1890-1956），字金甫，一作今甫，山東蓬萊人。1915年考入北大中國文學系。1919年考取官費留美，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心理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歷任武昌大學、北大、清華大學等校教授、青島大學校長等職。1944年秋，由西南聯大派赴美國講學，翌年抗戰勝利，經英倫返國，仍回北大任教。

2502 Sterling Law Building New Haven, Conn.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32. 楊聯陞致胡適(1945年7月26日)

胡先生：

看過勞貞一❶的《居延漢簡考釋》以後，覺得他關於錢穀方面，說的話太少。寫了一篇小文章。這是初稿，請您切實指教！(慚愧得很，這是第一次用您的稿紙寫文章。)這裡連《流沙墜簡》都沒有，所以文章裡沒提敦煌簡。

漢簡同《九章算術》頗有互相發明之處，如簡二四四上『入粟大石百石車四兩』與《九章》六『車載二十五斛』相合。還有兩處在我的小文章裡。太半少半粟十米六

給您請安

學生楊聯陞卅四，七，二六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❶ 勞榦(1907-)字貞一，湖南長沙人。1931年北大歷史系畢業。1932年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兼北大講師、中央大學教授。到台灣後，兼台灣大學、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教授。195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去美國，任加州大學教授。1975退休，為榮譽教授。專研漢簡及漢代前後政治制度等。

33. 楊聯陞致胡適（1945年9月10日）

胡先生：

您作了北大的校長，我謹爲學界前途賀。❶

您回國以後，一定有很多施設倡導。在史學界方面，我想起來了幾件事，也許您早想到了，姑且亂說一番，貢其芻蕘。

我覺得中國的史學界需要熱誠的合作跟公正的批評。到現在爲止，多數的史學同志，似乎偏于閉門造車。誰在那儿研究什麼，別人簡直不清楚。在同一機關裡的人還好一點儿，離開遠一點儿的人就連影儿都不知道了。學術界的發現發明，似乎不必像原子炸彈一樣的「只此一家」。平常的時候 CREDIT 不少，應該可以分得過來。

我覺得

1.各校的史學系主任，應該常常通訊。至少每校請一位教授專門擔任通訊聯絡。

2. 應當常常交換教授跟研究人員，至少作短期訪問講演。

3. 應當分區組織史學會，常常開會討論學術。研究生均得參加，本科生須成績優異者始得參加，以爲鼓勵。

4. 史學界應該合力整理并發表史料，搜訪并保存史蹟。（北大的檔案，聽說有數十年沒開包的。）

5. 出版一個像「史學評論」一類的雜誌，特別注重批評介紹（書籍文章都好。中國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類的「漢學界的警察」）。

6. 史學界應當合力編輯叢書，如劍橋、牛津所出的各種歷史大系，每冊由幾个人合寫或一個人專寫都可以，請幾位學界前輩認真主編。

7. 史學界應當合力編輯工具書，如國史大辭典，中國經濟史大辭典之

---

❶ 1945年9月6日，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類。(關於後者，我跟梁方仲❷談過，要是能找幾十個人分任，每人幾百條，兩三年就可以完成一部幾萬條的辭典)，這類書最初不妨潦草，但要勤於修改。

我是個「十八般武藝件件稀鬆」的「雜」家，很想利用這個雜勁儿多交幾個朋友，在學術界作一名「聯絡兵」。自己能不能弄出點儿什麼來倒很難說。這些事您要有意領導，我很願意搖旗吶喊。

這幾天心裡很不安定。想回哈佛去，又怕徵兵局不准，已經寫信去問還沒接著回信。大前天見著趙府全家，已經託趙先生跟葉理綏先說一下我想回去。

給您請安

學生楊聯陞敬上〔1945年〕九月十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❷ 梁方仲(1908-1970)廣東番禺人。1926年入清華大學農學系，1930畢業後進入清華大學研究院，1933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34進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工作，1942年任研究員。1944年到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倫敦大學考察研究。1947年回國，任嶺南大學經濟系主任。1952年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專研明代田賦史。

34. 楊聯陞致胡適（1946年2月10日）

胡先生：

快有兩個月沒給您寫信了。

我的論文——《晉書食貨志譯注》——在一月裡趕著打字裝訂，二十九號應過最後一次口試。這樣可以算在冬季得學位，這個學期就省得註冊了。　論文稿已經交給這儿一位女手民檢漢字，大約下期的哈佛《東方學報》可以印出來。那時再寄呈請教。

哈佛燕京學社的獎學金繼續到暑假。我打算五六月間回國，先回北平省親。本想到英國、法國去走走，後來聽說種種不方便，已作罷論。

這幾個月除了幫著校對跟　趙先生合著的《漢英小字典》，等著填寫裡邊的漢字以外，每天涉獵許多雜書，主要在準備要教的中國經濟史同隋唐史，這是同張曉峰❶先生商量好的兩門課。張先生回國已經好幾個月，還沒有信來，頗爲奇怪。已經寫信去問。（聽說梅光迪❷先生病故，張繼任文學院長）。

您是否三月間回國？收拾行李想必需人幫忙。我現在是大閑人，請隨時叫我。反正我要到紐約送行，請不必客氣。

孫念禮博士Nancy Lee Swann在過年的時候，來了一封很客氣的謝信，還送了伍拾塊錢，算是閱稿的酬謝。她希望我什麼時候到紐約，順便到太子屯（普林斯頓）去談談。我也預備在給您送行時「順帶公文一角（腳）」。

---

❶ 張其昀，字曉峰。

❷ 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一字覲莊，安徽宣城人。1911年赴美國留學，先後入西北大學、哈佛大學學習文學。1920年回國，曾任南開大學英文系主任、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主任。曾與吳宓合辦《學衡》雜誌。一度任教美國哈佛大學。1939年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

鄧嗣禹❸結婚了。聽說新夫人專門護士，對他想必愛護備至。福氣不小。他是否到北大或武大任教？

我仍住18 Mellen St. Cambridge 38.

給您請安

學生楊聯陞敬上〔1946年〕二月十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❸ 鄧嗣禹（1906-1988）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194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1966年起任印地安那大學歷史教授。著有*Historigraph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962）等。

35. 楊聯陞致胡適（1946年2月19日）

胡先生：

二月十號給您寫過一封信，想早收到。聽說您剛從康奈耳大學講學回來，恐怕相當忙。

前天趙先生給我看了傅先生❶的電報，自然不免連想起很多問題。特別是現在我跟浙大關係發生動搖的時候，想來想去，很難有三全之策。姑且把我現在的情形，跟您詳細的談一談吧。

浙大有意請我，確是最早。張曉峰先生在劍橋的時候又屢次叮嚀，「要教書務必到浙大」。地位是史地系副教授，據他說「大家都一樣」。教兩門課，說好是中國經濟史同隋唐史。旅費？他說，國外學校不管，國內有例可援，詳情他也不記得。他臨走之前，大奔走了一陣，請到了幾個人，學璜、如蘭等都在內。

回國之後，有三四個月沒消息，聘書也未到。竺❷先生大約在上海同張先生見過面。已〔以〕後竺先生同趙先生來往有信，幾位新請的先生都撥有旅費，信裡沒提到我。我由趙府聽到這個消息，覺得奇怪，那時正接了幾封家信，很有點儿著急。就在一月八號發了一封航空信，寄到遵義 浙大給張先生。并且抄了一份給我的內兄繆彥威❸，他在浙大講中國文學。信稿還有，抄了一份附上，請一閱。趙先生趙太太都看過了。

---

❶ 傅斯年。

❷ 竺可楨（1890-1974）浙江人。1909年入唐山路礦學堂。1910年留美，後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1936年任浙江大學校長。為中研院第一屆院士。1949年以後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是我國近代氣象研究的先驅。

❸ 繆鉞（1904- ）字彥威，江蘇溧陽人。北京大學肄業。曾任教河南大學、浙江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早年專攻先秦諸子，後轉而研究漢魏六朝唐宋時期的歷史與文學。

到現在張先生還沒有回信，也許他人在重慶。但聽說梅光迪先生去世後，他已繼任浙大的文學院長。

您看了我給張先生的信，對於我之希望在北平，當然明瞭。不過我一時還不能作確定的回答。除了浙大方面尚無消息以外，還有重要原因：第一，傅先生雖有電報，您的意見不知道怎麼樣？第二，北大對我有什麼期望？要我教的課我能否勝任？是否能與文史方面全部陣容配合？這兩個是大問題。您知我最深，想可替我作周密考慮。至於旅費等，則是小事，只求與別人一樣就好。

我跟趙先生說有沒有辦法在北大同研究院兩處兼任。例如春秋在北平暑假幾個月到南京，只要研究院給旅費，并不想兼薪。這樣雖不「三全」或可「兩全」。趙先生說還不大知道。

您同趙先生提拔後進的心思（孟真先生當然是根據的您跟趙先生的吹噓），我實在是感激，實在想有所報答。所以特地寫這封信。您若要我到紐約來談一談，我隨時都可以。

我現在仍住 18 Mellen St.，但到三月初旬，大概要搬到賈德納 Gardner❹ 家去，那是 5 Berkeley St. 您在哥倫比亞也許會碰見他。

給您請安

學生楊聯陞敬上〔1946年〕二月十九日

附致張其昀（曉峰）（1946年1月8日）

曉峰吾兄賜鑒：

康橋晤別，不覺三月。中間惟得太平洋上所寄一片。遙想載筆入川，獨披日錄，必多佳興。未知猶憶襟帶四橋河窗對話時不？弟偷閑覽史，碌碌如恆。論文猶在葉理綏教授處，一時恐未能發還打字也。昨聞竺校

❹ Charles Sidney Gardner（1900- ）1935年哈佛大學博士。1933起任教哈佛大學。1945-1946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教授。1948-1949任耶魯大學中國史顧問。專研中國史書目。

長有書至，所聘嚴、卞、趙、鄭四君各供回國川資八百元(此事未令外人知，弟與趙府往來素密，故得聞之)，弟亦係私費遊學(官費生自然不應要求)，現雖領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該社並不負責送弟回國。情形與四君相同，待遇當亦相似。惟竺校長函中未及弟名，意者吾　兄別有書簡，尚未到也。

近來疊接北平來信，備悉舍間窘迫情況，頗爲憂慮。弟之家庭狀況，在劍橋時，亦曾與兄談及。堂上不惟有母，且有伯父伯母，教養之恩，無殊怙恃。喪亂以來，弟負笈遠走，家中長幼十餘口，一宅而外，別無恆業。齏鹽之計，悉以累親。舍弟作物理教員僅能餬口，近兩年來全持〔恃〕鬻賣便借以維生活。艱苦之狀，有非弟在昔日所能想像者。弟雖返國任教，全眷赴杭勢不可能。兩處分寓則不惟定省有失，經濟方面，亦不知能否兼顧。然弟所以竟許赴浙大者，故人誼重，舊約難違。雖內顧不能無憂，亦欲有以報知己也。惟弟之留杭久暫，則須視將來情勢爲轉移。若精神物質兩難支持，則一年之後未必不倉皇北去，此欲更爲陳明以期諒解者也。

叨屬知愛，敢布腹心。此請

教安不一(一月八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36. 楊聯陞致胡適（1946年3月15日）

胡先生：

我出遊回來已經一個星期了，小字典的校對填字工作并沒有多少進展，我跟趙先生都有點著急，可是印刷人不慌不忙，倒也無奈他何。

我給　曉峰先生信的內容，大略已經跟您在電話裡講過，主要是我因爲家庭經濟的困難，希望留在北方，請他們放我。無論放不放，都請來電報。我想有一半可能允許我不去。（特別因爲外匯官價變了，要是旅費沒請妥，一定困難更多，以前請一百人的錢，現在只夠請一個人了）

假如我能到北大來，教的東西　您可以隨便（點）指定，大約中國史，秦漢到宋，斷代史都可以來，通史也可以勉強。專史則除了社會經濟史之外，美術史、文化史、史學史等也可以湊合。日本史也可以教，但明治以後不靈（得大預備），西洋史很糟，必要時可以教英國史。如果國文系能開一門「國語文法研究」頗想試教一下，指導學生的事情當然很高興作。（東西洋學者之漢學研究也可算一門）

我想一門功課，不必需只要一個人教，如哈佛的西洋通史，是由一位教授負責，眾教授補之（輪流演講）我想咱們的中國通史也可仿此辦法。

這兩天用英文寫了一篇短稿，講二十四史的題目，我有個假定（數年前就有這個意思）「史」與「書」有別，凡從《史記》（通史）體的名爲史，從《漢書》（斷代）體的名爲書（《史通》〈六家〉之二），南北史之仿《史記》，李延壽在〈進書表〉中自己承認；《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記》，淵源甚明。又有合則爲史分則爲書者。如《隋書》之志因兼及齊、周、梁、陳、隋五代，故本名「五代史志」，後來《舊五代史》，內包梁、唐、晉、漢、周書，都是證據。　宋以後之斷代史稱爲史，或是史家忘記此種分別，但宋、遼、金三史係同時著作，用同一凡例（見百衲本《遼史》卷首，總裁同是脫脫），本可合而爲一。（當時有正閏之爭，馮家昇

《遼史源流考》論之)所以用史字尚非太不妥。至《元史》、《明史》之名爲史，則是誤從前例。然明、清史家大約尚有明白此種分別者，所以(清)曾廉著《元書》，鄧元錫著(呈)《明書》，傅維麟著《明書》，查繼佐之《罪惟錄》本來亦名《明書》。　稿中附論梁武帝的《通史》，及鄭樵、章學誠對通史的意見。現在尚未寫定，希望您有什麼指示。

《漢❶》〈食貨志〉裡講武帝至平帝時鑄錢凡二百八十億萬，億萬兩字很難解，您似乎以爲即是萬萬，我查了兩天沒查出什麼說法來。古來「億萬」字連用者雖多，有時只泛指大數，此處卻是一定數目，(漢)王商弟紅陽侯賣田入官貴取其值一億萬以上，梁武帝捨身公卿以一億萬贖，這些億萬，也必是一定的。曹子建詩「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煙雲」黃晦聞先生無註。億萬也許是億乘萬，但此億當是十萬，非萬萬，否則二百八十億萬數目太大。(但漢時億似以作萬萬解者爲多，所以又難了)

您的行裝收拾得怎麼樣了。如果理書的人不夠，請來叫我，千萬不要客氣。我離開這裡三五天到一星期毫無問題。您自己需要多休養，萬萬不能太累，所謂有事弟子服其勞，您來信或打電報電話(Tro 3699)，我立刻就去。

給您請安

學生聯陞敬上〔1946年〕三月十五晚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❶ 疑脫一「書」字。

37. 楊聯陞致胡適（1946年4月5日）

胡先生：

我給張曉峰先生寄去的〔原函此處被蓋住的字疑爲「航空信函」〕，已經去了整整一個月了。他也許在重慶忙著開會，沒工夫覆我。可是我很想在您回國之前把問題弄清楚。這幾天心裡很不安定，想來想去，還是發個電報吧。今天中午發了個電報給張先生跟竺先生，寄到遵義浙大。電文如下：Regret family problems prevent me joining Cheta this year.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and excuse. 三月的信裡已經把我家庭的困難寫得很清楚，希望他們能諒解。

我現在雖不能算百分之百的自由，但我既已拿定主意，浙大大概也無話說了。園外之柳似乎可以挂號入門了。附上我的履歷一紙，也許將來有用。如果　您跟傅孟真先生通信，希望討論一下有無駐平而在中研院兼點事的可能（不要兼薪），如果有，那麼在北大同中研院的名義同事情，都可請您跟趙先生、傅先生決定，我決無異議。您要能先跟趙先生在這裡商量好了更好，趙先生說我「狡兔三窟」。現在雖已封鎖一窟，還想霸著兩個，您也許想我太貪了吧。

我本想六月初就回國，但是小字典的工作恐怕完不了。既然辭了浙大的事，也許可以晚個把月回去。北大要能津貼點旅費最好，多少不拘。

昨天到援華會去幫忙裝書入箱，十幾個人工作了六七小時才裝了十八箱書，（都是捐給中國文化機關的）因此想起您屋裡那些箱子，不知都裝好了沒有。大將雖然押後陣，似乎也不可太「吃穩」。您如果需要「人手」，還是那句話，萬勿客氣，我是一招即至。我仍住賈德納先生家5 Berkeley St. Cambridge 38, Mass.電話是TRO 3699.

給您請安

學生聯陞敬上〔1946年〕四月五日

附履歷

楊聯陞年三十三歲(民國三年生)河北 清苑人。國立清華大學法學士(民國二十六年，經濟系)美國 哈佛大學文學碩士(民國三十一年，歷史系)哲學博士(民國三十五年春，歷史系及遠東語文系) 曾任哈佛大學暑期學校教師(三十一年夏，一學期) 哈佛大學海外政治學校講師(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五學期) 耶魯大學講師(三十四年夏一學期)現任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社員，美國遠東學會會員。 有論文及書評等在國內外雜誌發表。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38. 楊聯陞致胡適(1946年5月28日)

胡先生：

這次到紐約看您，雖然只談了幾分鐘，見您氣色很好，又得著您的家園柳詩稿，非常高興。

我本來的計劃，是六月中到七月中，到耶魯去教一個月的書，八月間乘船回國。

前天告訴您說，葉理綏有意留我在這裡教一年或半年，您許我自己決定，非常感謝。葉是替費敬正 Fairbank❶要來主持的一個遠東近代研究班(Area and languages)找人，費至早得七月才能回來，葉不願意完全作主。我今天聽葉的口氣，條件恐怕不會很好。所以還拿不定主意，是否答應他。即便答應，也只先講半年，就是從今年九月到明年二月。因爲我希望那時大學已經搬回北平，我可以去教自己願意教的書。要是條件太壞，也許還照原定計劃，八九月間回國。一兩星期內，大約可以跟葉商定去留，再用航函報告您。

您提到的旅費津貼，希望能回國就辦。要不然，我萬一先走了，託人領也許領不出來。雖是四百元，也不無小補。我想晚點兒回去，這也是一個小原因。

聘陳新民❷、汪德熙❸兩位的事，我這就轉達。

---

❶ John King Fairbank 費正清(1907-1991)美國人，1929年畢業於哈佛大學，1930年來華，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研究中國史。1936年獲牛津大學博士。1937年任教於哈佛大學歷史系。1942-1943年任職美國駐華大使館特別助理兼新聞處主任。1948年任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及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❷ 陳新民(1912-)安徽人。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系。1945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回國後任教清華大學、北京大學。1952年赴長沙籌建中南礦冶學院，任第一任院長。

❸ 汪德熙(1913-)北京人。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系。後留學美國，1946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化工系教授及系主任、核工業

我在美國的信件等，總可以托賈德納 C. S. Gardner, 5 Berkeley St., Cambridge, Mass. 轉。在北平的住址是東城 遂安伯胡同三十六號。您有功夫儿請寫信。有什麼我能代辦的事，請隨時分派，千萬別客氣。

祝您一路順風

學生聯陞敬上〔1946年〕五月二十八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部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長。

39. 楊聯陞致胡適(1946年9月6日)

胡先生：

多謝您的電報。我從歐克蘭東來，已經十幾天了。因爲事情沒有十分定規，所以還沒給您打電報，千萬請您原諒。

聯合國的事，是張隆延找我的。他在總秘書處中文翻譯組作代理主任，相當得意。已經把吳保安拉去作翻譯員，歐陽子祥(學教育哲學的)也在那儿。他知道我不喜歡作太機械的譯事，所以想介紹我到預備成立一個研究組去(還是以語文爲限，也許是換湯不換藥)，薪水每月約有四百，聽說還有每日四元左右的住宿津貼(到明年一二月止)待遇可算甚好。不過每天要從上午九點半工作到下午六點。現在UN❶搬到長島興凱湖(Lake Success, Long Island)附近住處不易找，要住紐約，坐火車換公共汽車，一趟要一個鐘頭。所以一星期五天，就算完全賣了。

我來正趕上他們搬家，亂七八糟，事情也無法進行。在紐約住了一星期多的旅館，實在頭痛了。於是又回康橋來等。大約一兩星期之內，可以有消息。那時再給您打電報。研究組主任，內定爲George Margouliérs❷(馬古烈)，法國人，譯過漢賦，雖然不甚高明，還有幾分書卷氣。我想在UN至多待一年，因爲看起來環境不算太好，久住下去，恐怕腐化。而且爲了「衣食之計」而暫時放棄學問(頗有「出賣靈魂」之感)心裡實在不甘。在這裡的好處，至多不過是多認識幾個圈子以外的人，多學點儿外國話。積幾個錢，以後教書的時候儿一兩年內可以有得貼補。所以在加入之前，已經準備了隨時撤退的計劃。UN的小官，雖有「厚祿」，決不能作「萬世之業」是很顯然的。

---

❶ 聯合國。

❷ 楊聯陞於1947年3月16日致胡適函作"Margouliès"，頗不一致。經查得坊間書作Georges Margoulies.

假定我加入UN，也預備明年暑假後大學始業之前趕回北平，只要大學的計劃有定，就請您早日叫我。我已經告訴隆延「胡先生叫我什麼時候回去我就回去」，我想跑回來一趟，作上十來個月，也值得了。

哈佛也要留我，不過只是教中文，半年一千五，我已經辭謝了。萬一UN的研究組不成立，我也許到張的翻譯組去作三五個月，明春回國。

昨天寄給您 *Divinity School Bulletin* 一冊，又您的 Ingersoll Lecture on the Immortality of Man❸單印本四十冊（另十冊趙先生跟我各留了五冊）。明天發這封信，另外發一封平信，附上我去年寫的那篇關於居延漢簡錢穀類幾個問題的小文章，已經增改幾處。希望您再看一看，最好能找個地方儿發表。

鄧嗣禹在八月二十號上船到上海去了，他想先回湖南省親，再到北大。（太太仍留美國）一年後也許再回支加哥。前天又聽說吳文藻❹先生想找他到日本去幫忙，有電報來，不知轉得到不。

周一良夫婦預備坐傳教士的船，大概九月十一號開，先到上海。他得先到燕京（洪煨蓮先生拉他回去）。中研院的聘書雖也到了，由趙先生轉去，恐怕他不易變計了。

王岷源大約九月二十號回國，陳新民也同船，但陳能否到北大，似乎還沒有決定。

王重民仍在華府，尤桐暑期跟趙先生在 Ann Arbor，趙先生想介紹他在密之甘❺教中文，還未定局。他們倆都不像今年能去的。

八月二十一有兩樁喜事：韓壽萱跟曾小姐（裘太太的妹妹）在裘家結婚，隨即到紐約去了，聽說房子還沒找著。丁梧梓跟關淑莊在劍橋市政

❸ 指的是"The Concept of Immortality in Chinese Thought"這篇文章的單印本。

❹ 吳文藻（1901-1985）江蘇淮陰人。早年就讀清華學堂，1923年赴美攻讀社會學、人類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29年回國後，歷任燕京大學、雲南大學社會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後任中國駐日本代表團公使銜政治外交組組長。1951年回中國，任教北京中央民族學院。

❺ Michigan，美國中北部的一州，或譯密西根。

廳結婚，隨即去看大瀑布，當時無人知道，隨後發了幾張通知，不收禮，不請客。大約再過幾日，丁去耶魯研究，關回哈佛完成論文。二十三日全漢昇❻在紐約接到喜帖，我與梁方仲恰好都在全寓，於是三人聯合發賀電賀函各一封(附打油詩，甚劣，不錄)。梁方仲九月一號坐船到英國去了，大約可以住半年。

羅莘田❼先生由Cal.東來，在趙家談了兩次。陪他去看美術館。他日內就到耶魯，以後我要在紐約，還可以常見面。

暑假給密爾斯學生講思想史時，找出自己以前抄的《玄都律文》(《道藏》洞真部，兩十二)其中制度律、章表律，非常有趣，顯然是五斗米道留下來的東西。《釋老志》說老君令寇謙之除去三張僞法(神瑞二415，恰在操平張魯兩世紀後)，也許是指此而言。所謂《雲中音誦新科之戒》二十卷，也許就是《道藏》洞神部力二的《老君音誦戒經》一卷〔Ware 譯《釋老志》在 *JAOS*❽ 53.2 不知《道藏》有此經〕卷數雖不合，內容甚相似。我想將來有功夫把這個問題仔細弄他一下。您有什麼指教沒有？《玄都律》同《音誦戒經》也許是後來寫定的，但其中含有很早的材料似乎沒有多大問題(我所謂早，只指隋、唐以前而言)。確定時代可不容易。您在《真誥考》之後，好像沒有發表什麼關於《道藏》的文字。我想《道藏》之中，賊贓固多，土貨也還有一點。披沙得金，也許還值得細檢。

這裡很不容易得到北平的消息。今年北大文學院的陣容，如果有印好

---

❻ 全漢昇(1913-)廣東順德人。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理員、助理研究員、專任研究員，兼代總幹事。先後任教於中央大學經濟系、台灣大學經濟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曾擔任美國哈佛大學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專研中國經濟史。

❼ 羅常培(1899-1958)北京人，字莘田，滿族。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1929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1934年到北京大學工作。曾先後任北大、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後曾赴美講學。

❽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國東方學會會刊》。

的單子冊子，可否寄給我一份？

張隆延叫我寫信時替他給　您請安，他說要附一封信。可是我現在在康橋，只可自己發了。他還是跟前兩年一樣，不免「到處留情」，交交紅毛女友，近來大寫其英文情詩，意思倒還清新，文字則不見高明。

現在算是「候差」，因爲沒有「患得患失」的心，倒不覺得急躁，每天有功夫看看書，找朋友談談，有時候給房外的草用推車剃剃頭，不免想到「捨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不過再一想，要人人如此，則我之田也有人芸，倒也沒有什麼。

聽說您在到平之前，心臟病小發一次。在這裡的朋友學生都希望您注意珍攝。校務雖繁，最好能有人分理。國內外的人都是一樣的願意替您效勞。有很多事情，您不用客氣，分付我們做就是了。

趙先生趙太太都還住行者街，Cal.❾請趙先生，趙先生不肯去。大約除了十月十一月要出去開兩次會(一次在費城跟華府，一次在巴黎)之外，別的時間可以寫作。

我要加入UN，通信處是 Language Section, United Nations, Lake Success, Long Island, N. Y.

敬請

雙安

學生楊聯陞敬上〔1946年〕九月六日晚十二時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❾ 加州大學。

40. 楊聯陞致胡適（1947年1月14日）

胡先生：

去年十一月底，給您寫過一封信（信皮由郵局打過補釘，我因好玩儿，所以沒換，請原諒！）報告那幾个月翻來覆去的混亂狀態，并請示關於回國的事情，那封信到時，您大約正在開國民大會。現在憲法通過了，您也沒白跑一趟南京。我們都覺得高興。

一良來信，說教授生活清苦，但是人還不少。又說各校之中，以北大陣容最爲齊整。更是替您喜歡。嗣禹冒險回湖南省親，也安然到了北平。我從他夫人及一良處都聽說了，日內另外給他寫信。

聖誕節新年，我在康橋。今年學人之多，幾乎可比您在此地過生日的那年❶。在康橋的有趙元任、李方桂、洪煨蓮、任叔永❷（洪不久到夏威夷，任就要回國）、陳衡哲幾位先生，費城來的有馮友蘭先生，新海汶❸來的有羅常培、梁思成❹、丁聲樹❺三位先生。中研院語言組的幾

---

❶ 1944年。參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頁1856。

❷ 任鴻雋（1886-1961）字叔永，原籍浙江，出生在四川墊江。1908年入中國公學，第二年入日本高等工業學校習化學。1911年回國後曾任中華民國臨時總統府秘書。後赴美留學，先後入康乃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1918年獲碩士學位後回國。歷任北大教授、教育部司長、東南大學副校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幹事長、四川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兼化學研究所所長。1946年7月與妻陳衡哲攜兒女訪美。

❸ New Haven 美國東北部 Connecticut 康乃狄克州南邊的海港。

❹ 梁思成（1901-1972）廣東新會人。梁啓超長子。早年留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建築碩士.。先後創辦東北大學、清華大學建築系，並任職中國營造學社。專門從事古建築的研究及結合傳統特色的新建築的設計，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❺ 丁聲樹（1909-1989）河南鄧縣人。193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44年赴美國考察，兼任哈佛大學遠東語言部研究員、耶魯大學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曾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理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50年後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專研漢語語法、漢語方言。

位到了一塊儿自然是無話不說，無說不話。馮先生談了許多學生運動的情形，李、羅兩位一吹一唱，崑曲之聲朝夕不絕於耳，我沒有胡琴只可乾唱皮黃(崑曲一段也不會)，大家鬧得不亦樂乎。新年趙府照例Open House，吃客由除夕下午三時到元旦下午三時。這一次到半夜就把菜吃得差不多了，連趙太太都沒算準，大家胃口之好可知。

見到哈燕社的葉理綏、雷夏、柯立夫，他們都催問我是否明年(就是今年秋天)能回來。我說得等胡先生決定。他們希望我教的是通史(合授)、中國史學要籍，跟第四年中文。意思非常之殷勤。助教授聘期雖是五年，但我要只教兩年(至多三年)他們也不反對，而且說也許想法子幫我接家眷，我是一直沒有答應。

經濟方面，無甚出入，我上次信裡已經提過了。從學術方面說，回國師友多，或者可以發動小一輩的學人合編合著幾本像樣的大書。(如我心目中的社會經濟史，及經濟史大辭典等)參考書籍也比較豐富。在美國則生活較爲安定，哈佛的圖書館還像樣(其中的方志，我雖看過一小部分，可利用的東西還是很多)，同事雷夏、柯立夫史學都有根柢，也肯用功。柯君之於蒙古學，將來有承繼伯希和之望，我也想跟他弄一點這方面的東西。所以利弊也差不多。

自己既不好拿主意，只可麻煩您替我斟酌了。哈燕社預備在三月間開董事會，如果我不能回哈佛，他們也許想法子到中國去找個「音佛們」informe[a]nt，但是只肯出兩千五(我，他們大概可以給四千五或再多一點)，大概找不著什麼高明人物。無論您認爲我最好今秋回國或無妨在美國再住兩年。都請早點告訴我，以便遵命行事。(能在三月前有指示最好，省得他們也不上不下的)

在聯合國秘書處作事，自己不能用功。一個月以來只寫了一篇十六頁的書評(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冊)，正請趙、李兩位先生校閱改正。又有幾天(放假時)幫賈德納先生看了若干篇日文的關於支那學的文字。(他想作的「漢學入門」一直還沒動筆，我真替他著急。這位先生人太

好，總是熱心給人家幫忙，自己的事情卻耽誤了)此後大約只有星期六星期日可以看點書。

我們這個語文研究組，幾乎要裁撤(爲省經費)現在算保住了。要不然調去作翻譯，那就比作所謂「專家」更苦一點兒，連上圖書館的藉口都少了。敬請

雙安

學生楊聯陞三十六年一月十四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41. 楊聯陞致胡適(1947年2月21日)

胡先生：

自從一月十三日給　您寫信，請示大計，不覺又一個多月了。

這幾個禮拜聯合國中文翻譯組，頗有新聞。一是吳保安跟陳安勵離婚，他們夫婦雖然結婚已經一年多，感情並不十分融洽，最近張隆延乘虛而入，自舊曆年(一月二十二)以來，吳、陳大反目，終於離婚。吳已辭翻譯職務，回到康橋，預備三月底到武漢大學去作史學系主任。張、陳是否能結婚，還很難說，多數朋友的意見，是兩個人都不大靠得住，結婚也未必長得了。

一月二十任華因回國過紐約，保安請客，我們即席作詩給任華送行。保安寫了兩首，我寫了一首。(海天空闊來玄思，故國河山有劫灰，追上東風先著力，滿園芳草待君回)任心煩意亂，張別有所懷，都未寫成。從吳家辭出時，任華揮淚不止，我與保安都覺黯然，獨陳與張相視而笑，我老大不痛快。但當時還不知他們各有鬼胎，保安也過分相信朋友，故至於此。

又一事是從國內來的陳登皋〔皞〕君(福建人，留英學法，在日內瓦作過事，好像還作過朱家驊❶的秘書)已經就任組長，張隆延免去代理組長，仍作改稿員。陳安勵本跟保安到劍橋，現在又跑回來作抄寫。同事多數對她都很冷淡。

韓壽萱❷、馮家昇、王重民都回去了，談學問的朋友越來越少。毓

---

❶ 朱家驊(1893-1963)字騮先，浙江人。同濟醫工學校畢業。留學德國，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大教授、中山大學校長、中央大學校長。後歷任教育部長、交通部長、浙江省省主席、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自1940年起，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十八年。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❷ 韓壽萱(1899-1974)陝西人。1930年北大國文系畢業，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

銓❸還在哥大念書，不過夫婦兩個人一大部分時間都得放在孩子身上，富路特 Goodrich 回來了，可是我還沒見他。

聯合國的語文研究工作並不甚忙，不過很無聊，而且每天跑來跑去，很累。只星期六能到哥大念點書，自己覺得學業日就荒蕪。還是想早點回到教書生活(現在聯合國教兩個夜班華語，各一時半，都是同事)哈佛燕京社還是拉我回去，要我三月底回答。近月以來，國內情形自然壞得很，鄧嗣禹來信也談了些北大的優(氣象大、自由)劣(學生不用功、愛搗亂)，他是想秋天再到美國來。我的情形比他又複雜一點儿，要待著就想把太太接來，那不知道要費多少事。我告訴哈佛，如果 胡先生叫我秋間回去，我一定遵命，如果讓我自便，我看看三月的大局再定。我平常只作打油詩，不作律詩，前些日和梁方仲一首「買舟歸客正連翩，傭筆無須論孰賢。強慰閨人誇遠志，應知異國誤華年。萬魚湖海漸忘我(這是住紐約的感覺，特別在擠地下車的時候儿)，何日昇平苦問天。惟有兩般豪氣在，不辭杯上與尊前」詩雖酸腐，倒也代表我現在的心境。您要有甚麼指示，還請早日告訴我。

嗣禹信裡好像提到北大圖雖然四壁琳瑯，西文參考書還不大夠。如果您有甚麼買書的計劃，我們在美國的學生都願意幫忙。不過要讓書店打折扣，恐怕得有圖書館正式的信。

趙太太的自傳大概就要出版，趙先生跟我合編的小字典儿也有三月出版的希望。

敬請

雙安

方部中文編目員、大都會美術館遠東部中國美術研究員、北大教授。1949年後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等職。

❸ 王毓銓(1910-)山東萊蕪人。1936年畢業於北大史學系，後獲哥倫比亞大學古希臘羅馬史碩士、博士。1949年回中國，歷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陳列部主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等職。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通史》的明史卷，著有《明代的軍屯》等書

學生楊聯陞敬上〔1947年〕二月二十一日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42. 楊聯陞致胡適（1947年3月16日）

胡先生：

三月五號，收到您的電報，“Advise accepting Harvard”。前天又收到鄧嗣禹的信，說您也跟他談過贊成我到哈佛的信，并且說等我回國時，北大仍舊要我。您對我實在太好了！

哥倫比亞有《天津大公報》，最近的已經來到一月底。《文史周刊》有您好幾篇文章，多數是我已經讀過原稿的。答盧慎之先生的信大概是您最近關於《水經注》的寫作吧。那幾件新聞都相當重要。

這幾天特別思念您。前天在去長島（上班）的車上想起那年陪您冒寒下鄉收書，現在那些書應該都安然到了北平了罷。今天星期日，午飯後到Metropolitan Museum❶去，星期日至一點才開，我早到了一刻鐘，就走到八十一街一〇四號您以前的寓所去「重溫舊夢」。門內的房客一覽表上您那塊小黑牌子（5H）還在，上面貼著印有 Mrs. Hartman❷字樣的一個小白紙條。想來房主人還不肯把您的名牌換掉，所以來了個折衷辦法。我沒有驚動 Mrs. Hartman 又走出來了。門外的綠布棚子等等一切如故。美術館的陳設雖有更動，遠東方面可沒有變化。走過韓壽萱辦公的那一區那個樓梯，又有鳳去樓空之感。據嗣禹說，他們夫婦倆跟馮家昇、王岷源兩位都到了北平了。

前幾天寄上一個哈佛《東方學報》的單印本，是我寫的一篇講所謂TLV鏡跟六博的一篇短文❸，請　您指教。富路特 Goodrich 先生已經見了兩

---

❶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❷ Virginia Davis Hartman是胡適1938年12月因心臟病住院時的護士，此後成為胡適的好友。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搬進紐約東八十一街一〇四號五樓的居所，是Mrs.Hartman經手承租的。

❸ “A Note on the So-called TLV Mirrors and the Game *Liu-p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9（1946）, pp. 107-185.

三次，他很喜歡這篇短文章，叫我在他們的 N. Y. Oriental Club 四月初的會裡去報告一次，關於骰子及雙陸的問題，研究近東、中東史的諸位也許能供給些新資料。

聯合國又在裁人，這次據說裁一百至三百，若裁三百就要去十分之一。我們這個語文研究組好像還可以苟延，只是組長馬古烈Margouliès已經免職，改去作傳譯，組務由語文處副處長鮑思齊Le Bosguey兼理。鮑不懂中文，諸事由我。我一個人也作不出甚麼事來。現在正寫一篇文章，講英文被動句的譯法，是有感於傳譯翻譯諸君之濫用「被」字。如「這個通知，將要被分送給各代表團」，我看了實在難過，「就要分送」四個字豈不又自然又清楚。中國語文對於「格」voice本來是不大在意的。他們這種「謀害中文」(這也是外國話，一笑)的行爲，我實在不能坐視！

敬請

雙安

學生楊聯陞敬上三月十六日(一九四七)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43. 楊聯陞致胡適（1947年11月11日）

胡先生：

又好久沒給您寫信了。

我換護照簽證，很費了些手續，九月廿四回哈佛上課，十月九日出境到加拿大，十日又回來，才換成 4-D 簽證，即永久居住教授簽證。據說迎眷可用同樣簽證，我準備今冬或明春接太太跟第二個小孩（次女）來，現在剛開始辦手續。

教中國史專題研究 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 兩小時，近代文選五小時。文選用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跟馮友蘭❶的《新事論》作教本，約每小時講讀一頁半，不用預備。歷史是比較高級的，學生都略通中文，學過一兩課中國史或遠東史，能讀英、法、日文。我的計劃分爲十二單位，半年六單位。這半年講（1）一般參考書（2）諸史（3）群經（4）考古發現及古文書（5）法制政制（6）田制稅制。下半年講（1）人口及社會階層（2）外征與外患（3）資源技術（4）內外交通（5）哲學宗教（6）文學藝術，每單位以一半時間講目錄學及前人研究成果要略，一半時間講一專題「示範」。因指定參考書限於英、法文，而講堂內討論的多是中、日文書籍，計劃又太龐大，預備甚廢❷時間，但自己常識因之增加不少。學生有正式生十二人，旁聽四人，還有雷夏Reischauer教授，也來湊熱鬧。至目下止，學生尚無不滿之語，每週雖只上課二小時，指定書約一二百頁，又每半年作二三十頁短文一篇，大約也夠他們忙的。

---

❶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8年北京大學畢業，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先後任教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1948年後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代主席、北大哲學系教授。著作有《中國哲學史》、《貞元六書》、《三松堂全集》等。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❷ 廢字疑為「費」字的筆誤。

燕大洪煨蓮先生在此授「杜詩的歷史背景」一課，連正式帶旁聽生約七八人。史學史(劉知幾至章學誠)因選者太少未開班。雷夏與費正清 Fairbank 合開的遠東文化史(初級課)竟有百餘人之多，魏楷 Ware 的初級中國史(大三大四)也有五六人。葉理綏與雷夏合開的初級日本史，也有二三十人。遠東史在哈佛可謂極一時之盛。

李方桂❸先生主編字典，助手雖添了一位方志彤先生，還是太少，李先生也覺得有些無聊。羅莘田先生在耶魯教得倒很起勁，自己還在學梵文。

傅孟真先生在波士頓養了近兩個月的病❹，體重血壓俱減，倒不知有多少是吃齋(水菓白飯)之功，多少是休養之功。多半後天出院，傅先生想先開齋，過些時看看，不行明年再吃齋，醫生的意見，應該吃齋終身，可以吃些肉食，但鹽是大忌，不知傅先生肯聽話不。

聯合國的職務辭卻後，他們還請我作顧問(與羅莘田、王際真、金守拙 Kennedy、魏楷相似)，大約至多一年去幾次，幫忙主持考試之類，但我同研究組關係既密，請教我的時候也許多些。中文組組長陳登皞(字民耿，原是中研院秘書)最近考取翻譯四人，要裁去組內五人，五人不肯去，大起風波，張隆延覺得面子不好看，也要辭職，但語文處中主持人對陳也不滿意，一時似不易有下回分解。而秘書處的預算又要緊縮，影響多少也很難說，我離開是非之地，雖然錢少撐〔掙〕三分一至一半(因有所得稅)落得清靜。傳譯(即口譯)方面舊式傳譯與即時傳譯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之間也有鬥爭，不知誰要吞併誰，總是爲飯盌打架也。

---

❸ 李方桂(1902-1987)山西人。1926年獲密西根大學學士學位，1927年芝加哥大學碩士1928年獲博士學位。後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並先後在耶魯大學、燕京大學、華盛頓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夏威夷大學任教。1946-1948年任哈佛大學亞洲語言講師。中央研究院院士。專研古漢語、藏語。

❹ 傅斯年於1947年6月前往美國醫治高血壓，1948年8月回到上海。

我這半年忙於讀書預備講演，下半年起希望能寫幾篇文章，如有像點樣子的，一定寄上請您改正并設法發表。我去年(？)寄上的『漢代丁中廩給米粟大小石之制』一篇請您隨便交給誰發表，不知您收到了沒有。如果勞貞一、張政烺等在平，請先給他們看看，如有漏洞錯誤，最好先給補一補。如果沒寄到，我再抄一份寄去。

周一良、王岷源等想必不時見面，我也好久沒給他們信了。

我現在仍住賈德納家，即 5 Berkeley St.賈今年在耶魯教目錄學及遠東文化史，聘期只是一年。這位先生外交方面是吃點虧，學問實在不錯。我今年又細讀他的《中國舊史學》*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覺得他對於法國派幾位大師之說，都能貫通，如關於群經的幾個腳注，作得真算不壞。絕非賣野人頭者可比。

您回國以後身體如何？作一校之長，教授哭窮學生淘氣，必有許多難處。希望您一切保重，千萬不要太累。

您或者學校如果有甚麼事我能辦的，一定盡力，請隨時分付。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1947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一次大戰停戰紀念日

晚十一時半

＊原件現藏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胡適故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該所耿雲志教授代為拍攝照片。

44. 胡適致楊聯陞（1949年7月27日）

哈佛諸友曾有人得武漢大學確訊否？我留心看香港左派報紙，竟不得消息。

聯陞兄：

謝謝你七月廿一日的信。

你勸我「多作幾首詩」，這個意思頗新鮮，我一定記在心裡。可惜的是

待等秋風落葉，

那時許你荒寒？

詩是你的，？是我借加的。

你寄的四首詩，最末一首〈成功之夜〉最近于你說的「胡派」，因爲那是明白清楚的小詩。〈花兒本不願開〉一首，我覺得第三節也許可以再修改？此詩的意思很好，第二節使我想起一個故事。十多年前在北京家中看見內人種的牽牛花兩朵，是梅蘭芳❶送的種子，大如飯碗，濃艷的真可愛。我想寫首短詞，只成上半首，現在只記得兩句：

也知生命促，

特地逞風流！

其實你我都不免 anthropomorphic。誰說「花兒本不願開」？誰說牽牛花自知「生命促」？

你那首〈白日夢……〉，我嫌他譬喻太多，你不見怪嗎？

〈成功之夜〉下半似乎有個小灣〔彎〕儿沒有轉好。第五、六句不必用「盛裝」「明鏡」等字，好讓出地位來說「那人」何時回來，末兩句

---

❶ 梅蘭芳(1894-1961)名瀾，字畹華。原籍江蘇泰州，出生於北京。八歲學戲，習旦角，十四歲正式搭班，常與譚鑫培、楊小樓、余叔岩同台演出。為近代京劇中梅派的創始人。

才有交代。你說是嗎？

匆匆問

雙安。　　胡適

卅八，七，廿七

你說新燒餅歌「榛苓手」有勸駕之意。似未必然。此是指「西方美人」，還是盼望美國與西方國家戰勝之意。

45. 楊聯陞致胡適（1949年9月13日）

胡先生：

《玄怪錄》跟《太平廣記》這裡都沒有好本子，只好從商務印的舊小說抄出一份寄上，《圖書集成》也引用此條，但原印本在善本書室，一時不得查對。

我那篇短文請切實指教，稿中如 belongings，tails 等字都打錯了，請隨手改正。我譯鏝爲 tail，因鏝即字幕之幕（《漢書》記西域錢文爲…幕爲…，或說即文莫吾猶人也之莫，則嫌牽強），但銅鏝即是銅錢，故亦得爲 head。

北平圖目連變文紙背所記賬目，更有一妙處，即“餘”若干尺實是“不足”若干尺，不知是忌諱，抑是別有解釋。

星期六（十九日）晚間請到 30 Mellen Street 裘家，我星期五（十八）下午四時以後，星期六全日都沒事，　您隨時叫我，就可以來陪您談談，我家在 331 Harvard St.，電話 EL4-2065。

給您請安

學生聯陞敬上〔1949年〕九月十三日

46.楊聯陞致胡適（1949年10月18日）

胡先生：

又有些時候沒給您寫信了。您近況想必還好。

Niwa 小姐跟 Iris 從紐約回來的時候，都告訴我說聽您談了一陣象棋，說發現了新史料，也許會給我一封長信，等了許久，也沒有信來，也許您的興致已經過去了。

關於象棋，普通常提周武帝作象戲，看《庾信集》，與近代象棋似乎差的太多，《說苑》所謂「足下燕居鬥象戲」更沒法子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玄怪錄》的「天馬斜飛度三強，上將橫行擊四方，輜重（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大約是最早的記載，普通以爲即今之象棋。但我看「輜重（車？）直入無迴翔」頗似日本象棋（將棋）中的「香車」一往而不能迴轉，（香車有兩個，另有「飛車」一個，像中國的車，「角行」一個，像斜車）「上將橫行擊四方」也可疑，與今日之「將軍不出九宮內」不甚相合，所以我猜想中 晚唐之象棋跟現在未必全同。

近代談博奕的書似以杜亞泉的《博史》爲最好，（開明版，一小冊）對象戲卻無貢獻。

HJAS 新出一冊是十二卷一、二期合刊，有我一篇短文〈中國經濟中的數目與單位〉、三篇書評，單印本尚未全到，大約一兩日內可以寄上請教。

現在還是忙於預備經濟史課的講演，因爲下半年專力於一八〇〇以還，越近代越麻煩，毛子寫的東西也太多，又不便不翻一翻——興趣倒還濃厚，（斷限近到中 日戰爭1937開始止。好在是只講專題，不重全貌，否則真辦不了）。

給　您請安

學生聯陞敬上〔1949年〕十月十八日

47. 胡適致楊聯陞（1949年10月29日）

聯陞兄：

謝謝你十月十八日的信。

我把「勞動節」的三天假期用在「象棋」的歷史上，很想寫篇小文字寄給你玩玩。不幸我此時手頭沒有書，心緒又不好，所以寫了三天沒有完成，就丟下了。

我曾有一條筆記，收在《文存》三集七（頁九一一——九一三），指出象棋在中國的史料兩條：一是念常《佛祖通載》在唐文宗開成己未（八三九）之下，大書「製象碁」，原注云：「昔神農以日月星辰爲象，唐相國牛僧孺用車馬將士卒，加炮，代之爲機（？）矣。」一是《全唐文》一六〇呂才的〈因明注解立破義圖序〉，提及呂才「由來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復成。」呂才死在麟德二年（六六五），牛僧孺死在八四七。今年偶讀最新版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的 Chess 一篇，覺得此文遠勝舊版，其中韓信作象棋之說（第十一版）已刪去，而決定印度始創象棋之說，證據甚好；其敘象棋到歐洲之後的演變，如「后」（原是「士」只能斜走一步）的異軍突起，如「主教」（原是「象」，只能斜走兩方格）的加強，都使我恍然大悟中國象棋實近於印度象戲的最初狀態，所謂「近古」也。但*Britannica*此文說，我們現存的象棋最古文獻是阿拉伯作者Masndi，他著作在西曆九百五十年，當五代漢 乾祐三年。

因此，我回想周武帝作《象經》在五六九，庾信作賦，王褒作注，以及何妥、王裕作注，都在六世紀，已遠在西方現存文獻之前，故值得一考。

我的假設是：武帝作《象經》，乃是中國第一次改造印度輸入的象棋，牛僧孺（？）的「用車馬將士卒，加炮（砲）」，乃是中國第二次改造象

棋。第一次改造，雖有帝王之力，終歸於失敗。第二次改造，——不必真是牛僧孺——乃是充分沿用原來久已風行的印度象棋，而稍加改革，其改革不大不多，故能成功，成爲東亞象棋的一種。

我先讀〈呂才傳〉：

> 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少時嘗爲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適按，嘗〔當〕依〈因明義圖序〉作「試造旬日」)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

我試考蔡允恭「年少時」是何時，《唐書》(一九〇)不夠用，《周書》(四八)記江陵 蕭詧三世的列傳，有蔡大寶、大業兄弟的列傳。大業(允恭父)死在蕭巋的七年等於周武帝的天和四年(五六九)，正是周武帝作《象經》之年，此傳又說，

> (大業)有五子，允恭最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梁滅(江陵 蕭氏第二次滅亡在五八七)，入陳，拜尚書庫部郎。陳亡(五八九)，入隋，授起居舍人。

從蔡允恭父死之年(五六九，即《象經》製作之年)到呂才被薦入朝之年(貞觀三年，六二九)，整整是六十年。從蔡允恭父死之年到他北上入隋，整整是二十年。他年少時當是他父死的前後，那時他還在江陵，他年少時學會的「象戲」是印度輸入的象棋呢？還是那北方皇帝新造的《象經》呢？

我猜想蔡允恭先學會了南方民間久已風行的印度象棋，後來才用他的象棋知識去試解周武帝改造的《象經》，居然可以通曉。當時在北朝的俘虜文人，如庾信，如王褒，如何妥，都是江陵陷落時被俘北去的。他們都曾給周武帝的《象經》作注，或作賦，但他們都不敢揭破皇帝的新製作是南方民間久已流傳的印度象棋！因此，他們的〈象經賦〉與〈象經注〉都是不容易通曉的書，都是「越說越糊塗」的文人把戲。現存的庾信〈象經賦〉及〈進賦表〉，及王褒〈象戲經序〉，

都是明顯的例。

當貞觀初年，王褒、何妥、王裕諸家的〈象經注〉當然都存在。(王裕似即是唐高祖的妹夫，同安公主之婿，是太宗的姑丈？)但太宗看周武帝的《象經》，已看不懂了。滿朝文武，都看不懂。王褒、何妥、王裕諸家的注也不能幫助皇帝了解這個六十年前新造的玩意兒！大家聽說，那位四朝(其實五朝)老臣蔡允恭「年少時」曾通曉《象經》；可惜他太老了，已忘了他五六十年前怎樣通曉那個不容易通曉的象戲了。

呂才「試造旬日」居然「能作圖解釋」。我猜想他(呂才有《大博經》兩卷，見兩《唐書》志)大概也是先學會了印度來的象棋，然後去解釋宇文皇帝改造的象棋。他作圖解釋之後，蔡允恭看了「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此處所謂「舊法」，不是說印度象棋的方法，乃是說他在年少時試用象棋來通曉《象經》的舊法。

庾信、王褒諸人的遺著，呂才的列傳，貞觀時滿朝人士不曉《象經》的史實，——這些都只指六世紀周武帝——一个毀滅佛教，提倡恢復中國古文化制度的宇文皇帝——制作的象戲是改變印度象棋而冒充中國新製作的一種「假古董」。他改變的太多了，《象經》就不容易懂了。所以《周書》〈武帝紀〉大書「(天和四年)五月己丑，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庾信進〈象經賦表〉說「臣伏讀聖制《象經》，並觀象戲。」這都可見當時武帝，不但「集百僚講說」，並且實地演習象戲，使臣僚明瞭。《象經》難懂，故有王褒、何妥、王裕諸家的注釋。作《象經》之後，不到十三年，宇文氏的皇朝就滅亡了，宇文邕的《象經》便沒有人注意了。〈呂才傳〉稱《象經》爲《三局象經》，我猜想武帝當時必是布了三个局勢，作爲象戲的實例。

但是，可注意的歷史事實是宇文邕在北朝制作《象經》是在五六九，是在北兵攻陷江陵(五五四)之後十四五年，而爲《象經》作注作賦的王褒、何妥、庾信都是江陵被俘虜北去的文人，況且「年少時」曾作

象戲的蔡允恭也是江陵 後梁的世家子弟。

我的解釋是：印度象棋傳入中國，也許同佛教傳入中國一樣，都走海道，都先經交、廣，傳到長江流域，然後傳到北方。(關於印度 佛教先到交、廣，我去年曾有長函與周一良討論牟子《理惑論》問題，力主佛教先由海道東來之說。)江陵之陷，北軍殺了梁元帝，「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周書》二、《北史》九)很可能的宇文皇帝學會了印度象棋，就是他家中的南方「奴婢」傳授的。

姑且不談我這些大膽假設。周武帝作《象經》，是當時印度象棋已輸入中國的重要證據，似無可疑。他雖然把棋子的名稱全改換了，終留下了「象經」「象戲」之名——這是遺蹟之一。「象」是最早的印度的「四部戲」(Chaturangae)的一部！四部即象隊、車隊、馬隊、步隊；而「象」最可表示其起於南方「乘象而戰」的民族。(阿拉伯人還保留 al-fil 之名，後來歐洲人改作「主教」，與中國後來稱一方的「象」爲「相」同理。)

周武帝雖然把「象」字解作「天象」了，但王褒、庾信的遺文，都可以使我們知道象戲是一種戰陣的遊戲。《隋書》〈經籍志〉列《象經》四部於「兵家」之末，可見初唐修史的人也承認象戲是戰陣的遊戲。

念常的《佛祖通載》一條，我看是很重要的記載。第一，此條明說那「以日月星辰爲象」的象戲，與那「用車馬將士卒，加炮」的象棋，是同一類的遊戲。第二，此書是佛教史，而大書「製象棋」，可見佛教徒知道象棋與佛教同源，都是印度傳來的。

我很想考證牛僧孺與象棋改造的關係，可惜材料太缺乏了。現在讀老兄寄示的《玄怪錄》「天馬斜飛度三強，上將橫行擊四方，輜重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我很盼望你能從《玄怪錄》試考牛僧孺與象棋的關係。《全唐文》裡除呂才一序外，似乎還有關係象戲的文字，我曾有此印象，可惜不曾記得作者與卷數。你若有興趣，有空

閑時，或可一檢。

我不完全同意　老兄對《玄怪錄》四行韻語的說法。那「橫行擊四方」的上將是「車」，那「斜飛」的馬最可證其出於印度象棋。那「直入無迴翔」的「輜重」似是「卒」，下句「次第不乖方(行)」也還是「卒」。(庾信賦中有「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手頭無書，不能翻檢《說苑》那一條「足下燕居鬥象戲」，且俟將來再談。

但我並不否認象棋有很早輸入中國的可能，正如我常說佛教入中國很早一樣。劉向死在紀元前六年，楚王英死在紀元後七十一年，相去只七十多年！如果漢明帝能在永平八年(A.D.65)大談「浮屠」「伊蒲塞」「桑門」，則佛教輸入中國，應遠在紀元前第一世紀之前。我常主張佛教到交州必遠在一切史家所膽敢推測的年代之前！假定喬答摩與孔子大致同時，佛教決不會等到佛死後三四百年始到交州。細讀牟子《理惑論》，然後能明白楚王英、漢桓帝、襄楷《太平經》笮融的故事；然後能確信佛教與印度風物(象棋之類)都是先由海道到交州，次度嶺到長江流域；其地理則先南而北，其人事則先流行民間，後傳染社會上層。

Goodrich 說起 B. Lanfer 在 *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 21,1919 p.87)曾討論象棋，我也沒有工夫去翻檢。

上星期病了，休息了幾天，不敢讀「正經」的書，故寫這封信給　老兄談象棋玩玩。

此信所談，你可以自由引用。我最盼望的是你能考考這个有趣的問題，切實批評我的胡說。這是上次對 Niwa 小姐、Iris 小姐說此故事的微意。

匆匆敬祝安好，並問康橋朋友們好。

胡適　卅八、十、廿九

＊此信由楊聯陞謄錄。

48.楊聯陞致胡適(1949年11月2日)

胡先生：

昨天收到討論象戲的長信，多謝。　您對周武帝作象戲的解釋，很近情理，其他支〔枝〕節，等過些時我再查查書。

上星期六寄上幾個單印本并奉還《惺吾老人年譜》，想必到了。

這幾天起草一篇短稿論「典當」「合會」「拍賣」(估唱)「彩票」四種 credit institutions 跟佛寺的關係，忙得利害，材料早收得差不多了，因頭緒紛繁，又互相牽涉，寫起來很吃力，希望一兩星期內可以完成初稿。

給　您請安

學生聯陞〔1949年〕十一、二

49.楊聯陞致胡適(1949年12月1日)

胡先生：

多謝　您十一月廿日的信。

那一天　您回紐約，我因有課，未能恭送。後來又想起您題的「夢裡的一笑」，綴〔謅〕成一首小詞，「舊夢依稀誰與溫，綠楊新雨濕苔痕，樓頭一笑最銷魂。燕子未沾王謝土，柳絲猶繫六朝春，思量不是薄情人」。本欲廣 先生詩意，不料又拐了彎儿。實在不成東西。幸勿示人，以免有人妄加揣測。

《釋氏要覽》所引《南山鈔》、《增輝記》、《釋氏喪儀》、《五柩集》，恐怕都不存在了。我還沒有細查，將來有功夫也許作個〈釋氏要覽引書考〉之類的文章。《增輝記》不限於喪禮，如《要覽》卷中濾水囊條「《增輝記》云：觀其狀雖輕小，察其功用，爲護生命，即悲慈之意，其在此也。中華鮮有受持，今准律標，示備於有問爾……《南山鈔》有式樣，文多不錄，《道宣律》中聽者名式極多，非今所用，故不注之」此類書大約以注律爲主。

《玄怪錄》，此處無他本，《太平廣記》有影明本一種、石印本兩種，文字全同，都是「各出物包矢石亂交」(上面天馬云云亦同)《博史》所引，似出《事物紀原》，《惜陰軒叢書》有《事物紀原》，題作宋高承撰，明李果訂(卷首有兩明人序)(此書來歷似亦值得一考)，其卷九有象戲一條(三十上至下)：

> 《太平御覽》曰象戲周武帝所造。而行碁有日月星辰之目，與今人所爲殊不同。唐牛僧孺撰《元怪錄》載唐寶應元年岑順於陝州呂氏凶宅，夜聞鼙鼓之聲，介胄人報曰金象將夜警也。寤見鐵騎長數寸，進曰，天馬斜飛度三疆，上將橫行擊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乃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一步卒，橫出一尺，後車進。已

而於見處掘之，即古冢也，前有金象局，列馬蒲杯，其辭與勢，正今世所爲者。是則此戲於此古冢初定時，已與周武帝所造不同，而同名象戲也。《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足下燕則鬥象碁，亦戰國之事乎，故今人亦曰象碁。蓋戰國用兵爭強，故時人用戰爭之象爲碁勢也。

此條也沒有多大道理，但可參考《玄怪錄》異文，(度三疆比度三止好，有韻)故全錄如上。《御覽》755〈象戲〉只有「周武帝造象戲」六字，以下就是「王褒爲〈象經序〉曰」云云，其中自然有日月星辰五行等語。

牛僧孺文，見《全唐文》682，其中沒有提到象棋。其「善惡無餘論」反對餘慶餘殃之說，頗爲有趣。(這就是《太平經》中所謂「承負」、報應之說，中國本有，家族連坐觀念亦極早，不過佛教來後更加發揚光大而已)。

《圖書集成》藝術典801卷奕棋部雜錄之四，引《事物原始》，與上面所抄《事物紀原》略同，疑即一書。度三疆作度三強，輜車作輜重。這是集成局本，原印本在善本書庫，沒有去查。

這裡的柯立夫先生 Francis W. Cleaves 聽說您來了，沒得見，很覺遺憾。柯在這裡教中文、蒙古文、宋元文選讀、《四庫提要》等課，對元史造詣頗深。(有人期望他在這方面承繼伯希和，確有可能)跟學生念陳援菴信的就是他。他還跟學生念過(去年)您的〈兒女英雄傳序〉，對您非常欽佩，再來時希望有機會見您。如果他到紐約去，我預備告訴他您的寓所跟電話，他好去拜訪。

您十月廿九的信，抄出一份，附此奉上。

敬請

道安

學生聯陞敬上十二月一日

(一九四九)

50.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5月26日）

胡先生：

前些天看見報上說您要到普林斯頓去，不知道是大學還是葛氏圖書館❶，還是兩處都有，普林斯頓我去過兩趟，地方清靜可喜，書也不算太少。　您想必還住紐約，不時在兩地之間跑跑吧。

昨天寄上經濟史專題研究講義一份，請得暇教正，最後一講書目中有徐潤的《愚齋自敘年譜》，記得數年前您在康橋講學住大陸旅館，曾對我們提及此書，還特別討論過從日本運寬永錢的事，當時座上有王信忠、周一良等十餘人，那時我還沒功夫弄近代經濟史，也沒向您借閱，今年從鄧嗣禹架上得見此書，細看一過，覺得價值極高。徐雨之與唐景星同是港粵系財閥，他們在招商局的勢力，被江浙派的盛杏蓀擠倒。但唐、徐仍爲李鴻章所重用，主要是辦礦務。徐的地產事業失敗與光緒九年胡雪岩屯絲失敗阜康倒閉大有關係。徐肯承認自己「太貪」，頗爲難得。我猜想徐晚號愚齋，與盛杏蓀號愚齋有關。徐說希望「子孫能似吾之愚而不自以爲愚」似是罵盛裝傻，譜中說盛手段毒辣口蜜腹劍，可見恨之入骨。哈佛無此譜，已請裘先生設法去買。您這次出來，恐怕沒帶此書，否則真想請您割愛賞給我。

學校功課已了，生活卻忙得不堪。因爲新添了一個小孩子，四月廿三生的，取名德正，英文名 Thomas。在美國爲人父，不免與奶瓶襁褓爲緣，晚上睡覺也受了影響。新居 2 Prescott St. 地方雖稍大，小床小車之類一擺也頓形擁擠起來了。

六月底到紐傑塞❷去講幾天書，七月初預備在紐約住幾天，那時一定

---

❶ 美國紐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 Gest Oriental Library。胡適有時稱它「葛思德東方書庫」。

❷ 美國 New Jersey 州，或譯紐澤西。

打電話約時間拜謁。如果七月初您不在紐約，請早告訴我，也可以早去紐約一兩天在二十五號附近去看您。否則還是七月初好一點。

陳觀勝❸九月由夏威夷來作講師，開一課中國佛教史。鄧嗣禹多半暑假後要到印地安拿大學去教書，這裡雖想留他，但是短局，所以只要那邊細節講定，他大概要去了。

給　您請

安　　學生聯陞敬上〔1950年〕五月廿六日

❸ 陳觀勝（1907-　）生於夏威夷。1931年畢業於夏威夷大學，1934年獲燕京大學碩士，1946年獲哈佛大學博士。1946-1947年任哈佛燕京學社研究員。1947-1950年任教燕京大學。此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任教。1971年起任洛杉磯加州大學佛學教授兼遠東語言系主任。著有《中國的佛教》等書。

51.胡適致楊聯陞(1950年5月29日)

你寫信不記年，但記日月，我勸你以後每次記年，日久自知其大有用。

聯陞兄：謝謝你的明片與信。

普林斯頓的事，名義是“Fellow of the [University ?] Library and Curator of Gest Oriental Library with rank of full professor.”期限暫定兩年，實際上是一个 Fellowship(Post-doctorate)，不用教書，我仍可專心著書，對Gest Lib.可以作有關政策的顧問。〔眉注：近數月來，左手有一手指小病，曾請醫師用手術，現已快完全好了。〕

如果那个 Firestone 新圖書館有 air-conditioning，我很可以到那邊去過夏！(Gest Lib. 已搬在 Firestone Library 裡面。)

謝謝你的講義與單印小冊子。講義當細讀一過。

你評馮芝生的書，未免筆下太留情了。這種沒有歷史眼光的書，絕對夠不上“authoritative & comprehensive account”更不是“a well-balanced treatment of the important schools.”他一字不提「顏李學派」，可見他無見識。他接受 Northrop 的胡說作綱領，更是好笑！

徐雨之《年譜》，我曾到處宣傳，居然你記得我那一天的一段宣傳話！我沒有帶此書出來，——我回到北平時，曾覓此書，一時沒有尋到。我勸你將嗣禹此書作一套microfilm，可以留一本給哈佛，留一本你自己用。(我去年在上海也曾留意訪求，竟不可得。我最初認識合肥 闞鐸(字復初)，他說，他曾幫助徐家後人編訂此譜，他要送一部給我看看。闞氏後來死在東北，我始終沒有機會問他徐氏的原稿在何處。)

我的私人書庫，近來頗有添入。承友人幫助，趁香港尚通時，買得《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全部四百四十冊，又《大典》本《水經注》，及《國學基本叢書》一、二、三集九十冊，可以不用爲平常書籍出門了。

你問我六、七月的行止，此時尚難定。內人大概六月一日可飛到金山，趙元任先生、太太可以去接她。我想等她來後，再決定夏間計畫。〔眉注：去年年底本想因 Tufts College 的演講，順道再留康橋玩玩，想看看裘公家中的參考書。後來決定辭去演講，故不曾來。匆匆又近半年了！〕

敬賀添丁之喜！並祝　雙安

胡適　一九五〇，五，廿九夜

王毓銓來信，他現在午門歷史博物館作工，韓壽萱主持其事。王信上說，王有三❶與韓、馮三人請他夫婦吃飯，——"A big dinner. Met Ssutu(我的兒子思杜)who is now studying at the Huapei Revolution University. He told us that on the day he helped the kitchen, he cut meat for 1000 persons.……"

❶ 王重民。

52.胡適致楊聯陞(1950年6月10日)

附信請看了交給裘公。

L. S. 兄：

謝謝你六月五日的信。

內人昨日已到紐約，現在我們暫住此地再作計較。Princeton 的名義並不錯。前年 Institute 的主任決定政策，在最近十年二十年中，Institute 沒有發展「中國學」之望，故「大學部」決定把 Gest 書庫搬到新蓋的「火石」(Firestone)圖書館，——完全沒有請 Miss Swann 幫助！現在「大學」主管 Gest 書庫，而 Institute 仍保留書的產權。

好久沒見《通報》了，故沒有知道得蜜味❶與戴文達❷的罵人。

今晚吃飯時，客人有容顯麟君(唐瑛的丈夫)，他是胡慶餘堂的女婿，故與徐雨之家有親。我托他去設法找幾本徐雨之《年譜》來。他很高興去辦，不知有效否？

胡適　一九五〇，六月十夜

---

❶ 疑為戴密微Paul Henri Demiéville(1894-1979)，法國人。1914年法國巴黎大學文學院畢業，獲碩士學位。1919年後在法國遠東學院任研究員。1924年來華，在廈門大學任法文教授。

❷ 戴文達〔戴聞達〕(1889-1954)，荷蘭人。1912年來華任使館通譯。1918年回國後任萊頓大學漢學研究所教授。曾與伯希和合編《通報》。

53.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6月15日)

胡先生：

收到六月九日的信，得悉師母大人已經安抵紐約，欣喜之至。開明先生信已轉交，大家都很高興。

徐雨之《年譜》，容顯麟先生肯去找，好極了。他既是胡慶餘堂的女婿，是否能給些關於胡雪巖的材料，便中請一問。

我很想寫一篇短文，題爲「胡光墉與光緒九年之金融危機」，可惜材料還不十分充足。陳雪笙《慎節齋文存》只見《春秋》五月三號(一九四八)轉引，未見原書，西文方面尚未細找。《海關銀號報告》有幾處提到胡的事業，《海關十年報告》提到某巨公屯絲失敗，影響金融市場，沒說明是胡。昨天劉廣京君告訴我 *North China Herold* Dec.16, 1885 有追悼胡的文字，甚有趣，多打一份奉上。胡死約在失敗後整兩年，壽六十餘，胡母享高壽，也在胡失敗後才死。《左文襄集》中有若干條，左對胡極眷愛，始終不衰。阜康倒閉影響甚大，山西幫四大恆爲之震動，徐雨之失敗也與此事有關係。政界中鬧得最利害的是文煜存款問題，先派周家楣(順天府尹)查問，後又有人參周，說倒閉之日，周派人取去所存書箱，實在可疑(周有《期不負齋全集》。《越縵堂日記》提到內幕)。

晚清史料，我還是太不熟悉。所以題目雖有了，不願輕易動筆，免得將來後悔。以後類似的金融危機，在上海有所謂「橡皮風潮」，但影響似乎小得多了。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五日

54.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7月2日)

胡先生：

這次到紐約，得以謁見　先生同師母，非常高興。

昨天回來，在火車上看您的「與鍾鳳年先生討論水經注書」。第四函(卅七、七、廿五半夜)有兩頁不甚清楚，原文抄本是：

今試舉一條略示版本與字句校勘的關係。朱本卷十六，葉十下：

石路崎崛……遊觀者升降耶閣，出入虹陞(sic.)望之狀鳧沒鸞舉矣。

(《箋》云，鳧沒，古本作島沒。謝兆申云：一作鳥沒，吳本作鳧沒。)

末句黃本作　　島沒鸞舉　　75分

吳琯改　　鳧沒鸞舉　　50分

謝云　　一作　鳥沒鸞舉　　50分

我檢傅沅叔藏殘宋本是「島沒鸞舉」與黃本同　　75分

但《永樂大典》作「島沒巒舉」　　100分

若無古本，則是非如何能定？(即此一例，可見《大典》本的底本與殘宋本雖同出一源，而《大典》本偶有勝處。)

這一段不知當時鍾先生有無討論。我在火車裡「理校」了一下，覺得仍以「鳧沒鸞舉」爲最近情。「島沒巒舉」擬於不倫，何況上有「狀」字，似嫌不辭。今日匆匆檢《佩文韻府》，查出《易林》卷二師「鳧得水沒」《禽經》「鳧好沒」曹植〈七啓〉「翔爾鴻翥濈然鳧沒」《淮南》十五〈兵略訓〉「鸞舉麟振，鳳飛龍騰」均可爲「鳧沒鸞舉」作證。〔胡適眉批：這不是證。〕先生所給分數，似乎甚不公道，恐是千慮一失。依我看吳、朱、殿本等均應得一百分也。虹陞當是虹陛之誤。耶閣校者多改阿閣可通。但《佩文韻府》虹陛條(商務本)作「斜閣」也許有人以

爲原作「邪閣」改之爲「斜」，或逕就「耶」字改爲「斜」，亦未可知。

以先生之聰明絕頂而力主「笨校」，我了解這是苦口婆心，警戒後學不可行險徼倖。自然亦可說：「理校」是由「校勘」進一步的「研究」，在「校勘」範圍內只可「笨校。」不過證據是死物，用證據者是活人，連板本也不能算絕對確實證據，古書尤其如此。理校之妙者，甚至可以校出作者自己的錯誤，因人人都可能誤記誤用，筆誤更不必說。人類用語文作達意工具，能「達」與否，真是大問題也。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〇年七月二日

〔胡適在信末注記〕：七、三，七、四，答了。

55.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7月7日)

胡先生：

多謝您七月三、四日的信。

「公私頓乏水」一條，令我拍案叫絕，無怪　鍾先生稱道不置。

「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朱夫子這十六字格言，謹當銘記。

「島沒轡舉」一條，我所舉的幾條文字，只可爲「梟沒鸞舉」之辭例，極是。我還可以舉一個小理由，即是鸞誤轡易轡誤鸞難，但這不夠重要。我所以心有未安，主要還是「辭」與「不辭」的問題，東原見《大典》本而仍主張「梟沒鸞舉」，大約也是這個緣故。

昨天寄上英文信一封，略論 Putnam 先生提出的人口問題。這个問題，枝節太多，不能詳答。Usher 原文未找到，所以只說了一下宋代戶多口少這个特點，(中日學者討論文字甚多)連主客戶問題，都沒敢提。佛教徒不婚娶，又無稅役，於中古人口之少，大概是个小因素，不過我推想不夠重要，所以也沒提。(西文有Bielenstein " The Censu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2-742 A. D." *BMFEA* 19(1947)125-163; Lionel Giles " A Census of Tun-huang" *TP*16(1915) 468-488 小齋爾斯文可笑之錯誤甚多，如誤李心傳曰爲李氏之《心傳》曰)

《水經注引得》跟《燕京學報》(有周一良〈牟子理惑論新考〉)已經叫合作社去買，如果有，下星期可以寄上。

奉還您跟鍾鳳年先生討論《水經注》的信稿。還寄上我新寫的關於孫念禮博士譯註〈食貨志〉的文字。關於井田一段，務請您切實指教。雖然主要是介紹徐中舒❶、郭沫若、李劍農❷三家的新假設，有幾處也僭

❶ 徐中舒(1898-1991)安徽安慶人。早年就讀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事王國

附了一點意見，措辭或有不妥當處，可以改動。您如果在大問題上有新的立場，請用英文寫出，我可以放在注裡，或者作爲附錄。我的稿子您看過之後，請寄還，但不用忙。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

維，歷任復旦大學、暨南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燕京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四川博物館館長等。主編《漢語大字典》、《甲骨文字典》，著有《論巴蜀文化》等。

❷ 李劍農(1880-1963)湖南邵陽人。1904年入湖南中路師範學堂史地科學習，1906年加入同盟會，1910入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1913赴英國留學。回國後曾任《中華新報》編輯，後任教武漢大學。著有《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中國經濟史講稿》等書。

56.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7月12日）

胡先生：

《水經注引得》及《燕京學報》一時缺貨。將來貨到時再買好寄上。

前幾天寄回您跟鍾先生論學信稿，還有我評孫念禮一稿（關於三銖錢一事，因問題太煩複，擬刪去四一頁五分三分錢一段之末幾行而在文後加一註。蔡雲、加藤繁俱懷疑建元元年行三銖錢事）得便請教正。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〇，七，十二

57.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7月19日）

胡先生：

多謝七月十六日的信。承您在百忙中抽暇替我看孫念禮書評，非常感激。

井田問題，除去徐中舒的田獵古義殷周東西數系說與郭沫若的「中田有廬」別解外，無甚新義。不過《左傳》《國語》裡關於田制稅制的幾條片斷紀錄，解釋起來頗不容易，所以費了許多篇幅把問題重述一下，爲毛子學生方便，所謂「爲人」之學，實在沒有什麼價值。

孫念禮對於秦 漢役法的解釋，是二十歲至二十四歲五年每年役一個月，二十五至五十六除戰時應徵外，每年只戍邊三日。其說不可通。與董生所謂三十倍於古亦不合。濱口、勞榦、王毓銓等主張漢人至服役齡後，有兩全年服兵役（正卒一年戍役一年），又每年須服力役一月較爲可信。如淳說要點，Dubs 已全譯出，故未詳論。以「踐更」爲當更而來爲更卒，亦是上述三家同意之說，非我所創。

朱逖先有〈臣瓚姓氏考〉主張是裴瓚（晉中書侍郎死於蘇駿之亂）似在《制言》某期。哈佛圖的《制言》不知何故全部失縱，所以一時無法檢查。您指出《水經注》引作薛瓚，甚爲重要。我最近因看鍾鳳年的〈水經注之一部分問題〉（《史學集刊》第五期一九四七年頁一五九至二二二）也偶然注意到此點，當再考。

最近看Arthur Wa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ü-i* 覺得甚好。《白香山詩後集》卷十有「和春深」二十首，其一云「何處春深好，春深博奕家。一先爭破眼，六聚鬥成花。鼓應投壺馬，兵衝象戲車，彈棋局上事，最妙是長斜」亦唐時象戲有兵有車之證。《後集》卷十有「不准擬」二首，一云：「不准擬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一云「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猜想「不准擬」是當時俗語，似是「縱然、不拘」之

意。　您以爲然否？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九日

58.楊聯陞致胡適（1950年9月9日）

胡先生：

顧一樵❶先生信已經轉去。他的住址是 71 Fayerweather St.。

《外事雜誌》❷十月號您的論文當注意細讀，猜想不久必有人要翻譯。

十幾日來每天寫貨幣史約兩三頁，雖說很慢，能維持下去也不易，開學九月二十五後就辦不到了。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1950年〕九月九日❸

---

❶ 顧一樵（1902- ）即顧毓琇，江蘇無錫人。1915考入清華學校，1922年加入文學研究會，1925年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獲博士學位。1929年回國，任教浙江大學。三四十年代先後任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國立音樂學院首任院長、上海教育局局長、政治大學校長。1950年任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1952年任賓州大學教授。1959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各類文藝創作，編印為《顧一樵全集》。

❷ 在美國出版的一份雜誌，原名 *Foreign Affairs*。10月號的這篇文章為〈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

❸ 依據胡適紀念館所藏此一明信片正面郵戳，寄信日期為1950年9月9日。

59.楊聯陞致胡適(1951年2月2日)

胡先生：

寄上〈水經注中之北印度〉書評稿一份，請 教正。特別是擔袂(或擔袂)王一段，我查過幾種類書全無所得，如果 您有材料，請 賜示，當遵照改寫。這種書評有點像給中小學生改卷子，實在沒有什麼意思。不過既已費了相當時間查過原文，也就隨手寫出來，有幾處大可供中國朋友一笑。

我去歐洲去得成去不成，還不得而知，船是定的二月二十三由紐約開的自由號。回美證 Re-entry permit 跟法國簽證都還沒有消息，照理應該沒問題，不過不敢樂觀。離紐約前一定來請安，如果您想看看這本羅馬學者譯的《水經注》，也可以帶來。

近來仍忙於寫貨幣經濟小史，重看王宗培《中國之合會》一書，他說近代徽式會規中有「新安古式」之語，因從郡名推斷爲唐代，我現在想新安可能是指的朱夫子社倉法，又廣東會規有「蓋聞義會之設始於龐公」據云是後漢隱君子龐德公。我猜想是唐代龐居士，元曲有龐居士誤放來生債。這兩說自然都是附會，查無實據，不過龐公若是龐居士，又增加一點合會與佛教的因緣而已。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

60.楊聯陞致胡適(1951年2月4日)

胡先生：

多謝　您一月卅一的信跟您與 Dr. Francis 的信稿❶，此君實在荒唐，信中還想委過於羅莘田等，尤屬不該，天下豈有看文章人代作者受過

---

❶ 胡適的原信未見，據胡適1951年1月22日日記云：

「新出的*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Princeton U. Press)by John De Francis(of John Hopkins Univ.)說我(Hu Shih)在1940年曾說：

"The Paihua movement has merely been of help to a few intellectuals."

他自註說，此語是

"Quoted in Ni Hai-shu, Chronology of the movement for Latinization of Chinese Writings."(N.p.,1941)p52(in Chinese).

我從沒有說過這樣一句話。故我今天寫信去問Mr. De Francis，請他把倪君引我的話的中文原文鈔給我。我說，1940我在華盛頓作大使，我在大使任內四年從沒有寫過一篇中國文字。」

又據胡適1951年1月27日日記云：

「收到 De Francis 的回信了，他把倪海曙的《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年表(1905-1940)》(中國拉丁化書店出版)寄給我看。

他說，他接我信後，他去翻查原書，才明白他把"胡愈之"認作"胡適之"了！他本不知胡愈之是誰，最近他才聽一位中國同事說他是一个著名的新聞記者！

愈之有"怎樣展開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共有十條，其九條為"民族語文的徹底改革"，他認為：

……五四文化運動對于白話文的倡導雖有了極大的貢獻，但是民族語文問題的解決，在目前還離得很遠。白話文運動在目前只是使於少數智識份子而已。……(p.152)

De Francis 又說：他書中把胡愈之認作胡適，還不止這兩處(p. 12 & p. 225)，頁12說胡適贊成"大眾語"的口號；p.120說胡適參加簽名贊成〈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p.123說1938年四月，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召開本年度第二次會員大會，到會200人之中有胡適。他說，這都是同一樣的錯誤。

這樣粗心的人，鬧這樣大的笑話！」

由上述兩段日記(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十七冊)，當可推知胡適1951年1月31日致楊聯陞信的主要內容。

的！以前在上海雜誌上看到有人作書請胡懷琛❷作序而於書中大罵胡寄塵，不知二人爲一，後來被胡自己發現，傳爲笑柄，如今胡愈之❸或反要因此「傳名」了。我也正爲此書寫一短評，（因爲不耐煩細看，又不願與所謂「語言學家」續打筆仗，故只發一段牢騷）得到您的信，才拿黎錦熙的《國語運動史綱》校了幾處，發見兩個小錯，於是又敷衍出一頁。全稿〔共4頁，係英文打字稿，此處從略。〕附上再請　教正。

聖心校刊，這裡也有，已經查過，岑❹改「條王彌更修治」爲「後王彌更修治」以「一浮圖」屬下句讀，其文附錄一「晉支僧載外國事輯略」已引《御覽》701「斯訶條國有大富長者條三彌，與佛作金薄承塵」，未想到改條王彌，亦是疏漏，「遣黃門字興爲擔袂王」一句，岑無說。又一處「佛圖調日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Petech 譯其來時爲佛來時，我以爲是佛圖調來時，本想改正，打字時以無確據刪去，岑亦以爲是佛圖調來時，此條相當重要，如　先生亦以爲然，當再加入，或刪去次要者一二處。我擬在書評中加提岑氏箋校（在藤田後）一句，「先三佛　亦見」略爲改譯，此當指四龍王中三龍王所供之鉢，我本來改的不夠清楚，岑校「二千餘里，方到縣度」「有白草小牛馬」據《漢書》以二千與白草爲是。Petech 從「二十」「白羊」，我未討論，這是校勘問題，相當複雜（也許酈道元本來就錯了）不知您要不要發揮。又「他薪不燒而自燃」

---

❷ 胡懷琛（1886-1938）筆名寄塵。安徽涇縣人。早年參加南社，曾與柳亞子主持《警報》、《太平洋報》筆政。後任文明書局、商務印書館編輯、上海滬江大學、中國公學、國民大學、等校教授。一生著述豐富，有《中國八大詩人》、《中國文學辨證》等書。

❸ 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1911年入紹興府學堂就讀。1914年入商務印書館工作。1931年任《東方雜誌》主編。1932年創立生活書店。1940年去新加坡創辦《南洋商報》。1949年之後歷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文化部副部長等職。

❹ 岑仲勉（1885-1961），字銘恕，廣東順德人。曾任廣州聖心中學教務主任、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西南聯大史學系教授、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對中國古代史之研究用力甚勤，著述亦豐。

一句，Petech 譯爲other feul [fuel]，我疑「他薪」即「其薪」，以無確據，未列入。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一年二月四日

61.楊聯陞致胡適（1951年2月6日）

胡先生：

這幾天實在太忙，Petech 書評稿裡，蒼梧 會稽一條本要查《繹史》，直到今天才查，改稿應作 “This is like the elephants’ plowing [for the burial of Shun] in Ts’ang-wu and the birds’[blinds’] weeding the soil [for the burial of Yü] in Kuei-chi.”您那裡的副本也請改正，我本來把舜耕歷山事混在一起了。

回美證仍無消息，不知竟能成行否。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一年二月六日舊曆元旦

62.楊聯陞致胡適(1951年3月10日)

胡先生：

在紐約聽您講《磧砂藏經》及麻布經袱等事非常高興，又蒙師母賞飯白鱔紅獅「推潭僕遠」(西南夷語：甘美酒食)，至今尚有餘味。廿三晚開船，三月二日中午到巴黎，住 L'Hôtel L'Aiglon, 232 Boulevard Raspail, Paris 14 即得蜜味教授隔壁，他招待極殷勤，種種指示，並爲介紹朋友，飯已請過三次之多。Des Rotours 也請到他家去過一次，藏書實在豐富。國立圖書館已去過五次，檢閱卷子約五十號，無甚重要發現。經袱找到一個，是伯希伯〔伯希和〕三八七八號，與普林斯頓所藏不同，只是一長方麻布，中夾厚紙，一面麻布上有「撰集百緣經一帙」另一面所夾厚紙(是「反故」)有字二行

孔目官汜祜禎施入報

恩寺撰集百緣經一袱

又紅印四個，篆文似是：歸義軍節度使新鑄印。

厚紙似本是歸義軍公文，一角可以揭開，有「軍資庫司優以今月……」等字樣，已請館員設法把全部揭開，下星期可以再看，我猜想是晚唐或五代時的東西。

關於普林斯頓那塊包袱，「瓜沙州大王印」我猜想還是「大王」不是大經，有的卷子中(如二六三八號有「大王臨壙衣物唱得布捌阡參佰貳拾尺)有大王字樣，而且大經非人非官，似乎不必有印，又「謹緣」的緣字或有結緣之意，不止指女紅(也許是雙關)，不知　您以爲然否。

此信請　房先生、太太❶代轉，一來省郵費，二來省得重覆〔複〕。敬請

---

❶ 房兆楹、杜聯喆夫婦。聯喆致胡先生信，略。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

63. 胡適致楊聯陞(1951年9月7日)

聯陞兄：

別後竟不曾寫信謝謝　你們和康橋許多朋友的厚意，真是罪過不小！三百年紀念論文一冊，久已收到，也沒有道謝，也沒有寄錢奉還，更是罪過！

先人遺著承　你校勘出許多錯字，多謝多謝！我也做了一張校誤補表，但此間不易印刷，所以就擱下了。寄贈朋友時，只自校一些不易看出的錯字，——如《日記》七葉下六行黔是黟〔縣〕之誤，——其餘容易校出的錯字就沒有工夫全改了。我的補表校出九十處，尊校已有七處可補我的補表。可見校書真如掃落葉，愈掃愈多。

方杰人(豪)❶來信，指出《日記》與《稟啓》若編作一書，將《稟啓》依月日編入《日記》，則更有用。他舉《日記》七葉下八行羅爾綱❷兄校「城中及城外無安靶處」一句，他若檢《稟啓》三葉上六行「城內外無空地可作操場」一句，就不會疑「及」爲誤字了。此意甚好。我去年本有此意，但因《日記》鈔本先已在台北，故未能合編。前幾天我試用印本來剪截，合編作三卷。卷一爲巡閱全台防營，卷二爲台南辦鹽務，卷三爲台東州及代統後山防營。昨夜已完卷二。今夜可以編完了。

---

❶ 方豪(1910-1980)字杰人，浙江杭縣人。1922年入杭州天主教修道院。1929年入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後在平湖天主堂服務，並研究宋史。1941年起任浙江大學、復旦大學、輔仁大學教授。1949年以後任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政治大學文理學院院長。1974年7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等書。

❷ 羅爾綱(1901-　)廣西貴縣人。1930年上海中國公學文學系畢業，1934年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理員。1936年兼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理員，後升副研究員、研究員。1949年後任職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專研太平天國史。

戴彌微❸(戴君要見的是鈴木❹排印本？Or the photostat copies?)的信，已讀了。簡單答復如下：

①鈴木的日本出現的敦煌本《神會語錄》，不久我可以收到他新照的影片。(但不可必得)。鈴木本月可回美國，將在 Claremont 講學。

②北宋本《壇經》(日本興聖寺本)，鈴木說，可以代我尋一份影印本。(敦煌本《壇經》，陳世驤❺新借我一份 microfilm，我將去印一份。)

③《降魔變文》原本我沒有帶出來，留在王重民處，託他保存。爲戴君教書班上之用，他可用羅振玉的《敦煌零拾》(?)(鉛印單行一本)裡面收的《降魔變文》殘本(文殊師利與六師鬥法長段)，也許可以夠用了。

④他的 French preface，我雖未見，他的好意我很感謝。

鈴木印的《神會語錄》《敦煌出土壇經》《興聖寺本壇經》及鈴木的《解說及目次》合印(排印)四冊一函，原由東京森江書店發行。或可託王信忠在東京代覓一部。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冊，九，七

---

❸ 即戴密微。

❹ 鈴木大拙(1870-1966)日本佛教哲學家。1892年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1909年回日本後任教東京帝大、眞宗大谷大學，並成立東方佛教協會。1949-1959年任教夏威夷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校。

❺ 陳世驤(1912-)河北人。1932年北京大學文學士。1936-1937任北京大學講師。1941-1942任哥倫比亞大學講師。1947-1952柏克來加州大學助理教授，1952年起任教授。專研中國文學與批評。

64. 胡適致楊聯陞（1951年11月19日）

Dear L. S.——　　Nov. 19,1951

十一月十五日片悉。

我考范縝作〈神滅論〉的年代，原係短文，後來修改成頗長的一篇。在北大時，曾送給湯錫予[1]先生看，他說要寫一短跋，日久未送還，迄未發表。手頭無副本，故我只能簡單就記憶所及，報告我的結論如下：

①《梁書》〈范縝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佛教，而縝盛稱無佛。（此下爲“因果”論的談話）……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此下爲〈神滅論〉全文）……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

此文說范縝作〈神滅論〉是在齊世，文甚明白。竟陵王子良死在齊 隆昌元年四月（494。十月改建武元年）。此論之作應在永明之世。

但我讀《弘明集》所收〈神滅論及答辯諸件，始知《梁書》之說大誤。范縝的因果論問答，也許是在竟陵王座上。但〈神滅論〉之作必在梁武帝天監六七年之間（507-508），其時范縝已從廣州召還，方任中書郎。故《弘明集》十曹思文答法雲啓稱「范中書遂迷滯若斯，良爲可慨！」王泰答書亦稱「一日曲蒙讌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此是最明顯之二證，不但梁武帝敕答此論，可證其不在齊世也。

---

[1] 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湖北黃梅人。1917年畢業於清華學堂，次年赴美留學，1922年獲哈佛哲學碩士學位後回國，曾任教中央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51年任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委。一生致力於中國佛教史的研究。

②我 reconstruct 當時史事，大致如下：

(A)范縝因王亮事被任昉彈劾，被貶去廣州，事在天監四年(505)。

(B)他「在南累年，追還京，既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

我略考之，斷他作中書郎在天監六年至七年之間。

(C)他作中書郎時，發表〈神滅論〉全文卅一章。

(D)其時京城裡最有勢力的和尚法雲把〈神滅論〉送呈梁武帝，引出武帝的詔答。

(E)其時太子舍人曹思文也把此論與他的駁論啓奏武帝，前後共兩次，武帝也有批答。

(F)法雲遂把〈神滅論〉與皇帝「答臣下審神滅論」的原敕，抄送給當時的「王公朝貴」及名人，共六十二人，「希同挹風猷，共加弘讚。」

(G)這六十二人的答書，都是“共加弘讚”，現都收在《弘明集》內。

③高麗藏與宋藏的《弘明集》是特別可供考證的，因爲這古本《弘明集》把這六十二人的現任官階都保存了，所以可以考證法雲收到這些回信時，其時代不得早于天監六年(507)，不得晚于天監七年(508)的五月。最明顯的例子是曹景宗，他是七年五月由中衛將軍升爲安南將軍 江州刺史的，赴任時，八月死在路上。

④此六十二人，多數《梁書》有傳(《梁書》34)。其中如張緬，在答法雲書時，不過十八九歲！若在竟陵王子良在日，他不過三四歲耳！(他死中大通三年〔531〕，年四十二。)

⑤《南史》〈范縝傳〉中也說他作〈神滅論〉在竟陵王 子良時，又有太原 王琰的話及子良使王融對范縝說的話。我也不信此記載。大概范縝在子良幕中是事實；當時子良的好客禮士，爲後世所艷稱，也

是事實；子良精信佛法，而幕中有不信佛，不信因果的范縝，也是事實。史家不詳考《弘明集》一類的外教史料，故誤把相隔十多年的兩次爭論都歸到齊 永明之世。

以上匆匆補記，甚不完備，請　你同陳觀勝兄指教。

上月曾用《梁書》〈范縝傳〉的〈神滅論〉一校，甚有所得。《梁書》本脫誤甚多，但亦有偶然小勝處。

我很盼望你同觀勝兄能到 Princeton 來玩一天，看看我們的古董。其中佛藏有《磧沙藏》南宋刻本及元刻本，有明《南藏》配本，有明萬曆末期影鈔《磧沙藏》本。　另有明《北藏》二千幾百本。另有明 清刻經殘本不少。故以刻佛經一門來說，Gest Library 確有「八百年佛經雕刻史」的資料。

關于你的“經濟史料”，我細翻這些《磧沙藏》的colophons，看宋元兩朝的紙幣的購買力的不同，甚可供史家的參考。Harvard有《磧沙》影本全部，你試看南宋與元中葉的信士信女捐款刻經的題記，定可以得不少經濟史料。

Princeton 的《磧沙藏》有可補影印本的殘缺與漏印之處。

李方桂先生寄來他 Review De Francis 的單本，已看見了。

今天有點傷風，這還是三四年來第一次傷風。不寫下去了，敬祝

雙安。並問諸友好。

適之

65. 胡適致楊聯陞（1951年12月31日）

聯陞兄：

前日寄 Natural Law❶油印本一份，又寄還 Needham❷ 單本一冊，已收到否？

十一月廿七日信來時，正值我趕寫 Natural Law 一文，趕成就出門去了，回來又是爲了生日與「聖誕節」忙了幾天，所以此信至今未覆，乞　恕罪。

范縝在蕭子良時代已出頭指摘因果之說，他的根據是王充的偶然論。當時朝野攻擊他，駁難他，大概是爲了因果論問題。這也是佛教的中心問題，故值得朝野譁然。十多年之後，范縝才發表更根本的〈神滅論〉，引起的辯難更激烈，甚至于皇帝有敕答臣下之舉，甚至于有六十餘位王公朝士書面擁護皇帝之舉。如此熱烈的爭辯，似乎不會是追論前朝永明時期的一篇舊文字罷？

你說「亦不至於有十餘年之久」，正是此意。當時的爭論次第，略如下：

①范縝論出。

②蕭琛駁論。

③曹思文駁論（此時曹思文尚是「錄事」（麗本），而范已是「中書」。）

④曹思文將范縝〈神滅論〉及他的論難二條「上聞」于梁武帝。

⑤范縝「答曹錄事難神滅論」。

---

❶ “The Natural Law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一文，1953年由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出版。

❷ Joseph Needham中文名李約瑟（1900-1995），英國人。原本研究生物化學，後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生強烈興趣。1942-1946年來華，結識許多中國學者，接觸了大量典籍文物。從此以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為畢生職志。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國的科學與西方》等書。1994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

⑥曹思文又奏上范縝的駁論及他的反駁論。〔梁武帝對曹思文的兩奏，都有批答(見《弘明集》)〕

⑦梁武帝敕答臣下〈神滅論〉。〔梁武帝引〈祭義〉一句，不誤。他引〈禮運〉「三日齋，必見所祭」，〈禮運〉無此語，仍是〈祭義〉之文。〕

⑧法雲將敕答抄送「王公朝貴」。

⑨六十餘人答法雲書。

照我的看法，此九事大概都是天監六年下半年的事。是年閏十月，朝貴答法雲書，都在閏十月以後，七年正月以前。麗本所記朝貴官階，凡可考者，都可證成此年月。曹景宗稱「領軍將軍」，《梁書》〈武帝紀〉記他陞「領軍將軍」在天監六年四月癸卯，陞「中衛將軍」在七年正月壬子(廿八日)，故他答書必「在七年正月廿八日以前」。又沈約稱「尚書令」，袁昂稱「右僕射」，證以《梁書》及《南史》〈武帝紀〉，都是天監六年閏十月乙丑(初十)改的。故他們的答書必在閏十月初十日以後。(麗本所記官階十分正確，可助考訂史書。例如袁昂稱「右僕射」，而《梁書》〈武紀〉六年閏十月乙丑袁昂爲「左僕射」，《南史》則作「右僕射」，與麗本合。)

以上論范縝事。

來書又提到 Undesirability of Immortality 的大問題，使我甚感興趣。

義山詩，我曾鈔在「每天一首詩」裡，我也贊成你的解法。前兩句是寫詩人自己長夜相思不寐，下二句才想起嫦娥夜夜如此，不該悔偷靈藥嗎！

你問我「反不朽論」的材料，我要特別推荐朱子的兩封信：

(一)答連嵩卿第一書的末一長段(《文公文集》卷四十一)

(二)答廖子晦第二書(參第一書答子晦問子路問鬼神一段)(《文公文集》卷四十五)並參卷四十五最後一書。

此是朱子的〈神滅論〉的最精采之處。《語類》卷三論「鬼神」，大

旨是說「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個盡時。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三，p.4)但記錄的門弟子程度不齊，故此一卷中有許多相矛盾的見解。上舉兩書乃是老先生用氣力寫的，故最謹嚴明白，然而廖子晦似乎終不曾領會接受，最後一書可證也。

我在 Immortality Lecture❸裡曾指出孔子的 agnosticism & atheism❹ 是針對那最不人道的用人祭、用人殉葬的祖先教而發的。《論語》裡記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真有宗教革命的意義。故墨家直說儒者主張「無鬼神」了。

宋儒如橫渠二程朱子都是主張「神滅論」者，都是你所謂「反不朽論」者。橫渠〈西銘〉結句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即是不屑希冀死後的不滅。明道答人鬼神之問，說，「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也是繼續《論語》的 agnosticism。朱子《語類》卷三，首四條都是發揮《論語》的「存疑主義」。

我所以特別看重范縝以至司馬光朱熹諸公的〈神滅論〉，正因爲這種主張乃是打擊中古宗教的一件重大武器。范縝〈神滅論〉之末段問此論「有何利用」：他很明白的說他的目標是打倒佛教。到了十一二世紀，是禪宗極盛的時代。禪學大師口說的極高明，但其思想動機實甚愚陋，——此等禪子所以勤勤懇懇，千山萬水，尋師問道，只爲了「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試看宗杲(《大慧全集》)教人，只念「十

❸ 係指1945年4月10日在哈佛大學為1944-45年科學年所作的演講：The Concept of Immortality in Chinese Thought, being the Ingersoll Lecture on the Immortality of Man for the academic year 1994-45, delivered in Andover Chapel, Harvard University, Arpil 10, 1945.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Bulletin*, 1945-46. pp.23-46. 後經楊君實譯為中文，題名為：〈中國人思想中的不朽觀念〉，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冊(民國52年12月出版)，pp.741-756.

❹ 不可知論與無神論。

二月三十夜」一時到來，有何準備！

故二程 朱子都要從這一方面打擊禪學，指出這是「陋」，這是「私意之尤者」！

朱子〈答廖子晦書〉說：

> ……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

這才是「不屑求不死」。

以上所說，不知有合　尊旨否？

匆匆敬祝

雙安，並賀

新年

適之

一九五一，十二，卅一。

也是宗杲說「十二月三十夜」！

66. 胡適致楊聯陞(1952年1月9日)

聯陞兄：

謝謝你一月七日的信。❶

我讀了你論「連坐」、「禍延」一段，(你提及的《太平經》，請將原文摘幾句見寄。)很想你檢讀《弘明集》卷十三收的郗超的〈奉法要〉第五葉有駁「殃延親屬」的大段，起自「古人云『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迄于第六葉「此最始信之根主，而業心所深期也。」此中最精采的話，有這些：

> 若釁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法，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必去矣。是以《泥洹經》(涅槃經)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應理！……

此大段前半論「禍延子孫」之不合理，後半論佛法「歸諸宿緣，推之來世」是當然的推理。(Karma之說，過去、現在、未來、罪禍報應，始終假定是『一已』承當。)

郗超是絕頂聰明人，故能抓住這一個根本區別。但兩千年的佛教史上，好像沒有人特別指出這個區別。大家接受了印度來的三生業報之說，但沒有人能像郗嘉賓那樣斥責「殃延親屬」的「中國本位思想」。〈奉法要〉全文是很扼要的敘述佛法的大文章。湯錫予先生似不曾充分賞識此文的重要性。

「天風」大概是語堂❷要給他的姑爺建立的一個職業。他問我，有些

---

❶ 楊聯陞於一月七日致胡適函，未見。胡適在1952年1月7日日記中，曾摘記兩次答楊聯陞書要點(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十七冊)，請參考。

❷ 林語堂(1895-1976)，福建龍溪人。1912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1919年起赴美國、德國研究語言學，獲哈佛大學碩士、萊比錫大學博士。1923年回國，先

什麼人能寫小品文字，我隨口說了幾個人，其中有你。你的答復很好。我也在電話上告黎明先生❸，我沒有文字給第一期。

適之

一九五二，一，九夜

後任教於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廈門大學。1927年起專事寫作，成為重要的文學家。1936年移居美國，並以英文寫作。1954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學校長。1966年定居台灣。

❸ 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的丈夫。

67. 胡適致楊聯陞(1952年1月31日)

聯陞兄：

謝謝你給我抄的《太平經》說「承負」的條文！

我頗感覺這個思想不全是中國本位的思想。這似是中國的舊報應觀念，已受到了印度「業報」觀念的打擊，起來補充自衛，自圓其說，乃成爲「承負」之說。《太平經》說，「前爲承，後爲負。……負者乃先人負於後生者也。」這裡有欠債還債的觀念。《經鈔》說，「力行善反得惡者，是承負先人之過，流災前後積來害此人也。其行惡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積畜大功來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萬萬倍倍，先人雖有餘殃，不能及此人也。」這是發揮「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古話，特別發揮「積」字與「餘」字，——「用日積久，相聚爲多，今後生人反無辜蒙其過謫。……亦不由一人之治，比連不平，前後更相負，故名之爲負。」

三世(三生)業報之說的長處正是能解釋「力行善反得惡」與「行惡反得善」兩個難題。漢世思想家或主「三命」之說，或主「二命」之說，都想解答此二點，但都偏向自然主義。王充于命祿與遭遇之外，還加上「幸偶」，更不是人功(修行)所能轉移的了。

三世業報之說，雖然「歸諸宿緣，推之來世」，究竟不否認「善自獲福，惡自受殃」；究竟不否認修五戒，具十善，可生天堂。

承負之說，特別側重「前後積畜」，又側重「先人負於後生者」，這裡似很有「歸諸宿緣，推之來世」的影響。但此說又側重「能行大功萬萬倍倍，先人雖有餘殃，不能及此人。」

兩說不同之點是三世業報之說的三世仍是一個「我」；而承負之說的「前後世」不是一人，乃是祖宗與子孫的前後相負，乃是後世替先人還冤債。

請注意「負」在東漢人的《說文》裡是「受貸不償」，即是「欠債」。承負即是擔承「先人負于後生者」的債項。用這個「還債」的意思來說報應，我頗疑是佛教思想的影響，所以我說這不全是中國本位的思想。

我覺得郗超駁禍延親屬的一大段是中國思想史上希有的文字。中國士大夫奉佛者無數，很少人有郗嘉賓的絕頂聰明。試看《顏氏家訓》〈歸心〉篇的末幾節，可見四百年的佛教完全沒有動搖那殃延子孫的中國本位的報應論。

〈降魔變文〉事，另具一紙，可寄去。

適之

一九五二，一，卅一

68.楊聯陞致胡適(1952年2月5日)

胡先生：

謝謝您討論「承負」的信。

您說這個思想似不全是中國本位思想。我也這麼猜疑過。不過《太平經》時代本身既有問題，印度業報觀念在漢末流行至何程度，也難斷定，好像不易說得確實。

您指出《說文》中「負」的定義是「受貸不償」甚重要。但您說「用這個『還債』的意思來說報應，我頗疑是佛教思想的影響」，我一時想不起很好的證據來，還沒有功夫去查(果報之「果」則似是外來的)。如龐居士放來生債之類，當然太晚了。

我重視這個問題，因爲我曾想過：中國傳統思想，有時似把經濟上的貸借觀念放大，引申到種種社會關係，如俗謂「欠某某人的情，還未補報」即是根據「禮無不答」(俗語「禮尚往來)的原則，投桃報李。不但朋友，子報親恩，臣報君恩，也是因爲先有了施受關係，照理說君親可以不施恩(等於有錢人不投資)但受恩者等於借錢者不能不報。「養兒防老積穀防饑」這一類期望(或有希望、可能)得報的施的行爲，或可名爲「社會(關係上的)投資 social investment」(名詞也許可以算我發明的)不忠不孝之所以罪大惡極，除掉道德上意義之外，或更有「受貸不償」的經濟罪，(爸爸白疼了他了，大傷厥考心)自然經濟意義不及道德意義重要。

朋友特別幫忙，如所謂 do him a favor，在中國往往期望報答。這種投報關係，有時希望加利，俗語「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更重要的是可以以家庭爲單位，如某君替我謀事，我可替他兒子找獎學金或在他父親慶壽時送份厚禮之類。

這種投報思想，有時可以引起公私不分之弊，如唐代考官有以所取士

人爲莊園的，「御碑亭」戲詞所謂「桃李公門姓氏香，選報之恩不可忘」是也。

哈佛社會系教授Parsons主張，社會關係可分二大類，一是particularism，關係偏於個別性，領一張護照，買一張戲票，都要人情，花使費，歐洲有若干國家，尙有如此情形。一是 universalism 一切商業化 businesslike，照規矩醫生給他父親看病也要錢，在近代英美這種關係比較發達。他這種說法，雖嫌簡略，不爲無見。我的社會投資說（注重「時間性」，不是現交易），與他所謂particularism，似是一事的兩方面。（他的意思，似出於 Max Weber）。

想要〈降魔變文〉的人，還是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教授本人，他的女弟子似已用過國會圖書館那份了。您特許的那張信，謹此附還，如果您覺得他們也可以給戴照一份，請另寫一張，我再寄到巴黎去，然後戴可以直接與圖書館接洽。（我上次信沒寫清楚，請恕罪）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

69. 胡適致楊聯陞（1952年2月7日）

聯陞兄：

謝謝你的信。

「報」的觀念很古，原義應是半斤報八兩，來書所謂「投桃報李」也。投桃而報以瓊瑤，投李而報以瓊玖，是報厚于施，故值得歌詠。「以德報怨」是一反乎常情的超人見解，故值得老子的提倡，也值得孔門師弟的討論。

孔子的「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是回到半兩❶報八兩的常識態度。用這個觀念來應用到社會政治，則有「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在當日，已是足以驚人的君臣關係，——則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則有孟子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說的痛快，但他並沒有超出孔二先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一句話。

西洋法理學思想上所謂古代法律基於「名分」（status），近世法律基於「契約」（contract），——Henry Maine的名言，——在中國社會政治，也可用這個區別去看。「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都是依據「名分」。「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這是對待的觀念，近于契約的看法。

「負」與「承負」，與「報」的觀念絕不相同，也沒有關係。我還可以指出「負」與「承負」與《易》〈文言〉的「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的話也沒有關係。〈文言〉原意只說明「漸」與「順」，「履霜堅冰至」。《太平經》硬抓住「餘慶」「餘殃」的名詞，加入

❶「兩」字疑為「斤」字的筆誤。

「承負」的新意，與〈文言〉絕不相同了。

《太平經》的年代似無大可疑。〈襄楷傳〉一面說他前在順帝時上神書《太平經》，一面又兩引《四十二章經》中語，皆是重要史實，不必疑也。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四十一，二，七夜

我深信佛教入中國遠在漢明帝之前；我也深信佛教之來，不止陸路一條路，更重要的是海道，交州在後漢晚年早已是佛教區域，所以佛教大概先由海道來，由交廣到長江流域及東海濱，先流行于南方，楚王英以至笮融皆在南方，其消息最可使我們玩味。此意可告戴彌微，問他在越南有無可以考證此事的地下或地上資料。

＊〔胡適在信頭眉注〕：此信寫了一個多月了，我當作早已寄出了。今天在書信堆裏找出，看了重封寄上。

70.楊聯陞致胡適（1952年3月12日）

胡先生：

日前接到中國書展覽解說四份，已經遵命分送。還沒道謝，今早又收到九日發出的上月七日寫的信，討論報與承負的不同，正好一塊儿致謝！

佛教來華有陸海兩路，雖似已成定說，但一般總覺得陸路略先於海。您提出「佛教大概先由海道來」「先流行於南方」這個假設，甚有意味。我猜想，由兩道傳來的佛教，內容或形式可能有不同之處。如您在十幾年前與陳援菴❶先生討論過的浮屠與佛問題，浮屠之譯似早於佛，季羨林❷在《史語所集刊》第二十本又提出來，說浮屠似本印度古代方言而佛似出於吐火羅語，然則浮屠之先出現於中國文籍，可能是佛教先由海道直接來華之結果。

東方學會及遠東學會四月初在波士頓舉行年會，聽說　您同趙先生都來參加，高興極了，最近又聽說，還有一位遠客戴聞達由荷蘭來參加，那更熱鬧了。

匆匆奉覆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

---

❶ 陳垣（1880-1971），字援庵，廣東新會人。幼讀私塾，1910年畢業於廣州光華醫學堂。1911年任廣州震旦報主筆。1913年定居北京，參加香山輔仁社。1921年12月，署理教育次長。翌年改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歷任故宮博院圖書館館長、輔仁大學校長、北平師範大學史學系主任等，為史學名家，生平致力元史、宗教史、交通史等之研究。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❷ 季羨林（1911- ）山東臨清人。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語系。1935年赴德，入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獲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後歷任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大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專研印度佛教史、中印文化關係等。

71. 胡適致楊聯陞（1952年9月21日）

聯陞兄：

昨夜草成短文一篇，寄呈　老兄同　煨蓮、闇輝、觀勝諸兄指教，請你們看看這個主張是否可以成立，證據是❶充足。

我引韋處厚的〈大義禪師碑〉，是用《全唐文》本，來源大概是《文苑英華》。

哈佛若有好版本的《全唐文》與《英華》，乞代一查勘，至感。

Oxford 的 Spalding Professorship 因爲 Radhakrishnan 回國做副總統了，故提早于今年十月二日選舉。德效騫❷有信來，我本已決定考慮。但後來我同幾位老朋友（其中多數向來是英國同情者，也有牛津畢業的）談談，他們都不贊成，都說我受不了此時英倫的「空氣」，一定要感覺精神上的苦痛。我也曾留意我的英國舊友如 C. K. Webster, Julian Huxley, Joseph Needham 等人的議論，的確有點受不了。所以最後決定去信說明不願考慮。

自從七月一日以來，已著手做「還債」的工作，先從整理《水經注》的舊稿下手，還沒有完。（有幾篇已交傅樂淑❸女士代鈔副本）

整理的結果是：

戴震的問題最簡單，最容易結案。

趙一清的問題也簡單，也容易結案。

全祖望的問題最複雜，最「神秘」，材料在我1946年回國後出現的

---

❶ 疑漏一「否」字。

❷ 德效騫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1916年哥倫比亞大學碩士。1918年以聖道會教士身分來華。1925年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1944-1945年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客座教授。1947-1959任牛津大學中文教授。1962-1963任夏威夷大學教授。專研中國古代史。

❸ 傅樂淑，曾任加州大學教授。專研中西關係史。

又最多，故結案還需要一點時日。

謝山頗不老實，他曾痛詆豐坊作僞，而他自己「追贈」他四代祖宗的《水經注》校勘成績，竟完全是模倣豐坊「追贈」他的祖宗的「五經世學」的行爲！

近作〈全氏四代『水經世學』小考〉一文，略示此中的「神秘」與「複雜」，尙未脫稿。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一九五二，九，廿一

72.楊聯陞致胡適(1952年9月25日)

胡先生：

多謝您九月二十一日的信。

〈六祖壇經原作檀經考〉，拜讀一過。洪、裘、陳三位也都看過了。謹此奉還。

韋處厚〈大義禪師碑〉，似未收入《文苑英華》。《全唐文》則這裡也只是通行本，故未特查。檀是正字，大家都覺得很可能。不過洪先生覺得如果是檀那法施，則「施法檀經」之稱，或反有疊床架屋之嫌。多少還有疑義。又我檢《隋書》〈經籍志〉三(五行類)有〔胡適加注：《仙人務子傳神通黃帝登壇經》一卷、〕《壇經》一卷(四等撰)、《登壇經》一卷、《五姓登壇圖》一卷、《登壇文》一卷。《舊唐》〈經籍志〉下(五行)有《登壇經》一卷，《新唐》〈藝文志〉三(五行)有《登壇經》一卷、《趙同珍壇經》一卷。《宋史》〈藝文志〉五(五行)有《周公壇經》一❶卷、王明佑〔胡適改爲：王佐明(殿)〕《集壇經》一卷、《文武百官赴任上官壇經》一卷。這些想來都是陰陽術數之書。但這個壇經名目，既然存在甚早，對于《六祖壇經》的作者及抄者，恐怕不無影響。不過這些五行性質的壇經，似乎已經亡逸(我細查過《道藏》，沒有相似的題目)。真正有無關係及關係若何，就很難確指了。(〈宋志〉4，道家附釋氏神仙類有《壇經》一卷、僧慧能注《金壇〔胡適將「檀」字刪去〕經》一卷、慧昕注《壇經》一卷)

今日讀《道藏》152冊《周氏玄〔冥〕通記》，記陶隱居弟子周子良屢次夢與神人對話，文筆細膩可喜。其中有若干白話文可注意。有一節記云：

---

❶ 疑為「三」字之誤。

五月二十七日事此人見子良題此，乃笑曰，知記月爲好，歲代久遠，後人見之，知其何年。子良曰：前丞帥來，已記年，今詎須。又曰，紙紙記爲好。子良因「於」下作下四字太歲乙未　按如此人言便非禁留世，未解周封藏之意，當示傳泄，不由放巳，楊許先跡亦是佗述故也。

想起您曾命我寫信記年，與此神人意見相同，不覺一笑。《周氏玄〔冥〕通記》與《真誥》大有關係，似不失爲六朝文字，細讀後如有所得再奉聞。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❷

昨日寄上*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 a Short History* 一冊，想不久可到。

❷ 民國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夜，胡適撰〈六祖壇經原作檀經考〉一文，至四十八年二月二十日，胡適在該文封面自注云：「後來我看了神會的《壇經》的兩個敦煌本，我也不堅持「檀經」的說法了。適之　四八、二、二十」

73. 胡適致楊聯陞（1952年10月1日）

聯陞兄：

謝謝你的信，並謝謝你的*Money & Credit in China: A Short History*。此書我一定細讀。

你們幾位老朋友對于《檀經》原作「檀」，似頗懷疑。這是我早料到的。所以我特別注意「檀施」「法施」的說明，意思也在先打破「壇經」一千多年的成見。

隋唐宋各志「五行」類的《登壇經》，也叫《壇經》，其性質可從《隋志》你失舉的「仙人務子傳神通黃帝登壇經一卷」，及你舉的《宋志》「周公壇經」與「文武百官赴任上官壇經」，三個書名，推知一二，大概是設壇請召仙鬼來問事的書。

因爲社會上有此名目，故法海集記的書，原名《檀經》，竟被人改作《壇經》。但敦煌本的中間尚保存四處作「檀經」，又有題目「六祖……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最可顯示「施法」是 verb，而「檀經」是「施法」的經文，文法上是「於大梵寺施法」的「檀經」。洪先生所疑「疊床架屋」之嫌，他若試讀敦煌古本，就可以知道這班半通文墨的和尚，最多「疊床架屋」的文理，如我引敦煌本施法緣起一段，不滿一百七十字，就有幾處犯此病。如上文已說惠能大師「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次句又說「其時座下一萬餘人……同請大師說摩訶……法」。又如「令門人法海集記，……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約，以爲稟承。」此外例子多不勝舉。

故「疊床架屋」甚不足奇怪。

你引《宋志》4，「釋氏」有「《壇經》一卷，僧慧能注《金壇經》一卷，慧昕注《壇經》二卷」。這是你失于檢考的小錯。

《宋志》甚多謬誤。上文舉「惠能《金剛經口訣義》一卷，《金剛大

義訣》一卷，……」下文又舉「僧慧能注《金剛經》一卷(剛訛爲壇)，又撰《金剛經口訣》一卷。」史官竟不知道惠能即是慧能，也不知道四部書是同一書，——同是當日僞造之書。《新唐志》有「慧能《金剛般若經口訣正義》一卷」，即此。

《宋志》于惠能與慧能之間，列有「法海《六祖法寶記》一卷，《壇經》一卷」，此即敦煌古本所謂「門人法海集記」，其記或稱「六祖《法寶記》」，或稱「《檀經》」，實是一書。後來流傳「六祖法寶壇經」之名，即是合兩名爲一名。

此下《宋志》又舉「慧昕注《壇經》二卷」。「注」字當作「編」，此即我在「壇經考之二」(《論學近著》304以下)指出的宋太祖 乾德五年(969)惠昕修改古寫本「分爲兩卷，凡十一門」的第二古本《檀經》。日本保存的京都興聖寺藏本，即此惠昕本，現有鈴木排印本。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同)記惠昕《六祖壇經》已是三卷，分十六門之本了，——此是第三古本。此本今不傳。

《檀經》越晚越增多。今日流傳之本，比敦煌本多出一倍。惠昕本文理通順，增加的不過三千七百多字。敦煌本不過一萬一千五百字。但已是經過增加擴大的了。最初的古本(也是僞作的)，大概至大梵寺說法後「一時盡散」爲止。約當敦煌本第廿七葉。此下至第四十五葉，皆是後加的了。故《檀經》最早本大概不過七千字。我的「壇經考之三」，即是考敦煌本，至今未成。日本人寫定排印的兩本，——《大正藏》本與鈴木排印本，——都有可議，我的寫定本大概可以稍勝。此本不久可以寫定，附有校勘考證。

《周氏玄〔冥〕通記》，我曾在〈真誥考〉稍加討論。但我沒想到我的紀年月日的主張(最初我似是受章實齋的指示)，竟有神人佔我先著了！

匆匆問諸友好。

適之

一九五二，十，一。

你引「太歲乙未」下小注「楊、許先跡，亦是他述故也。」顧歡的《真跡》，陶弘景的《真誥》，即是「楊、許先跡。」

74.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3月8日)

聯陞兄：

二月七日的信，匆匆未即答覆，因爲信裡提到縮照在台善本書的事，要等我到華府與國會圖書館商量之後，我才可以答覆你。

我此次在台，曾向故宮、中央兩個博物院的「共同理事會」(我是一個理事)以書面提議，請將全台所存善本孤本書及史料都縮照microfilm，分存國內外，以防危險。(火、白蟻、地震、轟炸)去年十二月廿七的理事會通過我的提議，指定王雲五、程天放、朱家驊、羅家倫、錢思亮、陳雪屏、董作賓、胡適爲「攝印史籍小組委員會」，計畫此事。這個小組委員會于今年一月八日在台大開會，決議：『選擇故宮、中圖、台大、史語所、省圖、國史館六機關所藏善本書及史料，預計以一千二百萬爲標準，攝製小型影片，以便分地保存。即請胡適理事向美國有關方面接洽籌款，購買機械器材，並派技術人員來台攝照。一俟籌募款項有著，即在台灣組織委員會，進行實際工作。』

當日由王雲五與董作賓兩人根據文物清冊，估計史料與善本書葉數如下：

A.史料

(1)國史編纂委員會(羅家倫)	約 250,000葉
(2)故宮檔案	約 880,000
(3)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運出百箱)	約 440,000
	1,570,000

B.善本書

(1)文淵閣《四庫全書》	約 2,000,000
(2)故宮善本書	1,800,000
(3)中央圖書館善本書	3,600,000

(4)史語所、台大及省圖的南方資料	2,500,000
	9,900,000
A.B.合計約得	11,470,000

三月四日，我到國會圖書館與 A. N. Hummel, Dr. L. K. Born 及國會館館長 Evans 會談。Hummel 曾到台中，看見了故宮與中央館的書庫，故他很同情，很盼望我去談此事。第一天估計(依據我的報告)，約需美金三十萬元。他們又去找館中專家約略計畫，後來三月六日，我第二次去時，他們已作了一個估計，計畫共用六架機器，派專家一人去，共需時三年，共約需美金十五萬元。此次計畫遠出我們的初步估計之下，所以我很高興。(專家去三個月，訓練中國人員繼續辦理。)不過他們要我去籌款，去寫詳細報告。我現在先把這次的兩個文件送給你看看，請你與洪煨蓮、裘開明兩人先談談。

此事需費不多，能否由哈佛燕京學社獨力擔負起來？若能則 H.Y. 與 L. of Cong. 雙方合作，此大事不難辦了。

有一些材料須補敘一點：

①中央圖書館在抗戰初期所買書，甚多寶貝！漢奸陳群❶自殺後，把他的書全歸國家，其中更多寶貝！

②我所以力持把《四庫全書》算作一個單位，是因爲這全部的microfilm最可以引起西洋圖書館的注意。

③史語所與故宮的史料特別重要。

④其他各地所藏亦有特別可寶貴的材料，如《琉球寶典》255冊，原本

❶ 陳群(1890-1945)，字人鶴，福建閩侯人。日本明治大學法學士、東洋大學文學士。自917年歷任廣東大元帥府、廣東軍政府秘書、國民黨上海政治分會委員、上海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長、上海法政學院總務長、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及主任委員、中日文化協會常務理事、江蘇省長兼保安司令、考試院院長等。1945年8月17日，因抗戰勝利，畏罪自殺。年55歲。

已在沖繩島戰役全毀了，幸有台北帝大日本教員清鈔本存在台大。此是世間孤本，不可任其損失了。

我要請你們把 Harv.-Yench 的董事名單即抄寄給我，我要看看應該先找誰。

1942 我作主，請國會館縮照北平館善本書甲庫全部，計善本書二千八百部，共二百五十萬，照成1070 reels。後來各大學借印全套 microfilm，只需六七千元。當時所費只有四萬多元，現在聽說，這筆款子已完全收回了。

故哈佛燕京若肯擔任費用，是不會大損失的。而其功德不可計量！

你提起楊淇園(廷筠)❷的材料，我現在已記不清了。無論如何，我當日的材料，全都淪陷在北京了。恐怕不能幫你的朋友的忙。

關于禪宗問題，我有一篇長文，在 *Philosophy: East & West* 的四月號發表❸，其中頗斥鈴木大拙，他有長文答辨。

我大概要寫第二文，是「禪宗的後期」，專討論所謂「禪機」「公案」，都是後來禪宗已衰歇時期的玩意兒，已不是八世紀九世紀的中國禪了。

臨回國之前，承　你寄贈 *Money & Credit*，又承洪先生寄贈《杜甫》二冊。這都是很好的著作，匆匆都不曾寄詳信道謝，千萬請恕罪，並乞轉告洪先生恕罪。

在華府時，得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的 Dr. Stephens 電話，要我參加 April 8-10 的年會的討論會，論題是 Effects of Post-war Nationalism on the Language & Literature of the Asian Nations(大致如此)。我想了一

---

❷ 楊廷筠(1557-1627)，字仲堅，號淇園，浙江仁和人。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生，熹宗天啓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一歲。

❸ Ch'an(Zen) Buddhism in China: Its History and Method .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3 ,No. 1 ,April ,1953.

天，已回覆了 Prof. Poleman❹，說我實不配參加討論，也許楊聯陞先生可以考慮。如果他們來問到你，那就是我「嫁禍」之過了。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四二，三，八

❹ 疑為Horace Irvin Poleman(1905-)，此君1952-1955年任職國會圖書館南亞組組長，1955年起任東方部主任。專研印度學、藏學。

75.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3月12日）

聯陞兄：

謝謝你的回信。

恆慕義頗慮葉理綏對此事不熱心，我也知道他現在日本，故我有先問問董事先生們的話。當然你們三位的意見，我很尊重。可否先由洪先生或你們三位給他去封航空信，略說我對于哈燕社的希望？

日本的學者對于縮照善本書事，頗不很熱心。我曾到東京的「議會圖書館」，特別要看看他們 microfilming 的速度。館長金森先生帶我去看縮照機械，都是閑著的。Library of Congress 期望縮照日本所藏中國方志爲 L. of Cong. 所無的。此一事據恆君說已有成議。但我參觀靜嘉堂文庫與東洋文庫時，都與金森先生同車，聽他的口氣，似乎是反對孤本縮照的意思！他好像是說，孤本有了許多縮照本，就不孤了！我聽了這種議論，才感覺台北的學人與政客的態度是空前的大度！

《琉球寶典》即是《琉球歷代寶案》，是我說錯了，台大人都叫他做「琉球寶案」。

匆匆奉覆，並乞請　裘、洪兩公一閱。

適之

四二，三，十二夜

你上次說的怕有人持如此態度，似全不是如此。十二月底的理事會，我不能親到，程天放部長親到我寓中，硬要我立刻寫一個書面提案，他替我提出！

76.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4月16日）

聯陞兄：

葉理綏先生已回來了嗎？

我上回說，要在四月十五以前擬就說帖。現已擬了一個，但因爲其中提到國會圖書館與恆慕義，所以我先寄給他去看看，要他 check 這些關于國會圖的部分。

上月底李榦❶先生寫信來說，他見了 Ford Foundation 的 Raymond T. Moyer，他把縮照善本書的事告訴他了，R. T. M. 要李君轉告我，此事 Ford Found. 應該可以考慮，並且說 Ford Found. 願意與國會圖同作 Co-sponsorship。這是很好的消息，我一定把這說帖草案修正後送一份給 Moyer。

我明天上午出門，往 Charlottesville, Va. 去住幾天，廿晚有點演說，大概廿一日回來時可以在華府小住幾點鐘，把這件說帖，同恆君商量定。當日或可以回紐約。

微聞葉君頗不喜歡同國會圖合作。我是從裘先生信裡得的消息，裘公要我莫向人說。但我想這一點頗關重要。當年（1942-46）縮照北平圖的善本書2800種，是我授權給國會圖辦的。他們有了這一度重要經驗，似不宜忽視。所以我想請你爲我考慮這一點，給我一點指示。（我的說帖裡，明白指出，國會圖可以同出錢的機關合作，可以派一位 Donald Holmes 去台北三個月，訓練本地技術人才，把 laboratory設立起來，把工作展開，他才回來。）你看我是否應把原來擬同國會圖合作的意思向葉公說明？

---

❶ 李榦（1901- ），字芑均，江蘇無錫人。1922年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士，1927年哈佛大學博士。返國後歷任交通大學、中央大學教授、駐美技術代表團代理團長、中央銀行副總裁、中基會董事、代理幹事長、中央研究院評議員等職。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1953，April 16

＊胡適旁註：From Arpil 17-20
Hu Shih
c/o Mr. John A. Morvin Ckel
Mia Terra
R.F.D.4
Charlottesville, Va.
Or, Probably better,_
Care of Professor John Yange,
Dept. of Foreign Affairs,
Univ.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Va.

77.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4月27日）

Dear L. S.——　　April 27, 1953

謝謝你的一電（昨早收到），一函（今早收到）。

今天我把說帖重打一份，下午六點用Airmail Special Delivery寄與葉公了。（廿八日上午可到。）

今將說帖副本寄一份給你，以供參考。

又原寄葉公信中，提及我同老兄及裘公通信的事。最後說：

> "I have, at the suggestion of Mr. Raymond Moyer, sent a copy of the same memorandum to the Ford Foundation. But, as Dr. Yang will tell you, my original idea was to interest the Harvard-Yenching friends in this project.……"

此事我很感謝老兄，無論將來成否，我很感覺到我們的通信討論很使我得益。裘公的長信也使我得益。

匆匆敬問　雙安。並乞致意裘、洪諸公。

適之

前函中說到劍橋大學的事，我很贊成老兄的卻聘。近來看見 Joseph Needham "certifying"美國 Germ-warfare 的舉動，頗深覺英國學人實在有點不像從前的 gentleman 的風格了！

78.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5月15日）

聯陞兄：

謝謝你的郵片。

葉公至今沒有一字覆我的信和說帖。

今早收到勞貞一兄的信，我寄給你看看，請你想想信中兩個問題：

①他的研究計畫。

②他應在何處研究？哈佛？芝加哥？普林斯登？

你是最淵博的人，一定能給他指導。

第三個問題是漢簡問題。漢簡仍存國會館。我想囑勞君將中研院現存的漢簡照片帶到華府來 check 一次，比全部重照省力多，又省錢多。你看如何？

勞君原函乞便中仍賜還。

前夜看你的 *Money & Credit*，有兩個小問題：

①你可曾注意到我在《神會和尚傳》裡提到裴冕建議大賣道士僧尼度牒以助軍需的問題？（《論學近著》pp.279-280）此法實起于楊國忠，見兩《唐書》〈食貨志〉。裴冕的事見《新唐書》〈食貨志〉及《舊書》〈肅宗紀〉、〈冕傳〉，及我引的《佛祖歷代通載》諸書。

我的感想是，自唐中葉至南宋，度牒逐漸成爲一種政府發行的特種債券。其功用等于一種「鉅額」的官會。試讀

《朱子文集》十六「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狀」　（a）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　（b）

十七「奏請畫一事件狀」　（c）

「乞給降官會等事……狀」　（d）

「奏救荒畫一事件狀」二件　（e）（f）

十八「再乞給降錢物……狀」　　(g)

「奏巡歷台州奉行事件狀」　　(h)

據以上各件看來，度牒在當時已有市價，朱子說「本價止四百貫」(d)，而政府作價「度牒一道計當錢千五百緡」(a)。後來朱又說，「其度牒，欲乞……依近降指揮，每道且賣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四百貫文省。」(e)後來他又說，「仍乞就撥紹興府先蒙降到度牒一百道所換米二萬石……」(f)，一百道度牒可換二萬石米，則一道換米二百石，此即當時之市價。

看朱子諸狀，可見度牒在當時確已成爲一種有市價的「大頭官會」。我不知道這個意思有無考慮價值，乞　示知。

②你在　大著*Money & Credit* 6.16曾討論宋朝「會子」的印刷形式，是" reported to have been printed from single brass plates in one color." (p.55)

在《朱子文集》十九「按唐仲友第六狀」裡，有刻書匠人蔣輝的供詞，說唐仲友把他關在宅裡，要他刻造僞會子。此供詞記他雕刻會子板是用梨木，又說需要「土朱，靛青，樧墨」三色。會子上雕有「人物，是接履先生模樣」。印會子本身似用墨。但需加「朱印三顆」，(1)篆寫「一貫文省」，(2)「專典官押三字」，(3)「又青花上寫『字號』二字」。有「青花」，故需用靛青。朱印則用土朱。故是三色。

此供可供你參考嗎？

以上是讀《朱集》時偶得兩點。想唐宋文集中必有他人請「給降度牒」爲緊急用度的文字罷？

匆匆請

雙安

適之

1953，May 15

79.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5月18日)❶

謝謝您指示《朱文公集》中的史料，「度牒」本想在講交引舖時順便提一下，後來不知怎麼給忘了。《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七卷一、二兩期有袁震〈兩宋度牒考〉一文，很詳細(從唐講起)，主要根據《宋會要》，《朱文公集》他雖亦提到，未多引。(日本人亦有關於度牒的文字)。《文集》十九按唐仲友第六狀雕造會子一節，極重要，看來會子實與交子相似(參考6.12所引曹學佺《蜀中廣記》)。我引的日本人推測恐不可靠，若宋無用銅板印紙幣之事，則可能始於金了。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八日

＊胡適旁註：造偽會子用梨木雕板，不一定否證官家用銅板雕印。

適之

❶ 據胡適於1953年5月28日致楊聯陞信所云，楊聯陞此信之前半係談勞榦(貞一)赴美研究事，已剪下寄給勞榦了。這後半段黏貼在胡適1953年5月19日的日記中，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遠流出版社出版，第十七冊。

80.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5月28日）

L. S.兄：

謝謝你的信。已剪下一半寄給勞貞一了。我贊成他來哈佛，已囑他托你接洽。China Foundation Fellowship❶每月175元，旅費來往一千四百元，但只限一年。因不欲阻礙台大別人出國的機會也。

《朱集》所記雕造會子情形，你認爲「極重要」，我很高興。但作僞者用梨木雕假會子，不一定否證官家用銅板雕印紙幣。南宋末期，開禧以後，紙幣膨脹，有時每年發行二三億緡，可能有用銅板雕印之法，尊作所引銅板一節，似不必因《朱集》而被否認。你看是不？

尊札謂：「可能始于金」，則可能性似更小？金亡于1234，雖在南方紙幣已大膨脹的期間，但北方似無如此大量紙幣膨脹的情形？（十二三世紀的北方紙幣，我知道太少，這是臆測，乞　指示。）

又前函我說度牒是否一種「大頭官會」？此意是否有史實可據？乞 指示。

新到了《傅孟真先生集》六部，每部六大冊，你如要一部，我可以奉贈，乞告知。（你能爲寫一 Review 更好。）

匆匆敬問　雙安

適之

一九五三，五，廿八

❶ 中基會獎助金。

81.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13日）

聯陞兄：

謝謝你五月廿九的信，六月十日的明片。

承抄示王梂度牒一條，十分感謝。此記翔實如此，可佩。

我戲稱度牒爲「大頭官會」，你沒有經過國內1946-1949的通貨膨脹的日子，故不懂「大頭」一詞！當時每次要發行更巨額的鈔票，例如「萬」「萬元」，報紙就說，「大頭票要出籠了！」

當南宋最初一百年，通行的「會子」似還是一緡的。故我猜想朱晦翁請政府搭發度牒與官會，似把度牒(每張四百千)看作巨額的會子。今看王梂所記，似度牒的形式雖似「空頭告身」，而作用實等于一種巨額的通貨。

《水滸傳》第三回記趙員外「買下一道五花度牒」，故可以請智真長老剔度魯智深。此回中明說是「空頭度牒」，長老賜名智深，「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智深收受」。

但已填名字的度牒，其人死了(或不作和尙了)，也可以轉賣，由別人頂冒其名。(《水滸傳》武松用的度牒即是冒頂。)如有名的惠洪，即是用「冒惠洪名」的「僞度牒」得度，後來有人告發，入獄一年，「坐冒惠洪名，著縫掖」。後來得丞相張商英特奏，「再得度」。改名「德洪」，似是由此。(看《石門文字禪》，24，〈寂音自序〉)

又後來會子稱「錠」，「錠」的定義(數量)如何？乞　示知。

《孟真遺集》，若能得　你紹介，作一書評，最佳。但不必急急，此書似值得一篇從容介紹。(錯字不少，甚可惜。書有兩種紙印，一種用報紙，你得的是用較好紙印的。)

貞一的事，單有歡迎信不夠。他須請護照與簽證，故必須由哈佛研究院院長的一紙英文信，許他在哈佛做研究。(中基會給他的Fellowship

包括來往旅費各七百元，每月月費百七十五元。我另有notarized 證書給他了。此事乞代他一辦？也許他此時已有信給你了。匆匆問　雙安

適之

一九五三，六，十三

附楊聯陞抄寄

宋　王栐《燕翼貽謀錄》卷五

〈出賣僧道度牒〉（學津討原本・葉九下至十一下）

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印板，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獻議者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爲價百三十千。然猶歲立爲定額，不得過數。熙寧元年，始出賣於民間，初歲不過三四千人，至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州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爲百九十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賣三萬餘紙。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濫，住賣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毀抹，諸路民間聞之，一時爭折價急售。至二十千一紙，而富家停榻，漸增至百餘貫。有司以聞，遂詔已降度牒，量增價直，別給公據，以俟書填。六年，又詔改用綾紙，依將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踰百萬數，遂詔住給五年。繼更兵火，廢格不行。南渡以後，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爲五百千，又增爲七百千，然朝廷謹重愛惜，不輕出賣，往往持錢入行都，多方經營而後得之。後又著爲停榻之令，許容〔胡適小批：應作“客”〕人增百千興販，又增作八百千。近歲給降轉多，州郡至減價以求售矣。

聯陞按：

此記大體正確，惟陝西賣僧牒，在治平四年(1067)，此云熙寧元年(1068)，當是推廣之年。

又南渡初爲價六十千，建炎三年(1129)已增爲百二十千(皆連綾紙價)，紹興二十一年二月，增爲五百貫(連綾紙錢爲五百一十貫)，是年十一月減爲三百貫，以後復有增減。八百千之價始於光宗紹熙三年(1192)，停榻蓋屯積居奇之意。

(摘自《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十七冊，1953年5月30日與6月2日之間。)

82.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13日）

頃發一信，沒有提及你送我的〈質子考〉。此文匆匆讀了，很感興趣。《三國志》〈鍾會傳〉，「初文王欲遣會伐蜀，……邵悌求見曰，……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此「任」即是「質任」。此不但是一個例子，並且可以表示質任之制有不能生效處，「單身，無重任」，則此制窮矣。

尊文論「葆宮」「保官」各節，是創獲，甚佩。

適之

五三，六，十三

83.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6月16日)

胡先生：

今早接到　您六月十三的信跟明片，多謝！

勞貞一的事，我當盡力幫忙。但不知哈佛方面信須如何寫法始能得到「簽證」(護照我想不成問題)我給他的信裡，提到得「名義」一事甚難，前些年丁聲樹、梁方仲、全漢昇來時，趙先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替他們辦到空頭 research associate 名義，後來孫毓棠❶再來，我去試辦就碰了釘子，但孫仍來住了差不多一年，利用圖書館等均免費、無問題(他是洛氏基金會出錢)。我想勞君自然不要註冊作研究生，然則信裡至多只可寫歡迎他來作 visiting scholar 一類字樣，這樣對於「簽證」效力如何，似應先打聽一下，再由我託葉公或直接請 Provost Buck 寫信，(當然如果中基會直接給 Provost P. H. Buck 寫信也無不可，校長換人，教務長也要辭職，但都得九月才正式交代)勞君尚無信來，您想該怎麼辦，請示知，我可以就辦，否則就先等等他的信。(希望勞君不要見了我的信誤以爲不肯幫忙就洩了氣)

「大頭票」一辭，似在報端見過。您說度牒作用實等於一種巨額的「通貨」，我想可以成立。「錠」在宋元一般是五十兩，硬幣紙幣同。〔胡適眉注：每錠五十兩。每兩兌錢若干緡？〕

「單身，無重任」也是質任制度一個難點，承　您指示，極感！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

---

❶ 孫毓棠(1911-1985)江蘇無錫人。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後赴日本留學。曾任教西南聯大師範學院、清華大學。曾赴哈佛大學、牛津大學擔任客座及研究員。早年從事中國古代史教學，後專研中國近代經濟史。著有《兩漢史劄記》等書。

84.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17日）

June 17,'53

L. S.——

謝謝你的信。

勞貞一的事，我想他爲簽證事，既有 China Foundation 的 Fellowship，似可不須要 Research Associate 一類的“名義”，只用你擬的“Visiting Scholar”就夠了。但我總覺得此人有點迂，而不通國外大學情勢，試看他的研究計畫，如此廣大，便可以想像。故我實不知他自己的欲望(desire)如何。(我不該在上次寫信時說了一句這樣的話，“你的計畫太大，此時當力求縮小，將來如需較長時間，或可以問問哈佛燕京學社的朋友們能否幫助你作一年後稍長久研究的計畫。”話記不清了，大概有這個意見。)他至今也沒有信給我，也沒有信給你。不知他曾否托董彥堂向 Chicago 去問，或托元任先生向 U. C.❶去問。

我想此時或可照尊意寫信“歡迎他來作 Visiting Scholar”，“利用哈佛的圖書館等”，請葉公出信就夠了。勞君若不用，亦算我們盡了人事。

先人《台灣紀錄兩種》，承你校勘，我在台曾印〈正誤表〉，今送上二份，並志感謝。

適之

❶ 加州大學。

85.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6月19日)

胡先生：謝謝您六月十七日的信并《台灣紀錄》正誤表兩份。

剛才作航函寄全漢昇，請轉詢勞貞一事，有一節說：

「又聽胡先生說，勞兄因 visa 關係，可能需要將來研究的大學當局具函證明，但不知詳情，可否請您代問一下，信如何寫法最爲有效，我可請遠東語文系主任兼哈佛燕京社長葉理綏先生 Serge Elisséeff（或再較高之當局如教務長）具函歡迎他來做 visiting scholar(此非正式名義)免費利用圖書館等，如果這樣對 visa 有用，請您或勞兄來信，我可以就辦。葉先生對我說，如果勞君有興趣，哈佛燕京學社願意請他作一次講演(大約有些報酬)，但我想美國移民當局多半不贊成短期來訪者作有報酬之事，故我猜想以不寫在信裡爲宜，但如勞兄確知請來研究并帶講演一次對 visa 特別有幫助，這裡也可照寫，(是否應提 hono-rarium❶亦盼示知)無論如何，希望早日來信示知」

您上次指示我《朱子文集》中關於僞造會子的史料，我也告訴全漢昇了，這樣重要的史料，他這貨幣史專家必是樂聞的。

最近看陳榮捷的 Religion Trends in Modern China 對傅孟真先生《性命古訓辨證》大旨已有介紹，這樣我的介紹文章恐怕更難作了。但仍舊記在心裡，希望能寫出一篇像樣的東西來。

關於董彥老❷來美事您有消息否？聽劉真先生說，好像未成事實。

---

❶ 酬勞。

❷ 董作賓(1895-1963)字彥堂。河南南陽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畢業。歷任教福建協和大學、中州大學、中山大學、台灣大學、芝加哥大學、香港大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所長，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從事殷墟挖掘，並致力於甲骨學、年曆學等研究。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

86.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6月20日）

胡先生：

今早收到勞榦航空信一封，六月十二日謹錄中段如下：（郵戳是台北六月十五日）

簽證一事，因現在臺灣出境非常麻煩，除本國機關之外，美國大使館亦非要美國大學證明不可（已進行中者有 Princeton, Chicago, California ）因此已向其他大學進行，只要給予一個公證的證明書，因爲不讀學位，則住一個時期，再來康橋，亦自容易，現在當前問題仍爲辦理手續問題至少尙要一兩個月。至於到美以後恐仍以找房子爲第一，吃飯問題似尙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也，此等事將來到康橋時也許還要多多麻煩吾　兄，此時也許尙有想不到之問題也。彥老最近未聞有到 Berkeley 之說，或者一時尙不來美。

吃飯問題是因爲我信裡提到可以包飯，也可以加入中國人自組的自炊飯團之類。簽證未得，這些自然仍是後話。（房子不成問題）

我對勞貞一的研究計劃，原不主張他長住一處，如果普林斯頓、支加哥或加省可得較好名義，先去住一陣，自無壞處，哈佛可以出的信內容既在我給全漢昇的信裡寫明，如果有用，我想全、勞二公會來信的，所以還是想等幾天再講。　您看如何？（因爲還有可能請演講一節不知該提不該提，否則我可以請葉公就寫信，好在航空信來往很快，想來不至於誤事）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日

87.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22日)

聯陞兄：

彥堂六月十五日信云：

去年元任、世驤極力進行拉我到加大，顧立雅❶也拉我回芝大。今年都不成。我和　先生談過，積蓄快貼完了，靠賣文不能活，賣字無人要，只有靠「美援」，不知　先生有無他法？

這是個人私事，人快六十歲了，還是栖栖皇皇爲活著而忙碌不休，可發浩嘆！

此信可以說明你要知道的彥老來美事。

他問的「美援」，一面當然是「中基會」，一面也有點指著哈燕學社。我去冬在台北時，有一天，蔣孟鄰❷兄約了台大、中研院七八個朋友談話，說有一位朋友曾對他說，哈燕學社頗想在台灣做點有益于學術(文史方面)的事，所以他(蔣)約我們談談。談的結果，由沈剛伯❸、劉崇鋐❹兩先生起草，把意思歸納成幾條，大致是希望哈燕學社與台

---

❶ 顧立雅 Her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29年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1931-1935年以哈佛燕京學社研究員身分來中國進修。後任教芝加哥大學。專研中國哲學和歷史。

❷ 蔣夢麟(1886-1964)，字孟鄰，浙江餘姚人。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後自費留美，獲加州大學教育學士學位，1917年獲哥倫比亞哲學博士學位。歷任北大教授、總務長、校長，教育部長，浙江大學校長，來台後曾任農業復興委員會主任委員。

❸ 沈剛伯(1896-1977)湖北宜昌人。1917年畢業於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1924年入英國倫敦大學留學，專攻埃及學及英國史。1927年回國後，先後在武漢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任教。1948年以後，曾任台灣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1970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❹ 劉崇鋐(1897-1990)，字壽民，福建福州人。1918年清華學當畢業，保送美國威斯康辛大學，1920年獲文學士，轉哈佛大學，1921年獲文學碩士。再轉至哥倫比亞及耶魯大學研究。其學範圍以歐洲史、美國史為主。1923年返國，歷任南開大學歷系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及系主任、西南聯大教務長、台灣大

大、中研史語所發生「人的交換」，每年有二三人從哈佛到台北，利用史語所的資料，做點研究，同時也可以給台大帶點「新血」「新力」去；同時每年由哈燕社資助一兩位自由中國的文史學者出來到哈佛作一二年的研究，使他們可以得點「脫胎換骨」的新空氣、新生命。

此外似還有幾點(如 microfilming books in Taiwan 之類)，我記不全了。當日約談的情形甚鄭重，則絕無可疑。(我也在場。)

孟鄰先生沒有說代表哈燕社說話的人是誰。我也沒問他。

此事你們在康橋有所聞否？

我以爲此類的事是值得做的。若每年能有一人交換，也就很好了。

適之

一九五三，六，廿二

學歷史系教授及系主任、教務長。1973年退休，再任東海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東吳大學歷史系系主任、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Fullbright Foundation; 1979年後易名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秘書等。

88.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22日）

陞兄：

謝謝你六月十九、廿兩信。

貞一的信最可表示他的迂。Princeton 沒有中國部，也沒有遠東部，未必能歡迎他來，至今日爲止，尚未見有人來問我。芝大、加大大概可以給他一個證明書。若係元任先生代他辦加大的事，大概無問題。他信上所謂「公證的證明書」乃是“notarized”的證書，須在Notary Public❶面前簽字，由他加簽字並蓋印。（一切公共機關都有 n. p. 哈大也有。）此是美國方面的麻煩，所以中基會一切證書，都得如此辦。我以爲你擬的哈大信，不妨先寫了寄去。講演有報酬，只有幫助，並不妨礙。若能 notarized 一下，更好。再等幾天，也不礙事。（若能將 Visiting Scholar 二字寫作大字頭，最好。）

《朱子文集》中僞造會子的史料，承　你鈔給漢昇兄，我很高興。這是我近來細讀朱子各書的意外收穫，能得你們兩位中國經濟史家賞識，我當然引爲榮幸。

適之

四二，六，廿二。

---

❶ 公證人。

89.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6月24日)

胡先生：

多謝您六月廿二的信。

勞貞一的信，已與葉公大略草定，日內可以「公證」後寄台。提了請他作一次講演(關於中國文化史的)之事，但未及報酬細節。希望能有用。至少他有「赴美講學」之名，說起來也好些。一般留學生，是「學成歸國」，他則是「學成出國」，自然不免有些complex，您所謂「迂」與此或者不無關係。辦來美簽證尤其是令人頭痛之事，他如果有幾分煩惱，也是可同情可原諒的。

哈燕社的經費支配問題，我只知其頗爲複雜。也因爲是「人微言輕」(這是實話　您可以體會)不願多問。(愧無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之才)但希望得多有與中國學術界合作的機緣而已。您提的那次談話會的消息我沒有聽到。

去年有名記者 Alsop 君說曾與福特基金會講通，肯資助中國學者若干人到哈佛來作較長期(三年？)的研究。系裡開過幾次會，由我同洪先生擬具名單，彥老與勞貞一都在內。也通知了 Provost Buck。哈佛方面似乎已無問題，但福特方面的錢，全無蹤影，看起來沒有多少希望了。(此事請勿告人)

盼望一兩月內可得勞兄手續辦成的好音！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90.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25日）

今天忽然發見此未發的一信，補寄上。

適之　五三，六，卅夜半

聯兄：

謝謝你昨日的信。

貞一的事，如此辦最好。

大概去冬我在台北參觀❶討論的哈佛燕京社事，動機是起于你此次信上說的 Alsop 提議。時間也大致相符。

大概是因爲福特基金方面沒有回音，所以此事也沒人談了。謝謝你幫助我解答了一個謎。我一定不告他人。

縮照台灣善本書事，福特方面至今無一字回信。

（附告：葉公也沒有一字回我的信。但你不必提醒他。）

適之

一九五三，六，廿五

韓戰三周年，當爲李承晚浮一大白！

❶ 疑為「加」字。

91.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6月26日)

胡先生：

昨天柯立夫 Cleaves❶來，拿著 Frye 從英國來的一封信。說英國的 Bailey 教授聽說駐美大使館藏有幾箱漢 蒙及中亞文字的文件，是斯文赫定❷同中國人合組的中亞探檢〔險〕隊得到的。柯問我是否知道此事，并托我向您打聽。我說，聽說漢簡在華盛頓 國會圖書館，其他文件不清楚。但因所有權及發表協定等關係，恐怕沒有法子看。(我說這是我前些年向您打聽漢簡時聽到的)柯說：現在斯文赫定死了，希望事情好辦點。總之他們懂中亞文字的人都表示很大的興趣。將來萬一要編印發表，不愁無人幫忙。我猜想這一類事情，恐怕要等中美文化界有更密切的合作辦法(如您上次提的與哈燕社交換派人，縮照善本書之類)才好辦理。是否有此等文件及是否應如此回答他？都請指示！

Frye 說，英國 劍橋已決定聘 E. G. Pulleyblank❸(加拿大籍，現在可能仍在日本)繼夏倫之任，此人專攻唐史，論文是「安祿山」。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三年六月廿六日

＊〔胡適在信首注記〕六月卅日答了。

---

❶ Francis Woodman Cleaves，哈佛大學蒙古歷史和語言教授，曾任《哈佛亞洲學報》編委、哈佛燕京學社《蒙文手稿集刊》主編。

❷ 斯文赫定(1865-1952)Sven Anders Hedin 瑞典人。1885-1930年間，多次在中亞及西藏、新疆一帶探險，並寫有各次探險的報告。

❸ Edwin George Pulleyblank(1922-)加拿大人。1951年倫敦大學博士。1948年起先後在倫敦大學、劍橋大學、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專研中國中古史和古漢語音韻。

92.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6月30日）

聯兄：

六月廿六日信上問的一事，我可以作正式答復。

當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新疆發見的漢簡，是原存北大研究所的，一九三七年，我特別救出來，交沈仲章帶到南方，後由中〔央〕研究院收藏，在香港商務印書館照相。其後在1941年原件運到華府，由我寄存國會圖書館。勞榦依據照片做了《釋文》與《考證》。原件本準備1946-47年之間由王重民帶回國。但因國內交通其時已不方便，故此項漢簡仍在華府。收條在我處。此外並無他種「漢蒙及中亞文字的文件」藏在駐美大使館。漢簡中並無一點外國文字。

我定于七月六日同內人去 Ithaca❶住三星期，約七月底可歸。住址爲

c/o Miss C. E. Williams❷, 322 Highland Road, Ithaca, N.Y.

匆匆敬問　雙安

適之

一九五三，六，卅。

去年你提及《周氏冥通記》中仙人主張紀月日須兼紀年分，前些時我偶檢《叢書備要》內的影印本，此一段有一二字，似勝你所見本子。（此本影《祕冊》本。）

---

❶ 綺色佳。

❷ 胡適留學時期的密友韋蓮司。

93.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7月7日)

胡先生：

多謝您六月廿五跟三十的信！

關於并無漢 蒙及中亞文字文件藏在駐美大使館一事，已經轉告柯立夫，Frye 所聞，可能是因漢簡在美而誤傳，此後謠言當可息滅了。

今日又收得勞貞一信一封，是六月二十八日發的，信云：

「弟赴美事，承殷勤關注，此心非常感激。前曾奉寄一信，此信不知是否被郵局錯誤，未經航空，以致尚未遞到，尤爲歉疚。昨日全漢昇兄來此，奉到來函，知吾兄對於赴美一事，仍在關顧之中。關於此事，弟之意見，自爲希望在哈佛研究，較別處爲好，至於 visa 一事，昨日問到旅行社及美新處私人，認爲葉理綏先生之函，只要證明弟確爲到哈佛研究，visiting scholar 之名義，亦是可用。講演一次，弟也甚有興趣，但總希望能在明年，則弟之英語可以比現在流利些，講演事可用不著在函內說，附致葉理綏先生函并祈轉達，見到葉、柯兩先生并請代爲問候，一切十分費心，不勝感荷」

致葉一信，內容大略相同，已轉交。因葉信已發出，無甚話說。柯立夫下年擬選勞榦在聯合國同志會講漢代文化的稿子作中文選讀，我已給全的信裡提及此事，(也是爲勞貞一「打氣」之意)所以有代爲問候的話。

我等一會儿就可以寫封航空信覆勞。

您跟　師母同到綺色佳小住，玩得必然痛快。等您回紐約之後，我可能有機會來紐約，那時再來看您。

七月一日至三日我們一家跟蔣彝❶(蔣屢次說叫我給您寫信時替他致

---

❶ 蔣彝(1903-1977)，字仲雅，江西九江人。1926年獲東南大學科學士。1935-1938任倫敦大學中文講師。1956年起任波士頓附近之 Peabody 博物館中國人種學館館長。1958-1959任哈佛大學愛默森講座教授。又曾任哥倫比亞大

敬，我總是忘了，該打之至）曾憲七（裘開明先生的內弟，花鳥畫家）同遊白山，曾開車。蔣鼾聲有名（有一次與陳世驤同宿旅館，一至，陳中夜不能寐，逃出另開房間）又到處留情（爲找材料寫遊記）很想多住，被曾君同我強拖回來（爲的避免七月四日的車輛擁擠），後來我作遊白山詩一首，有兩處同他開玩笑。詩實在不佳，紀事而已。附錄如次，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

裹三日糧邀勝友，攜家來作白山遊。七月北行避炎熱，輕車良御客無憂。一湖如鏡傳清響，兩峰斜聳似蠻頭。初日入山宿山麓，鼾雷陣陣夢悠悠。　鳴泉濺石浮綠峽，雙壁參天棧道幽。森林茂密疑無路，轉山卻喜見龍湫。華盛頓山六千尺，齒輪火車慢如牛。登高不遇晴明日，舉目但見白雲浮。　明日更遊迷失河，斧劈亂石壓寒流。山洞匐匍纔可入，人成餅餡又搾油。歸途更訪白熊洞，腰腳已倦興不休。兒女貪遊如貪飴，猶說須作十日留。

＊〔胡適在信末注記〕：七月十八日覆了。

學中文教授、澳洲國立大學中國語文客座教授。為美國科學藝術院院士。

94.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7月16日）

胡先生：

今日又收到勞貞一七月十一日發的一封信，抄錄如下：

「弟出國事屢承關照，十分感謝。葉理綏先生的信，已經接到，因爲我的護照尚未發下（大約一星期內可發下）並且還要辦出境證檢驗體格等事，尚未能去找簽證。不過到美國新聞處朋友打聽，據說大致沒有多少問題。只是辦手續，再加上清理積稿，勢必非拖到九月初不可。我　兄如見到　胡先生時請爲轉達。同行的還有三位臺籍同事，戴炎輝❶兄大致到 Michigan，翁通楹擬 apply Mass. 理工學院，覆信尚未到，尚有一位醫學院宋君覆信亦未到。不過按過去情況來看，非坐飛機到西岸不可，然後再坐火車東來。來後恐怕還有許多的事要麻煩你。到起身前再將起行時日告訴你，一切非常謝謝」

近來看《元典章》，官吏索賄說「要肚皮」「喫肚皮」行賄說「與肚皮」，又程文海《雪樓集》九「給江南官吏俸錢」云「江南州縣官吏自至元十七年以來並不曾支給俸錢，真是明白放令喫人肚皮椎剝百姓」，我想這話可能是蒙古譯語，但柯立夫已給查過各種字彙之類，「肚皮」不見此解，《通俗編》以爲是「廋語」（當是廣義，謂 figure of speech）也很難確定。您看書時請代爲留心，多謝。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六日

❶ 戴炎輝（1909-1992）台灣屏東人。1933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1962年獲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46年起任教台灣大學。後曾任司法院副院長、院長。

95.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7月18日）

聯兄：

謝謝你七、七的信。

我們在此很舒服，大概八月二三日可歸去。

蔣彝兄何時來紐約？相見時，乞代問候。

遊白山詩，很有趣。

我因此想起東坡在黃州的「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小詞，我選此詞時，總覺得其中「家僮鼻息已雷鳴」一句不佳，爲全首詞之一累。今讀大札所述陳世驤中夜逃出另開房間的故事，使我對東坡此句的成見也減去幾分！

此地多瀑布，暑中多無水，頗減色。有一有名的 Enfield Falls，我的《藏暉室劄記》題作英菲兒瀑布的。四十多年前，我同幾位同學們去遊玩，日出步行起程，日入始歸，有長詩爲證❶。近年道路修好，汽車去遊，二十分鐘已達瀑布腳下了！回想當日整一天的步行，真如同隔世了。

老兄爲勞貞一「打氣」，十分可感！

匆匆敬問

雙安

適之

一九五三，七，十八

---

❶ 參見《藏暉室劄記》卷四，1914年6月12日條。台北遠流出版公司《胡適作品集》第34冊，《胡適留學日記》（一），頁229。

96.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8月17日）

八月十七（'53）

Dear L. S.——

你翻譯蔣輝供狀，我覺得很好。有些小地方，我已大膽改過。請你斟酌採用。

供狀是 deposition，你誤作 desposition。“去婺州鄉下撩，使篕頭封來”，這個撩（liao）字，我們徽州人讀作“liu，流”，如用竹爪籬子下煮飯鍋去，撈（撩）起飯來，我們至今叫做“撩飯”。〔眉注：冬秀的家鄉旌德縣人叫做「撈飯」。〕《關雎》“左右流之”“左右芼之”，古訓“流”爲“求”，是 verb transitive，故其下有“之”字。流即撩，即撈。芼即摸。

“輝是實方使朱印三顆”，此句頗不易解。你說“是實”當讀“是時”，似太文，與此口供不類。也許官印是地方官印，不用偷刻？〔眉注：前一供狀說他曾「開僞印六顆」，而此次不說他開雕官印，故我疑此次主使人是地方大官，故不須雕僞印了。〕但他不能不承認“是實，方使朱印三顆。”你看如何？

“一貫文省”并“專典官押”三字，又青花上寫“字”“號”二字，此三項似不應全是朱印。故“朱印三顆”乃是你所謂“government seals”。其餘二色，你說“blue for the serial character and number, and black for the rest of note”我頗有異議。“青花上寫字號二字”，明說“字”“號”二字的底下有“青花”。似“花”是泛稱“出相人物”，故我疑“接履先生”“出相”是用靛青印的，即“青花”也。其上字號是用墨印的。典官押也是墨印。三色如此，你看如何？

“大營前住人”，似不須疑慮。“大營前”正如“觀前街”。

此外，我想你應該指出蔣輝與王定等十八人（共十九人）雕刻的《荀

子》，現收在《古逸叢書》裡，又收在《四部叢刊》裡。《荀子》每葉有刻工姓名，其中果有蔣輝、王定的姓名。這是雕刻最工的南宋本，可取蔣輝刻的一印影印，使人知道這案中主要人犯確有其人，確是“開字”好手，有實物作證！

唐仲友的文集，收在《永樂大典》裡，全祖望曾鈔出一部，《鮚埼亭集》外編34有〈唐說齋文鈔序〉。此本後來不知下落了。但三十年前，我曾得一部寫本石印的《唐說齋文鈔》，只有一大冊。此邦各圖書館，不知收有此書否。

說齋的〈帝王經世圖譜〉似已收入《四庫》，可一查。

昨日新得一部朱謀㙔的《水經注箋》，是毛子水從日本買的，轉讓給我了。

在Ithaca，無意中見Prof. Harold Shadick❶有一部譚元春刻的《水經注箋》，即所謂“竟陵本”。此本全美國都沒有，1944-45我曾大索，竟不可得。1946回國，始得一部，又沒有帶出北平。此本雖是“much maligned”，“much despised”，其實是一種重要的link。所以我借來了。黃省曾刻本，我有microfilm。

近日決心把《水經注》一案寫一總結束，了此九年(其實已快十年了)心事！

想請你將日本《東方學報》第三冊的森鹿三的〈戴震之水經注校定〉一文，作 photostat 一份，寄給我。其費用務乞示知，當照繳。若有精通日文之人，肯將此文的結論譯成漢文或英文見寄，我也願出翻譯之費。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❶ Harold Ernest Shadick(1902-)1951年多倫多大學碩士。1925-1946年曾在燕京大學任教。1946-1971年任康乃爾大學教授。專研中國古代漢語及古典小說。

97.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8月19日）

胡先生：

蔣輝供狀譯稿，蒙　您詳細改正，感謝之至。「抄紙」北平也說「撈紙」，故撩字亦應同作此解，與撩飯、撈飯之動作亦有似處，不必是尋求之意。大營前住人及接履先生兩點，仍不能無疑，等再找找再說。但大營前若是地名，則恐是街而非巷。《荀子》蔣輝、王定等刻本仍舊保存，大妙大妙！承指示，當在注中特謝！

森鹿三(Mori Shikazo)文〈戴震の水經注校定について〉見《東方學報》Tônô gakuhô, Kyoto, no.3, March, 1933, pp.182-217。

結論見 p.217 漢譯如次：「張、楊、王諸氏之議出，而戴氏襲全、趙兩家之論定。戴氏之畢業工作完成既後於全、趙二家，則此論議(似)爲可能，且(或)probable，然吾人若返取戴氏之立場，分其《水經注》校定工作爲「水經篇目之整備」「經注之釐定」與「字句之校正」三部門而回顧之，其結果，則三部門中之前二者殆皆出於戴氏之創意，其字句之校正，則似有不少依據《大典》本者，此事待將來得見《大典》本時當可確定。再者，戴氏既曾見何焯校本(全祖望、趙一清由此校本得裨益之處均多)則除由何氏校本轉引歸有光本之外，有所參照，自不容疑。然則戴書與全、趙書有相類之處，或由於同出一源正未可知，遽斷爲戴氏竊據踏(蹈)襲，而認戴書無價值，是不得不謂爲沒卻戴氏之功。本論稿對此歪曲看法，企圖略加訂正者也。」(爲保存日文氣味起見，盡量用原有字句，中文不大通，請原諒，下同)

本文有短序，不重要。正文分三節，首節先比較戴注兩種刻本篇目次序，自刻本(微波榭本)刪去聚珍版中校語，不分卷數(聚珍版四十卷)以一水爲一篇，其諸水排列，以河水、江水爲二大綱，其流入之河川則依流入先後及方向即統屬關係(先左入後右入)爲次，不流入之河川則依位

置的關係排列。聚珍版則一從所謂舊卷第，然所謂舊卷第似非酈書之舊，但可以回到明刻本與南宋時而已(王應麟《玉海》卷二十水經目錄)。再前則《唐六典》七水部郎中條下李林甫注「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較後來之百二十三多出十四，又1041成書之《崇文總目》記秘閣《水經注》已闕五卷爲三十五卷。又《太平寰宇記》等書所引多今本《水經注》佚文，恐王氏應麟所見，已非原本。所謂四十卷，可能是由三十五卷或更少之數改編，此卷第自無株守必要。

戴氏自刻本，一水一篇，未必是故意立異，或更有還酈氏之舊之企圖。

又二本刊行之年代，王國維以爲自刊本告成在戴身沒之後，恐當依段玉裁《戴氏年譜》作爲與聚珍版同時出世者爲是。

張穆攻擊戴震，以爲篇第襲全。河江二綱同於全之北瀆南瀆，但略加比較即知其非，如河水篇，戴分阿轉達諸水，蔥嶺、于闐水及入中國河三部，全氏全依舊次列爲五卷。又戴於流入黃河之汾水之次，列汾水支流時，將由西注入諸水，依注入先後列晉水、文水、原公水，次將由東注入諸水，同樣列同〔洞〕過水、澮水，再將此等汾水支流一括，之後，繼以尋汾水入黃河之涑水。反觀全氏，全無用意，但隨舊次列汾、澮、涑、文、原公、過〔洞〕過、晉爲次，與戴氏之創意爲整然體系者，不同顯然。然而可能有人以戴氏可能曾見全書因而自成其體系爲疑者，則全氏校本序目已云義門何氏「先得我心」而楊紹和所藏《水經注》校本卷首沈大成題記已云「庚辰初夏……借何義門先生校本，復校於廣陵，同觀者休寧戴震，亦嗜古之士也」則戴於乾隆25年已見何本，何必竊全，張穆此論爲誣。惟戴氏於舊目不見伊、瀍、澗、渠、獲、洨諸水各題一篇，又除沅、酉水，皆與全校本序目同，或者令人生疑(張穆並未指摘此點)然全氏序目，明言加洨水除沅、酉水係從何焯補正，而其他五水之題目則自黃儀、胡渭始，是則篇目加除之相同，可謂爲兩氏同襲何本而不足爲戴襲全氏之證。(以上首節)(pp.183-194)

第二節論釐定經注。經注之亂至少南宋已然，王應麟《困學紀聞》卷

十「愚按經云武侯壘……然，則非漢人所撰」云云。所引經文四條，除「魏興安陽縣」一條外，三條皆是注，而混爲經，明刊本同。又據歐陽玄〈補正水經序〉則金之宇文氏已有經傳淆亂之言。蔡琰因有《補正水經》三卷之著(明初已佚)。又依錢曾〈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跋〉則宋元祐蜀版，已有遷就之失。經注混淆蓋始於以不足本改合原卷數。至於戴氏釐定經注，其三準則明晰的確簡而得要，壓倒諸家。泗水篇之「匡當作過」趙本反有襲戴之疑。然全、趙二氏畢業在戴氏之前，故有戴襲二家之議，而二家之書，校刊在後，則校刊時據戴書再加改定亦非不可能也。又礫石溪水一條，三家皆正胡渭《禹貢錐指》之誤，似有可疑。惟戴之〈書水經注後〉在乾隆三十年乙酉八月而王國維推定戴見趙書在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則此改正南北二礫溪一事，係戴氏獨立所爲可斷言也。(以上第二節)(pp.194-203)

第三節論字句校正　黃省曾1534本，吳琯1585本，朱謀㙔1615本，戴氏均見自不待言。戴於乾隆二十五庚辰年與沈大成共見何焯本，沈大成前一年(己卯)曾借抄季滄葦校本，此時戴氏想亦及見。(據《季氏藏書目》黃氏跋，「季氏書半出錢氏」可能是錢曾舊藏宋本)，是以乾隆三十年所定《水經》一卷，及乾隆三七著手刊刻是自刻本，當據此等善本，然刊行未竟，便於三八年入四庫館，見《大典》本。張穆誣云《大典》無脫簡數十字至數百字之事，王國維已證其誤，其云「戴氏所補乃不同於《大典》本而反同於全、趙本」則須待見《大典》本決之，然戴補與全、趙本實有不同，渭水脫簡，戴氏補文比趙多十八字，恐有戴氏以意增益《大典》原文所無之處。(如戴書「逕雍縣」與「雍山」之間「南雍水注之，水出」七字)《大典》除增出脫文外，更多酈序，實勝柳僉本，而張穆云「今以通行本校之，大略不殊」亦非當評，「《水經注》之有現在之整備形態，乃幾多先人業蹟堆積之結果，如其字句之校正，則吳琯、朱謀㙔、孫潛、沈炳巽、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等，不但用諸種刊本抄本校勘，且就他書引用之《水經注》文一一校勘，又就《水經》引

用他書之文，溯其原書，訂僞補逸，漸復舊觀，張氏之文爲駁擊戴氏校書而作，然其於戴氏所依據之《大典》本復加酷評，恐張氏未見《水經注》舊刊舊抄，惟以整備之全、趙、戴諸書與《大典》本比較而發言耳」p.213

王國維謂戴氏「所引歸(有光)本亦僞託」實不然。戴氏據歸只五條，王氏云與全、趙本同，然而不然。(全同者只第四羌水條，餘皆不爾)戴氏既見皆引歸氏之何焯本，則王氏所議全不中肯。戴氏必襲全、趙之論，似爲草率。(以上 pp.204-216)

以上的撮要，想可夠徵引之用不必照像了。若有任何段落需要再詳細的，我再細抄。請不必客氣(字太草，請原諒！)

專此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九日

98.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8月21日）

L. S. 兄：

謝謝你費大力爲我摘譯森鹿三的文章，但使我很不安，我要特別道謝。

此文作于《大典》全部出現之前，但他的分三段立論，方法上很不錯。他雖說，「張、楊、王諸氏之議出，而戴氏襲全、趙兩家之論定。」但他能指出三家書「有相類之處，或由於同出一源正未可知」，又能「對此歪曲看法，企圖略加訂正」，可見方法稍正確，則結論也可以比較正確。十年前曾見此文，已認爲「不同凡響」，故久想留一節譯之本，爲他稍稍表章。老兄大力，不但于我大方便，也是有功于作者。

他的第一大段，有很精到處，但論全、戴兩家改定一百廿三水的次第，甚不詳細。我在北大買得東原《自定水經》一卷的乾隆三十七年夏重抄本，其中夾有一些爛紙，上有《水經》各水次第。我細細整理，始知這些代表東原兩次三次改定各水次第的思想路線。周一良家藏的東原《自定水經》一卷係乾隆三十年的初稿抄本，其前也有新目次，代表東原第一次改定的各水次第。從三十年到自刊本《水經注》的刻成（四十年），十年之中，東原改定各水次第凡三次，其草稿俱得保存，可以一一推知每一次的思路。我曾作「全、戴兩家改定水經各水次第對照表」，比看起來，就可知這兩人的思想路子不同，不但如森鹿三指出卷六汾、晉各水的次第，戴則「有用意」而全則「隨〔卷六〕舊次」而已也。（森氏此意是一個創見，前人都未夢見。）全改各水次第，亦有用意，與戴正同。〈汾水〉諸篇偶不注意各水自然次第，故稍可議耳。

試從我的表中舉幾例子，可知張穆、楊守敬諸人的粗心。

	舊本次第	戴改一次	改二次	改三次	戴自刊水經注	全氏改定	
汾水	2	2	2	8	8	2	此即森鹿三所指卷六各水
澮水	3	7	7	13	13	3	
洞過水	7	6	6	12	12	7	
湛水	9	9	9	15	15	19	
濟水	10	39	39	45	45	39	
渭水	39	29	29	18	18	9	
渠水	47	62	62	2	2	41	此是東原最大改動。他以爲渠水等六水「皆出於河之水」，故提前作爲河的本身的一部分。
陰溝水	48	63	63	3	3	42	
汳(汴)	49	64	64	4	4	43	

此第一大節爲森鹿三此文最有貢獻之處，故特爲　老兄詳細說明，要老兄知道此人是值得表章的，前天的心血不是白費了的。(鄭德坤對他曾表示不敬，故我今天爲他稍稍表章。)

第二、第三，兩大節，雖無甚精采，但比張穆、楊惺吾、王靜菴、孟心史諸公高明多了。

但此君疑「注作逕而經必作過」，「趙本反有襲戴之疑」，……「校刊時據戴書再加改定，亦非不可能也。」此則大冤枉了趙東潛了。謝山病中發見經注有別，確是大創見，但他已在大病中，精力不夠了，只能見其大區別，——如「五校題詞」所說，——而沒有發見「經文作過，注文作逕」的一個機械的簡易標準，故〈河水〉篇中如「東過榆中縣北」「東過天水縣北」等經文，全氏至死還留在注文中。但趙氏確曾發見這個標準，故書中曾有兩處提及，但他不是一個能作綜合性大文字的人，故不曾提出作通論，但這兩處刻本與《四庫》本相同，

並非校刻者據戴改趙。（兩處①在附錄上引〈禹貢錐指例略〉的短跋裡，②在〈刊誤〉卷六〈漆水〉注引〈禹本紀〉「又東逕漆、沮入于洛」之下。）此等處皆是我所謂“independent convergence”，不得疑趙襲戴，亦不可疑戴襲趙。

第三大節，你譯的 p.213一段，說「《水經注》之有現在之整備形態，乃幾多先人業蹟堆積之結果」，是有歷史眼光的見解。王靜菴何嘗見不到此一點？但他的成見，他的衛程朱道學的成見，反用這個歷史見解來打擊東原。森鹿三則無此種愛憎成見，故能作此平恕的結論。

*

因爲感激老兄費了許多時力爲森鹿三節譯此文，故稍稍引申他的見解，不免又 talk shop 了，死罪死罪！

*

蔣輝刻的《荀子》現存，我以爲你一定知道，故提醒你引此證明此案的人證確實。不意 老兄竟要「在注中特謝」，甚出望外。但此一點，日本原藏此書之狩谷望之已在文政五年跋中指出，並非我的發現，合並聲明！

大營前當是街名，我因台州不是大都會，故說是巷名。「接履先生」必不是伊尹的典故，因爲那個故事很不易入「相」也。

適之

一九五三，八，廿一

99.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8月22日)

聯兄：

昨寫信道謝，今早又得八月二十日信，承示《癸辛雜識》「撩紙」一條，甚確實，足糾正我的錯誤。至感。

朱子劾唐仲友一案，在當時陳龍川(亮，唐的同鄉)已有「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之說，見《龍川集》卷二十。此書甚長，似值得 老兄一翻看。晦翁答書見《朱集》卅六〈答陳同甫〉第三書。同甫書中有「物論以爲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盡。秘書豈爲此輩所使哉？爲其陰相附託而不知耳。」朱子答書也有「附託之戒，敢不敬承」之語。但同甫書中又說，「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即仲友)乃見疑相譖！」可見此案受疑「相譖」者，不止高文虎一人。而主要的告訐者似多是婺州人！

此案我曾略加推敲，頗疑僞造會子一案似不盡虛，故黃勉齋作〈朱子行狀〉也特別提出此一點。

此案中有「桃色」部分，其中行首嚴蕊所唱小詞，按狀中載其半首，「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滿頭，休問奴歸路。」其全詞似曾見周密的一種雜記裡，我曾記出作《白話文學史》資料，現在也記不得了。

匆匆敬問　雙安

適之

一九五三，八，廿二

森鹿三文的題目應如何譯法？乞教。

方桂先生一家來遊時，乞代問好。他們能來紐約玩玩嗎？乞將我的電話(Bu-8-5199)告他。

100.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8月23日）

胡先生：

謝謝您八月廿一日討論森鹿三文字的信。全、戴兩家改定《水經注》，其中竟有如許文章，大有意思。

唐說齋的《帝王經世圖譜》見《金華叢書》及廣版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其他文字輯佚等，統名「金華唐氏遺書」，收入《續金華叢書》。再加上《四朝聞見錄》與《齊東野語》等書對朱按唐一案的記載議論。（《齊東野語》卷二十台妓嚴蘂一條亦引「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一詞，但說是「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蘂口占〈卜算子〉……）即日判令從良。」與按仲友第四狀所記不合。不過也很難說周密其他記載全無根據，故置不論。）

仲友遺書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魯軍制九問」一篇。大意，魯本三軍，《公羊》言二軍，《穀梁》言一軍，皆非是。作邱甲是邱出一甲（原來四邱共出三甲）增出一軍，遂爲四軍。此是季孫擅魯之計，因齊雖脅制上下以作邱甲，卒至季孫取二而後止。鞌之戰，四卿帥師，公孫嬰齊所將即魯作邱甲之一軍。至魯作三軍之後，邱甲一軍雖不用，其軍行不廢亦不分入三軍，此季氏包藏禍心欲四分公室之意。至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即兼取叔弓所將之邱甲，故非取之仲叔。魯仍有四軍，但分謂之左右師。凡《春秋》書內大夫帥師皆有大旨，非謂卿之將而例書也。

其說雖不必盡當，而明快可喜，與陳寅恪先生論八柱國兵、孟心史先生論八旗兵制，似有異曲同工之妙。（還沒有細查《左傳》，所以以上說的，不過是「印象」）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101.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8月25日）

L. S. 兄：

謝謝你的信。

有一件事奉商。

王靜菴先生的〈跋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觀堂集林》十二）〔旁注：頃作一文跋靜菴此文，已成下半篇，約一萬字，其上半也頗長，怕也有萬字左右。此皆專論方法的文字，用我十年中所得材料，爲此老作身後的彈糾，頗多感慨，故欲細考當日作文的時代與 atmosphere。適之。〕似曾先在《清華學報》發表，其跋尾年月爲甲子二月。乞代一查①此文在《清華學報》何年何月發表？②乞代一校此文與《學報》所發表，有無異文？③甲子（民國十三年，1924 ）是戴東原二百年紀念，我與梁任公先生都有文字紀念東原。任公有〈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似亦在《清華學報》發表，乞代一查其發表年月，是否亦在《清華學報》發表？④任公此文我不記得了，其中似有論《水經注》一案的文字，可否請代 photostat 此一部分見寄？費用當奉繳。

以上諸問題，都不緊要，乞　兄于無事時代爲一辦，不必急也。

有短函致裘先生。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一九五三，八，廿五夜

102.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9月1日）

胡先生：

謝謝您的信。裘先生去別墅未回，信放在公事房了。（今天發現信已取去，九月一日）李方桂先生一家來住了幾天，很熱鬧。聽說跟您同師母已在紐約會面了。

森鹿三的文章，〈關於戴震之水經注校定〉，他自己似把題目譯爲 On the revised edition of the *Shu ching chu* by Tai Chen 實在不大對。您似可斟酌改譯。

王靜安先生的「水經注跋尾」六篇，都在《清華學報》二卷一期（民國十四年六月）三三九頁至三五二頁發表。第六篇是〈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由三四八至三五二頁。六篇文章都有新式標點，共有註一三二條，註「皆由編者加入」（三五二頁有識語）標點想也一樣。文字內容與《觀堂集林》（王忠慤公遺書本）略有出入，但無大關係。如「更正錯簡則明有朱王孫，國朝有孫潛夫……」《清華學報》無「明」及「國朝」字，以下同。又前數行「先生復勸余一校朱王孫本」《清華學報》「復」作「又」如此之類爲數無多，與內容全無干係。標點偶有小誤，亦不重要。（例如小注「戴校本屢云『此注內之小注與全、趙說同』，」應改標點爲「戴校本屢云『此注內之小注』，與全、趙說同」）見《學報》三五〇頁。

梁任公先生的〈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見中華書局所印《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卷六十五葉三十二下至五十八下。文章大約成於1923年末，爲的是趕舊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二百年紀念。同卷〈戴東原哲學〉文末跋語說本打算做五篇論文，後因生日換算陽曆，提早十天，已成三篇都是儘十天功夫趕的，日期是「十三年一月十九日午前三時」（「這一篇《東原哲學》我是接連三十四點鐘不睡覺趕成」）以下抄自〈書目考〉

45b-49b：

校《水經注》四十卷(乾隆三十八年先生五十一歲校成，自刻本、武英殿聚珍版本。遺書本，有提要，有自序，有孔繼涵後序)

自序云：「後魏……休寧 戴震」

孔繼涵序云「東原氏……讀是書者」

段《譜》乾隆三十九年條下云：「是年十月……當廣其傳也。」

又乾隆三十七年條下云，是年主講……同時而出者也。

啓超謹案：校定《水經注》實先生畢生大業之一。經始於乾隆三十年乙酉，越九年，至三十八年癸巳乃告成。乙酉八月初校定一卷，自記云：夏六月，閱胡朏明《禹貢錐指》引《水經注》疑之。展轉推求，始知朏明所由致謬之故，實由唐以來經注互譌。……今得其立文定例，就酈氏所注考定經文，別爲一卷。兼取注中前後倒紊不可讀者爲之訂正，以附於後。是役也，爲治酈氏書者梦如亂絲而還其注之脈絡，俾得條貫，非治《水經》而爲之也。(文集六〈書水經注後〉)段茂堂云：按此《水經》一卷今未著錄，然別注於經，令經注不相亂，此卷最爲明晳。後召入四庫館纂修此書，綱領不外乎是，特以討論字句加詳耳(《年譜》十五頁)據此可見先生著此書之動機及其先後孳精進益之跡。此書大段成於壬辰以前。癸巳入四庫館，不過據《永樂大典》本稍補葺耳。聚珍本全列校語，最能表出先生孳索之勤，《遺書》實宜刊此本。〔胡適眉批：自刊本出于東原死前，不是《遺書》。〕聚珍版爲官書，反可以用遺書寫定本也。

啓超又案：孔巽軒〈總序〉題此書爲四十卷。即聚珍版卷數，循宋以來之舊也。《遺書》本以水爲篇，不復釐分卷數，其理由詳〈自序〉中。

啓超又案：與先生同時先後校《水經注》者，有趙東潛(一清)及全謝山(祖望)。趙、戴所校，大體相同。趙年輩稍先於戴，而其書由梁燿北(玉繩)處素(履繩)兄弟刊行，〔胡適眉批：書在前，譜作于五年

後。〕傳布在聚珍版戴本後，於是此事成爲疑案：爲趙、戴暗合耶？爲趙勦戴耶？爲戴勦趙耶？聚訟至今不決。段茂堂謂：「趙書經梁處素校刊，有不合者攙戴本以正之」（段《譜》頁二十六）。段又有書與梁燿北詰問此事，凡千餘言。略云：「……」（《經韻樓集》卷七）據此，似趙、戴原無互勦之事，所以生此疑案者，全由梁氏兄弟。〔胡適眉批：不全確。〕燿北《清白士集》中亦未有復茂堂書辯此事（處素前卒）。似是默認。〔胡適眉批：誤。〕惟魏默深（源）則爲趙鳴不平。其〈書趙校水經注後〉云：「……考趙氏書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庫全書》。今《四庫書》分貯在揚州文匯閣、金山文宗閣者，與刊本無二。是戴氏在四庫館先睹預竊之明證。其後聚珍官版刻行，又在其後。若謂趙氏後人刊本採取於戴，則當與四庫著錄之本判然不符而後可。豈四庫書亦爲趙氏後人所追改乎？……」（此文不見《古微堂集》，據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四引）張石洲（穆）似亦有是說。（據徐時棟《煙嶼樓文集》云然。張氏《月齋集》中無此文）果爾：則召弓、茂堂之於燿北兄弟所懷疑，純屬錯誤，而東原竟不免盜竊之罪矣。〔胡適眉批：則任公未見全氏七校本刻本。〕然據孔淇谷爲戴書作序稱：「東原治《水經注》，始於乾隆乙酉夏，越八年壬辰，刊於浙東，未及四之一，奉召入都……」則先生未入四庫館以前之八年，已經從事此書，且有刊本。茂堂亦言：「先生更正經注，定於乾隆乙酉，入都即以示紀文達、錢曉徵、姚姬傳及玉裁，不過四五人，錢、姚皆錄於讀本。玉裁亦以明人黃省曾刊本依倣以硃分勒，自此傳於四方」（段《譜》頁二十五）然則東原必非入四庫館後睹趙著而剽竊，固無待言。東原固非穿窬，淇谷、茂堂又豈妄語者哉？竊意趙、戴之於此書，皆用過十年苦功，造詣各臻其極，其治學方法又大略相同，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並非不可能之事。茂堂尊師太過，以爲似此絕詣，非東原莫能，及睹趙書，眙眙之餘，乃誤疑燿北。又因茂堂揚戴抑趙引起反動，終有石洲、默深之反唇，實則兩皆失之也。茲案關係東原人格，吾故不

憚詞費，臚舉兩造之說而平亭之如右。

啓超又案：魏默深又云「戴氏臆改經注字句，輒稱《永樂大典》本，而《大典》現貯翰林院，源曾從友人親往翻校，即係明朱謀㙔等所見之本，不過多一酈序，其餘刪改字句，皆係戴之僞託」啓超未見《大典》，不敢置一詞，且於《水經注》素未研究，更不敢斷言戴氏「臆改」者之是否悉當，但以爲如其當也，則雖不出《大典》何害？戴氏之學，本空諸依傍而以求是爲主也。

（以上梁氏按語，除《經韻樓集》一節未抄外，其餘全錄，圈點及省略處，皆仍原文之舊）

查《國學論文索引》，梁任公的〈戴東原先生傳〉跟〈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并見《晨報》副鐫十三年一月分。

《龍川文集》20「柑子一筩，內有真柑五十枚」筩與蔣輝供中之筩頭當是一物。字書無筩字，可能是當時通行俗字。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

〔胡適後記〕：July 2, 1957. 今天重讀聯陞此札，我才恍然大悟！我們在1924年 Jan. 19 舉行東原的二百年紀念，任公此文即在《晨報副鐫》一月份發表。此文中顯示任公①沒有見《大典》本，②沒有見薛、董刻的「全氏七校」。此文又說，東原治《水經》始於乾隆乙酉，「必非入四庫館後覩趙書而剽竊，固無待言。」所以靜安要作此文，專重此三方面。

103.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9月3日)

聯陞兄：

九月一日的長信，使我十分不安！這樣大熱天，老兄竟爲我摘鈔任公先生的〈戴氏書目考〉中關于《水經注》的全文！真正感謝之至！

任公判斷此案，大致甚平允，但此文(書目考)作于王靜菴、孟心史兩公發表文字之前，——作于《永樂大典》本半部出現之前，更在《大典》本全部影印本出現之前，——故尙不足使後來讀者(三十年來的讀者)心服。

靜菴六跋，果然發表在任公諸文之後。其時正當我們爲東原「二百年祭」熱鬧一番之後，靜菴大概不免有「衛道」(衛程朱之道)的隱衷，又自以爲得見殘宋本與《大典》本半部與明抄宋本(朱謀㙔藏)及孫潛校本殘卷，必已「於明以前舊本沿襓，得窺崖略」，所以他同時發表此六跋，用大力攻擊東原。此六跋之中，止有〈宋刊本跋〉、〈明抄本跋〉，尙稍有可取。(〈宋刊本跋〉裡，他用大力校出〈渭水〉下篇一個「近」字與一個「惡」字，此段佔全文一半以上的篇幅，但他竟不曾注意到殘宋本〈渭水〉中篇有朱謀㙔、謝兆申都沒有能補的脫葉四百十八字！直到靜菴作跋十六年後傅沅叔才自己發現此葉全文！)餘四跋皆甚錯誤，甚潦草，甚武斷。故我不能不寫一跋，指出靜菴實在沒有懂得這四百年《水經注》諸本「沿襓」的歷史，又實在沒有平心研究趙、全、戴三家校本如何各自用功，各自慢慢的發展的歷史，也沒有比勘三家的異同，而止憑個人的「正誼的火氣」下判斷，故有大錯誤，而厚誣古人。

試舉一例，靜菴第六跋說「戴氏官本校語除朱本及所謂近刻外，從未一引他本，獨于卷三十一，卷卅二，卷四十中，五引歸有光本。(實有七引)今核此五條，均與全、趙本同。……以東原之厚誣《大典》觀

之，則所引歸本，疑亦僞托也。」靜菴實在沒有仔細比勘各本。我曾指出他所舉卷四十〈漸江水〉(官本四十，葉九)一條，

官本引歸有光本移動了一百三十四字。

趙引全校，移動了295字。

刻本全校本，(卷三十五，漸江水)此處移動了365字。稍前另加十二字，共377字。

戴氏自刻本，此處移動了1897字！

所謂「均與全趙同」者，在那兒呢？戴氏自己所改，與歸本所改，相差一千七百多字，他何苦要「僞託」歸本呢？

此第六跋(戴官本跋)約有2400字，竟沒有舉出一個證據，而能得到「凡此等學問上可忌可恥之事，東原胥爲之而不顧」的大判決！

「正誼的火氣」一生，則說誑、作僞，都在所不顧。如張穆說他曾用「明以來通行《水經》本校出一部(《大典》本)，即明知其譌，亦必照改」。此張穆說大誑也。何以知之？因爲他自己供認「至〈提要〉所云『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此又八巨冊中絕無之事」，此一語即足以證明張穆絕對沒有校出一部《大典》本。

如魏源說，「考趙氏書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庫全書》。今《四庫》書分貯在揚州文匯閣，金山文宗閣者，與刊本無二。」這就是說，魏源曾取趙書刊本與文宗、文匯兩閣《庫》本，細校一過，而知兩《庫》本「與刊本無二」。(孟心史即如此解釋。)此魏源扯大謊也。趙書《庫》本與刊本差異處甚多，孟心史曾校了五處，即判云，「刻板時並未動《庫》本一字！」若魏源之說他曾校兩閣《庫》本，乃是睜開眼睛扯大謊也。

王靜菴說：

夫書籍之據他書校改者，苟所據之原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無不同，未足以爲相襲之證據也。至據舊本校改，則非同見此本，不能同用此字。……(此下引〈渭水〉注中脫葉爲例，謂「戴氏所補乃不

同於《大典》本，而反同于全、趙本，謂非見全、趙之書不可矣。」此王靜菴擺起校勘學者架子來扯大謊也。他豈不知「據他書校改」與「據舊本校改」是同一性質？他豈不知「夫書籍之據舊本校改者，苟所據本子相同，或同出一源，即令十百人校之亦無不同，未足以爲相襲之證據也」？第六跋中僅有此一「證」，而此一證乃是有意的「僞證」！

此渭水脫葉，趙本與刻本全校頗多不同，其中一部分確是謝山有意從後文移來十四字，〔後漢書郡國志曰鄖縣有郃亭謂此〕其中一部分則是王梓材原鈔戴校本增「皇覽亦言是矣」，而董沛校刻時刪下「亦言是矣」四字，故意剩下「皇覽」二字，以示與趙、戴兩本都不同。而靜菴說「戴氏所補乃不同於《大典》本，而反同于全、趙本」，真是扯大謊欺人也。此脫葉四百十八字，其前一節記山崩所得白玉上的文字，《大典》本與殘宋本，與柳大中本相同，而戴、趙都改從《朱箋》所引《十六國春秋》，參校《晉書》〈劉曜載記〉。〈載記〉載白玉上的文字，勝于此三古本，並且有劉均奏記，逐句解釋其涵義，故最可靠。此文字三百年前已引見《朱箋》，靜菴竟不知道，但見此段白玉上文字戴、趙相同，而不同于《大典》本！豈其粗心失考耶？抑有意找罪證耶？

總之，「正誼的火氣」是史學者作考證時所宜痛戒的。質之高明，以爲如何？

匆匆再特別道謝，並祝　雙安

適之

一九五三，九，三夜

104. 胡適致楊聯陞（1953年9月5日）

聯陞兄：

前論傅孟真不能算作「今文」一派，因爲他常用《左傳》《國語》二書。

今夜看他的《性命古訓辨證》，p.50，最可表示他的態度：「《左傳》《國語》者，實爲東周第一寶書，其成書雖在戰國，其取材則淵源甚早。」此頁上半又說，「據國語（各國史）改爲編年必在秦火之前，其加書法並使前數公之經文亦多有傳可伍，則劉歆事也。」

他對于劉逢祿頗有敬意，對于崔適，則甚不以爲然。

《性命古訓辨證》一書，我今夜讀一遍，頗不滿意，其下篇尤「潦草」，則自序中已言之。實則上中兩篇也只夠一短文。當時在戰禍中，他又太忙，故此書頗不能使人滿意。你以爲如何？

適之

一九五三，九，五日十三時

上次你引《龍川集》「柑子一篕」，與《朱集》「篕頭」互勘，我深以爲然。我們徽州人（績溪人在婺州、金華、蘭溪經商的最多，至今金華、蘭溪人往往學績溪話，上店舖買東西可以冒充同鄉。）到今日還用一個動詞，——“ngan”（恩），陰平，其韻母爲鼻音，〔眉注：我們說『恩愛』爲Ngan-Ngai〕讀如法文之“in”——其義爲「掩埋」，如說「ngan（恩）在泥裡」，此即「篕頭」的「篕」字。用竹絲織成裝物的籃子或籠子，其平口大開，無蓋，有柄可提攜者，叫做「籃」。其小口而圓身，裝物之後可用竹絲織蓋封口者，大概叫做「篕」，其古音當如ngan。今日徽州似已無此從竹之「篕」。但有釉的陶器，小口可蓋藏者，至今叫做「堪」，與「不堪」之「堪」同音，古音必讀k'am。

(冬秀初來我家，嫂子們叫他去取一個「堪」，他不懂，當時傳爲笑話！)此與從竹之「篕」必同出一音，也許同一字。

凡從「奄」之字，多有掩蓋之義，奄，掩，揜，罨，菴，淹，篕，是也。篕字作動詞用，最近于徽州話的 ngan ngin(Fr.)字；作名詞用，最近于「罨」字，以竹絲作網而可以收口也。

適之

一九五三，九，五日下午

105.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11月11日）

胡先生：

又有些時候沒給　您寫信了，想　您同　師母必都安好。

勞貞一住在我們同街，不時來往，很高興。他有時去聽 Reischauer 同 Fairbank 講遠東文化史引論，有時來聽我講中國史（前半年依年代由上古講至十九世紀初，注意政治史及精神文化）（後半年講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主要是爲的學點英文。但他對我們的講授方法也很發生興趣。哈燕社請勞公公開演講，暫定十二月四日，題是〈漢代中國與中亞的文化交通〉。已經替他定做了幻燈片十張，（漢簡及石刻之類）他正在起草講稿，隨時同我討論，并潤色英文。

勞公在滕縣石刻中發現六牙象二隻，其上有人乘坐，（我勸他先在演講中發表，以後寫一短文）因是半面故只見三牙、四牙。六牙象見於印度神話及佛經紀載早而且多，似是印度影響中國，（若然是中國石刻受印度影響最早之一例）但我問過教東方美術的 Rowland，他說印度石刻中之六牙象，只表現二牙，（有時有獵人在那裡鋸，意思是鋸後又生，共三次）從無六牙同見之例。然則可能是中國人聞印度有六牙象之說，而以自己之想像刻之（後來普賢所乘白象，亦畫六牙）。我因而想到一個有關的問題，即是神話中神人、神龍之類可以有許多頭，又有九頭鳥及貓有多魂（命）諸說，此多頭多魂（命）有同時存在及新陳代謝兩種可能，其傳說之先後，可能與其起源及流布途徑有關，似亦值得一考。

陳觀勝讓我問您是否您自己想把郗超的〈奉法要〉全部譯出。如果您無此計劃，他想有功夫的時候試一試。您想如何？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106. 楊聯陞致胡適（1953年11月17日）

胡先生：

多謝您十一月十二日的信，陳觀勝的信已經轉交了，他很感謝您對於譯注郗超〈奉法要〉的鼓勵。

六牙象及其他滕縣石刻若干，收在傅惜華替法國人編的《漢代畫象全集初編》Corpus des Pierres Sculptees Han。據勞貞一說，所收不全，他似曾見過有一搨片有章帝年號，最近寫信託嚴耕望去查，今天收到回信，說箱子太多，只打開了幾個，滕縣的全沒查到。只好等將來大規模整理登錄或勞公回台灣時再說了。但無論是否章帝，看畫象內容（車馬古人、有扁字隸書「孔子」二字）及雕刻技巧，似乎是東漢，沒甚麼問題。

周一良的〈牟子理惑論時代考〉見《燕京學報》三十六期（1949）1-23，其17-23頁是您的長信。六牙白象，經之譯出雖晚，無害於傳說流行之早，用作反證本來不妥。既有漢代六牙象石刻，更不能成立了。

法國學者A. Foucher有“The six-tusked elephant”一文，見其*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Art and Other Essays in Indian of Central Asian Archaeology*（1917,Eng.trans）所附插畫，（中印度紀元前數世紀石刻）均是二牙象，似是說象有祖牙父牙與己牙各二。佛降胎故事，他書所引石刻有白象者，亦是二牙。又印度大乘石刻絕少，故 Rowland 說不見於印度似不誤（陳觀勝也未找到）。我預備細檢敦煌及雲岡、龍門早期刻石，尚未完畢，但亦尚未找到六牙象。畫普賢乘六牙象者有之，但尚未找到唐以前的。尚須細查，始能定六牙象在中國之演變。

最近看《隸釋》「舜子巷義井碑」似全非義井而是釀資買馬，因想一究漢代馬政，已搜得些材料，可惜尚不夠多。

敬請

雙安

學生楊聯陞敬上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107.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2月3日）

胡先生：

今天舊曆元旦，給您跟師母大人拜年！

聽　勞公說，您不久要到台灣去開大會，預備晚去早回，敬祝　旅途安樂！

有幾個字請教示：宋應星《天工開物》自序一本（當是原刊本）末尾作「旹崇禎丁丑孟夏月奉新宋應星書于家食之問堂」。「家食之問」似是堂名，頗不易解。「家食」二字見《易》大畜「不家食吉」（《禮記》表記亦引之）注家一說「不使賢人在家自食」一說「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好像都不合適。日本學者藪內清譯作「閑居之書齋」不知何據。「之問」大約等於「是問」，不像是宋之問？家食之問四字似應出於一處，但我大查之下，全無結果。不知您有說否？如您一時沒有意見，請替我留意，并請隨時代問可能有意見的人。我正給藪內清的《天工開物の研究》起草書評，（有全文日譯、加注，很可觀）很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

勞公繼續研究事，本希望「柳暗花明」，最近看起來，又不妙了。我四月初到紐約來開遠東學會年會，那時來看您，再詳述其中曲折。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四年二月三日

108. 胡適致楊聯陞（1954年2月6日）

聯陞兄：

謝謝你的信。

「家食之問」四字連用，我不知其出處。

去台北時，當代爲問問毛子水諸人。我想你說「之問」作「是問」解，大概是對的。

勞公研究事，我盼望你能幫他弄成。

我大概四月初可歸來。四月初之會，（東方學會與遠東學會）我答應了兩篇論文，即是爲早歸之計。

十一日飛西岸，十二日住元任先生家，十三夜去 Los Angeles，十五日由 L. A.起飛，十八日到台北。

匆匆敬祝

雙安，並問貞一兄好

適之

一九五四，二，六夜

109. 胡適致楊聯陞（1954年5月19日）

May 19,1954

Dear L. S.——

回來之後，終日爲瑣事牽惹，不曾有機會同您細談。今日先談一件事。勞貞一的再留一年，我很盼望能成功。當初我頗盼望哈燕學社能資助他一年，我好像記得你說過“不是完全無望”的話。

今天我要問你這幾點：

①是否哈佛方面，或你曾爲他想法的方面，都已絕望了？

②如已絕望，我們只能請清華基金資助他再留一年或十個月，其條件約與中基會相同，每月$175元，由中基會保留他回國旅費（$700）。如你贊同此意，可否請你爲貞一寫一封切實的信給梅校長，推荐此事？

③可否由你與貞一兄相商，擬定他再留一年的研究題，並由你與哈佛的 Far Eastern or 中日 Division o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接洽，請他們也出一函件，聲明願意給貞一兄一切便利，使他可以繼續研究？若有這兩件，梅校長大概可以考慮。（清華與台大合作的計畫的一部分是資送台大教授來美研究。）

我是清華獎學金的委員之一，故頗盼望你能幫助勞君，不必由我出名。我今天已同月涵先生談過此事，故敢寫此信。

此信乞兄與貞一一閱。我明早去 Princeton，有一日半的勾留。

適之

我在東京買得十二本冊頁，是清初到道光二百年中學人文人藝人的墨蹟，有147人，共有信106件，詩箋100件，雜件18件，共224件。其中有朱竹垞父子、查士標、姜宸英、華喦、金農以至嘉道時代的阮元、

張廷濟、宋翔鳳諸人。大部分是寫給拜經樓吳騫、吳壽暘父子的信札與詩箋；一部分是他家與張叔未家收藏的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前半的名人手蹟。此十二冊原爲秀水金爾珍收藏，他的事蹟見于《中國畫家大辭典》。太平天國亂後，流入日本，歸向山黃邨所得，有光緒癸未(1883)楊守敬的題記。此中有許多乾嘉學人的信札、詩箋，我很感興趣，故出了日金75,000元的賤價買了來。你們何時來此，我要請你們看看。

適之

110. 胡適致楊聯陞（1954年6月1日）

Dear L. S.——　　June 1, 1954

昨天寫了長信，因估計今早可得你的信，故未封發。今早果得五，廿八，的信，故改寫第一葉。又加一葉補白。

你五月廿三日的信，月涵❶兄已看過了。

你的（五月廿九日的）信已寄與他，當俟日內見了他時，再作報告。

你替勞公寫的信，寫的特別懇切，我想應該有效力。

無論如何，哈燕社若能再給他一點春季（1955）以後的研究補助，則勞公可以再多住二三月，也是好事。但此時不必煩瀆葉公的尊嚴了。

勞公之來，與李濟之❷先生今年的出來，都是史學界最可喜的事。

中國文史界的老一輩人，都太老了，正需要一點新生力量。老輩行將退伍，他們需要兩事：①要多訓練好學生爲繼起之人，②要有中年少年的健者起來批評整整〔衍一「整」字，或脫一「理」字〕理他們已有的成績，使這些成績達到 generally accepted 的境界。你們說是嗎？

新亞書院推荐的一位，我聽說是陳伯莊先生（P. C. Chun）。他是同元任先生同我在1910年考取出洋的，他在國內做過許多大事業，是一位很可敬的官吏。近年來他專心研究 Dewey 一派的思想，讀了無數的哲學書，所以想出來找些人直接討論討論。他的年紀約與元任同歲，

---

❶ 梅貽琦（1889-1962），號月涵，河北天津人。1908年畢業於南開學堂。1909年考取庚款留美，入吳士脫工科大學讀電機工程，1914年獲學士學位回國，1915年入清華任教，歷任物理系主任、教務長、校長。1958年任教育部長。1962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❷ 李濟（1896-1979），字濟之，湖北人。1907年隨父入讀北京。辛亥革命後考入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學美國，獲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1923年回國，受聘為南開大學教授。1928年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並從事安陽殷墟挖掘。1948年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後曾任史語所所長、代理中研院院務。

我怕他不能合格。（其實這個人是正在年富力強的時代。〔眉注：他在香港，每日總是步行，鍛鍊身體很有效。〕去年元任請求Guggenheim Fellowship❸，他們也因年齡太大，表示遲疑，寫信要我表示意見。我說，元任正在“The most productive period of his life” and that “his Chinese Grammar, if written, will surely be a classic.”最近元任來信，說他已得到$4,000的 Guggenheim Fellowship）

我總覺得哈燕學社對于日本研究的熱心遠超過對中國研究的熱心。這裡面固然有“人”的問題，但外邊人看了，總不免要想到中國話的“勢利”二字。即如此次的Fellowship十幾個，“多數是由日本推荐的”，台灣、香港各止一個，尚未可必得！試問，新亞書院若夠得上“一個”，台大當然可以推荐五六個。叫台大推荐“一個”，當然就很難了。

關于對清華基金的勞貞一請求書與推荐信，最好是用英文，雖然委員會全是中國人。

我花日金七萬五千（只等于$187.50）買的清代名人手跡，近已編了一個“姓名標音引得”，也寫了一千多字的一篇跋。專等你們來看。

你送吉川❹先生的詩，他和的詩，我都想看看。祝你們都好。

適之

贈吉川先生的詩與吉川先生的和詩，都拜讀了，都很好。

吉川的詩，完全是中國詩，而有新鮮意味，如“旨”“比”兩韻，都是新鮮意味。

今年正月百忙中，我爲 *Princeton Library Chronicle* 寫一篇長文，敘述

❸ 古根漢研究獎助金。

❹ 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1904-1980)1926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文學科，1928年曾來華，在北京大學留學三年。1947年以論文《元雜劇研究》獲博士學位。任教京都大學。1952年應聘赴美，任哥倫比亞大學講座。

Gest Library 的歷史與內容❺，約有三十頁之多。因爲是爲外國人寫的，故不能細說明版各書的內容，但我特別指出 Commander Gillis 用他的海軍intelligence officer的訓練來鑒別中國版本，其故事頗有趣味。

此文今寄上幾份，請　老兄代爲分送裘、洪兩公及葉、柯諸公。〔眉注：吉川先生的康橋以後地址，乞告知，當寄此文給他。〕

我六月十三日下午到 Yale 參加容閎❻畢業紀念，大概梅校長也會去，但 Jimmy Yen 不來了，我有演說。

適之

❺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Vol. 15, No. 3, Spring,1954.

❻ 容閎(1828-1912)，字純甫，廣東人。1841年入澳門馬禮遜學堂。1847年隨該校校長赴美，1850年考入耶魯大學，不久入美國籍。1854年畢業，成為中國最早留美畢業生之一。次年回國，先後在廣州美國使館、上海海關任職。1863年入曾國藩幕，負責籌建江南機器製造局。1872年至1875年選派幼童赴美留學，前後共120名，為中國政府派遣留學生之始。1898年參加維新變法，戊戌政變發生後，逃離北京赴日本。著有《西學東漸記》等書。

111.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6月2日）

胡先生：

謝謝您六月一日的信。

我把您稱贊吉川和詩的話給他看了，他很高興。您的文章他很想要，但他在康橋，只能住到星期日（本星期住 Hightower 家，在鄉下），您寄單印本恐怕已經來不及。他星期日去看尼亞哥拉大瀑布，然後去康乃爾，再過紐約去華府，在華府會有幾天耽擱，所以他那一本請寄 K. Yoshikawa ℅ Mr. Paul S. Bodeman,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fice of Education, Washington 25, D.C.

我今天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給吉川，有序：

「白話打油詩一首，呈請 吉川先生掉牙！（不要緊，滿口假牙，掉了再安上） 人生起四十，五十那ㄦ算老！常喫維他命，讓您身體好。以後有文章，惠寄務請早。回拜如有緣，我來醉瀛島」。吉川有好幾次在談話中自稱「老矣」，故以此戲之。——詩實在不佳，所以序裡再饒上一個玩笑。

今天接到陳世驤的喜帖，陳太太想即是那次一同拜見您同師母的那位梁小姐。然則漂亮得很，人也好像很淑靜，世驤有福了！

六月十三日耶魯的容閎畢業紀念，哈佛燕京學社派我代表去參加，（葉公自己要到法國去）當晚可以穿上道袍陪您上台。 梅校長如果也來那更好了。

支加哥史學系近代史教授 Gouis Gottschalk 主編 UNESCO 的世界文化科學發展史第四冊1300-1775，昨天有信問我肯不肯作他的 Associate 寫亞洲各國。我實在受寵若驚，想了一下，範圍實在太大，（限兩年寫完約十五萬字）不敢胡亂答應，已經寫信辭謝了。

敬請

雙安

學生楊聯陞敬上一九五四年六月二日

112.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10月1日）

胡先生：

昨天收到您的〈趙全辨別經注通則〉同 New Leader 單印本。 洪、裘兩先生的，已經分送。勞公到紐約去看　錢校長，等回來就給他。大家都向您致謝！

兩篇文字都極明快。252頁倒數第三行『全氏校語，董沛也改作「或妄加『故城』字。」這更是作僞了』或可刪去。按254頁上，您說是謝山不老實，全校語重校底本有『或妄加「故」字』，董校刻本只多一個城字，似非有意作僞，（說「作僞」即會有有意之意）也許以不論爲宜。英文文字最末一頁中間一行末一段，您著重的是「現狀」，但可能有人要解釋爲「預斷將來」（如 there is no possibility）也許會引起誤會，再解釋反費筆墨。

籌備《清華學報》 New Series 的建議，梅月涵校長想必跟您談過了。（籌備委員何淬廉❶先生、梅貽寶❷先生同我上星期在何府開會，梅校長也參加討論，作成的建議若干條，已經交給梅校長了）不知　您覺得怎樣？

---

❶ 何廉（1895-1975），字淬廉，湖南邵陽人。十四歲入長沙邵陽中學，1911年考入桂林陸軍小學，1913年考入長沙雅禮書院，1919年赴美留學，1926年獲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歷任南開大學財政系主任、經濟學院院長、行政院政務處長、經濟部次長兼農本局長、聯合國社會經濟及人口兩委員會中國代表、南開大學代理校長。1949年赴美，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及東亞研究所教授。1962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❷ 梅貽寶（1900- ）天津人。早年清華學校畢業，1927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歸國後任教燕京大學，後兼教務長、文學院院長，抗戰期間任代理校長。1950年起先後任教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台灣東海大學、愛荷華大學。專研中國哲學。

陳西瀅夫人(凌叔華❸女士)有信給裘先生，希望十二月間開個畫展，還不知怎麼辦好。她也送了我一份縮印畫片，畫的很好，印的也很精緻。

藪內清等合著《天工開物の研究》書評，單印本剛到，日內就寄呈請教！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

❸ 凌叔華(1900-1990)廣東番禺人。燕京大學畢業。曾任燕京大學及新加坡大學教授。是知名的小說家及畫家，著有《花之寺》等。後隨夫婿陳源(西瀅，字通伯)移居英國。

113. 胡適致洪業、楊聯陞(1954年10月　日)❶

煨蓮
蓮生　兩兄：

承　你們指示我〈趙一清與全祖望辨別經注的通則〉短文裡對于謝山有過分嚴厲的貶語。我很感謝。

《水經注》的疑案，其主要爭點 ——「戴襲趙」與「趙戴皆襲全」——早已有充分的實物證件，證明其不能成立了。這已是毫無可疑的問題，故今日不須細談。

但我在1944年提出各論點之中，有一个論在當時我認爲最易判斷，而歸國兩年半之中發見了無數證件，我不能不完全推翻我1944年在恆慕義書的書後裡提出的論斷。這一點就是我當時說的「薛福成刻的《全校水經注》完全是一部"stupid forgery"。」我回國後，得見上海合眾圖書館藏的陳勤錄本全校《水經注》殘本，及謝山的「重校本」六卷清底本與陳勤本，又得見張氏約園藏的王梓材「重錄本」四十卷的鈔本；並且使我明白王梓材的原書(即「重錄本」四十卷)，雖然用了戴、趙兩家定本作底本，他自己鈔寫謝山的校語確很謹嚴，凡他用趙、戴兩本改定全書之處，他往往聲明是他改定的。我才明白董沛、薛福成刻行的《全校水經注》已全不是王梓材的真面目了。

你們看見我舉出的「元城縣」一條，最可以表示王梓材與董沛本的根本不同。(此文頁252，我全引了謝山校語及王梓材加的校語。要看董

---

❶ 錄自1969年8月胡適紀念館出版的《胡適手稿》第六集，卷三，435-440。原函前親筆註明：「未完，未發」。就信的內容研判，係答復1954年10月1日楊聯陞信及洪業(煨蓮)信，洪信未見。此信未寫完，而改寫1954年10月11日致洪、楊的信(見下封)，故未發出。茲收錄在此，以見其改稿的情形。

沛的作風，須檢閱薛刻本卷五、葉十八。）

但這只是我根本改正我的1944年舊說的一例。我對王梓材的信任心提高了一點，而對董沛則甚輕視而痛恨。

後來我在北平，居然發現了謝山的「五校本」全部，全部批在趙東潛親手寫定的《水經注》新校本之上！這部四十萬字的大書，東潛親筆寫定，一筆不苟，真是最精美的抄本！而謝山據爲己有，不但批校而已，又剪割重裝，依他改定百廿四水的次序，重裝爲八冊四十卷，親筆題「謝山五校水經本」！

我把這「五校」本親筆過錄在董、薛刻本之上，一字一字的比勘，始知這个「五校」本，不但王梓材、陳勤、董沛沒有得見，二百年來先埋葬在盧址的抱經樓裏，無人得見；後來清末盧家書散出，傅沅叔替天津圖書館買去，而未校；後來編此館書目的，不知此是天地間一件奇寶，只認爲一部殘本，竟不編入目！二百年來此書埋葬到我發見時，無一人校過。我可以證明趙東潛本人也不曾得見。大概謝山當時存心吞沒這部《水經注》新寫定本，——因爲他一見即知這是朱謀㙔以後第一部劃時代的《水經注》新校本，——所以託故不還原主人了。《鮚埼亭詩》（《四部叢刊本》）卷七有「健忘日甚，柬東潛❷」，即是託故不肯還書的一首長詩。這部四十萬字工筆親寫定的新校定的《水經注》，代表東潛多少年的心血精力，東潛當然不肯拋棄，而謝山久借不歸，只能說「健忘日甚」，不知道擱在何處，尋不著了！「還耶借耶都支離！」

我在「五校本」裡尋得無數碎紙，都是剪割一部吳琯刻《水經注》剩餘的紙片，——最多的碎片是在〈渭水〉三卷裏。（這些我都檢出保存了。）謝山要用東潛新寫本做底本，依樣剪貼一部定本，故用那無校

❷ 商務印書館影印、民國25年12月初版《四部叢刊初編縮本》——440冊，冊377《鮚埼亭詩集》卷七有詩題〈健忘日甚柬東潛〉。

語的吳琯本來剪貼。那部東潛寫本是謝山不願人知的枕中秘寶，所以他只得自己動手剪貼，所以他留下無數碎紙片在這底本裏。

因爲這部東潛寫本是見不得人的，所以他的最親信弟子董秉純、盧鎬、蔣學鏞諸人都沒有見過，也不知道有此書。等到謝山死時，在那七月大熱忙亂的時候，無錢買「葬具」，匆匆「盡出所藏書萬餘卷，歸之盧鎬族人(即盧址)，得白金二百金」，——于是這部枕中秘寶也就糊裏糊塗的一併賣給抱經樓了！

114. 胡適致洪業、楊聯陞(1954年10月11日)

煨蓮
蓮生 兩兄：

謝謝你們對我短文的批評！這正是我最願意得到的反響。我在1943年十一月開始重審《水經注》一大疑案，凡在美研究三年，歸國後發現無數向來未經人研究過的實物證件，又繼續研究兩年多。前後凡五年多。近五年中，偶然仍整理此案證件，往往續有寫定。

大概此案的主要爭點——所謂「戴偷趙」，「趙、戴皆偷全」兩點——並不難判斷。在我發現趙一清親筆寫定《水經注》新校本，全謝山的「五校本」全部，與戴震的「自定水經一卷」的兩個本子之後，又細校戴氏兩本與趙書的各種寫本與四庫本與各種隨時校改的刻本之後，這案的主文已毫無疑問了。

十年以來，我最感困難的是所謂「全校水經注」的問題。這問題的一個方面是我在1944年說的現行刻本「全校水經注」"can be easily shown to be a stupid forgery"。這一點是我大錯的。我在幾年來已有書面改正了。大致見1948年北大展覽《水經注》版本的《目錄》(葉22-26)。大致是說(1)王梓材確曾得到盧杰、陳勤兩家的「全校水經注」殘本，(2)王梓材自己又得了一部六卷本謝山「重校本」，(3)王梓材寫定他的「全校水經注重錄本」四十卷時，雖然用了趙、戴兩本作底本，但他手鈔謝山的校記，實甚謹嚴，他依趙、戴改定全氏的「經注混淆」之處，往往聲明是他改定的。(4)王梓材的原書，當以張壽鏞家的鈔本爲正，不可與董沛、薛福成刻本相混。(5)全校的精華在「五校本」，而王梓材未見「五校本」，故其書雖不是"a stupid forgery"，實不能代表全校的工力。(6)董、薛刻本是亂改王梓材本的，其「今案」云云，全

是有惡意的作僞；他們沒有得見任何謝山殘校本，而捏造某本，某本；故在這兩方面，董、薛刻本可以說是"a malicious forgery"，凡我所見的「重校本底本」與「陳勱錄本」等等，董沛都沒有得見！

短文裡指出的「元城縣」一條，可以見王梓材的謹嚴，也可以見董沛的狂妄。

但這還是這個「全校」的問題的一方面。這個方面，已可以全用新出的證件來解決了。

還有一個更困難的方面，就是全謝山的爲人與治學的忠厚與不忠厚的問題。

煨蓮兄說的，「謝山的爲人爲學，想當不至糟到存心護短，有意撒謊。」我豈不曾作此想？我費了十年工夫，爲戴東原、趙東潛辨冤白謗，豈可回過頭來誣謗謝山先生的爲人治學不忠厚？但我在十年中積下了幾百條無可疑的證據，使我對謝山不能不懷疑他的爲人與爲學。

近日我須往中部去旅行十一日，故不能作長書，僅能簡單的報告兩兄：　我深知控訴謝山的爲人與爲學，是應該十分慎重考慮的事。所以我極歡迎兩兄的「反響」！但我的控訴是有根據的。

試舉此「元城縣」一條爲例。謝山實未見宋本，因爲我們在今日不但得見殘宋本，還見了幾部明鈔宋本(如《大典》本，如瞿、朱諸家所藏鈔本)，故可以確知宋本是什麼樣子。凡謝山所謂《水經注》的「宋本」，無論是他家「先司空公」的「宋本」或錢曾的「宋本」，都是假託的。

煨蓮兄引《寰宇記》一條，也不足爲他白謗。《寰宇記》此條刪節太多，學者不可認此爲宋人所見《水經注》如此。趙一清的早年(乾隆九年至十一年)親筆寫定《水經注》——即是謝山「五校本」的底本，——已依據《寰宇記》此條補「《風俗通》曰河播也」之下的「昔禹治洪水」五字。(〈刊誤〉二，33，標出此條。)但謝山用墨筆抹去此五字，後來他試寫他的「重校本」六卷作樣本，也無此五字，最後他才

用墨筆加入此五字。謝山實未用《寰宇記》校，他刪增此五字，所依據只是東潛親寫本。故我們不可用《寰宇記》此條來作謝山「扯謊」的根據。

他比東潛大四歲，他成大名遠在東潛之上。但在《水經注》學史上，東潛的開山成績實在先，而謝山實用東潛親筆寫定本作底本，加上他自己的絕頂聰明，絕頂記憶力，絕頂悟解力，故能有更大的成績。（此如段玉裁是戴震弟子，而在古韻學史上，段氏實在先，而戴則建築在段的基礎之上也。）但謝山實不願東潛佔先著，所以他決心吞沒這部四十多萬字東潛親筆寫定，一字不苟的劃時代的《水經注》新校本。此本謝山不但大批大校，並且剪割重裝，依他自己考定的百廿四水次第，剪裝成八大冊，親筆題簽曰「謝山五校水經注本」！

看《鮚埼亭詩集》卷七「健忘日甚，柬東潛」長詩，專說借書不還的事，結句云，「還耶借耶都支離！」此必是東潛索還書，而謝山以「健忘」爲推托。此詩作于乾隆十三年，正是東潛寫定此本的後二年，也是東潛北去謀事的前二年。他竟不料東潛還有校本與稿本，在別後十多年中，他的《水經注》仍然繼續寫成；竟不料他自己大病纏綿，他的《水經注》終無暇寫成；到乾隆十九年，他們見面，東潛的《水經注》已「裒然成編」，「已奪纛而登，囊括一切」了，而謝山自己的書還是「更是迭非，卒未得畢業。」到這時候，謝山才「聊舉先世之遺聞以益君」，故謝山爲趙書作序，特別題作「贈趙東潛校《水經》序」而不題作「趙東潛《水經注釋》序」。

這部東潛親筆寫定本，不但用了他家小山堂的豐富藏書校過，其中最大的貢獻是(1)用孫潛過錄的柳僉(大中)正德間精鈔宋本來補了〈渭水〉脫葉四百多字，改正了朱謀㙔沒有改正的〈潁水〉〈渠水〉兩篇的錯葉，又得了酈氏自序的一大半。(2)用胡渭、黃儀的成績來改定〈渭水〉下篇的許多錯簡。這都是朱謀㙔以後的最大的成績。謝山曾六次提到東潛的校本——(1)「五校本」第一跋，(2)「五校本」第二

跋，(3)「五校本」題詞第十八條，(4)沈氏《水經》校本跋，(5)何氏《水經》校本跋，(6)贈趙東潛校水經序，——沒有一次指出東潛的校本的許多最大貢獻，沒有一處指出東潛是用柳僉本補正朱謀瑋四大缺陷的第一功臣，這是忠厚嗎？

更可怪的是他在「五校本題詞」裏，特別指出柳僉本可補〈渭水〉脫葉，可改正〈潁水〉〈渠水〉錯葉，——但他只說

> 柳本隱約不見，……及趙清常、孫潛夫購得之，亦遂流傳。然何義門猶未見也。近始得之。

趙清常沒有用柳本校過，故他的校本實無大貢獻。謝山說「趙清常、孫潛夫購得之」最可證明他實未見趙、孫校本。輕輕的「近始得之」四個字，不但不說趙東潛用孫潛校柳本之功，竟好像是說「予」「近始得之」了！這是忠厚嗎？

更可怪的是《鮚埼亭集》《外編》三十二有

> 〈柳氏水經校本跋〉
>
> 〈趙琦美三校本水經跋〉
>
> 〈孫氏三校本水經跋〉

三篇都說此本今歸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讀此三跋的人，都一定推想這三部校本是三個單行的本子，也都一定推想謝山必已校過這三部本子。但我費了幾年的功夫，細校謝山所留下的《水經注》「五校本」與其他殘校本，並且過錄了「五校本」的全部——我不能不承認謝山從沒有校過這三家校本。謝山用的只是趙東潛過錄的孫潛校錄的趙琦美校本與柳僉鈔本。孫潛校本現存殘存十六卷，藏在傅沅叔家，我曾借來校過。此本是孫潛校錄在朱謀㙔《注箋》之上。殘存十六卷之中，有卷一，有卷四十，止有孫潛的圖章，而沒有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的任何圖章。所以我十分懷疑謝山分寫這三跋的用意，我至今還沒有法子排除我的疑心：謝山這三跋的用意是很不忠厚的！(我寫「記趙一清的《水經注》的第一次寫定本」，還相信東潛校的孫潛本，是從揚州馬

家借來的。我現在連這一點都不相信了。吳傳鎛的「雙韭山房書目」，有「清常道人校《水經》八本」，我也很懷疑。大概這就是趙東潛的親筆過錄孫潛校本，現存七本，在南京 國學圖書館，是東潛借給或送給謝山的，其上有謝山更定經注的墨筆校記。無論此本當初是借或送，謝山也沒收此本了，其上有「雙韭山房章」，後來歸董秉純，有董的印章。此本上還有他的殤兒昭德自刻「小韭山房」的印章。據謝山的「韭兒埋銘」(集二十二)，此兒死在乾隆乙亥(二十年，1755)三月二十四日，謝山爲他改字「小韭」，是在他死之前十日，「兒頗喜。雕鐫畢，猶強自支厲，取花箋試之，未及十日而死。」〈埋銘〉又說，「凡兒所業經史圖籍碑版以及玩好之屬，皆以殉。」這部項刻趙校《水經注》，是董秉純從殉葬堆裡偷救出來的，故又有董秉純的兩顆印章。)

謝山最不老實的事，是他假託的「吾家阿育山房校水經本」，他在「五校本」之首說，「先司空公於嘉靖中校之，先宗伯公於萬曆中校之，先大父贈公於順治中校之。其謂道元注中有注，本多雙行夾寫小字，而今本皆傳寫作大文，是前人所未及。」此說又見于他的「五校本題詞」。試看謝山的「雙韭山房藏書記」，可知他家先世藏書，「蕩然無一存者」，國難之後「於是予家遂無書」。而此四世《水經注》校本獨能繼續代代相傳至二百年之久，豈非一大奇蹟？(全元立死在1565)

我曾把他的「五校本」及殘存各本，及趙東潛定本所保存的全氏「先人」的校記，一一記出，用各本比勘，才堅決的斷定，謝山雖然屢次大罵他的同鄉豐坊的「豐氏世學」的作僞，其實他完全摹倣豐坊的辦法，假託他家四世校《水經》的家學！「四世」是包括他的「先大父贈公」及「先贈公」(也稱「先公」)。後來才簡化爲「三世」，把「先公」「先贈公」混作「先大父贈公」了。

我試舉一個最明顯的證據。全氏《水經注》卷卅七〈延江水〉篇有這一段，古本原文是：

延江水又與漢水合，〔水〕出犍爲漢陽道，王莽之新通也，山闢谷，東至鼇邑，入延江水也。

董沛、薛福成刻本所據王梓材本，用戴震本作底本移「山闢谷」三字到「王莽之新通也」一句之上。這是因爲王梓材所見殘本的三十七卷「並未點句」，也沒有全氏校語，——這就是說，原沒有這一卷，——所以不能不直鈔戴本。

但「五校本」(現存全部)用的趙東潛寫定本依古本寫「山闢谷」三字在「王莽之新通也」六字之下。謝山用△△△符號標記「王莽之新通也」六字，批云：

六字係小字，但讀上下文可知。

又在上方批云：

向意注中王莽所改郡邑一句皆是小字雙行。與人言之，多不信。今讀此文，乃自信其不謬。本文蓋曰，「出犍爲漢陽道山闢谷」而「王莽」六字爲小注。今于中間一連作大文寫，則不成文矣。

這裡謝山很老實的說，這個「注中有注」，「大注爲大文，小注則皆小字」的見解，是他自己發明的，「與人言之多不信。今讀此文，乃自信其不謬！」這句確是「注中有注」的絕好例子，他很得意，就忘了假託他的四代祖宗了。

趙東潛的《水經注釋》卷三十六〈延江水〉此段的「王莽之新通也」六字寫作小字，而無說。因爲東潛始終沒有收回他的親筆寫定本，故沒有看見謝山的「五校本」裡這一條謝山最得意的校語！謝山的四世《水經注》校本，全部是豐坊的故智！舉此一例，最明白無可疑。你們有工夫來紐約時，我可以請你們看看我的「全謝山的四代祖宗《水經注》校本」長文，其中「先贈公與柳浦」一章就有幾千字！

謝山爲什麼要假託他的四代祖宗呢？主要的是因爲他連年在大病中校《水經注》，他的唯一底本是那部東潛親筆寫定的《水經注》新校本。他的創獲的見解往往都是出于他的絕頂聰明，並無任何古本作

校改的根據，所以他要抬出他家四代祖宗的校本，有時還抬出「先司空公以宋本校」的招牌來。這是很可憐的「無據之據」。他自己這樣做了，他卻屢次大罵豐坊，甚至于說豐坊「貽笑儒林，欺罔後學！」（他罵豐坊見他的〈豐學士畫像記〉，及〈天一閣藏書記〉諸文。）這是忠厚嗎？

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謝山最愛誇大全氏的先世。如全元立，他先稱「先侍郎」，後來稱「先司空」；如全天敘，他先稱「先宮詹」，後來竟稱「先宗伯公」了！

陳垣先生是最佩服謝山的，但他也曾指出謝山的「先侍郎府君生辰記」一文，共六百卅字，而有八誤！（《輔仁學誌》十一卷，葉18）謝山的許多史傳大文字，將來應有學者做一番檢討。

謝山有絕頂的天才，往往不免有英雄欺人的毛病。他的「五校本」卷首列有《水經注》各本表，共有二十多種本子，其中絕大多數是他絕不會看見的。最不老實的是他舉有「錢遵王（曾）本，宋槧也」，而不屑舉項絪刻本。其實他用的正是項絪刻本，因爲項絪自記「近得吳本於長洲故家，其卷尾署云，虞山錢曾據宋本校定，……」所以謝山引用項刻本，總要說是「錢曾本」！（例如薛刻全校卷六〈汾水〉注「東去汾水六十里」下引錢曾本，實是項刻本。）這是忠厚嗎？

以上約舉一些例子，略示謝山的爲人與治學。十年不敢輕易說出的話，因兩兄的提示，偶然寫出一點，還請切直指教。

適之

一九五四，十，十一夜半後

（煨蓮兄收到司徒雷登❶的《自傳》否？我因爲他書中不提及你，故于序中特別提及你，以表敬意。）

---

❶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國人，出生於杭州，父親為傳教士。在美國唸完書，1904年返華任金陵神學院希臘文教授。1919年起任燕京大學校長。1946年任美國駐華大使，1949年返美。著有：*Fifty Years in China.*

115. 胡適致楊聯陞（1954年10月12、14日）

L. S.兄：

今日略看你對藪內諸人的書評，我也買了一部原書，又買了一部日本舊版的《天工開物》，還不及細讀大文。先道謝。

適之

頃寄上長信，但沒有提及你信上提及的董沛校語。今補寫幾句。你說，「董校刻本只多一『城』字，似非有意作僞。」其實校勘的工作，往往所爭只在一個字，或半個字，或只一筆一畫。如《水經注》卷四「立碑樹桓」，宋刻作「桓」，故黃省曾刻本以下皆誤刻作「栢」。何焯指出《隸釋》作「垣」，而他疑是「桓」字，「謂樹表也」。趙校從何作「桓」，引《說文》與徐鍇《繫傳》釋之。《大典》本正作「桓」，故戴本作「桓」。此皆半個字或一畫之爭也。

「元城縣」一條，上函已說明，最可以表示王梓材的謹嚴與董沛的狂妄，——又可以表現謝山先生校勘的不忠實。

此條一切古本皆作

　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

朱《箋》偶誤刻「故城」爲「故縣」，是無心之誤。

謝山考定經注，定此條仍作「經」。施愼甫指正他，說，「凡經無『故城』之文，其言『故城』者皆注也。」

謝山不能利用這條通則來改正他的錯誤，他偏要護短，硬刪去「故」字，說「或妄加故字，考宋本果無之。」這是捏造證據了。故謝山「重校本」裡，此條「經文」作

　又東北逕元城縣城西北……

他晚年知道了「逕」「過」一條通則了，但他仍不肯認錯，但用淡墨

改「逕」爲「過」，這是毫無根據的改字。

此一條原文本可用「故城」與「逕」字兩個標準來改作「注文」，絕無可疑。而謝山毫不了解這雙層標準的普遍適用的謹嚴，他寧可假託宋本，寧可無依據的改「逕」爲「過」，這是他治學方法上的大缺點，我們無從爲他辨護。

但這是王梓材原「重錄本」保存的謝山「重校底本」的真面目。他雖然不贊成謝山之說，雖然把此條改定爲「注文」，雖然依各本恢復了「故」字，但他對謝山原校語，不敢改動一個字。所以我說他很謹嚴。

董沛的作風就大不同了。第一，他把此條改回作「經文」，刻作：

又東北過元城縣西北而至沙邱堰。

這裡刪去了謝山原有的「城」字，是一妄。第二，他把王梓材保存的謝山原校語的「是條元城縣下或妄加『故』字」一句的一個「故」字，改作了「故城」二字，是二妄。第三，他自己加一條案語，說：

今案此條全作經文，戴、趙均改爲注，過作「逕」，元城縣下仍有「故城」二字。王梓材傳寫本自改爲注，失全本之真矣。

董沛的「今案」幾千條，都是要證明趙、戴都曾見全校本作某，而「趙、戴依此逕改作某」，或「趙、戴亦作某」，或「戴、趙同」。此條「今案」不說一切舊本本(除朱《箋》偶誤一字外)都作「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說「戴、趙均改爲注，過作逕，元城縣下仍有故城二字」，這是說戴、趙均見了全氏校改本而不依他改正，而王梓材反改全本以從戴、趙，是三妄。

這裡的第一妄與第二妄，即是尊函所謂「董校刻本只多一『城』字，似非有意作僞」。要知董、薛所刻，號稱「全氏七校水經注」，而現存的謝山殘校本，「重校底本」與陳勱錄本與王梓材原本，都有「元城縣城」四字，謝山校語也只說「或妄加故字」。董沛所據只有一部王梓材本，而他于「經文」刪了「城」字，于校語加了「城」字，既不忠于謝山，又不忠于王梓材本，故是作僞。校勘學所爭只是要回到

所校勘的文字的原本，故此一字的妄增與妄刪都不可放過。

至于第三妄，非細讀董、薛刻本全部，不容易了解。當時寧波學人如林頤山之流，早已攻擊王梓材本之不可信，其中一種有力的議論即是說「王氏往往據戴改全」。(看薛福成序，與董沛〈例言〉)故董沛與薛福成都特別聲明，這部新校刻本是已把「王氏據戴改全」的毛病「今悉更定，以復先生之舊」的了！(〈例言〉第五條。)

其實董沛「今悉更定」的，止有這「元城縣」一條！此點非細勘王梓材真本與董、薛刻本，不能明瞭。如王靜菴、孟心史諸公，皆無暇做此笨工夫，故他們誤信董、薛刻本爲鐵證；終身不知覺悟。

試舉一例，〈河水〉三，戴、趙本皆有一條「經文」：

至河目縣西(舊刻本誤在注文中)

謝山「五校本」此條仍作注文。「重校本」也作注文。張穆所見王梓材第一次鈔的十卷本，此條作注文，見張氏〈辨誣〉文中。張壽鏞家藏的王梓材「重錄本」，此條已改作經文了，但王梓材老實說：

楚材按，此亦經文之雜注中者，今爲厘正。

這是很謹嚴而負責任的改正。但董、薛刻本並不「今悉更定」，此條仍留作「經文」，而刪了王梓材的校語，另加「今案」：

今案此五字改注爲經，戴、趙同。

這不但不指出王梓材「據戴改全」，竟用此條「據戴改全」的例子來證實戴、趙同襲全氏了！這不是「作僞」嗎？不是「栽贓」嗎？

又舉二例。全氏誤認爲「經文」的，有卷五的這兩條：

又東逕遮害亭南

屯氏故瀆水之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

此二條，謝山的六卷「重校本」，都清鈔作「經文」。他晚年又用淡墨改兩條的「逕」字爲「過」字。

王梓材本(張氏藏本)仍把這兩條寫作「經文」，這是王梓材的謹嚴。

但董、薛刻本都依戴、趙把這兩條改作「注文」了！這都是王梓材不「據戴改全」，而都是董沛「據戴改全」！

再看「遮害亭」條下的董沛案語：

> 今案此十五字(舊刻本「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皆作經文，故有十五字。謝山改上八字爲注，而留下七字爲經。)，改經爲注，戴、趙同。

這不但自諱他「據戴改全」的行爲，反用他「據戴改全」的材料來誣告戴、趙依全同改了。這是作僞，也是有惡意的作僞。

王國維、孟心史諸公終身深信「光緒中葉，薛叔耘刊全氏書於寧波，於是戴氏竊書之案幾成定讞」，他們認爲可以「定讞」的證件都只是這一類的材料！他們不肯做幾年搜集材料，比勘材料的笨工夫，如何能不上這種妄人的當！如何能覺悟薛叔耘刊行的，不是謝山殘校本的真相，也還不是王梓材在一百年前鈔編的本子，乃是六十年前董沛用惡意「栽贓」的一大堆假證件！

董沛作僞的證件，真是「擢髮難數」！此不過舉其千分之二、三而已。我對他絲毫無恕詞，正是爲此。

此函也沒有鈔本，請與煨蓮兄同看，將來仍請賜還！至感。

適之

一九五四，十，十二。

此二信都不免「小題大做」。但你們所見短文乃是我的大部書之中的一個小節目的一個小點。若我不說明其外圍的大題目，——前函說的謝山爲人與爲學，此函說的薛刻「全氏《水經注》」既不忠于謝山，又不忠于其所據唯一本子(王梓材本)，——你們怪我責備全公太過，或責備董進士太過，是很自然的反響。

適之

十、十四

116.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10月18日）

胡先生：

謝謝您給洪先生跟我的長信，還有另外給我的一封長信也給洪先生看了。等我抄副後寄還我對於董沛的行爲，不甚了了。照您解釋，雖然只有一箇字的出入，也是他罪有應得了。洪先生對於全有意吞趙一點還不能釋然無疑，對於趙本在全之經過，另有一種推測，大略跟我談過我還沒有細想大約會再有信跟您討論。現在先寄一片，謝您殷殷垂教的至意。書評中講消寒圖「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一說是清 宣宗製句，應該查明補註。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

117.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10月22日）

胡先生：

茲寄上(1)您十月十一日給洪先生跟我的信副本一份(2)您的〈趙一清全祖望辨別經注通則〉抽印本重校本(3)洪先生給您的信（十月二十日）您十月十二日給我的信，等我鈔錄後再把原信奉還。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118. 胡適致楊聯陞（1954年10月30日）

廿一年（1932），一，廿一　〔胡適日記〕

前幾個月，故宮博物院中有人說，宮中發見了許多「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的九字牌，不解何義。或猜爲宮人召幸的牌子。

今日在廁上看江陰 金武祥的《粟香四筆》卷六，有此一條：

道光朝，宮中作九九消寒圖，成廟書「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字，字各九畫，每日書一筆，至八十一日始畢。宮人皆效爲之。

這個謎被我解答了。

舊日記一條，寄給 L. S. 一笑。

適之

四三，十，卅

119.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11月1日）

胡先生：

謝謝您十月卅日的信，還有您廿一年日記裡引的《粟香四筆》九九消寒圖一條。

「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字牌，我也在故宮見過。另外還有一種，好像是「×××柏風送香盈室」，後來見某筆記，說都是清帝御撰，一時檢不到了。

濟之先生到美消息，已由費正清傳來。大約十一月十日到康橋，住三星期。哈佛人類學系已決定請講「中國之銅器時代」一次。費托我轉告葉理綏，葉說哈燕社也要請濟之先生作公開演講一次。我已經寫了一封航空信，傳達此意，請方桂先生轉交。

您十月十四日給我的信（論董沛作僞）已經錄副一份，謹將原信奉還。

全謝山論人，有時傷於刻薄。誇大先世，英雄欺人，也經　您舉出了不少證據。不過關於吞沒趙氏手抄校本一點，其中似有曲折。等您回答洪先生的信時必有討論。

我現在止有無關重要的三小點，請您指示！

(1)您在「趙一清與全祖望辨別經注的通則」第一頁，因爲《水經注箋》〈刊誤〉刻本序中有譏罵朱謀㙔之語「不像東潛崇敬朱《箋》的態度」推斷此序是校刻者代作的。又說抄本無序。但不知此外尙有其他證據否？若單以口氣而論，則〈刊誤〉本文中亦偶有對朱不敬之語。

(2)您在十月十四日給洪先生跟我的信裡說「謝山實未用《寰宇記》校」，想是說「謝山最初實未用《寰宇記》校」，因爲謝山甚推重《寰宇記》「舊本」酈注，見《文集》外編〈水經注帖子東東潛〉—— 這幾篇的結論有若干已收入趙氏《水經注釋》，

——他處還有證據。

（3）《水經注箋》〈刊誤〉卷二2a「全氏曰，《水經注》之例，地曰逕曰歷，若水則曰注，曰合，曰得」卷一19b「全氏曰，先贈公云得當作逕，野亭是地名，於例不得曰得」（好像又是假託先人），但不知此例價值若何？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

120. 胡適致楊聯陞(1954年11月15日)

L. S.兄：

上次短信，不曾特別謝謝你給我抄那封長信，〔眉注：老兄鈔本甚精美，比我的「躄〔蹩〕腳字」原稿好看多了！我一定寶藏。但朱謀㙔均誤作瑋，是應注意的。明宗室皆用從木火土金水的字爲名。此必老兄所素知也。〕此次特別謝你抄兩封長信的厚意！我在這廂磕頭了！

匆匆中先答你十一月一日信裡的三點。

(1)〈刊誤〉無小序，《庫》本如此，振綺堂抄本如此，小山堂(?)抄本如此。(後二本均出于振綺堂藏書，前者已殘，後者完好，均存南京 國學圖書館。吳騫鈔本無〈刊誤〉)此皆東潛身後的本子。有小序者，僅趙載元刻本耳。故疑小序是校刻者所增。(《庫》本我所見者三本，文淵、文津兩本，又岑氏懼盈齋鈔揚州或金山的《庫》本，現存葛思德東方書庫)校刻者梁處素，我疑心他家兄弟都治《史》《漢》，故處素敢深斥朱謀㙔「於《禹貢》《史》《漢》尚未究心，何況他籍！」試以此種謾罵態度，比較東潛自序說的「朱中尉……疑人之所難疑，發人之所未發，論者以爲三百年來有數之作，余愛之重之，忘其固陋，而爲之釋，……」態度自大不同。

二證之中，一切寫本皆無小序似是更大證據。汪氏振綺堂所藏兩部寫本均比《庫》本的底本爲更後，更近于東潛最晚寫本。例如卷首「《北史》〈道元本傳〉」的注文，汪本比《庫》本多出二千二百三十二字。(吳騫鈔本同)《庫》本與家刻本同出于一種寫本，絕無可疑，而《庫》本〈刊誤〉亦無小序。

趙載元弟兄刻《東潛文稿》，卷首題「乾隆甲寅(五十九)年鐫」，其中收「水經注釋序」，而不收〈刊誤〉的小序。這似乎也是一個證據。〈刊誤〉被校刻者改動甚多，必須比勘《庫》本，始可知其詳。試舉

開卷第一條爲例。趙書初刻未改本作：

山三成爲崑崙邱　（《注釋》的第一句斷注，原本、初刻本、《庫》本如此。）

〔一清〕按趙琦美據《爾雅》，三成上增山字。

《庫》本(有「一清」二字)與寫本，與初刻未改本皆如此。初刻修改本挖改重刻兩行如下：

三成爲崑崙邱 （因此又須挖改重刻《注釋》三行之多！）

見《爾雅》釋邱。趙琦美據〈河水〉四注，三成上增山字，非也。

爲什麼須改呢？校刻的學者忽然發見了《爾雅》並無「山」字！(也可以說東潛「於《爾雅》尚未究心」！)

孫潛過錄趙琦美本，卷一尚存，此處並未校增「山」字！說清常道人據《爾雅》增字，是東潛冤枉他。說他據〈河水〉四注增字，是校刻者冤枉也。若無《庫》本與趙書屢次修改本可比勘，誰能判此雙層冤獄呢？

〈刊誤〉第一卷，綜計

第一條挖改全文，改本爲二十一字。又葉九挖改十六字。

又有八條增加校語，比《庫》本多出二百八十八字。

若加小序212字，則此一卷共增入五百字。又挖改三十七字。

增加一小序實不足奇怪。若謂趙載元何忍「謂他人父」？則此增加之校語，原書固皆是「一清按」也。所可奇怪的是孟心史先生有《庫》本可校，而他僅校了五處，就大膽說，趙載元請學者校刻父書，並未授權改動一字！又學人魏默深自稱曾校揚州、金山兩《庫》本的趙書，而大膽說，「《四庫》書分貯在文匯閣、文宗閣者，與刊本無二」，亦大可奇怪也。

(2)謝山實未用《寰宇記》校「元城縣」一條，——此是前函論點之一，——但我也可以說他實未用《寰宇記》校《水經注》。謝山所謂「五校」，實是他第一次校。他充分坐享東潛早年詳記他用《寰宇記》、

《元和志》、《九域志》、孫潛校本、《通鑑胡注》、《禹貢錐指》、何焯校本、《長安志》、《齊乘》、周嬰《卮林》、朱之臣《水經注刪》等等來校勘《水經注》的校記本(即今存國學圖書館的項絪刻本七冊——缺首冊四卷，——其上有「雙韭山房」「小韭山房」圖章及董秉純圖章者也)，又坐享東潛寫定本，故不用自己去做從頭校勘《水經注》的基本工作。謝山吃虧在此，一旦兩部「法寶」不見了，尋不著了，他就會鬧大笑話了。(例如我答洪先生書所舉「重校本」的荒謬。)

你所舉《文集》外編〈水經注帖子柬東潛〉，其中所引《寰宇記》所引酈注，無一條不見于東潛早年寫定本，——今刻本卷十，葉16下、17上下，、21下至22上，皆是東潛早年兩本所詳記，——後來謝山自補〈泜水〉，〈溳水〉，〈洨水〉，皆是收拾東潛所已校輯之遺文，皆見于此三葉中。

此一點，謝山並不自諱。看他的跋何義門三校本(外編三十二)之尾，忽然抬出

> 近日杭人趙生一清又博求之《元和志》、《初學記》、《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九域志》，以及《雍錄》、《齊乘》、宋元諸圖經，斯後來居上矣。

此似是甚推重東潛校本了。然我讀此段，止覺謝山之存心十分不忠厚。他天天用東潛的多年校勘成績寫定本，而從來不指出他用的即是東潛本，也不指出東潛已用孫潛校本所舉柳僉本的四大貢獻，也不指出東潛已用胡渭、黃儀的規模來改正〈渭水〉下篇的無數錯簡。

國學圖書館此本，1946年我邀勞貞一、董彥堂、繆鳳林、王崇武與我分鈔全部。後來我試統計此本所錄《寰宇記》、胡三省、胡渭、孫潛四本，卅六卷中已逾一千條！此謝山引《寰宇記》的來源也。

「元城縣」一條，「五校本」並未刪趙寫本已改正的「故城」二字。但此條他已保留作經文。(原有的「注混作經」者，則鉤勒爲注。)故

施廷樞爲他指出此條有「故城」二字，不當留作「經」。但謝山護短不服，雖引施說，而又假託「宋本」無「故」字。

謝山此條校語實作「元城縣下或妄加『故』字，考宋本果無之。」此有三件實物可證：①「重校本」如此，②「重校本」陳勱影鈔本如此，③王梓材「重錄本」如此。故此條文字無可疑也。

謝山所據既是東潛校記本，他必不知道《寰宇記》引此條但作「元城縣」而無「故城」二字。東潛精校《水經注》多年，他知道《寰宇記》此條「元城縣」下無「故城」，不是異文，不值得記錄，而下文引《風俗通》「河播也」之下多「昔禹治洪水」五字，乃是異文，不但值得校記，還應該補入引文。所以者何？凡人著書引古書，刪字是甚可能，而增字的可能甚少，增至五字尤爲不可能。故刪「故城」不是異文，而增此五字是異文。《風俗通》卷十的文字最多脫誤，而「河播」一條尤殘缺不可讀，《水經注》引此文是補《風俗通》一切本子的脫誤，故東潛采補此五字實甚合校勘學方法。謝山「五校本」初抹去此五字，後又添此五字，其想法當亦是如此。（不增此五字，已使《風俗通》此條可讀，遠勝于今本了。）

因爲東潛校本未錄《寰宇記》無「故城」二字，故謝山不知有《寰宇記》可據，所以他止說「或妄加『故』字，考宋本果無之。」他若真見了《寰宇記》無「故城」，他當然要并刪「故城」二字了。

附上「重校本」影印一葉。請看此上有謝山手批一條。其中「至此複歸大河故瀆」一句，此「複」字顯然是「復」字之譌。但王梓材「重錄本」此句，仍照寫作「複」字！我看了不禁使我對王梓材先生增加了十倍信心！故謝山元城縣一條校語，我們當信任王梓材的移錄。

但洪先生所疑，謝山所託「宋本」是指《寰宇記》引文，此意雖不適用于「元城縣」一條，實甚合謝山平常的作風。試爲舉例證如下：

①卷三，葉一(薛刻本)，「即上河峽谷」。全氏校云：

案諸本皆脫「谷」字，以宋本補。

②此下一句「世謂之爲青山峽」。全氏校云：

案諸本皆脫「峽」字，以宋本補。

此皆「重校本」也，亦即董沛、薛福成所刻「七校本」也。

試檢「五校本」，可知此公所謂「宋本」的來歷。謝山所據東潛寫定本此二句已寫作

即上河峽也，世謂之爲青山峽。

但謝山墨筆改「也」爲「谷」，上方有他的「五校」二條：

一清曰，谷字用《太平寰宇記》所引注文增。

一清曰，峽字用《太平寰宇記》所引注文增。

但今本趙書亦作「即上河峽也，世謂之爲青山峽」。(戴本同。)最有趣的是〈刊誤〉一，28下的此條

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青山(朱本)(古本)

《太平御覽》引此文作「即上河峽也」。《寰宇記》引此文作「世謂之爲青山峽」。今校補二字。

我寓中無刻本《寰宇記》，不知其引上句有無「谷」字，乞便中一檢之。〔胡適補注：楊聯陞兄代檢刻本《寰宇記》36.12a靈州迴樂縣下兩引《水經注》，皆作「即上河峽也」，皆無「谷」字。 適之 四三、十二、十二。〕

總之，「五校本」尙引「一清曰」，尙引《寰宇記》。「重校」則居然是全氏校記，「以宋本補」了！

我所謂謝山吞沒東潛多年校勘的成績，作爲自己的校本，正是根據這一類的證據。我說謝山實不曾用《寰宇記》記酈書，——也實不曾用此書校「元城縣」一條，——也是根據這些很有趣的證據。

我說謝山實是假託宋本，也正是根據這一類的證據。

東潛說，《御覽》引此文作某，《寰宇記》引此文作某，今校增某字。這是忠實的校勘。

「五校本」說，「一清曰某字用《寰宇記》所引注文增」。這也是忠

實的校勘。

「重校本」說，〔祖望〕按某字諸本皆脫，以宋本補」，這就是存心吞沒他人的成績，存心假冒自己曾用「宋本」校勘了。這就是自欺欺人了。

(3)全氏說，「《水經注》之例，地曰逕，曰歷。若水則曰注，曰合，曰得。」(〈刊誤〉二，2a)又說，「先贈公曰，得當作逕。野亭是地名，不得曰得。」(一，19b)老兄所引兩條，謝山是治《水經注》最早時期(校到二、三卷的時期)的自然尋求酈書文例的傾向。正不用假記于先世祖宗。

楊慎水經序已說：「《水經》……紀天下諸水，……曰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例也。」胡渭的〈錐指例略〉也有一條：「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此又正名辨分之義。」

全謝山把「地」同「水」分開來說，是一進步，遠勝于舊日的諸說。他沒有注意到「逕」之外還有「過」字，更沒有注意到「經文作過，注文作逕」的重要標準。試用二2a之「例」比較東潛書的「附錄上」17b，可知東潛別後的進步遠在謝山之上。

然謝山此「例」，雖甚幼稚，已大有用。

你舉的兩例，都應該用《水經注》原文的各種本子對勘，才可以看得出謝山分地與水，實有「通則」的價值。

例①，古本實作「河水又東得野亭南」，(「經」文)其下「注」文是「又東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河，謂之野城」。吳琯本(全無古本依據)在「野城」下增「口」字，勉強可讀了，朱《箋》依吳本，沒有改善。趙氏早年寫本，也從朱《箋》無進步。全氏僅改「得」爲「逕」，東潛最後定本從之。全、趙皆改「河水又東逕野亭南」八字作注文。其文便成此式：

河水又東逕野亭南。又東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

河，謂之野城口。

細讀之，始知此文還是不通。河水如何「又……注于河」呢？可見「得」字古本不誤。但「野亭」是水名，不是地名。

戴氏官本此文仍作「河水又東得野亭南」，校云：

> 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　訛作經。今考「南」字，即屬訛舛。此下敘野亭水所出之文亦脫。

他的自刊本就放手大改了。此文改作

> 河水又東，得野亭〔水，水出西〕南〔谿，〕東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河，謂之野亭口。（末「亭」字，官本已改了。）

這才通順可讀了。

故謝山此例的主要點在分別水與地，但「先贈公」此地卻用錯了！

你舉的第二例恰與此相反

例②古本此條實無「逕」字，古本皆作：

> 河水又南丹水西南

丹水上原無「逕」字。吳琯本妄增「逕」字，朱《箋》從之。

謝山說，「丹水非地，不得曰逕」，此例是也。但他不知道「逕」字是古本所無，故他說，「當作得。『西南』二字衍文」，這又錯了。下文是「丹陽山東北」，東潛又得加「水出」二字在「丹陽山」之上，文理勉強可讀了。這段文字成了這樣子：

> 河水又南，得丹水。〔水出〕丹陽山東北，逕冶官東，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矣。其水東北會白水口。水出丹山東而西北注之。丹水又東，東北入河。

讀下去，又不可通了。河水既「得」丹水了，怎麼丹水又「入河」呢？丹水入河，明明敘在下文敘白水之後，故上文決無先敘「河水得丹水」之理。這個「得」字又錯了。

戴震用《大典》古本，刪去吳、朱本的「逕」字，在「丹水西南」下

增一個「出」字，此文才通順可讀了。

河水又東。丹水西南〔出〕丹陽山，東北逕冶官東，……其水東北會白水口。……丹水又東北，入河。

此是酈注一種不常見的敘法，先突敘一水源流，然後敘其入經水。如〈河水〉三芒千水下，忽敘「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中，南流逕廣德殿西山下」，其下記廣德殿數百字，然後敘「其水……西南入芒千水。」此兩例皆可見謝山之例是一個通則，其價值在分別水與地，但野亭是水，故古本「得」字不誤；而丹水也是水，故近刻增「逕」字是妄增。此皆可見謝山之例有效，但他兩處都用錯了。（謝山此例若改作「凡逕字下必非水名，得字下必非地名」，則更有消極的作用。）

即此兩例，已可見趙、全、戴三家四個本子的不同如此！故不憚煩爲老兄詳記之。　　適之

四三年，十一，十五夜

此信寫了甚久，因未寄出，故今天改寫後半，與寄洪先生書，一併寄出。

兩書皆太長，不敢勞老兄鈔副本。倘學校可以 Photostat，以兩葉合一葉，應不甚費！我願出此價取一份副本回來，但不必忙耳。

121.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11月26日）

胡先生：

多謝您十一月十五日的長信，還有給洪先生那封更長的信。兩封都給洪先生跟勞公看過了。您能費這許多時間給我們寫長信，我們當然高興費點功夫抄寫。您給我的信，我抄錄了一份自存，原信預備寄還；給洪先生的信，勞公與我分抄，一鼓作氣，已經抄完了。等我再細看一遍，就一併寄給您。

朱謀㙔，誤作瑋，是我忘了他是明宗室。五行命名一事倒是記得的，多謝　您的改正。

關於上河峽青山峽一條，檢刻本《太平寰宇記》36.12a（靈州迴樂縣）『大石山，《水經注》云，河水至此，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也，俗號青山。黃河，酈道元注《水經》云，其間即上河峽也，世謂爲青山峽是此』，無「谷」字，《寰宇記》他卷尚未細檢，不知有無類似文字。

勞公說：關於「桓」《漢書》30酷吏〈尹賞傳〉，可以注意。尹賞在他的『虎穴』中壓死長安輕薄少年惡子之後『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注『如淳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官本引『宋祁曰，桓，徐鍇改作垣，非是，蕭該《音義》作寺門外垣東。又考《漢書》多作垣字，蓋後人多知牆垣，不知桓表』。

又關於誄墓，勞公以爲是全謝山用字隨便，集中墓版、墓石志、壙志、版文、窆石、穿中柱與誄皆指墓志，埋墓中；神道碑墓表則在墓外。誄墓可以勉強成立。

這兩天讀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冊導論，

略看一遍，好處不少，也有荒謬處，預備給 *HJAS*❶寫一書評。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❶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亞洲學報》

122. 胡適致楊聯陞、勞榦(1954年12月12日)

聯陞
貞一 兩兄：

承　你們兩位給我抄長信，真是萬分感謝！

又承聯陞兄寄還我十一月十五日的長信，多謝多謝！

今年 Eastman Kodak Co.新出一種 photostat 機器，可以攜帶，價錢240元，我與葉良才先生想爲「中基會」買一具，前天試影《東潛詩稿》一葉，寄給 你們看看。將來若買成，就可以解決複寫的問題了。(藥品與原紙稍費錢，但不很貴。)

承　聯陞兄代查《寰宇記》刻本「上河峽也」一條，果無「谷」字，多謝多謝。謝山的粗心，往往如此。

貞一兄指出〈尹賞傳〉一條，爲「桓」字添一個最早的例證，很有用。多謝多謝。

「誄其墓」，我初很懷疑。今天偶見謝山答沈東甫問文體一書(《外編》四七)，他說，「哀詞，哀讚，哀頌，……本不過傷逝之作，而間有以充碑版之文者。」此足證 你們兩位的看法不錯了。

楊公要評李約瑟的書，寫成時幸賜一副本，我也答應了 New Leader 要寫一短評。近見他的舊著 "Order & Life"，已用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來解釋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the qualitatively new" 了。

又Bodde❶譯的馮芝生《哲學史》，楊公曾有書評，現尋不著單本，倘

---

❶ Derk Bodde卜德(1909-)出生於上海，父親為荷蘭人，母親為美國人。1930年哈佛大學文學士。1931-1935年以哈佛燕京社研究生身分來華留學。1938年起任教賓夕法尼亞大學。二次大戰時曾任美國戰時情報局中國問題專家。專研

有存本，乞再賜一份。
匆匆草此短信，只是要鄭重申謝兩公抄長信的厚意。敬祝
平安　　適之
一九五四，十二，十二夜

濟之先生兩次來紐約，頗得暢談。他的簽證已辦好，明早(十四)飛墨京了。
凌叔華女士曾見否？她何時回來？見時，乞代問她有幾封信，是否應代轉？
適之
洪公的長信，尚未能即答，乞先代道歉。並道謝。
適之

《東潛詩稿》，抄本四冊，共分十四集，〔眉注：每集皆有自序。全集皆依年月編次。〕起于雍正七年，終于乾隆廿九年他死之前不久。原是易培基藏書，後歸李玄伯❷。玄伯借給我抄副本，其後三冊先抄校畢，故我在1948年十二月帶出來了。第一冊因上闌有補抄的詩，艸字非抄手所能抄校，故王重民自己取去校勘，我不及帶出北平。第一冊是雍正七年到乾隆十一年的詩(1729-1746)，共三集。後三冊我已還給玄伯，後來他又借給我。我很想邀集一班朋友，合出一點錢，把這三冊(共175葉)用 offset 印二百本，以免此孤本的散失。 公等對此「義舉」，有何高見？能與裘、洪兩公一商否？
適之

中國哲學、歷史、法律。

❷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陽人。易培基(寅村)女婿。曾入南開大學讀書，後赴法勤工儉學。1923年回國，在北大法文系任教。1925年任清室善後委員會顧問。後曾任北平中法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8年到台灣，任台大歷史系、研究所教授。著有《史學概要》等書。

123. 楊聯陞致胡適（1954年12月14日）

胡先生：

多謝您十二月十四日給貞一兄跟我的信。

印《東潛詩稿》事，等跟洪、裘兩位先生商量後再覆。我自己是很贊同的。（唯一的缺陷是少了一本）

今天下午凌叔華女士在洪❶府畫展，我看見她時可以問她信要不要轉。

卜德譯馮芝生《中國哲學史》，上冊我沒有評過，下冊最近評了，*HJAS*下期刊登❷，目下只有校樣。陳榮捷在 *Philosophy East & West* 合評過上下兩冊，您想必看見了。馮的《中國哲學小史》，前幾年評過，再附上一份。

另有Balar[z]s（白樂日）譯《隋書》〈食貨志〉書評（*JAOS*）抽印本一份，并請指教。此君甚努力，也有見解。故書評寫得很客氣。他最近邀請各國青年學人，合力撰著宋史表譜傳記之類，先編一本手冊，計劃頗有意思。我已答應斟酌情形給他幫忙了。

李約瑟（他的“The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Science & Technology” NUESCO❸lecture 見於 *Reflections on Our Age*（Allan Wingate, London 1948）接受唯物史觀，似無可疑。但我不預備在第一冊書評中多辯論，

---

❶ 洪業（1893-1980），號煨蓮（諧於英文名William），福建侯官人。1917年美國俄亥俄衛理斯揚大學畢業，1919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1923年任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24年任文理學院院長，1928年任歷史系主任、圖書館館長、並兼哈佛燕京社引得編纂處總編輯。治學謹嚴，尤注意治學方法與工具書之編纂，曾主編《哈佛燕京學社引得》、《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特刊》。1940年獲衛理斯揚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❷ 此文刊登在《哈佛亞洲學報》1954年12月，17卷，3、4號合刊本。

❸ 疑為UNESCO，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只指出他的立場就算了。等他第二冊關於思想的及第七冊關於社會經濟背景的出書之後，再多說幾句。——因爲現在要說他「唯物」，他也許會說他也「唯心」，那就糾纏不清了。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124. 胡適致楊聯陞（1955年6月4日）

聯陞兄：

你說此文可以載新復刊的《清華學報》，所以我重寫了寄上，又加一「後記三」，請　你們不客氣的刪削。可請　洪先生裘先生看看。他們對我的三篇後記一定感興趣。

我覺得此文太專門，如不適用，我可以尋一篇比較不太專門的文字來換他。

如有人改鈔橫行，原稿乞　賜還，因爲我沒有留副本。

上次在劍橋，蒙　洪先生、裘先生，同　賢伉儷殷勤招待，十分感謝！都沒有寫謝信，乞代致意道謝　你們三家！

適之

一九五五，六，四夜

別後先本想爲　裘公寫一短跋記哈佛新得的「乾隆甲寅年小山堂」《水經注釋》。一開筆，就改了方針，先寫了一篇「《水經注釋》的小山堂雕本的各次修改挖刻本及乾隆甲寅年的兩次印本」，又加了一篇「《水經注釋》的兩種翻刻本」，共有一萬多字。寫成了，又開始寫了一篇「趙一清治《水經注》的現存各種校本及各種寫本」，改題爲「趙一清《水經注釋》現存的各種寫本」，寫了幾千字，還只敘述了他的兩個早年校本。全文也許有兩萬字。但這是爲趙東潛的書的本子問題作一個結帳，也是不可少的文字。

乞告　裘公，那篇短跋一定要寫的，不久可以先寫了寄上。

適之

125. 胡適致楊聯陞（1955年8月31日）

適之敬賀

「書獃子買房子」「谷遷」之喜！

我也知道麻省在大水波及區內，但沒想到康橋也遭此厄。我在國內混了二十多年，總是租房子住，故幾次政治大變故，都沒有房產可沒收。——最後一次，竟把一生收集的一百多箱書全丟了。最近中共印出的三大冊（共974頁）「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其第三冊有侯外廬❶一文，長至七十頁，其小注百餘條，最使我感覺興趣的是這類的小注：

（61）胡適未發表文件，自編號二.1960；二.1982；二.1983.

（63）胡適存件，自編號二.2080.……

大概這幾年之內，有人把我的一百多箱書打開了，把箱角的雜件（收到的函件，電報，……）都檢出編了號，——所謂「自編號」！連我留下的兩大冊日記（1921-1922），以及「胡適給江冬秀函件」，都赫然在侯外廬的小注裡！

我很奇怪，爲什麼此君引的文件都屬于「二」，而沒有「一」類？後來我猜想，大概「一」是洋文信件，侯君不能讀，故不能引用。

舉此一事，稍示「有產」之累。可惜北京屢次大水，都浸不到東城，否則書與函件都浸壞了，也可以省一些人整理編號之煩。

五月初，Brandeis University 曾想我去講學半年，我因其地接近 Harvard Square，可以用 Boylston Hall 的藏書，故曾允考慮，但須在台大允我取消回去講學半年之口前宿約之後。後來因台灣朋友始終不肯

---

❶ 侯外廬（1903-1987）山西人。1923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1927-1930年在法國巴黎大學學習。回國後任教哈爾濱法政大學、北平大學等校。1949年以後擔任過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西北大學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著有《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等書。

發表我今年不回去的消息，故我今年去 Brandeis 講學半年的話已取消了。本意決心在夏天三個月之內，結束我的《水經注》研究。六月中頗能發憤擺脫一切，專整理《水經注》文件，但七月中以後，紐約奇熱又加潮濕，雖不出門，也不能多作伏案寫字的工作，——又加上借書的小不便，材料的丟在北平，——故「《水經注》的一千年」一篇總結賬的文章還沒有寫成，而長夏已過去了。慚愧之至！

今年計畫仍決定結束《水經注》問題，即用全力寫成「中國思想史」的英文本。台北講學是不去的了，外間講演也擬謝絕。

前些時聽說，你有風氣痛、背疼，等小病，不知已痊好了嗎？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一九五五，八，卅一

126. 楊聯陞致胡適（1955年9月28日）

胡先生：

收到您賀「書獃子買房子」「谷遷」之喜那封信以後，一直沒寫信，至乞恕罪！

昨晚承您特來電話替史語所轉問我，洪煨蓮先生跟我作通訊研究員之事，非常榮幸。今天已經把代爲承諾的話告訴了洪先生。也已經把二人同意的話寫信告訴勞貞一。想您必另有正式信給濟之先生的。

您決定不到 Brandeis 來講學，我們在波士頓的人不免有幾分失望，因爲少了一個隨時請益的機會。您說《水經注》問題結束之後就用全力寫成中國思想史的英文本。我極端贊成。思想史上古時代雖然譯文已多，可讀的書也有幾種，秦漢以後就差多了。學生常苦無可參考。馮友蘭的書下冊雖已譯出，缺略之處太多，佛教史更不行。這些缺陷，真希望您的書早日出來補足。

今夏在萊頓❶舉行的少壯漢學家年會，中共派翦伯贊❷、周一良參加。正好葉理綏、費正清也去了，都與周一良談過，（周一良在《歷史研究》那篇〈西洋漢學與胡適〉❸文中曾說費正清是文化特務，見了面倒很客氣）今天葉理綏給我看一張照像，裡面有周一良，他比以前好像胖多了。站著的時候頭項有幾分向前彎，還是他從前常有的那個姿勢。（他那篇文章裡，沒罵哈燕社，哈佛的人除費外，只罵了魏楷一人，說他在中日戰爭時曾公然發表應聽任中國亡於日本之謬論。對西洋漢學者

---

❶ 荷蘭萊頓大學。

❷ 翦伯贊（1898-1968）湖南人，維吾爾族。18歲入武昌商業專門學校。1924年去美國加州大學研究經濟，次年回國。曾參加國民革命軍。1949年以後曾任教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擔任過北大副校長。著有《中國史綱》等書。

❸ 《歷史研究》1955年第2期，1955年4月。

好像只捧了 Arthur Waley 一人）「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還沒有見到，他們把您的箱子打開，文件編了號，雖然未免過於「自由」，居然能利用新發現的資料也算不錯了。

我的腰腿，不時酸痛，最初是扭傷了筋，搬家時本已差不多好了，後來因不小心打了一次乒乓球，又有一次下棋，桌子太低，彎腰太久，又復發作，但普通只酸而不痛，故無大害，可能需要再小心兩三個月才會好。蒙您挂念，感謝之至！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一九五五，九，二八

127. 楊聯陞致胡適（1955年12月10日）

胡先生：

謝謝您十二月七日的信。

李濟之先生的文章，原稿寄回台北一事，我已經從張光直處聽說了。沒想到您已經留下副本，而且已經寄來了兩份，真是感謝之至。您自己既然還有一份，是不是這兩份就送給費慰梅夫人同我了？

您又發現了一種《水經注》校本，（靜嘉堂藏馮舒用柳大中本手校明抄本）「其中果甚好」而且馮氏題記兼記亡國後江南兵禍與官禍，真可寶貴。

最近 *HJAS* 出版，有我一篇評馬伯樂西陲文書，評李約瑟科學技術史引論，評 Maverick 主持翻譯的《管子》經濟思想。單印本這次遲到近一個月，所以前天才能寄上，請切實教正。

前些日收得朱騮先❶、李濟之兩先生爲您明年六十五歲祝壽論文集徵稿，我當然是義不容辭了。不過很難找到適當的題目，昨天翻卡片箱，找出1941年看《道藏》時的筆記，其中有一個題目，似乎還值〔得〕作。主要材料是《玄都律》與《老君音誦誡經》兩書。

《魏書》〈釋老志〉說寇謙之在神瑞二年415遇到「太上老君」告訴謙之說「……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誡，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轉❷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Ware 譯此志（*JAOS* 1933），以爲雲中是郡名，當然錯了。陳寅恪1950十二月在《嶺南學報》11.1發表〈崔浩與寇謙之〉❸一文，雲中音誦

---

❶ 朱家驊，時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

❷ 疑為「數」字之誤。

❸ 陳寅恪的〈崔浩與寇謙之〉，刊《嶺南學報》第11卷第1期（1950年）。

新科之誡，旁有書名號，但只以《十誦律》之誦，說音誦之誦。也沒有提《道藏》(力二)有所謂《老君音誦誡經》。關於寇謙之這個清整運動，也沒多講。

照我的初步研究，《老君音誦誡經》可能就是所謂《雲中音誦新科之誡》(其中有一大段老君與寇謙之對話)的一種殘本或異本，至少前者的內容應有不少出於後者之處。所謂三張僞法，則大體尙存於《玄都律》(文)。馬伯樂1940印布〈六朝道教〉一文(今收入遺著❹三冊之中)，關於六朝早期教會組織，即引及《玄都律文》不少(pp.45-48)，不過他所引的，只是(雨下)的一卷。實則《玄都律》尙散見於(唐上下弔上下)的《要修科儀戒律鈔》❺(等處)，馬伯樂似乎沒有注意。不過我在1945附近，見到馬伯樂這篇文字以後，覺得重要材料已經給他提出來，文章可以暫時不寫了，所以卡片一直藏在盒子裡。

今天又重檢《道藏》，并《弘明集》、《廣弘明集》等書，覺得值得討論的地方，還是不少。想用一種偷嬾的辦法，(省得組織，也可省得與馬伯樂等的概論重覆〔複〕)爲《老君音誦誡經》作一篇略釋，把《玄都律》及其他有關係的材料與可以討論之處，隨著本文注出來。其有不知，則暫付闕如。新稿應該可以在明年一月內寫成，那時當先寄呈請教。(日本人研究道教的好像也都沒提過這兩種「律」與「誡」。不過還有福井康順一本新著沒查。即便提到一點，也不要緊罷)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日

---

❹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II. Le Taoïsme(1950).

❺ 三洞道士朱法滿(唐人)編撰《要修科儀戒律鈔》十六卷，入道藏・洞玄部・誡律類(204-207冊)唐字號、弔字號。

128. 胡適致楊聯陞（1955年12月29日）

聯陞兄：

謝謝你十二月十日的信。

中央研究院朱、李兩公發起爲我六十五歲徵文的信，我還沒見到。此事之發起，確曾使我躊躇不安。後來我對漢昇說：此事也可以引起一班朋友寫文章的興趣，我不反對。

回憶我1947年至1948年之間，有一次我在上海合眾圖書館與顧頡剛❶兄同吃顧起潛❷的飯，頡剛說，他想發起爲我六十歲徵集論文。我說，「還早哩。在這亂世，誰有心做這事？等我七十歲再說罷。」

老兄參加此事，我深感覺榮幸。你挑的題目，我特別贊成。我竟沒有想到「雲中音誦新科之誡」會有一部分保存在《老君音誦誡經》裡，所以我覺得你的「初步」假設——「《老君音誦誡經》可能就是所謂《雲中音誦新科之誡》的一種殘本或異本」，——是很值得發揮的。

馬伯樂的〈六朝道教〉一文，我也看過。我贊成你的「偷嬾」辦法，但我希望能看見你給這個「清整運動」多做點表彰。

故除了注釋之外，怕得有一篇表彰那「反」三張僞法運動的引論。

順便提到〈釋老志〉的兩個小問題。你引的一段中有「號曰並進言」，應作何解？

又此志中有真君七年的毀法詔文，其中提及「劉元真、呂伯彊之徒」，

---

❶ 顧頡剛（1893-1980）江蘇蘇州人。1913年進北京大學預科，後入本科哲學門。畢業後留校任助教、圖書館編目、《國學季刊》編委。1926年後曾任教多所大學。五四運動以後主編《古史辨》，影響深遠，在近代史學研究上有極大貢獻。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❷ 顧廷龍（1905- ），字起潛，江蘇人。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1932年起任燕京大學採訪主任。1939年到上海，和葉揆初、張元濟等創辦合眾圖書館，主持館務。1949年以後長期擔任上海圖書館館長。曾領導編纂《中國叢書綜錄》。

劉元真是可考的，而呂無可考。我曾爲湯錫予先生說，呂伯彊可能是《高僧傳》〈康法朗傳〉中的呂韶(令韶)。但此說頗少證據。(當時我作此假設，是因爲①真君七年詔中此段說的是「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之禁，而曰「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事❸實」。是劉、呂二人皆與造佛像有關。而〈法朗傳〉說令韶「刻木爲像，朝夕禮事」。此僅指刻法朗之像？而下引「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于中山，』即其人也。」然則呂韶禮拜的像並非其師之木像，乃是凝神于佛像，故是提倡拜佛像的一人，故列于「正像」之論。②因爲呂韶與劉元真的時代相近，皆西晉人，元真爲中州人，呂是雁門人，法朗爲中山人。真君七年毀法之詔特別提及此二人，而此二人皆有孫綽論贊，當是三世紀北方提倡佛教有大力的人。)你對于此人，有無旁證材料？

近日買得一部《磧砂藏》影印本，共591冊，目錄兩冊，十二月廿二日大雪時寄到，已上架了。連日翻讀，頗廢寢食！家中有幾部大藏，都沒有在身邊，深以爲憾。——最不該把你我同去買的那部「縮刷藏」也帶回去了！——此次偶然得此全《藏》，此是宋朝最後刻的一部大藏，刻未完而宋亡，中輟幾十年，至大德初始續刻，中間風氣已大變，密教已大行，故續刻超出端平原目之數，其中多是新譯的秘密經典。但《宋藏》規模還在。朱慶瀾❹、葉譽虎諸人當日提倡影印《磧砂藏》，實甚有功。可惜借補的部分不能盡得宋刻諸藏，往往用明《北藏》補照，——故玄奘的《西域記》裡忽然提到永樂，提到鄭和！

---

❸「事」，《魏書》〈釋老志〉作「眞」。

❹ 朱慶瀾(1874-1941)，字子橋，或作子樵，浙江紹興人。清附生。歷任奉天鳳凰、安東、錦州縣知事，四川巡警道、第七鎮鎮統、黑龍江護軍使兼署民政長，加陸軍上將銜。1929年任國民政府賑災委員會常務委員，脫離政治生涯，獻身社會事業，專心辦理賑濟，拯救災黎。

我曾仔細檢看 Gest Library 的《磧砂藏》殘本，今得此影片，始知朱慶瀾諸公當日所得陜中兩寺的《磧砂藏》尙有不少問題。其中有一部分的問題可靠 Gest 的殘本(五千多冊，其中七百冊宋刻，一千六百冊元刻，其中配補的是用明之《南藏》，最近《宋藏》，其中萬曆補鈔本則往往是借《磧砂藏》補鈔，更可貴)校勘比證。故我送我自己的這一件 Christmas present 竟能使我「頗廢寢食」。

想　老兄與闇、煨諸兄聞之亦必爲我一喜也！

附上最近照片一紙，敬賀

新年，並祝

雙安　　適之

一九五五，十二，廿九夜

129.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1月8日）

胡先生：

多謝您十二月廿九日的信，還有您最近的五彩照片！照片已經裝在您十幾年前給我寫的「山下綠叢中」白話詩鏡框裡了。神采奕奕，給我們的客屋生色不少。

您檢閱影印《磧砂藏》，有了不少新得。將來寫成文字，希望能交給《清華學報》發表。學報一年兩期。第一期已付印，預定四月出版。第二期在三四個月之內也該集稿了。

關於「老君音誦誡經」陳國符的《道藏源流攷》（民三八）頁一〇四至一〇五說：

> 《魏書》〈釋老志〉及《隋書》〈經籍志〉並云：北魏寇謙之出《圖籙真經》六十餘卷，《雲中音誦新科之戒》二十卷。《圖籙真經》今佚。今《道藏》收有《老君音誦誡經》，云老君以授寇謙之，所述天師道流弊及革新之法，與《魏書》〈釋老志〉同，蓋即《雲中音誦新科之戒》。又稱「樂章誦戒新法」、「太上老君樂音誦誡」、「音樂新正科律」。音誦即「樂音誦」，疑即唱誦之義，所以別於「直誦」也。惟今本僅一卷，已非全帙矣。又寇謙之道法，雖意在改革天師道，但仍與之有關，故所出道書，當入正一部。

日本人福井康順《道教の基礎的研究》（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頁二九六注云：「推其內容，可以令人想像《魏書》〈釋老志〉所謂『雲中音誦新科誡』是一種深有意味的道經」。但兩人似都沒有作過更詳細的研究，所以「校釋」及「表彰」工作，還是值得一做。

關於呂伯彊，我想您的解釋很可能（湯用彤先生書裡似已大略引及您的說法），「並進言」三字，甚難懂，Ware 音譯爲 Ping-chin words。我猜想並進是「並同精進」之意。這兩個字不見於「老君音誦誡經」，但

有「愚而不進」「精進」「懃進」等語。《廣弘明集》卷九周甄鸞《笑道論》(天和五年 570)「道士合氣三十五」條云「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日禮，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這個「陰陽並進」可能與「並進言」有關。

陳國符說「寇謙之道法雖意在改革天師道，但仍與之有關」。這話大概是對的。《魏書》雖說「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但「《老君音誦誡經》並不完全反對房術，只說「然房中求生之本，經契故有百餘法(《抱朴子》內篇〈釋滯〉卷第八「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不在斷禁之列。若夫妻樂法，但懃進問清正之師，按而行之，任意所好，得傳一法亦足矣」所反對者只是「婬風大行損辱道教」而已。

陸脩靜(卒於元徽五 477，年七十二)一派的科律，似保存在太平部儀下761冊的陸先生《教❶門科略》之中，大略說是太上授天師(張陵)正一盟威之道「清約治民，神不飲食，師不受錢」也是一種清整運動，但不罵三張，而且好像是要替三張解釋說他們的教誡本不要(或不重視)租米錢稅。可能是聽到北方寇謙之的運動而起的一種反響。

《道藏》(正乙部滿下876冊)又有一種《三天內解經》，題「三天弟子徐氏撰」可能作於南朝 宋時(有云「宋帝劉氏是漢之苗胄，恒使與道結緣。宋國有道多矣。漢時已有前謨，學士不可不勤之哉！」)其中說「(老君)因出三道，以教天民：中國陽氣純正，使奉『無爲大道』；外胡國八十一域，陰氣強盛，使奉『佛道』禁誡甚嚴，以抑陰氣；楚越陰陽氣薄，使奉『清約大道』。此時六天治興、三道教行…下古僭薄，妖惡轉興，酌祭巫鬼，真僞不分…(太上乃以漢安元年 142)付張(道陵)正一盟威之道，新出老君之制。罷廢六天三道時事。平正三天，洗除浮

❶ 疑為「道」字。

華，納朴還真」。又像是一種統一運動。這位三天弟子徐氏是誰，尚未考出。但大體應是陸脩靜一流有志清整的人物。好像後來陸氏「三洞」之說大行，「三天」之說就不大聽見了。（至於更早的清整道教則葛洪似已有志了）

關於《老君音誦誡經》，有幾條比較得意的「意校」：「以兩若相成之」當作「以函若箱盛之」（《四分律》五十二有「當以函若箱盛之」）「可簡授明末」當作「可簡授明才」「未堪係天師之位」當作「才堪係天師之位」（《魏書》〈釋老志〉「才任規範，首處師位」）「抱朴子者未明蓋世」當作「才明蓋世」（《抱朴子》外篇仁明卷三十七「明者才也」）。但也還有許多難點，如一起「老君曰：煩道不至，至道不煩」兩語極可味，但不知出處。又說「返逆者眾」「稱劉舉者甚多，稱李弘者亦復不少」李弘見於《弘明集》八劉勰〈滅惑論〉「是以張角、李弘，流毒漢季」又《老君變化無極經》（正乙部滿上 875 冊）有「木子爲姓諱口弓」。劉舉不詳，也許是劉章之誤。兩漢之末，有祠祀城陽景王劉章者，寅恪先生〈崔浩與寇謙之〉文中已言之。

以上略報初步研究的結果，仍嫌假設太多。不過道書真僞雜糅，自六朝已是如此，一時恐難理出可靠的結論也。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一月八日

130.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2月5日）

胡先生：

剛才把丁在君先生的文章，草草抄了兩頁，趕於五點半收信時間（星期日只收此一次）之前發出去了。

《獨立評論》這一期還有　先生的〈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想來必有存稿，就不抄了。

《老君音誦誡經校釋》又搜了些材料，「至道不煩」出於《黃庭經》❶，「煩道不至」還沒有找到，又發現道家用「七世父母」作七世祖父母解，不像佛家與現世本生父母相對，這也是中國家族主義對業報說發生影響之一例。（佛家的七世父母自然不必同姓）作《三天內解經》的三天弟子徐氏還是無法考得。已經寫信給勞貞一託他轉問陳槃菴有無意見。

最近又想研究一下「五服」（侯服甸服等）異說。如《左傳》「鄭伯男也」《國語》作「鄭伯南也」注家引先鄭後鄭，其說不同（劉師培提到過），又與周之遷都應亦有關係。我現在有一個假設是商多封「子」周多封「侯」，也許商周都有類似五服（即至少有內外服）的制度，而其內外之地理分布，可以大略相反，遂致引起異說——至少是一個可能的因素。（如商人所封之「子」到周時自然屬於比較不親善的封國了）這個問題非常複雜，預備先從清儒的研究入手。經書之外，金文甲骨文自然都得用。但是目下同時已經在趕寫三篇文章，不敢再分散火力。關於「五服」問題，您也許有甚麼指示吧。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二月五日

---

❶ 《黃庭內景玉經》至道章第七「至道不煩決存眞」。

131.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3月7日)

聯陞兄：

昨天天亮七點多，才把《丁文江傳記》(共九萬多字。)寫完！十點交廷黻❶兄帶回台北去付印。這三個月裡，爲了此稿，差不多把一切通信都忽略了。

老兄問的五服問題，我毫無研究，無可奉報。

陳國符的《道藏源流考》，已看過了。此君我也認識，書是我出國後出版的。我覺得此書大體不錯。

前些時，元任問我，晉以後人，單名加「之」字，作表字用，此「之」字屬于甚麼詞性？

我答他一信，說，他的問題有錯。「胡適，適之」是晚近的例子。晚近人的表字皆二字，往往加「之」尾，足成二字。晉人如王羲之、獻之，則是名，而非字。寅恪曾說，凡名有「之」字尾的，往往是信奉天師道的人家。我頗不以爲然，晉、宋、齊、梁間人許多道教徒皆不用「之」字尾，而有「之」尾的人往往不是奉天師道的人家。(寇謙之則是反天師道的！)

我提出一個最 simple 的說法如下。王莽以下，三百多年中，人皆單名，至晉猶然。從單名變雙名是漸變的。漸變的歷程中，單名加「之」尾是一個很早的步驟，其起原似是大家人家子弟的「小名」，「羲之」「獻之」等于「阿羲」「阿獻」，其音在當時略如「羲的」「獻的」。此類「之」字只是詞尾，無詞性可說，——決非「止詞」。

---

❶ 蔣廷黻(1895-1965)湖南人。1912年赴美留學學習歷史，1923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南開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九一八事變後，與胡適、丁文江創辦《獨立評論》。後曾任駐蘇聯大使、聯合國常任代表、駐美大使。中央研究院院士。

如西漢三名人，張釋之、賈捐之、蕭望之之「之」字可作止詞看。魏晉人最早的二名，胡母輔之，似同此例。但《晉書》中二名最少，不過百分之二、三，（包括列傳中附見之父，祖，子，孫等），而此百分之二、三如「無忌」，如「之」尾之名，皆起于家常「叫名」，是慣常或親昵的小名。晉人二名，以「之」尾之名爲最大多數，其「之」尾上之字往往不是動詞，故不可看作止詞，只可看作無意義的尾聲，——如「羲之」，「彪之」，「劉牢之」，「劉驎之」，皆只是「阿彪」「阿驎」而已。（二名之風漸開，在四世紀。即王羲之時代。其時之二名，「之」尾外，尙有「子」尾，如司馬道子、劉涓子。）後人表字皆二字，故又有加「之」尾者，「胡適之」只是「胡適」加个尾巴而已！此與晉人單名加「之」尾遂開二名之風氣，實同一理。我家三兄弟表字皆「之」字，于是一个商人本家兄弟也援例稱「仲之」，我當年頗笑他不通，及今思之，「適之」同一不通也。

我對元任說，此說因爲最 simple，似最近情實。正如我解說，古人文字作四字句，作四六句，其歷史的作用即是點句符號的作用，此說最simple，實能解釋最多史實。

昨得元任信，說「詞尾說甚近理。惟文言助詞多屬句尾，詞尾性的助詞似罕見。還有別的甚麼例嗎？」

我今天回信，請他看看《論語》裡的「丘也」，「賜也」，「由也」，「求也」，「赤也」，「參也」，「回也」……。

最有趣的例子是：

>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論語》中可得二、三十例，皆不在句尾，皆是詞尾。

杜詩，「白也詩無敵」，而不稱「太白」，似是感覺稱字則不親昵了。《論語》中子張，孔子屢稱「師也」。十九篇中「張也」兩見，一是

子游語，一是曾子語，他們不好叫他「師也」，只叫「張也」，——叫他「子張」則不親切了。

以上「胡說」，可備一說否？乞切實駁正。

匆匆問　雙安

適之

四五，三，七夜

132.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3月10日）

胡先生：

多謝您三月七日的信，您關於人名與「之」「也」的討論，極富啓發性！

您不信寅恪先生「之」是道名之說。我想也是可疑。六朝天師道信徒多名「之」，也許是偶合。「之」字本身似無宗教意味，與「道」「靈」「僧」等字不同。

您說「從單名變雙名是漸變的。漸變的歷程中單名加『之』尾是一個很早的步驟」，羲、獻等名之「之」尾「無詞性可說，——決非止詞」極是通論！這個之字，不是主要的成分，所以父子可以通用，六朝人有名「之某」者，（如《南史》50 劉之遴，72 杜之偉、岑之敬、何之元等）我猜想或者也是同類的用法。您想是不是？

但您說「之」的起源「似是大家人家子弟的小名」，我覺得不很像。因爲之字以外那個字即是名，其意思多很鄭重，不像小名，而且字多因名起義。（如《南史》24 王裕之字敬弘，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又名「之」者，其名字之外，可以尙有「小名」，如《南史》75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劉之遴小字僧伽）。

至於「由也」「求也」這個「也」，我覺得作用如今之「啊」，有特提之義（似日本文格助詞は）以下大抵是一小頓（「××也者」是例外）這個「也」可用於短語〔？〕句（clause or phrase）之下如「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❶」（手邊無書，可能有錯字）「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亦可用於名詞之下，如「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❶ 語出自《孟子》〈滕文公〉篇第三(十二)不見章：「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

疏食，沒齒無怨言』」「今也則無」「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用於名詞(尤其人名)之下，往往(但不必然)帶有「某某這個人啊(連音讀爲吶)」「孝弟這兩個東西(或這兩件事)啊」之意。「也」是否帶有親暱之意，我也很懷疑。孔子自己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成人自稱而用親暱語尾似極罕見。又親暱名詞似應可作當面直接稱呼，而《論》、《孟》似無其例。如「由！誨汝知之乎」「點！爾何如？」不作「由也」「點也」亦可注意。所以我覺得不算他是名詞詞尾反而容易，類似用例，就可用統一的講法了。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

(此信也許可以寄請　趙先生一閱并教正。)

[信首後記]：「此信趙先生已看過了，寄給我，我現在又寄還給您。三月廿四日」

輔仁的《華裔學誌》復刊，有 Reifler 一篇文章，講「無念爾祖」這篇文章，曾投 *HJAS*，我給退回了，并且告訴他傅孟真先生〈性命古訓辨證〉(遺集第三冊p.96)已說「胡適之先生謂：『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云云，皆對殷遺士言，勉此輩服事新朝無懷祖宗榮光之想，但求應天之新命自求多福耳。其說甚當」。這個人(「Reifler 也。」)只在文末加一小注，說傅先生書中已及此點，又說去年在AOS❶年會曾面詢　先生而先生已不記得(似要人解爲「已不記得曾如此解說」，也許先生說的是「不記得傅先生已經記在書裡了」)而且向他要 reference，頗有自鳴得意之狀，真是妄人姿態。(那年他到哈佛，比較語言系請他講演，有

❶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美國東方學會。

一條大用力氣證明「說」「悅」意思之相關，而不知古籍以「說」爲「悅」，嗚呼！）

學生聯陞又上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

133.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3月13日）

L. S. 兄

謝謝你有趣味的信！

人名帶「之」字，是詞尾，無詞性可說，承你許爲「極是通論」，我很高興。

六朝人名「之某」，可能是類似的用法。（可能是「羲之」「彪之」，人覺得實在不太通！所以把「之」字放在姓與名之間，連姓讀就成了「劉的遴」「杜的偉」，稍不通了！）

「大家人家子弟的小名」一說，我的原意只是像我們家鄉的「叫名」。我名「糜」（音門）長輩當然叫我「糜」，而外人往往叫我「糜官」。此如廣東最著名的 Howqua，原亦是「官尾」。故我疑「王羲之」原名「羲」，而大家子弟眾多，單名就叫成了「羲之」，其時音怠近於「羲的」，以後就用「羲之」了。叫名之外，不妨另有小名。

「之」名與道教無關，似無可疑。王羲之與郗愔同奉天師道，而郗家不取「之」名，楊羲、許謐、許翽、顧歡、陶弘景等都不用「之」尾的名字。（羲之奉天師道，當然在他已名羲之之後。）

關於「由也」、「求也」的「也」字，我認爲名的尾聲，而老兄認爲特提的助詞，略似日本は，其下「大抵是一小頓」。

老兄似未細細比勘「賜也」諸例，故說「親暱名詞似應可作當面直接稱呼，而《論》《孟》似無其例」。請你看看這些「當面直接稱呼」諸例：

① 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②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③ 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③a 賜也，非爾所及也。

④ 野哉由也！

⑤ 賜也賢乎我(從皇侃本)，夫我則不暇。

⑥ 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cf.「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⑦ 由也汝聞六言六蔽乎？cf.「由，誨汝知之乎？」

至於「也」下作一頓，似是我們後世人太受語尾「也」字影響之故，其實不必如此。如下諸例：

① 公西華問(引見前函。此中「由也」「求也」……皆不必作一頓。)《論語》此類例子多，我特舉公西華問一條，因爲此條文法最完全。

②〈檀弓〉：「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

③〈檀弓〉：「參也聞諸夫子也。……」

「參也與子游聞之。」

④〈檀弓〉：「伯高之喪，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

「也」字古音當與「它」相同或接近。高本漢疑爲 dia/ia/ya。如「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之句，似魯語的「伋也」「白也」，與晉人的「羲之」「獻之」甚相近，其尾音都近「的」？

我把你的信寄還給你，你看了，可以連同我的信寄給元任先生一閱，並請他合併批評。

「問管仲。曰，『人也』。」我主張句絕。其意謂，「他是個人物！」故下面說他奪伯氏邑，而其人沒齒無怨言。孔老夫子對管仲是向來佩服的。

1956 March 13

＊原函墨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三本，第四分，民國71年12月出版。

134.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3月16日）

胡先生：

多謝您三月十三日的信。

您說的「大家人家的小名」是指您家鄉的「叫名」之類。我是誤會了您的意思了，以爲「小名」一定是輕❶暱之稱（與敬而遠之相對），這種「某官」一類的「叫名」可算暱而敬之或敬而近之的「中稱」。如我們在康橋的中國同學，有一陣相稱以「某公」，還有舊式稱人字曰「某翁」類似之例尚多。自然各種中稱或中間性的稱呼，其遠近不必全同，但其爲中，一也。

關於人名下加“也”作直接稱呼，我上次信說「論孟似無其例」是未檢書而隨口瞎說，該打之至！（您舉的「野哉由也」一例，似當解爲「野哉『由』也！」而非「野哉由也！」A 哉 N 也是個公式）

「也」在名詞下是語尾（suffix）或助詞（particle），似乎是一個講法的問題，不易定論。《馬氏文通》卷九傳信助字「也」——「也字助實字」云：

> 凡實字之注意者，借助也字，則辭氣不直下，而其字有若特爲之揭出矣。助字之助實字者，惟也字，餘只助句助讀而已。而實字借助於也字者，不一其類：公名有助以也字者（《孟》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本名有助以也字者（《論》賜也，非爾所及也…）其餘實字有助也字者，要以❷藉以停頓而引起下文也。

前面總論傳信助字「也」說：

> 古人有謂也字三用，（此當指劉淇《助字辨略》卷三）有用於句末

---

❶ 疑為「親」字之誤。

❷ 「以」字《馬氏文通》原文作「皆」字。

者，有用於句中者，有用於稱謂者，蓋近之矣。愚謂也字所助有三：曰助句、曰助讀、曰助實字。以視所謂三用者，較爲涵蓋。我主張盡量用統一的講法，也是取其簡易，較爲涵蓋而已。

您的「某也」表親暱說，我還是不能無疑。并不是說「某也」不能表親暱，但親暱須另從口氣表現，單說「×也」是不夠的(如口語「老張啊！」可以表親暱，也可以不表)。人自稱用「某也」，似可用爲反證。如〈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曾申對使人說話，似無自用暱稱之理。(又「某也」下接動詞聞之例不少，如《論》「丘也聞有國家者…」《孟》「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檀弓〉「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好像是說「我呀！我是聽某某說過的」)

您舉〈檀弓〉伋也妻白也母一條極妙，意思恐怕就是「伋之妻」「白之母」。就我初步檢查「某也」似不用於「之某」「之如何」之前(由之瑟恐不能作由也之瑟)可能是因爲兩個助詞文法作用相通，而頓挫之有無相反，(如日文之は與の)故不連用也。

這頁信稿連您三月十三日信前四頁，我三月十日信一頁，已經一併寄給趙先生了。

關於 Reifler 的笑話，是柯立夫先生先看見《華裔學誌》才問我的。他得到 先生的解釋很高興，因爲照 Reifler 小註所寫，粗心的人，可能提出種種疑問(其中有對傅先生不敬者也可能有)。他剛才跟我隨便談，說不知 先生有無意思給《華裔學誌》編者去封信，說 Reifler 既不讀〈說儒〉，又誤解(誤引)先生「不記得」的話。也算是替傅先生遺集註明一下。(*HJAS* 等事，自然不好提，柯立夫覺得我應該作點什麼，不過我作起來，恐怕不妥，所以還是請先生考慮考慮)。

FEA 會七月初在費城開會， 您去不去？我至少前兩日得在那裡。過紐約時，希望您在家，我來請安。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

135.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3月18日)

March 18, 1956

楊公：

寄上元任先生一信及我的回信，請你先看了，加上 Comments，再寄給元任先生。

附上《論語》57 例，

〈檀弓〉18 例，

或可供參考。

適之

附：楊聯陞致趙元任(1956年3月21日)❶

趙先生：

關於「也」的解釋，我跟　您完全同意，在另一封信裏，我也提出『「某」也之…』並無實例這一個現象。

還有「也」在人名下不限於單名，《公羊》襄29〔傳〕「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馬氏文通》已引)

您信裏問的 Shaw，《國語辭典》寫作「捎」退也，卻也。「捎 Shaw 回去」我聽見說過，于震寰以爲「捎」之爲退，限於驢馬，(或連車)，用之於人則不敬。捎可能本出於直接命令驢馬退、da，uo，iu(行、轉彎、停，tone 不詳)之類。

學生聯陞　三月二十一日

---

❶ 此信寫在胡適於1956年3月18日致楊聯陞函之同一張信紙下方，很可能是楊聯陞將此信寄趙元任，再轉寄胡適。

136.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3月20日）

紐約大雪，至十三寸半，兩日不能出門了！

聯陞兄：

我們的信交岔了。這些信都送給Y.R.❶先生看看，也許可以得一個定論。我最後信上說，我對于「也」字之爲「詞尾」或「讀尾」，都沒有成見。——即有「成見」，也不過六、七天以來的「成見」，不是牢不可破的！

我們家鄉稱「某官」，官字讀去聲，確似你所謂「暱而敬」的中稱。「新娘」稱「新人」，人讀作銀(hien)，「新郎」稱「新郎官」，官也讀去聲。那就全是親暱的口氣。

親昵，小名，都是我用字不妥，請勿拘泥。我的意思只是說，魯語單名加「也」，似與晉人單名加「之」，同是便于叫喚，其作用等于名的一個部分，等于「二名」，不必看作助字，或代替一小頓。如「主詞」之下作一小頓，猶可說也。「夫由賜也見我」，「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逕作「二名」看，爲最簡易。若作一小頓，似反費事了。（所謂「便于叫喚」，包括「便于自己呼名」，如「赤也惑」，「丘也幸」。）

「野哉由也」，「小人哉樊須也」，似合于「X哉Y也」公式。但「吾與點也」，似又當別論。我則以爲「參乎」，乎字是一小頓的尾聲，與「賜也」「由也」「參也」不同。「由，誨汝知之乎」，「由也，汝聞六言六蔽乎」，「由」與「由也」完全相同，故我覺得「由也」＝「由」，都只是名。

Y. R. 先生給我一個 test，我以爲「伋也妻」「白也母」一例似最合于

---

❶ 元任。

他的條件。老兄所謂「極妙」之例也。且看他老先生以爲何如。

我前信于此一個 test 之外，尙指出「X 也」之用在 all “cases”，此似是一個「較爲涵蓋」的 test，老兄以爲何如？

＊

柯立夫先生的提議，我可以辦，但乞將 Reifler 原文及小注抄給我，可省我去跑圖書館一次。《華裔學誌》的現在編者及地址，也乞示知。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一九五六，三，廿夜

前幾天略翻《左傳》，也有「僑也惑之」(noun.)，「吾父逐鞅也」(obj.)，「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obj. of prep.)諸例。似不限于「魯語」。

＊原函墨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三本，第四分，民國71年12月出版。

137.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3月24日）

胡先生：

多謝您廿一、廿二的信。

趙先生廿日給您的信，已有副本給我，故原信附此奉還。

我想這個「某也」（特別是「某也」下接名詞）問題，還不到下結論的時候。等有空兒再多查查書以及前人的研究，再細細討論，也許可以說更確定一點儿的話。

附上 Reifler 文小注一條，又節錄小注一條。第一注（即全文末尾之注）最後一句，可惡之極！一個人研究到殷周之際而不讀〈說儒〉及其他有關文字，是「愚」！聽了先生的話不懂假裝不懂，還要像煞有介事的說To my surprise 是「妄」！此君有些小聰明，但太喜賣弄，例如他大講形聲字聲中有義，彷彿是他的空前發現，而不知（或假作不知）古人早有「右文」之說，清儒及近代學者又已大加發揮，真是可笑亦復可哀也。

得知您四月一日才回紐約，那麼我也許可以在從費城歸來的途中去看您，但現在還不敢定。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三月廿四日

138.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4月10日）

楊公：

那天晚上我們談得很暢快！許多時沒有這樣快談了！只累你回去太晚，我很不安。

王莽「定有天下之號曰新」，註家皆無說。直到一千二百多年後，胡三省始解爲「因新都國以定號」。我在三十多年前就不信此說，我在 *Royal Asiatic Society Journal—North China Branch* 有英文「王莽」長文，直譯爲“New”。我以爲舊註家不解釋「新」字，是因爲此字文義太明顯，故無注解之必要。況王莽事事要改制，他是存心革新一切的，故他「定有天下之號曰新」，與他改元「元始」、「初始」、「始建國」，同一心理，故更無註解的必要了。

〈元后傳〉記，莽使王舜向元后請傳國璽，太后怒罵之曰：

> ……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

這裡很明白的說，新皇帝改了新正朔、新服制，也應該作新璽了。這個「新」字的意義，從這怒罵的口氣裡最可以看出。

更從文法用例上看〈元后〉、〈王莽〉兩傳裡用的

> 攝皇帝，假皇帝（〈莽傳〉），真皇帝（〈元后傳〉），新皇帝（〈元后傳〉），真天子（〈莽傳〉）

這些文例是一律同比的。元后怒罵時說的「新皇帝」，這個「新」字當然是形容詞，與當時大家喊的「假皇帝」、「真皇帝」、「真天子」是同一類的。

所以我當日看了戴聞達的說法，頗覺詫異。那天晚上，我聽了你的說法，更覺詫異。

你說，元、明、清以前沒有一個朝代不是用地名爲新朝代之名的，沒

有用「有意義的名號」的。

這一說，我認爲是不能成立的。至少是不能用來否認王莽號「新」是用有意義的美號。因爲那個時代的正統思想正是主張「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白虎通德論》「號」篇說這一點最詳明：

……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己於天下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

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

殷者，中也。明當爲中和之道。……

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

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白虎通》說此二句，不止一次，其說皆同。)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此篇引「〔春秋傳〕曰」，可見此是西漢以來《春秋》家的主張。其說最近于董仲舒一派。)

不但他們把「夏、殷、周」都說成「美號」，「唐、虞」也都成了「美號」，不是地名了！同篇說：

……或曰，唐 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此稱「或曰」者，似不是出于當時正統的經師，而出于道家者流，故此節下文有「黃帝有天下號曰『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

昨晚剛把張大千短文寫成寄出，今天剛把「所得稅」算好交出，匆匆中寫這幾葉寄給老兄。我的意思是要請　老兄平心想想那位「新皇帝」「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以雞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眉注：元后怒罵的話正是指這大串『變更正朔服制』的『新皇帝』！〕這一長段文字都不是渲染一個「新」字嗎？試以此長段文字與《白虎通》的「號」篇、「文質」篇、「三正」篇對讀，——再與《春秋繁露》中一些主張受命改制文字對讀，就可以知道前漢的受命改制的「革命」思想到王莽才有第一次實行的機會，王莽自稱爲「新」，是毫無愧色的！老兄以爲何如？

匆匆不及翻檢《春秋繁露》了。

下次你來爲 China Institute ❶ 演講，能住多久？我想請你吃飯，再談談！你不害怕嗎？

敬祝　雙安

適之

1956.April 10夜

❶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華美協進會。

139.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4月12日）

胡先生：

多謝您四月十日討論新莽國號的信。我覺得您的話很有道理。您引的《白虎通德論》「號」篇一段，十分重要。（《古今圖書集成》皇極典卷一七一國號部總論只引此一條）〈元后傳〉所記太后怒罵的話也很有趣味。不過新出於新都之說，似乎尚可並存，因爲那也是漢人舊說。王充《論衡》二十八「正說」篇有一段，與《白虎通德論》針鋒相對：

>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其褒美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 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 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 漢作道德之說矣。

我猜想兩漢今文家主張美號之說，而古文家則注重歷史地名的解釋，王莽居其間，正好有新都之封，而新又有維新之意。也許定號時正喜其兩可，也未可知。然則後人如果堅執是一非二，也許反失其全了。這很像我在 Dynastic Configurations 那篇文章裡提到的「同治」年號，依李越縵治指順治，意在中興，而小說家說西太后喜其寓兩宮同治之意。（再胡猜一下，有人也許以爲可以強解作滿漢同治？）公說公理，婆說婆理。既然史無明文，也許仍以并存爲是。（就是說，也可以算美號，也可以算地名。）

我尚未檢戴聞達、德孝騫等文字，不知他們是否引及《論衡》。Stange 德譯〈王莽傳〉，也說新是新都，似未詳注。

下次來紐約，本想星期一來，當晚即回，或只住一夜。但如果您星期日晚有功夫願意我來談，我也可以早來一天。即二十二來。請大略告訴我您廿二、廿三的日程，我總可以想法子再來看您。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二日

140.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4月22日)

楊公：

謝謝你四月十二日的信。

關于王莽「定有天下之號曰新」的問題，我很贊成你的「並存」說，即是「正好有新都之封，而新又有維新之意。」「正好」者，在我看來，等于「偶然」而已。而當日的「新皇帝」的本意似即是西漢一百多年來學者懸想或「懸記」的「新王」，——所謂「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孔子立新王之道」，「新王必改制」(皆見《繁露》(23)及(1)等篇)的「新王」。而「肇命于新都」(見〈莽傳〉引《符命》四十二篇中語)，則是偶然巧合的一件事實，可以引作一個「預兆」，其實王莽即使不「從新都侯起」，也還是要做他的「新皇帝」的。

故我的說法是：「新是維新之意，而莽恰巧從新都侯起，故當時符命有『肇命于新都』之說。」

王充〈正說篇〉所謂「正說」，在當時實是「異說」，—— 乃是一個大膽懷疑的思想家對當時的「正說」的駁論。其說多與古今文之爭無關，—— 特別是這一大段駁唐、虞、夏、殷、周非「有天下之美號」，而是「本所興昌之地」，更與今古文無關。

其實王充的「土地之名」的「正說」只是大膽的懷疑，可喜的駁論。此說的歷史根據，與「美號」之說的歷史根據，是同樣薄弱的。「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有何根據？「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又有何根據？

「秦起于秦，漢興于漢中。」自是史實。但用此二代來上駁前此「五家」的美號，下比「亡新」之「從新都侯起」，似乎只是一種大膽的類推而已，雖是「針對」《白虎通》「號」篇所代表的正統思想作戰，其實沒有能夠根本推翻那個「應天受命作新王的美號」的思想。——

一千幾百年後，這個思想至元八年竟跑到忽必烈的詔書裡去做用美號爲國號的主要理由了！後來又居然跑進《古今圖書集成》的《皇極典》的〈國號部總論〉，成爲惟一的「正論」了！所以者何？「土地之名」實是後起的異說，遠沒有「天下之美號」之說之深入人心，也不能比「美號」說有實際大用處！若以「本所興昌之地」爲國號，劉淵、石勒以至女真、蒙古、滿洲都不能諱其「本」了。一不便也。一切符讖妖言也都無用了。二不便也。「聖人受命」的革命思想與口號也失其作用了。三不便也。

試看代漢的「魏」，此是地名耶？是符讖裡的「美號」耶？我們試細看《後漢書》的〈袁術傳〉與《三國志》〈魏文帝紀〉的裴注，可以明白魏之爲魏，並不起于「曹操初封魏公」，而起于「代漢者當塗高」的讖文。曹操初封魏公，在建安十八年，已在他掌握政府實權之後十多年，這當然是特別挑此國名以應「當塗高爲巍」的美名。

後來拓跋稱「魏」，明說是「宜仍先號，以爲魏焉」。拓跋與魏有何關係？此不過是要沿用符讖裡那代漢的魏罷了。

又可注意的是《封氏聞見記》四的「運次」條說，「漢、魏共遵劉〔向的五行相生〕說。國家(唐)承隋氏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尙黃，旗幟尙赤。……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曆》，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天寶中，……有崔昌以勃舊說上聞，玄宗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之。……」

故即以「魏」論，已不可僅作「地名」解了。

晉之爲晉，與魏同理。司馬懿翦除曹爽之後，父子掌握軍政實權，前後凡十五年，然後司馬昭接受晉公之封。(景元四年 263 十月)次年進爵爲王，又次年，司馬炎就受魏禪了。「晉公」之封，遠在甘露三年(258)，而司馬昭辭不肯受。司馬昭先封高都侯，後封高都公，這還是繼承「當塗高」的讖文。晉者，進也，由魏而晉，是由「高」進到

「更高」了。司馬氏出于河內之溫，與晉何干，正如曹操與魏郡何干？故魏、晉雖是地名，其實皆是求合乎符讖之美號也。（袁術字公路，他自以爲名與字皆應讖，那是指讖文的「塗」字。後來則專做「高」字，解作「巍」字。如〈易運期讖〉的「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如〈春秋漢含孳〉說的「漢以魏，魏以徵」，如〈春秋玉版讖〉說的「代赤者魏公子」，都是搶著要把這個字做的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四十年後，「高都」與「晉」似仍是做這「高」字，鄭沖等勸進表所謂「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明出地上，晉」，光之至也，高之至也。）

以上所說，並不是要抹煞「王莽從新都侯起」的事實，只是要指出「肇命於新都」是偶然的事，而「新王受命改制」的思想是一百多年來的一個有力量的思想。此說其實不止一百餘年，其源起于秦先的騶衍，《呂覽》《淮南》都已接受其五德終始說，賈生、司馬遷都不是公羊學者，而皆傾向于此種「歷史哲學」，不但董生而已。眭孟說，「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眭孟雖因此被殺，但這種思想一直流傳到後世。（延康元年 220 許芝引「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竟說是「春秋大傳」的話了。）王莽雖倒了，「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的思想還是正統的思想，（故在《白虎通》裡此語也是引「春秋傳」）故還勞王充的駁論。

我們看那「新皇帝」即位的那一天的「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號，異器制」的忙亂，不能不感覺那「定有天下之號曰新」，本意是維新之意，是「應天作新王」的新。「肇命于新都」只是一個偶然的預兆，非號「新」的本意。

試讀王莽 始建國元年的詔令，

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

此即眭弘所說「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眉注：李淵以唐公起，故有『神

堯』之號。但『傳國之運』已不是『傳』給別人，乃是『傳』給自家了！〕的思想也。又如莽令：

……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

此即所謂「春秋作新王之事」(董)，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何休)的思想也。

以上雜論，並不敢堅持己見，只是要指出：①元、明、清三代用「美號」作國號，並非創作，實是推行一個原來很有力量的古代思想；②元明清以前，如魏，如晉，似是「地名」，其實是特別挑選地名以應符讖裡的「美名」；③王莽的時代，其時代思想，其生平抱負及設施，皆足以使我傾向于承認元后怒罵的「新皇帝」的「新」是本意，——〈莽傳〉中敘「符命」四十二篇，內用「新皇帝」凡四次，其中如「大神石人」說的「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乃是所謂直接引語，又此四次用「新皇帝」之稱，皆在王莽「改元定號」之前。〈莽傳〉「符命」中說及「肇命于新都」，王充說的「從新都侯起」，似是偶合，可備一說，而不足以說明「定有天下之號曰新」的歷史的意義。

一九五六，四月二十二日　帶回

聯陞記❶

❶ 據胡頌平云：「此信未具名，也沒有注明月日，但文尾有楊聯陞的鉛筆字：『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帶回，聯陞記』。大概是寫好後還沒有具名，就給聯陞先生帶去看了。所以楊在帶回時注上年月日。」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5月初版)，第七冊，頁2526。

141.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4月24日）

胡先生：

今早發出昨晚寫的信，午後檢書，日本學者吉岡義豐所著《道教經典史論》其中有數種早期道書裡的引書目錄。略翻一過，但只檢得《要修科儀戒律鈔》引《老君家令經》一條：即「道人百行當備，千善當共(當作著)雖有九百九十九善，不滿，中爲利動，皆失前功，治身關念，守戒不廢，乃得度世也」，同我昨天抄的一段大體相同。餘無所得。家令之「令」，大約是教令之意。與家教差不多。(陳世驤似也如此解釋)。

關於「弟亡兄榮」我覺得有個比較直捷的解釋，就是指的張魯與其弟衛，《後漢書》〈劉焉傳〉說曹操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先退入巴中然後迎降，封閬中侯拜鎮南將軍。(《廣弘明記》八釋道安〈二教論〉引用，但亦引李膺❶《蜀記》)

張魯另有一母弟，建安五年爲劉璋(部下)所殺(《華陽國志》卷二)，則又早十五年了。晉咸寧三年王濬以鬼道誅犍爲民陳瑞李特❷(詳見《華陽國志》八)後來李特、李雄據蜀自法范長生，與天師道亦有關係。(《歷史研究》1954四月有唐長孺〈范長生與巴氐據蜀的關係〉一文，提及此事，但無新觀點。)張魯後人封侯之後是否仍作宗教領袖就不詳。「妙其得吾所作」恐怕還應解釋爲「老子」自己的口氣，實際上當然是天師或他人假託的。《弘明集》6——重與顧道士書。

一九五六，四月二十四日

---

❶ 李膺事蹟多在南朝齊末、梁間，散見《梁書》、《北齊書》，《南史》卷五十五・列傳第四十五，有〈李膺傳〉，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惟久已失傳，唐宋人每多引之，文不盡同。

❷ 咸寧三年(277)，誅陳瑞事，並及李特，考諸年代不符。斬李特見於太安二年(303)。又細校原函「李特」上下文均有圈去文字，疑此二字係漏劃掉的衍文。

142.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4月26日）

胡先生：

多謝　您那天賞賜酒飯！一日連飲威士忌、啤酒及紹興酒三種，實平生所未有。紹興酒很濃厚，可算成功。那大半瓶酒帶回珍藏，也許等下次（下月）蔣彝來時請他喫吧。

謝謝您關於新莽美號的討論。我正要寫德孝鷟 Dubs 譯《漢書》第三冊書評，想寫一、二頁大略講一講這個問題。不知您自己要不要用英文討論這個問題，如果您可以先寫，我就可以省事，只講結論，不必多說理由了。趙翼《廿二史劄記》29「元建國號始用文義」條起云「三代以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王莽建號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孫述建號成家，亦以據成都起事也」末云「然如唐之爲蕩，虞之爲樂，則五帝以來，原以文義建號，其說見《尚書傳注》及《史記正義》」亦是折衷（五帝與三王以下不同）之說，但未引及《白虎通》，甚可怪。

吳刻《四書朱注》極有用。《相臺五經》則句太多讀太少。我查了幾種宋元刻本有標點的書乃至敦煌寫本，毛病都是一樣的，讀太少，或句讀不分。看起來句讀分明也許是朱夫子一派新儒家對於經學的新貢獻（以前只講章句）。自然那時候「句」的觀念與近代文法學者所謂句不必相同。比較比較也很有趣味。

我的傷風還未全好。星期一晚上「嗓音失潤」，幸而論點簡單，一小時就講完，有些地方稍覺潦草，也就算了。

敬請

雙安並特謝

師母給留的鹹雞蛋！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四月廿六日

143.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4月29日）

楊公：

那天留你太久，使你不得休息，故傷風更厲害了，真使我十分不安！謝謝你四月廿六日的信。

關于「新」的美號問題，我的意思和根據，你都知道，不必我用英文討論了。〈元后傳〉Dubs沒有譯，似是錯的。譯〈莽傳〉，應該先譯〈元后傳〉。我盼望你在討論文中能引及元后怒罵「新皇帝」的話。《白虎通》的「號篇」，曾珠森全譯了，特別是「美號」一長段，“15” p.232-237。Esp. “l, m, n, o” 你有他的《白虎通》嗎？（我沒有check他的notes）

趙甌北討論這問題，引及《尚書傳注》及《史記正義》，而不引及《白虎通》，確是可怪。大概清代學者，除今文家之外，都瞧不起這一類講「微言」或「大義」的說法。

關于句讀，你的說法甚值得考慮。從前我曾泛說佛經刻本分句與讀。近年始知宋刻諸藏皆無句讀。佛藏有句讀，似以建文元年的天龍山刻本爲最早，其次則明之《北藏》。明《南藏》尚無句讀也。要證實你的說法，可于吳刻《四書》之外，尋求宋元版的朱子《詩集傳》（《四部叢刊》三編有）、《易本義》諸書作比勘。

適之

一九五六，四，廿九

144.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5月1日）

楊公：

趙翼《劄記》說，「然如唐之爲蕩，虞之爲樂，則五帝以來原以文義建號，其說見《尙書傳注》及《史記正義》。」我今天檢《史記》〈五帝紀〉，手頭只有殿本，乃不見此說。〔眉注：百衲本的《史記正義》可能較完全？〕但我因此翻得〈五帝記〉之末有這一句話：「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此可見《白虎通》「號篇」之說來源甚古。（此句似必須假定《史記》原以此諸號爲「章明德」之號？）

趙氏所謂「尙書傳註」是何書？所謂「孔安國傳」並無此說。

適之

一九五六，五，一

地名建號之說，我現在看來，似以王充爲最早，王肅次之，皇甫謐完成之。（例如〈堯典〉「有鰥在下曰虞舜」，〔孔傳〕曰：「虞氏，舜名」。〔孔疏〕曰：「……顓頊以來（大前提），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小前提）號曰有虞氏，（結論）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 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細看〔孔疏〕，其 logic 實大可怪，甚值得我們想想。）

引書單靠記憶，是很危險的。我好像記得寅恪先生曾說有「之」尾的名字往往與天師道有關。近日細讀寅恪〈天師道〉原文，實無此說！

適之

145.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5月2日）

胡先生：

多謝您四月廿九的信。

關于「新」的美號問題，我現在更覺得在當時王莽心中應是主要解釋了。因爲傳中似有一處提到別的「美號」書不在手邊，而且如改匈奴單于爲恭奴善于、降奴服于，改高句麗爲下句麗，顯然都是「美號」與「惡名」的觀念在那裡作祟。（又改「新」字，用同音寫法等也有關係。）

現在正忙寫〈元典章劄記〉一文，本想寫十幾條，因材料不足，減少爲三條，1. 詔書與聖旨 2. 肚皮 3. 骨頭。一共十五頁到二十頁可了。然後要寫 Pulleyblank《安祿山變亂背景》短評，德孝騫譯《漢書》第三冊短評。但如果要講「新」爲美號，也許不能太短，等寫好後再請　您改正罷。

關于朱子一派學者對于句讀的貢獻，等有功夫再細作。多謝　您的指示。佛書方面，想先不管了。

近看周遐壽（即周作人❶《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魯迅本名樟壽）《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兩書。啓明先生只可以乃兄著作的注釋者姿態出現，實在可憐。不過，講人情風俗，倒是苦雨老人長處。《魯迅小說裡的人物》P.203 提到陳西瀅與「東吉祥系」。那天您講的有人誣魯迅抄鹽谷溫，則未曾提到。

敬請

---

❶ 周作人（1885-1967），其字、號、筆名甚多，有遐壽、苦雨老人、起明、豈明、知堂、啓明、苦茶等七十餘個，為周樹人（本名梓壽，字豫才，主要筆名魯迅）之弟，浙江紹興人。早年入南京之江南水師學堂，1906年留學日本，1911年返國。曾任教北京大學、女高師、燕京大學。抗戰時期留在北平，曾任北大文學院長、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抗戰勝利後，以曾任偽職被判刑十年。為五四以來重要之散文家。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五，二

146.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5月8日）

胡先生：

您說引書最怕不對原文，專憑記憶，實在是經驗之談。我最近就幾乎出了一次毛病，幸而及時自己改正了。寅恪先生「之」是道名之說，雖不見於《集刊》天師道文中，卻見於後來在《嶺南學報》發表的〈崔浩與寇謙之〉文中，我手邊雖沒有，但確是專爲此事查過，所以應該不會錯了。

關于王莽新爲美號的問題，枝葉既然甚多，我想還是請您抽暇用中文寫成一篇文章，交《清華學報》發表。（因爲《學報》隨時都需稿）第二期尙未集稿，我想您如能在三四個星期之內寫起來決無問題。您給我的幾封信，如要參考，我可寄還，有甚麼要我代查的材料也可幫忙。

今日偶檢《三國史記》（上冊大正三年第七八頁），知道新羅Silla本來尙有斯盧、斯羅等寫法，但諸臣「以爲新者德業日新，羅者網羅四方之義，則其爲國號宜矣」。國名種族名譯成美號之例甚多，如回紇、迴鶻、畏兀兒、威武爾、維吾爾等類，不可勝舉。又地名中之新，往往是新舊之新，（英文 New Yok 、New London 等）然則「肇命於新都」未嘗不可作雙關語解也。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五月八日

147.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5月11日）

楊公：

五月二、八日的信，都收到了。多謝多謝。

今早元任兄飛到，我們飯後在我寓中閑談，他也看了這些信了。

關于「新」是美號的問題，我也想寫一篇短(?)文，把我們往來通信的材料綜合起來，作一個系統的敘述。例如王充〈正說篇〉的話，必須與《白虎通》「號」篇對看，方可明白此兩說的歷史地位。因此，我接受你的意見，我可以用中文寫一篇文章，寫成後當先寄給你看。（但不必在《清華學報》發表。）我給你的幾封信，如可以寄還我作參考，最好。還得請你將趙甌北那篇文字，叫人抄一份給我。

此文大概三、四天可以寫成。

關于「賜也」「由也」一類的「也尾字」問題，我今天對元任說，最好這一大些材料都歸他老先生去整理，寫一篇短文。他說，他是發問的人，我是答問的人，也許這文字應該由答問的人去寫。總之，我們還沒有結論。

我也把討論「新」號問題的大要告訴他了。

四月底，我收到 Univ. of California 的校長的信，說 U. C. 請我作 "a Regents' Professor in The Dept. of Philosophy for the Fall Semester of 1956-57." 這事起于數月前趙公與一些 U. C. 的中外朋友的一個「陰謀」，現今居然成爲事實，我只好接受了，大概須在 Berkeley 住四個月（九月～一月）。四個月之後，我可以去台灣走一趟，小住兩三個月。

寅恪在《嶺南學報》發表之文（此文見于第幾期？乞　示知。），我並未見過。可見我的誤記不出于此文，似是由于一個很粗心的概括印象，或是多年前寅恪或孟真口談留下的印象。其實寅恪之說不能成立，因爲例外太多。（寅恪又似不曾明白崔浩、寇謙之都不是「天師

道」，乃是「反三張」的。）

我近來收集周作人一生的書，已近八、九冊，他的最近兩部書是《俄羅斯的民間故事》及《烏克蘭的民國〔間〕故事》，已夠可憐憫的了。（但序例裡尚無肉麻的話，也沒有引證馬、列諸大神！）你信上說的周遐壽的兩書，我還沒有見到，當托香港朋友代爲訪求。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一九五六，五，十一。

你信上提及〈王莽傳〉中另「有一處提到別的美號」，又引匈奴、高句麗的改名。〈莽傳〉中元始元年正月群臣「陳莽功德」，已說及「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于周。」太后❶詔尚書具其事，後來太后「策」曰，……「故賜嘉號，曰安漢公……」此是「美號」的一個例子。

又莽「居攝」之前，太后詔云，「……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地理志〉：「武功，莽曰新光。」此亦是「美號」之一例。

適之

＊原函墨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三本，第四分，民國71年12月出版。

❶ 太后，係指元后。

148.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5月14日）

胡先生：

多謝您五月十一日的信。

趙先生這次大約不來康橋，但聽說六月可以來，我們極歡迎！找您到加省大學講學的「陰謀」成功，大家同喜。也許您可以藉此再整理整理思想史稿吧。

寅恪先生〈崔浩與寇謙之〉在《嶺南學報》十一卷一期 1950 pp.111-134，抄上關於「之」字兩頁備覽。陳先生所謂天師道，是泛稱，不限於五斗米道。這篇文章裡勝義甚多，哈佛的一冊缺127-130頁（重115-118頁）如果哥大等處有，將來當設法借照補足。

「賜也」問題，我還是覺得不宜專就人名立說，最好能兼顧一切名詞（不限專名）後之「也」，如《詩》「女也不爽」「士也罔極」「無使尪也吠」《左傳》「尪也可使無吠」「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等，能都照顧到才好。

您可以寫「新」號問題一文極好！最好能給《清華學報》。《廿二史劄記》一條抄呈，其中如金及大真（日本人有蒲鮮萬奴國號攷）尚有問題，也許不必細論。《圖書集成》國號部引《魏書》〈道武帝本紀〉天興元年詔，又《北史》〈崔宏傳〉，倒有些意思。

今天收得周一良由北大來長信一封，是給王伊同、鄧嗣禹同我三個人的，起結都是發動回國。中間有很多關於師友同學的消息，（如陳寅恪先生仍在廣東，新發表文章講王導的功業）日內抄出再奉上一閱。

最近看陳援菴《中國佛教史籍概論》1955出版（1942 序），覺得很有用。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

附上您 4/10、4/22 長信，4/29 信一頁。

149.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5月14日)

楊公：

前天寄上一信，想已收到了。

今天報告兩事：

(1)偶然想起揚子雲的〈劇秦美新〉，向來看不起這種文章，昨天決心讀一遍，頗有意思。此文大意是說：漢朝代秦，實在太潦草，沒有制作，「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而「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逮至大新受命」，始有「創億兆，規萬世」的制作，「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美新」的主旨似是極力發揮所謂「新」者在于「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明旦不寐，勤勤懇懇」——的有意的革新。揚雄表文所謂「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的「新德」，正是這「委心積意，儲思垂務」的改革。揚雄此文裡列舉的「新」政：

改定神祇，　欽修百祀，

明堂雍台，　九廟長壽，

制成六經(加《樂經》而爲六)，　北懷單于，

復五爵，　度三壤，

經井田，　免人役，

方甫刑，　匡馬法，

其中大部分可以說是「委心積意」的新法。其中如辟雍一項，使太學成爲一萬多住校學生的學校，——「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御覽》534 引《黃圖》)這在當時是全世界沒有的大學！此外如「經井田，免人役」，都夠得上「開闢以來未之有」的「新」字。

故在當時，王莽的「新德」必確有人誠心歌頌的。

故「新」不僅僅是「美號」，實有表示「委心積意」的革新的意義。（也可說是表揚這「委心積意」的革新功德的美號。）

(2)「當塗高」的讖文，有了兩百多年的流傳，才有「巍」「魏」的新解，才有「魏公」「魏王」「魏帝」的應讖。

「當塗高」的讖文，最可靠的初次出現是漢光武與公孫述書。此書文字凡有三個稍不同的本子：①爲《范書》❶〈公孫述傳〉，②爲李賢注引《東觀記》❷，③爲《華陽國志》卷五。《范書》說：

> 帝……乃與述書曰，圖讖言……，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

《華陽國志》引此書最詳：

> 「〈西狩獲麟讖〉曰：……『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耶？……」

《東觀記》引「光武與述書」說：

> 姓當塗，其名高也。

「當塗高」之讖在二百多年中，凡經過三個不同的解釋：

①簡直是姓當塗，名高。其人爲丞相。（東漢二百年不立丞相，至曹操始自爲丞相，亦與讖有關。）

②解「塗」爲路，袁術字公路，以爲應讖。

③解「當塗而高」爲「巍」，爲「魏」。據《三國志》42〈周羣傳〉，此解出于周羣之父周舒。周舒是楊厚(《後漢書》60)的三個名弟子之一。楊厚的活動時期最長，當108至150A.D.。周舒的活動時代約在桓、靈二帝時(約150-180)。〈周羣傳〉中說周舒在當時，有人問他：「〈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周舒說：「當塗高者，魏也。」傳文說，「鄉黨學者私傳其語」。周舒是巴西閬

❶ 按：《范書》，指范曄的《後漢書》。

❷ 按：《東觀記》，指《東觀漢記》，班固等撰。

中人，楊厚是廣漢人，所謂「鄉黨學者」應該是巴蜀人士。楊厚的傳授系統，略如下表：

楊春卿—楊統—楊厚《後漢書》60—
- 董扶《後漢書》120下，《三國志》31注
- 周舒—周羣
- 任安—杜瓊　皆見《三國志》42
- 杜微

周舒的說法當然在曹操得勢之前。（〈周羣傳〉裴注引《續漢書》，有建安七年(202)周羣解說越巂男子化爲女人之異。可知其父周舒說災異大概在獻帝之前。）最有趣的，是〈杜瓊傳〉裡記的杜瓊與譙周的兩條「魏」字的說法，及「曹」字的「天意」！杜瓊死在延熙十三年(250)，年八十餘。他們已看見曹魏的代漢了。他們的說法，只是事後的議論，而富有歷史的趣味。

〔譙〕周問曰，「昔周徵君(舒)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杜〕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耶」？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

這一段的歷史意義是：「當塗高者魏也」之說出于楊厚門下的周舒，在幾十年中居然靈驗了！這一派的「方士儒」當然很得意，當然不肯承認「魏公」「魏王」之封正是要符應讖文，他們要人知道他們這班「方士儒」確能曉知「天意」，曉知「聖人」之意！故不但「魏」代漢是天意，「曹」代劉也是天意！

譙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其說更妙了！他說：

「……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後皆免爲諸侯。……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

當授與人也！」……後宦人黃皓弄權于內，景耀五年(262)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乃書柱曰，『眾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眾也。魏者，大也。眾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

我曾說，魏晉都不是簡單的地名，都是應讖的美號。譙周「魏者大也」之說，竟是一條好「證據」！可惜譙周題柱之後兩年，那個「眾而大」的曹魏帝室也就「具而授」與司馬家兒了。那些曉知天意的「方士儒」又得造新符命，重說天意了！

以上兩事，都頗有趣味，故寫出寄給你看看。看了請仍寄還我，與前諸書併入一檔。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一九五六，五，十四

150.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5月16日）

胡先生：

多謝您五月十四日的信。劇秦美新與當塗高兩事都很有意思。劇秦美新所舉「新」政，有幾條又見《法言》之末（《四叢》十三、四下五上）「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井刑蓋指井田與甫刑，勉人役疑當作免人役。（唐即班固「唐哉皇哉」之唐，文選注說皇指皇漢）又《法言》四、三下「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六、一下「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揚雄對於「新」政，顯然是密切注意的。

今天想了想有關新室的考古資料，權量貨幣自然最出名。鏡銘帶「新」字者不少，《小校經閣金文》十六所載，並有特提新政者。其一云「惟始建國二年新家尊，詔書□下大多恩。賈人事市□□嗇□（聯陞疑此字當作「田」），更作□□□□官，五穀成孰天下安。有知之士得蒙恩宜。官秩，葆子孫」（六五下❶）一云「新興辟雍建明堂，然于舉士列侯王將軍□尹民日諸生萬舍左□□」（六六上❷、原釋文）

北蒙古 Noin Ula 古墳❸出土漢代織錦文有「新神靈廣成壽萬年」八字，日本學者多以新爲新莽之新，但於全文確指有數說，略見梅原末治《東亞考古學概觀》（1947）pp.103-104。我猜想大約以四字一斷爲是。神靈蓋即威靈之意。（《法言》十一、三下「〔問〕遊俠，曰：竊國靈也」可參）萬年或與九廟長壽有關。漢簡亦有帶新莽年號及官名者，尚未細檢。

---

❶ 漢莽始建國二年鏡。

❷ 「上」，筆誤，應作「下」；六六下，漢莽興辟雍鏡。

❸ ノイン・ウラ古墓。

關於魏晉國號，我覺得除掉讖緯家的解釋之外，還要看政府官方如何解釋，不過材料恐怕不好找。或者魏晉時迷信氣氛已經稍退(與古文經學及自然主義思想之興起當有關係)因而地名爲國號之說漸張，亦未可知。

附上油印周一良五月二日自「北京大學」(信封上印好四個大字，紅色)來信，不足爲外人道也。您的原信(十四日)一併奉還。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六日晚十一時

151.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5月20日)

楊公：

謝謝你寄還的兩批材料及信件。

因爲你抄寄的寅恪先生一文，我又去覆檢〈天師道〉一文(《集刊》三，4)，才又發見他在此文裡確曾說過：

『……簡文帝字道萬，其字又名道生、道子，俱足證其與天師道之關係。六朝人最重家諱，而「之」「道」等字則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雖不能詳知，要是與宗教信仰有關。王鳴盛因齊梁世系「道」「之」等字之名，而疑《梁書》、《南史》所載梁寶世系倒誤，(見《十七史商榷》五十五〈蕭氏世系〉條)殊不知此類代表宗教信仰之字，父子兄弟皆可取以命名，而不能據以定世次也。』(444.)

此可見不但「記憶不可靠」，即「粗心覆檢也不一定可靠」！此中王鳴盛一條亦引見《嶺南學報》文中。

況且「天師道」一文中于〈寇讚傳〉(《魏書》42)一段後說：

『〔脩之、謙之〕父子俱又以「之」字命名，是其家世遺傳，環境薰習，皆與天師道有關。……』

此可見《嶺南學報》〈崔浩與寇謙之〉一文的大旨都已略見「天師道」一文了。我的粗心真該打手心！

大概我覆檢之時，注意在尋一條比較普遍的「通則」，反而忽略了這兩處「實例」！

匆匆報告此兩點，以記我的過失。

《法言》第十三篇末贊頌「漢公」的新政，與〈劇秦美新〉似有幾年的先後不同。①「漢公」之稱，可見《法言》作成在平帝未死之時。②「漢興二百一十載」也正是平帝元始四年。③他列舉諸新政，其中「辟雍，校學，禮樂，輿服」皆是元始三年的設施。「井刑，免人役」

兩項雖是始建國元年實行的大改革，但那一年的詔文中明說「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王莽在同年另一詔令中說「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師古注說，「大麓者，謂爲大司馬宰衡時；……攝假，謂初爲攝皇帝，又爲假皇帝。」這個區別，似是實有的分段。果然，則《法言》13所舉六項都是元始五年以前已頒布的新政，所謂「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傳〉上)是也。劉崇、張紹起兵攻宛，在居攝元年四月，翟義起兵在二年九月。所謂「遭反虜逆賊且止」，是也。

〈美新〉之作是在王莽建國之後，絕無可疑。舊注家似未曾指出《法言》是「攝假」以前的著作。此意似值得一說嗎？

漢代織錦八字似宜讀「新，神靈廣成，壽萬年」？

右手腕偶受小傷，三天未愈，今天試作字，頗吃力，故甚潦草，乞恕之。

適之

一九五六，五，廿日

152.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5月25日）

胡先生：

多謝您五月廿日的信。您的右手腕小傷，希望已經全愈，戒煙也有好幾星期了，步履也有些進步吧！

關於《法言》著作時期，前人已有推論。汪榮寶《法言義疏》卷二十「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以下疏證凡兩葉有餘，葉十二上下云：

竊謂欲明此文之義，有不可不最先明辯者，即《法言》之成，果以何時是也。溫公謂此書之成，當在平帝之世，而弘範（李軌）發揮本書微旨，多云病篡之辭，則以此書爲成於莽世。愚考子雲〈自序〉，歷述生平著書，至譔《法言》而止，且此後更無它文，則《法言》必爲子雲晚年之作，其成書之年，去卒年當無幾。以本書各篇明文證之，如本篇稱「漢興二百一十載」，〔胡適眉批：〈律曆志〉下「自漢元年（206B.C.）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則元始四年（4 A.D.）爲210歲。〕明用始建國元年，莽策命孺子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之語。又稱復其井、刑，免人役。莽制井田及禁民買賣奴婢，均始建國元年事。而〈重黎篇〉稱「羲近重， 和近黎」，莽之分置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在天鳳元年，詳見〈重黎〉疏，則《法言》之成，乃在天鳳改元之後，辭事明白，無可疑者。是時莽盜竊已久，普天率土，同蜷伏於新皇帝威虐之下，而此乃用其居攝以前稱，稱莽爲公，繫之於漢，其立言之不苟爲何如！《孟子》言「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今謂過於阿衡，即不啻直斥其篡逆之惡。故使此言而發於孝平之世，則不免於遜媚之譏，若發於莽稱新皇帝以後，則正名之義，謂之嚴於斧鉞，可也。〔胡適於此段中間眉批：此段無一是處。〕

汪榮寶於下文註亦引〈劇秦美新〉，有一段似頗可取：（十三下十四上）

莽復肉刑，未聞。按〈先知〉云「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又云「肉刑之刑，刑也」。是子雲以肉刑爲刑法之正。孝文罷肉刑，其後議者以爲名輕而實重。刑法制〔志？〕云：「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蓋當時儒者之說皆如此。莽喜言古制，必嘗有復肉刑之事。〈美新〉云「方〈甫刑〉」〈甫刑〉乃《今文尚書》〈呂刑〉之稱，爲經典言肉刑之最詳者。〈美新〉言「方〈甫刑〉」，即莽復肉刑之證。但史傳無文以實之。〈美新〉李注引《漢書》云「莽分移律令儀法」，此誤讀莽傳文耳。彼文云：「始建國三年，莽曰：百官改更句職事分移句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言官職更移而法令未定，姑用漢法爲之。「更移」字不屬下讀。崇賢割裂文句以當「方甫刑」之說，誤甚矣。勉人役者，宋云「勉當爲免，字之誤也。」按勉免古字通。人役謂奴婢也。《孟子》云「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是人役乃古語……〈美新〉云「免人役」字正作免。

揚子雲對於王莽的真正態度，這個大疑案，恐怕不易解決。但《法言》及〈美新〉中稱揚新政之語，則似乎頗誠懇。如果語帶諷刺，所刺者似亦在其人而不在其政，也許是揚子雲覺得其人雖篡其政則善，因此美刺之間很是爲難吧。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153.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5月28日)

楊公：　　May 28, 1956

謝謝你的信和 Reprints 兩篇。此兩篇已在 *HJAS*❶ 上讀過了。

右腕小傷，至今未愈，已約骨科醫生 May 30 去驗看。此時寫字還不方便，故不能作文字。

偶看《聊齋志異》，在〈陳雲棲〉篇(卷3)見此兩句：

"……果爾，則爲母也婦。不爾，則終爲母也女。"

〔眉注——爲楊聯陞筆蹟：《聊齋志異》尙有一例，卷十一霍女「妾也兄」，即妾之兄。〕

留仙有意學〈檀弓〉，故有此文法。此雖是後來人仿古的語法，但可以爲老兄前次(May 14)來信所說"最好能兼顧一切名詞(不限于專名)後之'也'"的原則添一例子。

我原無"限于專名"之意。原來的問題，只是"賜也"一類的"也"是"讀尾"？抑係"詞尾"？所謂"詞"，原指"專名"，但在詞性上，"專名"與"一切名詞"是同等的。如"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在《聊齋》裡可以套作"爲母也婦""爲母也女"。老兄以爲如何？

回到五月廿五日的信，我對于汪袞父的話，稍一檢校，即認爲一無足取。

司馬溫公認《法言》成于平帝之世，與我所見相同。李軌之注甚迂，我不料汪袞父竟引爲同調！

汪氏所舉諸證，無一可以成立的。

①子雲自序"歷述生平著書，至譔《法言》而止"，何不檢〈揚雄傳〉中自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一節？此等文句何可用

❶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來考訂某書某文的寫作先後耶？〔眉批：《太玄》作于《法言》之前，故《法言》可以提到“玄”。《太玄》作于哀帝時，這是〈揚雄傳〉明說的。《法言》作于平帝時，也是《法言》末篇說的很明白的。接受此說，則一切困難自解除了。以《法言》爲作于莽建國以後，則一切困難都來了。〕

②“漢興二百一十載”，我前函似已指出，元始四年整整210歲。〈律曆志〉尾也說“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更可證當時計算“二百十載”是訖元始四年。汪氏之說毫無根據。

③“復井刑，免人役”二事，前函已指出，莽詔自說“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汪氏豈不見此一段？

④〈重黎篇〉“羲近重，和近黎”，二語也絕不足證明年代的先後。汪袞甫疏此二語，不知如何妄說，但我可以斷言他所謂王莽“分置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在天鳳元年”，全無根據，乃是武斷而已。

“羲和”之設，在平帝時，有〈劉歆傳〉、〈平帝紀〉、〈律曆志〉、〈王莽傳〉的紀錄可證。“羲和”之職原是治曆之官，而王莽的二十多年政權之下，此官遞有擴大的權限。故〈平紀〉元始五年明說“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這就成了禮部與學部了，又很像已有“四人”同作“羲和”的職務了。後來始建國二年初設六筦之令，也歸“羲和”筦理，如云，“羲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莽傳〉中），如公孫祿說，“……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漢紀》作“芳”）工商”（〈王莽傳〉下，地皇二年）。羲和竟成了經濟部了！王莽又“改大司農曰羲和”，見〈百官公卿表〉上，這就是農部了！

這樣複雜龐大的職權，包括司天監、禮部、教育部、農部、經濟部、財政部，—— 何怪其中分職多門？也何怪其中主者不止一人？

汪氏必欲指分設“和”“羲”四職爲元❷鳳元年的事，這是胡三省、

❷ 應為「天」字之誤。

沈欽韓所絕不敢說的話，這最像汪袞父的口氣！（袞父最武斷，北大《國學季刊》曾載他論古韻一文，可以檢看其武斷的口氣。）

〈莽傳〉中提及爲那位最輕賤無賴的“國將哀章”，特別選置“和叔”，又特別規定“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這又超出前文述的羲和的無數職權之外，另是一種“監察”的官了！此事記在天鳳元年，故引起汪袞甫的武斷。

其他“羲叔”士孫喜，見于天鳳六年，“羲仲”景尙與“和仲”曹放見于地皇二年。此三人皆是討盜賊的將帥。這更超出上述的“羲和”職權之外了！

用這許多材料來組成“羲和”四屬的“東南西北”四方的系統，——此是胡三省的猜測，沈欽韓從之。汪袞父又進一步，用來考訂《法言》著作的年代！其實都是無稽之談！

故汪氏之說“弘範發揮本書微旨，多云病篡之辭”，也是上了李氏的大當。楊子雲“美新”既如尊論“似乎頗誠懇”，如何還會“病篡”呢？

何況《法言》何嘗有絲毫“病篡”的話呢？〈美新〉更不用說了。

總之，王莽、武嚭在當年確有許多人誠心贊美擁護，我們（包括老兄）生在後世，雖經過不少“解放”，終不免有點“病篡”的心理在那兒作怪呵！

適之

＊聯陞按：《聊齋志異》尚有一例：「霍女」（卷十一）（女）一日謂黃曰「今為君謀，請買一人，為子嗣計。然買婢賸則價奢。當佽為妾也兄者使父與論婚。良家子不難致。」黃不可。此處「妾也兄」似當解為「妾之兄」。則「母也婦」即「母之婦」，「母也女」即「母之女」，蒲留仙似為此用。

154.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5月31日）

胡先生：

謝謝您五月廿八的信。

您的右腕既然尚未全愈，請先不忙給我寫信。文章也不忙。《清華學報》第一期印刷稽遲，第二期延至八月初集稿，您的文章如果可以給學報，一定趕得上。

《聊齋誌異》〈陳雲棲〉這一篇「爲母也婦」「爲母也女」學〈檀弓〉套得很自然。蒲留仙大約也是把這個「也」字看作「詞尾」。「母也」已見於《詩經》，所以全不生硬。您的「王牌」(trump card)又多了一張，至少也得算半張吧。

汪榮寶論據，最重要的(也是他最得意的)是關於王莽時羲和諸官的攷證。另紙抄呈。我覺得他分辨元始以來劉歆所任之羲和，大司農所改之羲和(又改「納言」)二者皆不可析言與四輔下面的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爲三事，大約是對的。《法言》之「近羲近和」既是「今何僚也」之答語，則當指漢末或新朝時事，羲和叔仲四官配四輔，似甚整齊，既是和叔置於天鳳元年，其他三官，設置之時，當亦相去不遠。我於汪氏引書，全未檢校，只是憑他一面之詞，覺得尚有道理而已。

匆匆，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五月卅一日

155.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7月26日）

胡先生：

我六月卅日飛倫敦，七月一日到，二至六日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開亞洲史學史討論會，分南亞、東南亞及東亞三組，最後一日三組合開。東亞組寫文章者約十五人（美國有拉鼎謨及 H. Boton）另外參加討論者約二十餘人。Waley, Needham, Simon 均參加多次，Dubs 則只露一面發數言，以後再不見了。歐陸來的，有Balazs、 Hulsewe、W. Franke、H. Franke等。只有戴密微未來。Elisséeff亦每天出席討論，但未寫文章。

會後到劍橋住八日，略看怡和行在劍橋大學所存檔案，（有一大盒是中文的）到鄭德坤家去過多次，他在劍橋作考古美術學講師，人緣極好，字畫古董收藏甚富。有一天張大千特別由倫敦到鄭家看畫（有張的如夫人，及王君夫婦、畫家費成武、張蒨英夫婦）并午餐，我也在座。張知我在那裡，特別在早晨趕畫一幅花鳥送我爲紀念，情甚可感。

在倫敦去訪陳通伯先生，（陳太太在南洋教書，未見）後又見其女公子及女婿（英國人？）陳先生出示月前收到周鯁生[1] 的信，讓我抄一份寫給您看看，妙在其中并無相勸回國言語。信由宦（鄉）帶到倫敦，又請在牛津教書的吳世昌當面送致。陳先生說，尚未寫回信。

Simon 教授，自五一年即相熟，這次又到他家兩次之多。（離倫敦約一小時路）Waley 這次還好意請午飯，并見他的女友老小姐 De Zoete 也是一位作家。Waley 最近寫《袁子才傳》，不久可以出版。Needham 因我對他第一冊書的書評，挑錯太多，不甚高興，但仍談話，又在劍橋開

[1] 周鯁生（1889-1971），原名覽，湖南長沙人。秀才出身。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法政、經濟。又赴英國入愛丁堡大學、法國巴黎大學，1921年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曾任北大、東南大學、武漢大學等校教授、系主任、院長。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對國際法有精深之研究。

車載我出遊一次，并請喫茶(五一年我是作他 College 的客人)鄭德坤說，可算 cold peace。第二冊剛出來，聽說其中頗有怪論，只好接著再評吧。(我是昨日飛回來的，周法高尙無消息)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156.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8月10日）

胡先生：

多謝您寄來饒宗頤校注的「想爾道經❶」，周法高❷在台灣曾見此書，過柏克萊時告訴陳世驤，陳已經託人到香港去買去了。不過我想一時未必到得了，所以還是預備把您這本先寄給他，等您到西部時他就可以奉還了。

周法高說，台灣收到過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一篇長文，討論彈詞，本是油印的。後來史語所與台大又油印若干份，我很想看看，已經寫信向李濟之先生去要一本，不知您曾見此書否。

這兩天正看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的第二冊大書，主要是科學思想史。他倒真是很認真地寫作。其中可取的話不少（有很多是根據前人及時賢的），荒謬淺陋之處也有。我這次在英國，剛同他講了「冷和」（實則本無「冷戰」），這次評第二本，倒有些難於措詞。一般言之，先秦一段還好（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字用侯外廬謬說，Waley談及此時大笑），王充也講得有精采，術數太簡略，佛教對科學思想的影響一段也欠高明（他自己承認不喜歡佛教），恐怕是把佛教與隨佛教而輸入之其他印度思想與技術（如醫術）分得太清的毛病。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八月十日

---

❶ 饒宗頤（1917- ），號選堂，廣東人。曾任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教授。1956年香港東南印書館出版其著作《老子想爾注校箋》，即本處意指的「想爾道經」。

❷ 周法高（1915-1994）江蘇人。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國語言學碩士。1941年起任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任教中央大學、台灣大學、華盛頓州立大學、耶魯大學。196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1976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主任。著有《中國古代語法》、《金文零釋》等書。

157.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8月17日）

胡先生：

多謝您八月十三日的信。

您這次「從天而下」❶，在我們正是求之不得，只恐招待不周。只要您不嫌簡慢，希望您多光「降」(drop in)幾次，也好讓這裡的人多有些當面請教您的機會。

謝謝您寫信給饒宗頤先生替我們去要書，您那一冊我已給寄給世驤了。

高本漢❷ 說，人名後加也，是記錄口語，我完全贊成，又說這種「×也」不拘一格(case)，也是對的。但我覺得他只講到專名(本名)，因此，說這個也與其他可以與日本文 wa 相比擬之「也」全無關係，還是有些欠妥。

《馬氏文通》卷九，有一段，我以前抄過，再抄一次：

> 凡實字之注意者，借助也字，則辭氣不直下而其字有若特爲之揭出矣。助字中之助實字者，惟也字，餘只助句助讀而已。而實字借助於也字者，不一其類：公名有助以也字者(例句省略)本名有助以也字者(例句省略)其餘實字有助也字者，要皆藉以停頓而引起下文也。

---

❶ 據胡適1956年7月31日日記云：「今天改變旅行計畫，打電話給楊聯陞，問他今天下午有沒有事，他說沒有事，我就決定由Boston去Cambridge玩一天。下午飛機到Boston機場，聯陞同劉君來接。晚上在楊家吃飯，有裘開明、王德昭、李霖燦、何炳棣諸君大談。住楊家。」《胡適的日記》手稿本(遠流出版公司)，第17冊。

❷ 高本漢(1889-1978)瑞典人。1909年大學畢業後即來中國研究漢語，進行方言調查。三年後回國。在中國語言、考訂古書、訓解古籍、古器物辨識方面被公認為西方漢學界的權威。著有《中國聲韻學研究》、《詩經注釋》等。

您舉的《聊齋》仿〈檀弓〉之例，也表示蒲留仙認爲這個型式，公名本名通用。「要皆藉以停頓而引起下文也」，要只是大要，因爲「伋也妻」「白也母」之也不便停頓，是例外，但其他之例要停頓還是可以的，而且大體言之，停頓比不停頓好。

馬氏云「凡實字之注意者」云云，以「注意」「特揭」爲言，我覺得也是對的。這次在倫敦與西門(W. Simon)談起這個也字，曾檢出高本漢BMFEA23文同讀，西門覺得這個「也」的一般作用是強調(emphatic)，「伋也妻」就是「伋的妻」重讀伋字，其他實字後之也，亦復如此。高本漢只說有也是口語，卻不說有也無也，意思或口氣上可能有甚麼不同，也是欠周到處(Schindler AM 短文，與西門意思相近而嫌狹)。

又高以爲這個「也」不能與 wa 相比，恐是誤以爲日本文 wa 只作主格。實則 wa 并非格助詞，其用亦不拘一格，如在 ni 之下作 ni wa，在de 之下作 de wa，在 o 之後變成 o ba(濁音)，只是沒有代 no 或與 no 連用(領格)之例而已。「伋也妻」「白也母」終究是罕見之特例，其重要性似亦不可過於誇張。

今天又同周法高略談，他說「如果照胡先生所說，也與『他』有關，倒真是件有趣的事。音韻上似乎并非不可能。只可惜在古籍裡『他』只作其他解，『他』作彼解，最早見於後漢，所以此點不易解釋」我說，從意思上說，這個「也」與近代口語同位用之他(或其他代詞)倒有相似處，如「回也不愚」相當於「回呀他不傻」「師與商也孰賢」就是「師同商他們倆呀誰好」「謂我士也驕」就是「說我『這個小貴族呀他很驕傲』」「白也母」相當於「白他娘」(現代常說「小毛他娘」「孩子他娘」——不用「的」字，更idiomatic❸)不過從語音演變上說，「也」恐怕還是近於「啊」(呀)。

您提的 Waley 譯《老子》那些笑話，我想大半是他中文無師自通之故，

❸ 合乎語法。

若 Legge 等有中國先生，則不易出此類毛病了。說起全經難譯，Waley 自己也感到了，他這次同我談高本漢譯《書經》，好像句句都懂不知闕疑。我說若如 Legge 照一種(或數種)傳統解釋，也未嘗不可譯，只是要警告讀者所譯未必是本義就是了。照您所舉諸例，Waley 也是自信過勇，以譯《老子》《詩經》者笑《書經》不可全譯，也恐是五十百步之差吧。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七日

158. 胡適致楊聯陞（1956年8月24日）

楊公：

謝謝你的長信。此後「從天而下」的機會怕又不太多了！

昨天周法高、李定一❶兩君來，我托他們帶一小冊《老子》給你，因爲其中有關于「想爾注」的幾頁。

上週末衛挺生❷先生（字深甫，哈佛老畢業生，即作「神武天皇考」者）來，我托他帶一冊影本先父《鈍夫年譜》給你，轉交何炳棣❸兄，不知已收到否？

關於「X 也」問題，我此時沒有時間討論，法高或可略述我昨天談的話。我覺得你不免過分的堅持「停頓」之說，故要我「不可過於誇張」「伋也妻」「白也母」一類「終究是罕見之特例」。我則以爲，〈檀弓〉此條，一句話裡而此例四見，故不得視爲罕見之特例，更不得視爲「例外」。

「停頓」之說，我以爲不夠說明兩個現象：

①「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似乎「X 也」與「X 乎」有別。

②「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12）

---

❶ 李定一（1919- ）四川人。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1946年赴國外進修。1953年起任教台灣大學歷史系。1963年任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歷史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1975年起任教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著有《中國近代史》。

❷ 衛挺生（1890-1977）湖北人。早年赴日、美留學，獲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20年回國。1928年為南京政府主持財政立法。1948年至香港，專事史學研究。晚年定居美國。

❸ 何炳棣（1917- ）浙江金華人。清華大學畢業。195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史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清華大學、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1966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專研明清史。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歟？」(5)(皇侃本、高麗本有「也」字。阮元〈校勘記〉說「由下有也字，亦與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太平御覽》476 所引，合。」)「由也」作一個名字，似勝于「也」一小頓，「與」又一大頓？

故我還覺得「X 也」在當時口語裡只看作一個「名字」，用在私名爲多，也用在公名如「母也天只」之類。

但這不是我今天寫信的動機。

百忙中偶檢《四部叢刊續編》裡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此是元統三年看卷三 p.59 最後改定刻本。其中句讀標點最謹嚴，特別是卷二，p.20以下，引「館閣校勘法」，及「勉齋(黃榦)批點四書例」，及「續補句讀例」(p.23-25)。此書想 你已見了。若未檢此影元刻本，千萬乞一檢閱，因爲這是最詳細、最講究文法義例的句讀例法！最有趣的是此中居然說明「大學之道」何以是句！原來「句」有兩大用處：一是「舉其綱」，一是「文意斷」。「舉其綱爲句」！葉22舉的例正是「如大學之道，在……」！書中到處有此等例：

朱子《論孟集義》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

朱子〈答汪尙書書〉。曰近世……

「大學之道」〔眉注：我們今日要用冒號「：」。〕原來與「朱子〈答汪尙書書〉」同是「舉其綱」！

除此一例之外，其餘句讀條例是很了不得的明白詳盡！故值得報告給您。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一九五六，八，廿四

敬乞告周策縱❹先生：我收到他的長信了。連日實在太匆匆，不能作答書，怕也見不著他了。我決定卅一日飛了。他的信，俟將來答他。

適之

＊原函墨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三本，第四分，民國71年12月出版。

❹ 周策縱(1916-)湖南人。1942年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今之政治大學前身)。1955年獲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博士。1954年起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中國政治經濟研究計劃研究員。1963年後歷任威斯康辛大學講師、教授，東亞語言文學系主任。專研中國哲學和歷史。

159.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8月27日）

胡先生：

上星期衛申甫〔胡適作“深甫”〕（挺生）先生來到康橋，承　先生託他帶來影照本《鈍夫年譜》，炳棣同我都非常感謝。《年譜》裡可貴的史料極多，我已經細看過一遍，想抄錄幾條，再交炳棣兄帶走。（我們是本月卅日至九月五日一同到 N. H. 開會，討論近百五十年經濟發展，另有何萃廉〔何廉，字淬廉〕先生、王念祖、周舜莘俱經濟學者、房兆楹月底到，房太太留紐約，不來康橋、劉廣京等，西人也有七、八人）。我覺得這個《年譜》很值得印布，學社會經濟史的人更是特別歡迎。

這個週末非常忙亂，未能立刻寫信致謝，希望您還沒有離開紐約。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八月廿七日

剛才又收到八月廿四日的信。《四部叢刊續編》裡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我已見了，從　您那裡借吳刻《四書》，就是爲的要看看這種句讀例法究竟有人遵守到何種程度。這兩種書在文法史上似有相當重要性，只是可惜這一類的書太少。

關於「X 也」，我上次信是要重申「特提」「加重」的舊說，并不敢堅執其必爲「停頓」。還有很顯然的一點，就是有「也」與無「也」之別，當爲有「也」時語音較長，（或多一音，或延長前一字尾音）問題是在一般大多數的情形之下，有「也」無「也」還有沒有口氣（或意思）的分別而已。周策縱的話見時即轉告。

敬祝

一路平安

學生聯陞再上

160.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9月8日)

胡先生：

您八月卅日(或卅一日)的信同路上發的明片，都收到了。多謝。《台灣日記》及《稟啓》也到了，我原封交炳棣帶去加拿大，並且請他把《年譜》影片本在用完後寄給我，我好依照您的囑咐，試作一序或一跋，待您一月中東歸時奉還。《年譜》可以早日印行，我們極以爲快。

您那一段從波士頓到紐約的飛機票，據曾憲七說可以退款(我原要送給他用，他不肯)正好他自己也有另一張飛機票要退款，我已經請他帶去一併辦理了。

八月卅日至九月五日哈佛中國政治經濟研究「所」主辦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討論會在 Laconia, N.H.舉行。共有文章八篇，與會者則前後達二十人。中國人有何萃廉先生、王念祖、周舜華、(殷一昌、趙國鈞記錄)房兆楹、何炳棣、劉廣京與我，西人有Kuznets、Gerschencron、Hoselitz、Franz Michael、Kershaw、Frank King❶、Fairbank、Eckstein❷、Mrs.Taeuber 及福特基金會二人。頗爲熱鬧，也有相當收穫。

附上替　趙元任先生祝壽語言(文)學論文集徵稿信一封，是李方桂先生那裡油印的，由李先生與我分別寄發，(國外人名單是李先生與我商擬的)等回信後，再由院所正式發信，這是李濟之先生小心慎重之意。您與趙先生幾十年的至友，我們想一定會答應撰文的，長短或中、英文都不拘，只要是講語文方面問題的就好。　您要能早把題目告訴我就更好！

---

❶ Frank King曾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專研中國經濟。

❷ Alexander Eckstein(1915-1976)1952年加州大學博士。1953-1959年哈佛大學俄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和經濟講師。專研中國經濟、中美關係。

敬請

道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

〈論再生緣〉已經收到了，很有趣味。另《集刊》一冊、《唐僕尚丞郎表》四冊，已寫信去寫❸ 濟之先生。

❸ 「寫」字疑為「給」字的筆誤。

161.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9月15日）

胡先生：

多謝您九月十二日的信。

給趙先生祝壽的徵文信，我負責發出的，您最先答覆。幾十年的老友畢竟不同啊！「古代語文有『東人』與『西人』的區別」或「古代的『東土』之語」都是極好的題目。您的意思當是限於先秦。這與周代有無通行的「官話」式的雅言，似亦不無關係。（我的內兄繆鉞有「周代之雅言」一文，在《浙大文學院集刊》發表，我應該有個單印本，您如果要看看，我可以找出寄上）秦漢以後，方言分布，比較容易稽考些，趙先生在加大有個學生瑟於斯（耶穌會士）論文是「《方言》研究」，我在西門教授處見過一份原稿，好像很結實。您也許可以要來看看。

飛機票曾憲七已經給退了款了，支票一紙，計美金拾元參角肆分，原封寄上，請查收。曾自己不肯用這張票，別的朋友用的機會更少，留久又恐遺失，還是退了好吧。如果本來旅行社算便宜了，也許喫虧不多。

嚴靈峰的書（關於《老子》的）已請蔣仲雅帶到紐約面交陳世驤。我未曾細讀，但覺嚴的氣度太差。「眾說糾謬」，題目更近於狂妄。

三井家有很多好書賣與加大，房兆楹曾爲我略略提說，希望一兩年內有機會去看看。

鄭騫[1]（因伯）已經到了，預備住四個月。已談過兩次，很有意思。敬請

道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

[1] 鄭騫（1906-1991），字因百，號因北。遼寧人，出生於四川。1926年保送燕京大學中文系。1938年任燕大中文系講師。此後任教國立東北大學、暨南大學、台灣大學。專研詩詞、散曲及戲曲，著述頗豐。

162.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9月21日）

胡先生：

多謝您九月十七日的信。

繆鉞“周代之雅言”附上，您如果有用，請多留些時。趙壽論集“語文”的解釋，意思要從嚴。您與我已經是邊際人物了（例如陳世驤主修文學，就沒有找，而且一般言之，所找的人linguists 多於 philologists)。所以以介紹史料爲主的文字不甚合宜。如果特別講某種文法語法現象，自然是歡迎的。（上面“一般言之”云云，就是說“語”重於“文”）

Harvard Case Histories in Experimental Science 已出八冊，合作社存貨不全，我已請他們由HUP ❶ 定購寄上，據說得幾天方能辦(現在忙於賣教科書)，所以大約得一星期多以後才能寄到。

您有沒有　林語堂先生在歐洲的住址，我寫信到英國去問，尚無回音。給您請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九月二十一

❶ 哈佛大學出版社。

163.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9月29日）

胡先生：

多謝您九月廿四的信。

昨日與周法高兄略談　您想寫的文章，我們都覺得問題極重要。也許時間緊促一點，不過您如有什麼假設，我們作學生的可以幫忙查查書，或者結果快些。柏克萊自然也有有興趣的人，或者也可幫忙。總之，我覺得您寫這個大題目得當之至！

周法高所說的語音、語法、語彙三方面，大體上即是我們初步討論的結果。至於先秦有方言（如《孟子》裡的楚語齊語一段，您給趙先生寫過，又南蠻鴃舌之人）應無問題。傳下來的文字有近文近白之別，大體上似亦無問題，如嘆詞虛詞多者，當較接近口語，又如《詩經》用韻，如句末有「也」「矣」「兮」字，則以上一字爲韻，大約此等字已經看做虛詞，或者讀爲輕聲，亦未可知。又「雅言」恐不限於周，商王朝疆域不小，想來該有類似官話的東西，（乃至夏？所謂夏聲或不限於音樂？）殷與西周語文，大體似相銜接。以上都是匆匆亂想，並未查書，希望您有更具體的意見。

Iris❶音樂系二十五日筆試及格，定十月四日口試，音樂系一門兩位教授考，另中國文化史與中國音樂史二門由葉理綏與我合考。她準備頗充實，想應無問題。

五日我到紐約去講一次中國史（學生服務會），六日去新港開《清華學報》編輯會。

敬請

道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❶ 趙元任長女趙如蘭。楊聯陞此時是她的博士導師。

164. 楊聯陞致胡適（1956年10月9日）

胡先生：

開學以來，不免亂七八糟，上週之末，又到紐約去給中國同學服務會講了一堂中國史，又到新港開《清華學報》編輯會，今天才得到合作社催問兩星期之前給　您定購的科學史小冊，定購處管事人說因缺三冊尚未寄出，實則所缺之三冊，已在架上陳列，真是荒唐之至！因即購全八冊，自己包寄，書價拾元另伍分，寄費壹角陸。　先生上次寄的支票，似是拾壹元，（未查）所餘之數不多，就暫存我處吧。書是平郵寄出，照理一星期附近應可到達，希望沒有耽誤您用！

上星期四(十月四日)，Iris 考口試有西洋音樂史(注重中古)中國文化史及中國音樂史，音樂系有兩位教授，遠東系是葉理綏先生與我，成績非常之好！（音樂系先有三小時筆試）都是真刀真槍，絕不敷衍，所以大家都很高興！以後就是寫中國音樂史方面的論文了。

最近看張相❶先生遺著《詩詞曲語辭彙〔匯〕釋》，很欣賞，也許可以給《清華學報》

趕一篇短評。他的敘言所講的方法與態度都很可取！

敬請

道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六年十月九日

---

❶ 張相（1877-1945）浙江人。曾舉為杭縣諸生。在杭州安定學堂、府中學堂講課。後受聘到中華書局，主編語文、歷史、地理三科教本。1936年起編撰《詩詞曲語辭匯釋》，1945年成書。

165. 楊聯陞致胡適（1957年2月10日）

胡先生：

多謝您一月卅日的電話，您同師母可以答應蔣彝十六日晚的邀請，我已經寫信告訴他了。我十六日到紐約後，當先來電話。

再多謝您賜寄您的《丁文江傳》，周法高的見到就交給他，這樣生龍活虎一般的學人，實在難得。您出力寫這篇傳，不但表彰故人，也可以讓後學聞風興起。我近來也痛感把爲學與治事分作兩截是一病，又想所謂修齊治平決不是把身修到百分之百才能齊家，把家完全齊好才能參加治平之業，真有治事能力的人，應該可以兼顧並進，孟夫子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猜想古來必有許多理學家，因爲想到自己身未全修，家未全齊，因此有愧於心，也就不能極言盡諫。我覺得這不夠實際，如果一個教訓是對的，是有用的，則雖然給教訓的人自己不能全做到也還是對的，還是有用的。不過如果能以身作則，就更有力而已。（孔夫子不是七十歲才從心所欲不踰矩嗎）

說起來哥倫比亞的 Boorman 曾問我有沒有意思寫他主編的《民國名人傳》裏您的傳，我因聽說篇幅不能很長，也不知其餘寫傳的（特別是與您有關的人的傳）都是些甚麼人，寫些甚麼人的傳，因此辭謝了，不過告訴他如果有人給您的傳記撰成長篇或初稿時，我很願意拜讀。寫現代人的傳記，自然有種種難處，Boorman 又頗想注重「解釋」，那恐怕又會有見仁見智的問題。

今晚給 Arthur Waley 寫了一封信，略提我對於風懷詩本事的意見。這個小發現，擱在心裡已有十六年，一直沒有機會發表，也不記得同您談過沒有。（附上致 Waley 信稿）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七年二月十日

附：楊聯陞致 Dr. Arthur Waley（1957年2月10日）

6 Boylston Hall
Cambridge 38, Mass., U.S.A.
February 10, 1957

Dr. Arthur Waley,
50 Gorden Square
London W.C.I. England

Dear Dr. Waley,

I have just finished reading your new book on *Yuan Mei* and enjoyed it immensely. Even in this rather informal biography you have thrown much light on the life of intellectuals in 18th century China.

Noting your comment on the Feng-huai shih in 400 lines by Chu I-tsun（page 171）, I wish to seek your opinion about a theory of mine concerning this poem. Some sixteen years ago, I read Yao Ta-jung's exposition of this famous piece in *Tung-fang tsa-chih*（1925, vol. 22, no. 13, referred to by Fang Chao-ying in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943, page 184）. I wondered whether Yao failed to understand a key point in the poem or, perhaps, he understood it but didn't consider it appropriate to expose it. The point is, apparently Chu's wife's sister, though married for sometime, was found still a virgin when Chu had her love. This must have startled Chu who recorded the point not only in the poem line.

瓜字尙含瓤 in the long poem but also in the words 走近合歡床上坐，誰料香銜紅萼 in a tz'u.

The meaning of these lines, when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seems obvious.

This may help to explain why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no protest from her husband against her long stay away from his home, a fact which Yao finds puzzling. This unexpected discovery probably increased Chu's feeling of indebtedness to his lover and his insistence that the Feng-huai shih and other poems written for her should be included in his collected works at the risk that he might not be able to occupy a position in the Confucian temple and to enjoy the pork offering.

Incidentally, if I may advance a rather far-fetched theory, this may also help to explain why Chu became interested in supporting the story that Yang Kuei-fei entered the Palace as a virgin in his *P'u-shu-t'ing chi* 55. Chu's mistake has been discussed at length by Professor Ch'en Yin-k'o in his *Yuan Po shih chien-cheng kao*, 1950,pp. 6-9.

Sincerely yours,

Lien-sheng Yang

166. 楊聯陞致胡適（1957年2月10日）

胡先生：

剛才試草《鈍夫年譜》跋，奉上清稿一份。因手邊無原書，恐怕不免錯誤。您如果認爲大體可用，請隨便改正。如果不合用，也請不要客氣，請先放在一邊，等我來紐約時再商量改寫。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七年二月十日晚十二時

附：《鈍夫年譜》跋

胡適之先生的父親鐵花先生自撰的《鈍夫年譜》要印行了，適之先生叫我寫一篇跋。

鐵花先生（一八四一 —— 一八九五）的事蹟，見於先生的〈家傳〉，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印在《台灣紀錄兩種》前面代序。這部《年譜》，從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起，到光緒二年（一八七六）止，大略相當於〈家傳〉前兩頁的事。

鐵花先生世代販茶，有的子弟也入塾讀書。先生十幾歲時，學作詩文，也助理世業，在安徽 江 浙之間往來。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先生二十歲，娶馮夫人。這一年太平軍打破績溪縣城。先生雖然習武自衛，後來又組織鄉團，有好幾年還是不免流離遷徙。同治二年（一八六三），馮夫人殉節。四年（一八六五）局面平定，先生補了廩生，續娶曹夫人。從同治五年到光緒二年（一八七六），胡氏大宗祠重建，由先生主持，任勞任怨。這一件大事，同逃難時設法維持生計的種種艱苦，《年譜》記載的非常詳細。

讀《鈍夫年譜》的人，一定會覺得鐵花先生是一位長於治事有擔當有

作爲的人。逃難時的間關經商，建祠時的獨負重責，不過是兩個特別明顯的例子。鐵花先生這種過人的性格與修養，在《台灣紀錄兩種》裏，更看得清楚。例如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冬與次年春季給同門范荔泉先生(當時在撫院幫辦文案)的幾封信裏說：「生平以畏難苟安爲深恥」(《稟啓存稿》頁三五上)又說：「弟生平所自信而自恃者，只有『不畏難不苟安』六箇字。」(頁四六上)這六箇字的實例，在《年譜》同《紀錄兩種》裏，差不多隨處都可以見到。

光緒十八年，鐵花先生五十二歲。寫信時，在巡閱全臺防營之後，提調臺南鹽務總局，不甚得意，所以想請求內渡，回家教子。(到次年五月才得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二十年才正式補授。)這時，范荔泉先生「以『任』字相勗」(頁四一下)，鐵花先生關於「任」字，發了幾段議論：「弟前所論任字之義，乃謂隨時隨地皆有當任之責，當盡其在己者，不容推委於人。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曾子以仁爲己任，亦曰任重。」(頁三七上)「如弟今日所處之位，義當處則處，義當退則退，于己皆有當任之責。處其位而不能有所爲，則任過，任也；任怨，亦任也。省己量力，義當求退而力求之，亦任也。任事，任也；任道與義，亦任也。論道義則命在其中，求道義之所安，即安命也；非計及於運氣也。」(頁四二上)鐵花先生自己也承認，這一次本來未免有些得失之心，不過考慮之後，就渙然冰釋。(頁四〇上)決定求退也是爲了要對道義負責任。這種作風，光明磊落，而且是始終積極的。

又有一封覆范荔泉的信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若吾劉庸齋師迄今尚在，又必爲講此章以相勗矣。愚戇之性，既不能改，愚拙之分，又不能安，愚而益愚，前此龍門聽講三年，究有何用？」(頁三七下)庸(融)齋即興化 劉熙載先生，曾主講龍門書院。鐵花先生在那裡肄業，約在光緒初年。這種體驗分析的工夫，正是理學家一種長處。

回到《年譜》本身，這部書給研究近代社會經濟史的人，供給了許多難得的資料。例如先生家裏的儒賈兼業，表示社會階層與分業并不甚

嚴。關於合資分工採辦轉運的情形，物價運費厘金的數目，兩次分家的經過，重修大宗祠捐款同出工辦料的規矩，都有仔細的記載。關於大亂之後族中丁口十只存二，提到了好幾次，可以略見大亂對於人口的影響。又說同治乙酉(一八六五)闔族只存一千二百餘人，在家老幼男女八百餘口，工商於外者四百餘口，又估計在家族人全年的收入支出。這些資料，都十分珍貴。所以這部《鈍夫年譜》的印行，是一件極可喜的事情。

民國四十六年二月十日　學生楊聯陞敬跋於美國 康橋

167. 胡適致楊聯陞（1957年4月20日）

April 20, 1957

L.S.——

前天收到了你們給我做壽的論文集上冊（pp.515, Airmail postage N.T. $ 125.00！）我真得要向撰文的許多朋友磕頭道謝！

你的《老君音誦誡經校釋》，我昨天讀完了。你的引論與校釋裡有許多絕好的道教史料，使我很得益處。

讀此文後，有兩個小小的意見，寫出請教：——

① p.42，論“之者”作“者”用。你舉的例子是《誡經》的二例：

“遇我之者”（6）

“若有罪重之者”（33）

⑥尚有“命應長生之者”。

及我的敦煌本〈降魔變文〉的二例：

“尋問監園之者”

“剃頭之者”。

1948年十二月我離北平時，把〈降魔變文〉留給王重民。七八年來，看你的文字，始知此卷的下落！

我曾在《范文正公集》中的律賦裡發現這幾個例子：

a.“諮詢四岳，何異樂山之情？統御八元，允謂長人之者。”

（別集二，〈堯舜率天下以仁賦〉）

b.“普天率土，盡關宵旰之憂；九夷八蠻，無非臣妾之者。”

（別集二，〈王者無外賦〉）

鄙見以爲“之者”當作“之人”解。以上各例，都應作“之人”解。中古道士和尚常如此用，佛藏裡更多。這用法不限于“唐代俗文學”，乃是中古文法常見的。宋人律賦有范賦兩例。我想唐人律

賦裡也許還有。

② pp.29-30 引的“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及 pp.30-32 的討論，使我有點懷疑的意見。

我頗疑這文件是很可信賴的，其時代是曹魏，與寇謙之的時期毫無關係。

這文件所以重要，正因爲它是最早的一件“清整”文件，正因爲它是出于曹魏時代，說的是第三世紀的道教情形。

我看這文件可能是張魯死後他的嗣子張富的“教誡”或遺囑。張魯投降曹操在 215。太和五年(231)可能是張魯死的一年？“父死子係〔侯〕，弟亡兄榮，沐浴聖恩”，似是張氏一門的史實。“弟亡兄榮”是不尋常的事，必是張魯先立少子(七子之一)爲後，而後來嗣爵的張富則是其“兄”。

張魯據漢中約二十六年(189-215)，始終“保境安民”，他確是道教的重要建設者與擴大者。在張魯投降之後，漢中不久就被劉備征服了。漢中的爭奪戰(219)是很激烈的。“至義國殞顛，流移死者，以萬爲數，傷人心志……”，似是追記那時候(215-219)的情狀。

“義國殞顛”之後，張魯一門，及其掾屬，還繼續保持他們的勢力。“七子五侯，……將相掾屬，侯封不少，銀銅數千。父死子係〔侯〕，弟亡兄榮，沐浴聖恩……。”

似都是史實。

不但張魯父子及閻圃等見于史傳，還有張魯的女兒嫁給曹操的兒子彭祖。彭祖即曹宇，初封下邳王。太和六年改封燕王。燕王宇在明帝時代很受尊重。明帝病篤時，燕王宇曾做四日的“大將軍”。(《魏志》〔指《三國志》中之《魏書》，下同。〕三，景初二年〔裴注〕引《漢晉春秋》及《魏略》。又《魏志》廿，〈宇傳〉)這件事雖然被劉放、孫資破壞了，但燕王宇始終還保持封邑。到曹髦被殺，大臣迎立的常道鄉公 曹奐即是曹宇之子，很可能的是張魯的外孫！曹宇活到魏亡時。

曹奐禪讓之後，封陳留王，活到五十八歲，死在太安元年(302)。

看這文件裡有建安、黃初、太和、正元的年號，而沒有正元以後的年號。其爲曹魏時代文件，似無大可疑。文中所謂“漢嗣末世，豪桀縱橫，……百有餘年。魏氏承天驅除，……”似未可疑。不但從正元二年(255)上溯“百餘年”已是桓帝時代了。即從“漢安元年”(142)“正一盟威之道”計算起，也可以說“百餘年”了。

你指出“《想爾》……《妙真》……”等經，又指出此文件下文又說“《妙真》自吾所作，……”很可注意的是此件中並不說《想爾》是誰所作。我頗傾向于《想爾》是係師張魯所作之說。很可能的是：這位生當曹魏太和、正元之間，又自稱曾作《妙真經》，又自誓“從今吾避世，以付魏，清政道治，……”的“吾”正是那張魯的兒子嗣侯張富，是“天師”的第四代？

總起來說，這部“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我頗重視，認爲可能是三世紀道教史的一種原料。

病後沒有翻檢書籍的機會，匆匆亂寫一大堆，請老兄不客氣的指正。

祝　府上都好！我差不多“全”好了。

適之

168. 楊聯陞致胡適（1957年4月23日）

胡先生：

瞿同祖回來，說　您已經可以自己到您常照顧的小飯館午飯，談興也甚高，又帶回來　您四月二十日這封又長又多精采的信，信未說　您差不多“全”好了，——實在叫人高興！另外還謝謝您給的那本二戴手札真蹟，還沒有細看。

您說「之者」應作「之人」解，這樣比「者」的意思狹窄些，我想是比較正確的解釋，律賦裡的例，我全未注意，以後讀書時應再搜集。多謝　您的指示！

您覺得「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可能是三世紀後半葉的文件，這是個極有興味的假設。陳世驤關於《想爾》的那篇文章（《清華學報》新一卷二期，不久可以印出）引及此經，也覺得他相當早，但沒有能作您這樣大膽而細膩的假設，我讀了您的信以後，把「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找出來，看了兩遍，至少舉不出反證來。

此經依《道藏》所分，有好幾段，第一段自「道以沖和爲德」起至「道人賢者可勤行焉」止，共十一葉有餘；第八葉上「故有楊公十五奉道，六十未報，修身不倦，至年八十，功滿行著，福報無量」，「楊公」不知是誰，如能考出，或可幫忙決定時代；第十一葉下至第十二葉上「道人百行當備，千善當著，雖有九百九十九善，一善未滿，中爲利動，皆棄前功」《抱朴子》〈對俗篇〉引《玉鈐經》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與此意思相似。

第二段「大道家令戒」就是有「自今正元二年正月七日已去」……「今吾避世以汝付魏，清政道治」的這一段，看口氣確似 255 時的教主（「家令」？）的言語。這裡面有一段關於「化胡」的話，很可玩味「西入胡授

以道法，其禁至重，無陰陽之施，不殺生飲食，胡人不能信道，遂乃變爲真仙，仙人交與天人浮遊青雲之間，故翔弱水之濱，胡人叩頭數萬，貞鏡照天，髡頭剃〔剔〕鬚，願信真人，於是真道興焉，非但爲胡不爲秦，秦人不得真道」(此秦當指嬴秦，因下文是「五霸世衰，赤漢承天」，云云)您說「弟亡兄榮」是不尋常的事，引起關於張富爲兄的假設，極有意思。《妙真經》作的歷史，似也值得細考。

以下有「天師教」「今吾下教作七言」七言詩三十二句，每句末都押韻，再以下「陽平治」一段，又「天師五言牽三詩」十一首，每首四句。

我想等有工夫時查一查《道藏》他書有沒有引用「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的，如有結果，再當報告。

一九五七，四月二十三❶

❶ 此函楊聯陞未署名，在信末附有注記多條，因次序零亂，無法清稿，故未作釋文。又據胡適1957年4月29日致楊聯陞函云：「四月二十四日的信收到了」指的應該就是這封信。胡適又在信中云：「你的四月廿四信說，張魯後人“封侯之後是否仍作宗教領袖，就不詳了”。」這句話並不見於楊聯陞二十三日信中，很可能這只是起的草稿，二十三日未寫完，另於二十四日完稿並謄清寄出，故在底稿上未署名。

169. 胡適致楊聯陞(1957年4月29日)❶

聯陞兄：

四月廿四日的信收到了。

我昨天(廿七)到 Princeton，這是病後第一次單身出門，坐火車來回。

我昨天檢查《道藏》發現尊文 p. 17於《老君音誦誡經》下注“力上”，誤作“立上”。p. 38“力上”不誤。

《音誦誡經》與《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都匆匆翻過。

你的四月廿四信說，張魯後人“封侯之後是否仍作宗教領袖，就不詳了”。這是待證的一個重要問題。我頗想把我昨天的幾個感想寫出來請你和世驤一同想想。

(一)《音誦誡經》“四”是下文“五”的準備。“五”是老君授寇謙之爲“係天師”。故“四節”先推翻“父死子係”的舊傳統，而建立“惟賢是授”的新傳統。

“四節”中說：“鐵券首云，‘父死子係’何？是近世生官王者之法制耳。吾今未立地上‘係天師’正位。據聽道官愚闇相傳，自署治籙。……”又說：“從陵昇度以來……不立‘係天師’之位。”

這裡再三說，“吾”本來沒有立“係天師”之位，似乎是專指斥張魯以來的“係天師”的傳統，——似乎是存心要抹煞“係天師”張魯的史實，——所以重造道教史，說“吾漢安元年以道授陵，立爲‘係天師’。……從陵昇度以來，……不立”‘係天師’之位。……今有上

---

❶ 原函未見，摘自《楊聯陞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附錄一：胡適先生來信，頁84-89。原書多簡體字，茲根據所引原始資料酌改為繁體字。

谷寇謙之……才堪❷‘係天師’之位……謙之，汝就‘係天師’正位。……”

然而這一段裡竟有“鐵券首云，‘父死子係’”的話，最可以反映當時必有這個“父死子係”的道統存在，也許真有此種“鐵券”存在。這種“鐵券”是不是從張魯時代傳下來的呢？是三張僞造的天降“鐵券”嗎？還是曹魏因張氏得民心，除“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候，邑萬戶”之外，還有“父死子係”的“鐵券”呢？

無論如何，《音誦誡經》雖駁斥“父死子係”的制度，然而(1)並沒有否認“鐵券”的存在；(2)又明明承認此是“近世生官王者之法制”；(3)還要聲明，即使道教向來有此“父死子係”之制，並不適用於“係天師”之位，因爲“吾今未立地上係天師正位”。

(二)在張魯投降曹操之後，不出四五年，劉備取得漢中。張魯的道教統治了二十五六年的漢中根據地，於是到了劉備手裡。

然而《蜀志》〈周羣傳〉記此漢中爭奪戰云：

> 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周)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先主……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

此傳所言二事：一爲攻漢中“得地而不得民”，一爲出偏軍必不利。吳蘭入武都，屯下辯，敗沒事，見于〈曹休傳〉。此偏軍不利事也。〈楊阜傳〉說：

> 太祖征漢中，以阜爲益州刺史，……轉武都太守。(武都在今甘肅之南部，當時是漢中的一郡)……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

---

❷ 此處所引之「才堪」二字，依照《老君音誦誡經》係作「未堪」；1956年1月8日楊聯陞致胡適函末二段曾云：「關於《老君音誦誡經》，有幾條比較得意的『意校』：……『未堪係天師之位』當作『才堪係天師之位』。」

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

楊阜移民氐“萬餘戶”，這是蜀漢“得地而不得民”的一個解釋。

《華陽國志》的〈漢中志〉及〈先主志〉皆記曹操遷徙漢中的人民事，足補《三國志》之缺失。〈漢中志〉說：

魏武……留征西將軍夏侯淵及張郃，益州刺史趙顒等守漢中，遷其民於關隴。……

〈先主志〉說的稍有不同：

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先主遣將吳蘭、雷同入武都，皆沒。乃舉〔周〕羣茂才。

這些記載參合起來，可以看出這些步驟：

張郃之退，是第一步大遷徙漢中的人民。楊阜之徙退武都，是第二步大遷徙人民。“京兆、扶風、天水界”正是〈漢中志〉所謂“遷其民於關隴”也。（〈漢中志〉說楊阜治武都，“以濱蜀境，移其氐叟于汧、雍及天水、略陽”。）

〈漢中志〉在武都郡節，總敘云：

建興七年(229年)丞相諸葛亮……平武都、陰平二郡，還屬益州。夏侯淵、張郃、徐晃征伐常由此郡。而蜀丞相亮及魏延、姜維等多從此出秦川；遂荒無留民。其氐叟楊濮屬魏，魏遙置其郡。……

這才是“得其地而不得其民”的總解釋。

我這(二)段是要說：張魯“以鬼道教民，……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後來漢中的“民夷”好像大部分被曹魏遷徙到關隴去了。我頗猜想，張魯一門在曹魏得保持尊榮，——也許還保持“父死子係”的“鐵券”“客禮”，——可能是曹魏認識三張 道教在民間有大勢力，故不能不維持這“父死子係”的教主？

(三)在去 Princeton 之前，我偶翻檢《雲笈七籤》在卷二十八“二十八治”一卷裡，居然尋得這些關於三張的材料：

(1)漢安元年……五月一日夜半，有千乘萬騎來下，……有五人，

一人自言吾是周時柱下史也，……子骨法合道，……今授子鬼號，傳世子孫爲國師撫民無期。……(此即所謂“父死子係”之制)

(2)〈二十四治〉第一陽平治：……

……治王始終嗣師，天師子也，諱衡，字靈真，爲人廣智，志節高亮，隱習仙業。……以光和二年(179年)正月十五日己巳，于山昇仙。立治碑一雙在門，名曰嗣師治也。

右陽平治山，山中有主簿治、嗣師治、係師治。

(3)此卷末頁還有這些有趣味的材料：

天師以漢安元年七月七日立四治付嗣師，以備二十八宿：

(原只“二十四治”，故加此四治。)

第一罔氐治，……應星(？)宿，

第二白石治，……應張宿，

第三具山治，……應翼宿，

第四鍾茂治，……應軫宿。

系師以(正？)太元二年正月七日立八品遊治：

峨嵋治(在蜀郡界)

青城治(在蜀郡界)

黃金治(在蜀郡界)

太華治(在京兆郡界)

慈母治(在城市山界)

河逢治(在上黨郡界)

平都治(在巴郡界)

吉陽治(在蜀郡界)

系師者，嗣師子也，諱魯，於陽平山得尸解仙道，又立一治名系師治。但嗣師治并主簿〔治〕，是天師門下也，又立一治。今按《玄都職治律》第九云：“代元治、平都治，是巡遊治也。”是知峨嵋治等亦是遊治。

你記得《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的“大道家令戒”裡提到“自今正元二年正月七日已去”的話。此處“太元二年正月七日”八字之中，只差一字，故我頗疑“太元”是“正元”之誤。

難道張魯到正元二年(225)正月還生存嗎？(假定張衡死在光和二年(179)是可信的，假定張魯此時還不過十來歲，到正元二年他應該是八十六七歲〔或更老〕的老人了。)

難道“大道家令戒”是張魯的遺教嗎？

難道《想爾》《妙真》等都出於係師張魯嗎？

我最初看了你的大文，曾用紅筆在《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一大段的旁邊注著：“此似張魯的遺囑，或他的兒子張富的遺囑。”后來，我估計張魯到正元二年(255)約有九十歲了，故主張張富之說。

我現在還傾向於主張張魯的兒子張富是第四代教主，其中一個理由是“弟亡兄榮”一句。(此句似不可適用到張衛。張衛被斬，只見於《後漢書》〈劉焉傳〉。《范書》晚出，此傳多沿襲陳壽。)而《三國志》的〈武帝紀〉僅言：“衛等夜遁。”〈張魯傳〉亦只言：“太祖攻破之。”此段〔裴注〕甚詳，所引三文件皆不言斬衛，其引所《世語》則明言，“衛懼……遂降”。故張衛被斬是不可信的。

細看《音誦誡經》如何特別注重“系天師”之位，可以推想張魯以後的子孫爲教主者皆稱“系天師”，或“係師”、“系師”。“系師”之中，張魯最出名，最偉大，故後人只知“系師”是張魯，此如曹雪芹的祖上三世四人相繼作江寧織造，而後人往往只知道曹寅一人！

以上拉雜寫來，皆不及留稿，先寄給你看，但求可以引起老兄的興趣而已。病後精力不夠，寫此信費了兩天之力。乞老兄切實糾正。

匆匆敬問

雙安

適之

一九五七，四，廿九夜寫成

170. 胡適致楊聯陞(1957年5月5日)❶

聯陞兄：

前幾天曾寄一信，想已收到了。

這兩天又小病了，瀉了一天半，瘦了四五磅！病床上偶翻周嬰的《卮林》，卷九有“張萬福”條，討論胡應麟❷《九流緒論》裡說的“道家有《五等朝儀》一卷，題張萬福撰”一個問題。

周嬰說：

> 〈寇謙之傳〉，太上老君賜天中三真太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五等朝儀》。……

你記得《魏書》·〈釋老志〉提到“號曰並進言”一句話，你曾問我。此文似可供參考。

周嬰引的〈寇謙之傳〉，今似已不見於《道藏目》。胡氏引的張萬福《五等朝儀》，也不見於《道藏目》。《道藏目》只有

張萬福的《三洞眾誡文》二卷(雨字)

又《靈寶三師名諱形狀居觀方所文》❸

姑且抄下，供你參考。

敬祝

雙安

---

❶ 原函未見，摘自《楊聯陞論文集》附錄一：胡適先生來信，頁89-90。

❷ 胡應麟(1551-1602)字元瑞，又字明瑞，蘭谿人。著有《九流緒論》、《少室山房類稿》、《筆叢》等書。

❸ 唐·張萬福編錄《洞玄靈寶三師名諱形狀居觀方所文》一卷，原排印本誤將「三師」作「之師」。

適之

一九五七，五，五

171. 胡適致楊聯陞(1957年5月6日)❶

L. S.

昨寄信，抄周嬰《卮林》引的〈寇謙之傳〉一段，今天才明白這就是《魏書》〈釋老志〉泰常八年十月……李譜文的一段，你已引在尊文的首段了。我在病榻上看的是《叢書集成》的標點本，它把“五曰並進錄”五字句絕，“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爲一句。所以我不覺得眼熟！下文“號曰錄圖真經”，此本句絕，下文是

五等朝儀，豈謂此耶？

我又誤把上四字讀作“錄圖真經五等朝儀”了！

今天檢〈釋老志〉，又檢尊文，甚屬昨函好笑，故趕此信更正，並道歉。

“五曰並進錄”的讀法，似亦有理。

適之

一九五七，五，六

❶ 原函未見，摘自《楊聯陞論文集》附錄一：胡適先生來信，頁90。

172. 楊聯陞致胡適（1957年5月27日）

胡先生：

在紐約喫了　師母做的那麼些好菜，還有燒餅，喝的又是茶，又是酒。回來還沒有來得及寫信道謝。雖說忙亂，也很該打了。今早又收到您五月廿六日的信，非常高興。那天談的主要是彫塑人像，不過這自然不應該與圖畫人像完全分開。我只是覺得俑一般是代表殉葬的從屬人物，而受祭的神鬼之類，則用主用尸，而不用「像」代表，——好像是一件可以注意之事而已。俑人既有犧牲之義，則與巫詛之用偶人，道家之以像代身（《抱朴子》已經提到）乃至霍去病墓前之馬下匈奴，在觀念上都可能有相通之處。

雕刻人像及塑像爲崇拜的對象，我一直覺得是後漢以來受了佛教的影響纔興盛起來的。如《風俗通》「今民間獨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擔篋❶ 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敬之」及丁蘭刻木事親之類。（關於生得奉養父母，則死後不用像奉事，好像還見過一段議論，一時不記得出於何書了）不過您舉的朱夫子〈跪坐拜說〉，實在重要！如果「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而且所謂當時之「漢時」是前漢而非後漢，則可能是作人像表示恭敬崇拜最早之例了。琢石當是圓彫而非平面浮刻，「寫放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也是證據，否則摹搨就行了。

您修改「遺囑」，授權毛子水先生同我處理您將來的「遺稿」。這是一件大事，我不敢不從命。您在前些年早就同我說過：學生整理先生的文稿，不可貪多，而收錄未定之稿，或先生自己以爲不應存之稿。但這裡實在需要很大的判斷能力。我覺得編輯人決定不收入「全集」的文稿，也該有個目錄，附在集後，并說明不收之故（例如「未定稿」），如未刊

❶ 《風俗通》作「擔篋中」。按：擔，通「擔」字。

行，并應說手稿保存在何處。我覺得「刊布」與「保存」是兩回事。即便刊行「全集」，也應該有些選擇，至於「保存」，又有學術性紀念性兩端，從學術看，也許還可以選擇，（例如先生關於一個問題，曾起草過兩次稿子，自然以後稿爲定，前稿只供校勘之用）若爲紀念，則片紙隻字，都可能有人要保存，那就只好各行其是了。您如果再詳細的指示，有時間倒可以寫下來，將來負責的人好遵照辦理。

我六月六日起飛，經過西雅圖，十日可到東京，住國際文化會館（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在港區麻布鳥居坂町二番地），兩週之後去京都，那時可託京都大學文學部吉川幸次郎轉信。七月中到台北，信可請李濟之先生轉。

也許這封信就莫覆信了。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七年五月廿七日

關於趙先生割治情形，您託王德昭❷先生帶話，謹此道謝。

❷ 王德昭（1914-1982）浙江人。1938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任教貴州大學、台灣師範大學。1955年考取公費留美，入哈佛大學，翌年獲碩士學位。1962年起任新加坡南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及文學院院長。著有《明季之政治與社會》等。

173. 胡適致楊聯陞（1957年9月12日）

L. S. ——

你的信（八月十二）早收到了。你今天回康橋，我寫這短信歡迎你回來。

就在一個月之前，我又進醫院住了六天，爲的是八月中連著發燒，醫生也說不出個道理來，要我住院察看。燒退了出院，廿一日又發燒了。後來在喉管發現有 hemolytic streptococcus❶（Beta type），不算危險，但須打penicillin十針。十針打完了，好像身體好的多了。兩星期的發燒，瘦去了五磅，現在差不多全撈回了。（回到一百二十磅了。）

元任兄祝壽的文章，只寫了一部分，至今沒寫成。題目太大了，很難得寫的具體。

語堂先生的長文，我曾看過，很不贊成他的思路，也曾作許多夾籤指出我不贊同的一些地方。但他已走上了牛角尖，很不容易拔出來。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一九五七，九，十二

嚴耕望❷先生已到康橋，來信說他「既聾且啞，又兼半瞎」。此君的校史工作，能見其細，又能見其大，甚不易得。望老兄特別指導他，使他的時間可以用在最有益處。

---

❶ 溶血性鏈球菌。

❷ 嚴耕望（1916-1996）字歸田，安徽桐城人。1937年入武漢大學歷史系，1941年畢業。後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師事錢穆。1945年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年開始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研究所導師。1978年轉任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1957-1959年在哈佛大學以訪問學人身分研究兩年。

174. 胡適致楊聯陞（1957年10月9日）

Oct. 9, 1957

聯陞兄：

九月廿七日的信收到了。給濟之先生的信及護照，都已交去。我十月四日到華府，濟之還沒有走，我和他都住到七日才走。

關于丁在君編的《任公年譜長編》，我當然很願意寫序。但此事已隔多年，我寫《丁傳》時，徧查我的日記等，皆沒有記載，只記得當時在君用的助手似是趙豐田君(?)此君的學歷我全記不起了。所以我在《丁傳》裡幾次想提此事，終不敢記載。（您信上說“這件事您既然知道底細……，”其實我正苦已不記得此事的“底細”了！）

所以我很盼望丁月波能將世界書局排成的“校樣”寄一份給我，我一定寫序。如書尚未付排，可否請月波將《長編》的一切序跋等件抄一份寄給我？〔旁注：金巴利道20 號九樓〕

祝　府上都好。

適之

175. 胡適致楊聯陞(1958年1月3日)

L. S.兄：

兩月前承你爲中央研究院長事來信道賀，那時因這個問題尚未得到最後決定，故未作覆。乞　原宥！

十一月三日中研院評議會選舉，正在我因肺炎發高燒剛退燒的第七天，所以我立刻發英文電托朱騮先、錢思亮爲我力辭，並推舉濟之繼任。四日得總統電，我又去中文電重申此意，並詳述濟之任史語所長後「百廢具舉」之功。後來總統來電不提濟之事，只說中研事須賴領導，切盼加意調養，早日康復回國就任！我挨到十二月七日，又去電說，中研院有不少問題急待有人負責解決(其中一問題即十二月中旬後召集院士會議問題)，請總統任命李濟爲代院長。後來十二月十二日發表的乃是在胡適未回國之前，派李濟代理院務！所以這箍子還要套我頭上。

近來身體還是不很好。十月廿六到十二月廿六，兩個月沒發燒。但十二月廿六七日又發燒，那個大家過節的時候，也沒有尋醫生，只服了一種Gantrisin，廿七日才退了燒。昨天(一月二日)又有微燒。日內當再去檢查一次。

今天寫信的動機是爲了丁文淵在香港(十二月廿九夜)去世的消息。

上次爲了《任公年譜長編》的事，你曾去信，大概因爲他已病了，你沒有得到他回信。現在他死了，家中無一親人，我很憂慮此唯一的存本《任公年譜》或有失落或散亂之危險。不知老兄有法子想否？極盼知道此本的下落。

聽說你前幾天曾到紐約半天，匆匆就走了。

匆匆敬祝

雙安，並賀

新年

適之

一九五八，一月三日

＊信首有楊聯陞摘記胡適致董作賓(彥堂)、胡家健(建人)信要點：「所存在君在淞滬總辦任內所遺各文件。我不認識遺囑執行人張萬里先生，可否請你們轉告他，請他不要將此項文件寄來美國(帶台)」

176. 楊聯陞致胡適（1958年1月7日）

胡先生：

多謝您一月四日的電話同三日的信，還有四日寫給彥堂❶、建人❷兩位先生的信稿。信稿同《中央日報》新聞一段，謹此奉還。

我檢查去年出遊的記錄，八月十八日在九龍聽丁月波先生談過下列各事：

(1)丁在君主編《任公年譜長編》，已交楊家駱先生承印，訂有契約。希望　胡先生寫一序。

(2)丁在君家書（來往信皆有。留英時全部）貼成數冊，曾交與北票後任丁君，後失去。

(3)友人（胡、翁等）信札存者，編過號，存丁夫人處（蘇州）。今不知存否。

(4)丁任上海總辦時代公文，一部分存沈某處（已故），有一部分存月波先生處，（有關於孫傳芳之件）擬贈與哈佛大學。另有一部分，（有關陳陶遺者？）由陳陶遺自己取回，後歸其子（亦已故去）。

以上只是我在小冊子裡筆記的大略，有無錯誤，不敢說。

您給彥堂、建人兩先生信第二段提到「所存在君在淞、滬總辦任內所遺各文件」一事，不知月波先生在遺囑內怎麼寫的。很可能是沒有說明贈送給誰。去年我給月波先生寫信，說您答應了給《年譜長編》寫序。信裡沒有提這些文件的事。我個人的意見，是這些文件，只要能交給機關保存研究，在中國在美國倒沒有多大關係。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八年一月七日

---

❶ 董作賓。

❷ 胡建人（胡家健）。

177. 胡適致楊聯陞（1958年1月10日）

聯陞兄：

謝謝你一月七日的信。

丁月波的遺囑，港報曾登出全文。昨日又收到執行人張萬里先生寄來原文照片，其第三條云：

「本寓內各遺物，除鐵櫃內所存家兄在君在淞滬總辦任內所遺各文件裝箱寄交胡適之先生外，餘均贈誼女阮桂英。其他兩誼女……則請在其中各自擇二物，以爲紀念。」

當時我看了報上登的遺囑，因「裝箱」二字使我猜想其數量必頗多，敝寓恐不能容，也不安全，故有信與彥堂及胡建人，請他們轉告執行人將此項文件交胡建人收存，遇便人可帶交濟之先生。

今將報紙所載遺囑全文一份寄上，不必寄還了。

今見你去年八月十八日的日記，始知月波當日曾有將此一批文件「擬贈與哈佛大學」的話。可能是月波忘了此話，也可能是他以爲我已知道了此話，故寄給我安排寄頓處，不用細說了。（遺囑日期是「丁酉年陽曆十一月廿九日」，正在他死之前一個月。）

我現在想，此項文件可裝在月波的「鐵櫃」裡，其數量想不太多。如哈佛願意保存，我可以寫信給胡建人（名家健，績溪人，辦香港的集成圖書公司），讓他把這一批文件寄到美國來。（張萬里信上說，「這些文件，現由萬里會同友人整理登記中。聽說先生有去台灣的消息，不知道這些文件應當寄到美國，還是寄去台灣？請　示知。」此信是一月三日寫的。）請你考慮後　示知。

你日記裡提及的沈某，乃是沈文肅公❶ 的孫子，詩人沈濤園❷的兒

---

❶ 沈葆楨。

子，沈崑三，是在君和我的老朋友，前年死在香港，他只比我大一歲，死時沒有遺囑，故身後事到今天還沒有弄清楚。很可能的是原箱存在劉厚生(垣)家，由劉交給沈。由沈家分交陳陶遺一部分，又分一部分給月波。我在《丁傳》第一二頁說的那位保存文件的好朋友即劉君也。月波竟沒有把這些文件給我看。看他在《丁傳》p.92 的小註，可能他見我的《丁傳》時，還沒有得到這些文件。

匆匆敬祝　雙安，並問　小姐好。

適之

一九五八，一，十

❷ 沈瑜慶(1858-1918)，號濤園，福建閩侯人。光緒十一年舉人，會試不第，以父功賞主事銜，官至貴州巡撫。著有《濤園詩集》。

178. 楊聯陞致胡適（1958年1月14日）

胡先生：

多謝您一月十日的信。

丁月波先生遺囑，既然很清楚地說要把在君先生「在淞滬總辦任內所遺各文件，裝箱寄交胡適之先生」，當然是請　先生全權處置了。　月波先生去年八月同我談話，我記下來的「擬贈哈佛大學」幾個字，現在回想，當時用的，似是「如果……將來可以……」之類，口氣並不確定，只是提到有此可能而已。照我看，哈佛不見得有人會下功夫研究這批文件，而在君先生與中研院關係如此之深，所以先生上次給胡建人、董彥堂兩位先生的信，請他們遇便交給濟之先生，我想這是最好的辦法。張萬里先生既已會同友人整理登記，數量方面有個記錄，自然更好。將來如果有人利用這批材料研究建設大上海計劃這一段，也許可以補充您寫的《丁傳》裡那幾頁。

我一月底要到華盛頓給國務院的外交人員訓練班講三堂中國史，日期暫定卅日及卅一。坐火車路過紐約，廿八、卅一日前後兩夜也許可以住青年會，到時候一定給您打電話。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

179. 胡適致楊聯陞(1958年3月4日)

L. S. 兄：

收到你三月二日的信，知道你有血壓過高的現象，我很掛念，很盼望你多多休息，多多聽醫生的話。

血壓高，現在已有特效專藥。我很盼望你告訴我，再服二片serpasil❶之後，是否再降下十度。你的160-150／110-100雖然還太高一點，但上下兩數距離50還是正常。

「不參加宴會，避免雜事」，都是好的。「暫不飲酒」，「夜間早睡」，都是很重要。你實在太辛苦，得此警報是有益的。你的醫生似很通人情，很懂得心理，所以他起初不肯把那太高的數字告訴你。他的話似是值得信任的。

那晚上你來我家，我沒聽見你說起身體近況，只在你走後我頗責怪我自己「幹麼不讓聯陞多談談他自己的工作，幹麼只管我自己 talk shop！」所以這些時我常想寫一短信向你道歉。現在我明白了，那晚上我說話固然太多，其實時間也太晚，你也太累了，已不是向來的你了，所以你說話特別少。

嚴耕望再留一年，很好。他起勁學日文，是更可喜的。高去尋❷ 到加大，我去年就聽說了。

我已定四月二日離紐約，四日從金山起飛，八日到台北。我一人去，因爲我實無此精力作結束我的八九年爛攤子的工作。大概住一個半月，或兩個月，就回來住過夏季再作搬家之計。近來身體還不很好，

---

❶ serpasil：蛇根素(reserpine“血壓平”)製劑的商標名。

❷ 高去尋(1910-1991)字曉梅，河北安新人。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所長。1966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專研田野考古。

也是覺得容易疲倦。〔眉注：今天我在 Barnard College講了一點鐘的“ Chinese Philosophy ”就覺得喉嚨有點像啞了，身體覺得很吃力。我的血壓向來在「低」的一面，近十九年來，總在110/90上下。〕

三月十四日，我答應了Yale去作“ Edward H. Hume Lecture ”的第一次講演，題爲“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Method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

十五日就得回來料理行事了，怕不能來和康橋朋友作一兩日敘了。

千萬珍重，千萬節勞！

敬祝　雙安

適之

一九五八，三，四

Joseph Needham提起J. E. Sandys❸的大作（三大冊）*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此書是值得中國學人一讀的。

適之

❸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by “ John Edwin Sandys（1841-1922）”. Imprint :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Hafner Pub. Co.

180. 楊聯陞致胡適（1958年8月12日）

胡先生：

上星期日（三號）全家來請安，得見　您同師母身體精神俱好，非常快慰！當晚即回新港，五號回到康橋。哈燕社圖書館搬家尚未十分就緒，多半得等十八號才能正式開館。《禹貢》半月刊三卷六期熊會貞關於《水經注》的通信三封，另紙抄錄全文，一併寄上，似可不必照像了。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

〈關於水經注之通信〉（《禹貢》半月刊三卷六期頁四三至四四）

余年來研治《水經》，知箇芝先生繼承乃師楊惺吾氏之遺志，年高益壯，疏釋《酈注》，無間寒暑，期於必成，至所欽佩。近屢得其教誨，頗以爲幸。《禹貢》半月刊向余徵稿，遂將此三函公諸有志於《酈書》者。

鄭德坤識民二四、三、九。〔下注：（1935 March 9）〕

（一）

德坤仁兄青鑒：外寇深時，人人危懼，近已協定，暫可苟安！接讀惠函，並大箸二種，具悉兄志學精勤，確有心得，非俯仰隨人者比，撰述良堪傳世。近復致力《水經》，欲將所見勒成一書，又重編新式《水經注圖》，以便觀鑒〔胡適眉注：觀鑒疑當作觀覽〕，極盼早成，先睹爲快。

《水經注疏要刪》有《補遺》（此二種分本各有多少，文則同），又有《續補》（約百葉）。兄止言《補遺》，未及《續補》，不知架上有此種否？如無，當印寄請教。《要刪》各種皆是作疏之材料，楊師因年老，恐疏不

能成，陸續草草付印；不惟校對未精，中有錯字(未再校)，即文亦多紕繆，後彙入疏中，刪改不可枚舉。自楊師下世，會貞繼續編纂，無間寒暑，志在必成(大致就緒，尚須修改)。如告竣，則《要刪》等可廢也。《酈氏引書目》，楊師曾云，候疏成當編之，故尚未著手。王本凡例所稱林氏〔胡適旁注：(林頤山)〕說，未知見何書，楊師在日，會貞曾問及，師云未見。前年〔胡適旁注：(1931)〕友人徐行可〔胡適眉注：此即賣出《注疏》者〕(極好書)寓湖州劉氏〔胡適眉注：此是劉承幹家〕藏書樓(聞有三十萬卷)數月，託查亦未得。兄英年力學，的是畏友；將來所造，吾烏乎測其所至！肅復，恭頌　撰安！

弟熊會貞拜上。六月十一號。

〔胡適下注：1933(熊公七十五歲)〕

(二)

德坤仁兄大鑒：接讀華函，敬悉已有高就。承示《禹貢山川考》，其中多條獨抒己見，不曲徇前人，有膽有識。

《要刪續補》止百葉之譜，因但刷一部，工人遷延，久之未果，乃囑小孫等於學堂課餘影鈔以踐言，茲另寄上，乞正之。　《注疏》宜詳，楊師初擬將全 趙 戴說全載入，後又以太繁者當加刪節，而不失其意。初稿將就，於三家文(止誤字，衍字，或改或刪，未動文詞)尚未動一字。閣下高明，有筆削之才，如有意從事，弟當購王本一部，呈作草稿。肅此，恭叩　教安！

弟熊會貞載拜。中秋日。

〔胡適下注：1933〕

(三)

德坤仁兄閣下：去冬兩次接讀大著，得悉研究《酈書》，用力至勤。《版本考》元元本本，殫見洽聞，益我良多。《引得》〔胡適眉注：《引得》出版在1934五月。序在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Jan. 20 1934)。序中說「客歲六月間蒙(熊先生)賜書」即第一書也。〕極便，檢閱宜常置左右。〔胡

適眉注：標點似當改爲「極便檢閱，」〕又重編《地圖》，《引書考》，《故事鈔》等，甚盼速成，先覩爲快。《疏稿》辱蒙綺注，今草創已就，惟尙須修改方敢問世。……肅此，恭頌　撰安！

弟熊會貞拜上。新春八日。

〔胡適旁注：約二月十三日 1935 熊公七十七歲。〕

181. 胡適致楊聯陞（1958年8月19日）

L. S. 兄：八月三日得見你們全家，我們都十分興奮。

謝謝你八月十二日的信，更謝謝你親筆鈔的熊會貞三札。此三札之中，前二札作於一九三三，末札似作於一九三五。鄭德坤君《引得》自序題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一月二十日，序中說「客歲六月間辱蒙〔熊先生〕賜書」，即第一札也。《引得》印行在一九三四年五月，而第三札中已提及「《引得》極便檢閱，宜常置左右」，故此札似作於一九三五年，其「新春八日」則是舊曆，即新曆二月十二日。

大陸上印出的《水經注疏》，說是「從武漢藏書家徐行可處購得的」。熊君第一札中說，「前年友人徐行可（極好書）寓湖州劉氏藏書樓（聞有三十萬卷）數月，託查〔林頤山說〕亦未得。」「前年」是一九三一年，徐君住在劉承幹家數月之久，又曾受熊先生的委託，檢查關于《水經注》的資料。

徐君似即是熊先生病中「遺言」第卅七條所記的「黃陂徐氏」。「遺言」（全文載重慶版《時事新報》的「學燈」七十期——民國廿九年一月廿九日）此條說：

> 一、殘宋本卷五，卅二頁至末，卷六至卷八，卷十六至卷十九，卷卅四，卷卅八至四十，黃陂徐氏藏，又見校錄。《大典》本前二十卷，南林蔣氏藏，又見校錄。明抄本與殘宋本□□（適按，原空一字。似不止脫一字，似脫「多同」二字），當自宋本出也。此數本，師（楊守敬）皆未見。初編入。嗣覺後人補編乃可用耳。（並可作凡例用）今並采入。……〔胡適眉注：「並可作凡例用」一句大概是校勘上所謂「誤收旁注的文字」。〕

「殘宋本」《水經注》十一卷有零，王靜安先生癸亥年（一九二三）在北京傅沅叔家借校；到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北平，此本仍在傅家，其

時沅叔中風未恢復，我從他兒子晉生借校。此本何以中間會成爲「黃陂 徐氏藏」呢？

我猜想，徐行可即此「黃陂徐氏」。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徐行可受熊先生委託，在南潯訪求《酈書》資料。他所得先後有三大項(先後所得，必不在1931一年之中。)：(1)借校得南潯 蔣孟蘋(汝藻)家的《大典》本前二十卷，(2)由劉翰怡或蔣孟蘋得來一部影寫的(或過錄的)「殘宋本」十一卷有零，(3)由劉蔣代爲借得海鹽 朱邊先家的「明抄本」四十卷，也過錄了一本。(熊先生記「明抄本」，未記來歷，也可能是那位「極好書」的徐行可自己家藏本。朱邊先先生的書是不容易借出的，只有劉翰怡那樣大藏書家可以代借。)這三個本子都是楊守敬沒有見過的。熊君與徐行可必都是先見了王靜安先生的《水經注》六跋，然後開始搜求版本的。楊惺吾訪求古書是做買賣的，他治《水經注疏》十多年，從來不講求版本，只買了幾十部王先謙的《合校水經注》做底本。—— 故熊君在1933年給鄭德坤信上還要「購王本一部，呈作草稿」！(其實鄭君的「引得」就是王氏「合校」本的「引得」。他的長序裏全不提他做的「引得」用何本的卷頁，可謂荒謬！)熊君讀了靜安的六跋，後來又得見了這三部古本《水經注》，見解大進步，功力也得大改變，故在1933與1935年二月之間他感覺到他的「注疏」得徹底修改。此三函中所述《注疏》的情形如下：

1933六月十一號函：「自楊師下世，會貞繼續編纂，無間寒暑，志在必成。」「大致就緒，尙須修改」。「如告竣，則《要刪》等可廢也」。

1933「中秋日」函「初稿將就，於[全趙戴]三家文(止誤字，衍字，或改或刪，未動文詞)尙未動一字。閣下高明，有筆削之才，如有意從事，弟當購王本一部呈作草稿。」(適按，以上句讀依你原鈔本。但我覺得德坤可能又句讀錯了，——可能應讀「初稿將就於三家文，尙未動一字」，「將就」是「遷就」之意，似宜屬下

文讀？）

1935新春八日（二月十三日）函：「《疏稿》……今草創已就，惟尙須修改，方敢問世。……」

你代鈔的三函，其史料的功用有二，①使我知道，到了1933-1935二月，《注疏》還只在「大致就緒，尙須修改」，「草創已就，尙須修改」的狀態。②使我們知道出賣《水經注疏》鈔本的徐行可是熊會貞的友人，又是「極好書」的人，曾於民國廿年在南潯劉翰怡家住了「數月」之久。（可能即是「藏」殘宋本（影寫本？）的「黃坡徐氏」）

熊會貞先生死在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見于「學燈」六十九期汪辟疆〈楊守敬熊會貞水經疏〉一文的「附記」。原文說：「《水經注疏》四十卷稿，今由熊先生哲嗣小固及李子魁君運渝。……熊先生於民國二十五年逝世。臨卒，又手草「補疏《水經注疏》遺言」凡四十條，交李君賡續整理，以竟全功。則此後整理全疏，非李君莫屬也。……

汪辟疆的長文是看了李子魁所藏的「謄清正本」《水經注疏》之後寫的，其中敘此「正本」的歷史如下：

『《水經注疏》……稿凡數本：其一本爲中央研究院所得。其謄清正本則仍在李子魁許處。今余所及覽者，則李君所藏之正本也。』

李子魁是枝江人，是熊先生的同鄉。但此人實不可靠。我曾見中研院所藏《水經注疏》的稿本四十卷，每卷開始添「枝江後學李子魁補疏」一行，均被楊家（？）或熊家（？）後人塗抹去。全稿中原作「守敬按」，「會貞按」，往往被塗改作「子魁按」，也都被人用墨塗去，回改一律作「守敬按」！（因此我猜想塗抹回改的人似是楊家的人。）

「學燈」渝版七十期有李子魁的〈述整理《水經注疏》之經過〉一文，其末說：

『……天不假年，熊先生逝世。易簀之前曾致余書，謂《水經注疏》初稿已成，惟踳駁處多，急當修改。年華已暮，深恐不能勒爲定

本。望即南旋，以續整理之業。且手寫「補疏《水經注疏》遺言」如〔若〕干條，囑余助其未竟之功。子魁受命整理，朝夕其事。爰敘其經過，以告海內君子。』

熊君曾否有此信給李子魁，是無法考實的了。但現存中研院的稿本上所保存「李子魁補疏」，「子魁按」，種種塗改痕跡，都可以看見此人並未有「整理」之功，而實有作僞盜名之惡意。此事被楊家(？)後人發見了，所以塗去「補疏」一行，又將「子魁按」改回作「守敬按」。大概此後李子魁手裡的《注疏》「稿本」就被楊家人收回去，後歸中研院保存。

但李子魁手裡還存有一部「謄清正本」的「水經注疏」。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李子魁曾在湖北(宜昌？)一個師範學院院刊上繼續發表了「注疏」的前兩三卷，可能即是此本。可惜我把那個刊物留在北平，現在無從比勘了。

我現在的猜想是：在熊固芝得見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之前，——可能在民國十四年(1925)至二十年(1931)之間——他已大致寫定了「注疏」四十卷，僱人鈔了兩部「謄清正本」。一部就是現在大陸上影印出來的徐行可藏本，是完全沒有校勘過的(除了廿一卷〈汝水〉篇)。另一部可能就到了李子魁手裡。

但熊先生自己身邊還有一部隨時增刪修改的稿本，這就是中研院收藏的稿本四十卷。我在民國卅七年曾看此本，留了一些筆記。將來回台北，當比勘影印本與各本，寫「書評」交　兄發表。

現存我的零星筆記，可以證明李子魁的作僞，也可以說明所謂四十條(只有卅九條)「遺言」，原來是兩件不同的文件。中研院本卷首只有「遺言」三條，被李子魁併入第二個文件，就成了卅九條「遺言」了。李子魁本「遺言」有塗改失原意之處，如第二條(原三條的第二條)原文是：

『先生(楊守敬)未見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此書各卷凡說

殘宋，《大典》，明抄，不得屬之先生。當概刪「殘宋本作某」句，「大典本作某」句，「明抄本作某」句。　　今擬不刪，以先生說改爲嶺香孫世兄補疏。全書各卷中先生「按殘宋本作某」，或「大典本，明抄本作某」，盡改爲「先梅按，殘宋本作某」、「大典本作某」，「明抄本作某」。每卷開首題名，加一行作「孫先梅補疏」。』

此條上方有批語云：

『殘宋本(共有十餘卷)，《大典》本(前二十卷)，明抄本，皆批見《朱箋》各卷書眉，又見各卷後。』

在「學燈」的李子魁本「遺言」卅九條的第二條，已改成這樣：

『楊師未見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皆批見《朱箋》各卷書眉，又見各卷後。改「補疏者按」。』

「補疏者」即「枝江後學李子魁」也！

中研院本《注疏》的三條「遺言」，第一條言劉獻廷 王益吾欲爲《水經注疏》，而未有成書，「足見其難」。此條在「學燈」本仍是第一條，未有改動。第二條原文與改本已見上文。第三條原文是：

『此全稿覆視，知有大錯。旋病，未及修改。請繼事君子依本卷末附數紙第四頁所說體例改，多刪名字，甚易也。』

「學燈」本改作：

『此稿覆視，知有大錯。旋病，未及修改。請依下列所說體例補疏。多刪名字，甚易也。』

「繼事君子」四字刪去了就成了給李子魁的遺囑了。「改」字改作「補疏」，就不通了。這也是因爲李子魁本有「枝江後學李子魁補疏」一行。當日我曾檢中研院本，並未檢得「本卷(卷一)末附數紙」，大概都被李子魁取去作「補疏《水經注疏》遺言」了。

細看「遺言」各本，可知熊會貞病中曾先寫《注疏》的「凡例」「泛論」等等若干條，附在《注疏》稿本第一卷之末，其中「第四頁」才是修改的「體例」。後來他又在卷一的前面寫了三條總則。後來李子

魁把這些原不一致的幾件文件，不但改竄了，又合併作「補疏遺言」，所以我們在今日竟無法恢復這幾十條文字的原來面目了。

現在用「遺言」各本及我的筆記(一九四八年看中研院及編譯館兩部稿本的筆記)作標準，試談大陸上影印出來的《水經注疏》。大約熊先生在1931至1935之間，得見殘宋本十一卷有零，《大典》本前二十卷，和明抄本四十卷。他各有「校錄」，記在《朱箋》各卷書眉及各卷後。但他的「遺言」原文第二條說，「此書各卷凡說殘宋，《大典》，明抄，不得屬之先生。當概刪……」，可見《注疏》的稿本的各卷已收入此三個古本的校記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標準，可以畫分鈔本的時代：凡不提及此三本的，是早期寫定本。凡採用此三本校勘的，是熊君最後改本。

還有一個標準：「學燈」本「遺言」第六條說：

『合校本……此書據以起草，初全趙戴兼舉，……通體皆然。後覺全書不盡真，惟引見趙書者，皆取之。於本書則酌采之。故多只稱「趙戴」。惟辨別經注，仍稱「全趙」。』

又第八條說：

『初「全趙戴」兼舉。後多刪全。……』

這是第二個可靠的標準：凡兼舉「全趙戴」的，是早期寫定本。凡「多刪全」而「只稱趙戴」的，是熊君最後見解有進步時的版本。

大陸上影印的徐行可本(省稱「徐本」)廿一巨冊，其實包括三個本子：

(《徐一》)即四十卷《注疏》全部

(《徐二》)即(第廿一冊)附錄的付刻寫清樣的「卷八」一卷，被叫做「原稿一卷」！

(《徐三》)即徐行可用硃筆過錄的熊會貞改本「卷廿一」一卷。

試用我們提出的兩個標準，則這三個本子顯然分屬於兩個時代。《徐

一》本和《徐二》本都不提及殘宋本，也不提及《大典》本。《徐二》本全不提及明刊本。《徐一》本四十卷之中，只有廿二卷頁十七下「舊潁州治」下，「會貞按，明鈔本作預(適按此本誤抄作潁，此本是沒有校過的鈔本，此是一例)是也」。此條已見於王靜安的〈明抄本跋〉，熊先生似從王跋，故全書四十卷止此一例。

而《徐三》本一卷硃校之中凡舉「明抄本」廿二次。此卷(廿一卷)不在「殘宋本」十一卷有零之中。也不在《大典》本前廿卷之內，但此卷硃校有兩次(頁29，頁34)舉《大典》本，皆是「會貞按」，皆不誤。《大典》本《水經注》全部四十卷是1935年十二月影印出來的，熊君病中居然校記此兩條，故此一卷硃校本真可以說是熊君最後校本了！故《徐一》本與《徐二》本都是熊君未見那三個古本之前的本子，而第廿一卷的硃筆過錄乃是熊君最後校本。

更用第二個標準來評量，結果也相同。

《徐一》與《徐二》都是「兼舉全趙戴」，而《徐三》的硃校則多刪「全」字。例如卷廿一，頁二下：

既在逕見「朱、逕作遘，趙同、全戴改」。硃抹去「全」字。

黃柏谷「趙據何焯說，改黃作蒙。全戴改同。」硃抹去「全」字。

《徐一》與《徐二》同是未見三古本之前的早期鈔本。但《徐二》本似更在先，更早。試舉一個最明白的證據：《徐二》本頁56「何承天曰」一段，楊熊都不知何說出於何書，也不能確定他的話「止」於何處。但《徐一》本八，58上「會貞按，何說見《宋書》本傳」，並且用《水經注》校正《宋書》本傳兩處訛誤。這可見《徐二》本是早年試寫付刻的清樣，其試寫在《徐一》本鈔寫之前。

《徐一》本雖然鈔寫在熊君校「殘宋」，「大典」、「明抄」三個古本之前，但卷廿二已引「明抄本作預」，可見此本寫成必在《清華學

報》發表王靜安六跋之後，——即在民國十四年(1925)六月之後——或者竟在王靜安死後《遺集》已印行之後。

以上都是一時開手寫了就停不住的「跑野馬」。請　老兄看了不要見怪，並請送給嚴耕望兄一看。

匆匆敬祝　雙安，並問小姐好。

適之

一九五八，八，十九夜半

*〔編按：以下信稿僅存部分，似是前信的初稿，併存於此。〕

我的猜想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熊崗芝托徐時〔行〕可在湖州南潯劉承幹家找材料。《大典》本前二十卷「南林蔣氏藏」，即蔣孟蘋(汝藻)所藏，徐君可以托劉承幹借校。殘宋本十一卷有零，王靜安先生癸亥年(一九二三)在北京傅沅叔家借校，—— 到一九四六年我回北平，此本還在傅沅叔家。何以中間會成爲「黃陂 徐氏藏」呢？我猜想，此本也是徐行可托蔣孟蘋或劉翰怡向沅叔借來過錄的一本。(或者是蔣或劉先已借校的過錄本，而徐君又轉錄了一本。)徐君所藏只是過錄的殘宋本。熊君記錄不明白，費了我多年的猜疑！

你看我的猜想有點道理嗎？

熊君第一札作於一九三三年「塘沽協定」之後，所謂「前年」是1931年，—— 民國二十年。熊君在楊惺吾的影響之下，弄《水經注》二十多年，竟不知搜求古寫本與古版本，全靠許多部王先謙的《合校水經注》作底本！大陸上影印的這部《水經注疏》四十卷，其中沒有一字提到「殘宋本」，沒有一字提到「大典本」，只有一處(廿二卷，葉十七下)提到「明抄本」。(此一條似是從王靜安的〈明抄本水經注跋〉轉抄來的，不能證明此本寫定在熊君得見「明抄本」之後。)〔胡適眉

批：影印本廿二卷此條作「各本作穎，並誤。明鈔本作穎，是也。預與豫同。……」適按「明鈔本作穎」，穎字是「預」字之訛。此本是一個沒有校勘過的鈔本，訛誤百出，如此條鈔錯此一字，便不通了。編譯館藏《要刪再續補》卷廿二，此條也引「明鈔本」，正作「預」，與王靜安原跋同。〕故此本是熊君早年的一個寫定本，其鈔寫大概在民國十四年六月《清華學報》發表王靜安《水經注》六篇跋之後，大概在民國二十年之前。

大概在民國二十年(1931)以後，可能是靠徐時〔行〕可的努力奔走，居然使熊君先後得「校錄」三個重要的本子：殘宋本十一卷有零，《大典》本前二十卷，明抄本四十卷全。熊君享高壽，死在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在他死之前，商務印書館已將《大典》本的兩個半部合併影印出來了(廿四年—— 一九三五—— 十二月初版)。熊君在病中，可能得見這個全部《大典》本的影印本。

熊君的《水經注疏》，現存這些鈔本：

(A)試寫付刻清樣本一卷。(即影印本的附錄「原稿之一」，即卷八「濟水」下篇) 此是現存一切本之中最早付鈔的本子。可能鈔寫在楊惺吾死之前，故眉批屢有「請核定」的話。全卷不提及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故此本試寫當在熊君得見此三古本之前。

(B)徐行可藏「水經注疏」四十卷鈔本。(即影印本的底本)全書不提及殘宋本，《大典》本。卷廿二，葉十七下引「明鈔本」一次，可能是熊君轉引王國維的〈明抄本水經注跋〉。(卷六〈湛水〉篇注文「俗謂之椹水也」下，疏云，「朱椹訛作湛。全云，『先司空校本作須……』趙改須，戴改椹。守敬按……影鈔宋本作椹。戴改是也。……」楊惺吾何處何時得此「影鈔宋本」？何故此「影鈔宋本」只夠校出這一個字，全書裏不見第二次校此本？此甚可疑！」故徐本鈔寫也在熊君得見殘宋本，《大典》

本，明抄本之前。比勘清樣本一卷，似徐本鈔寫在後。例如卷八「鉅野縣」下，酈注引何承天語，清樣本的疏語(八，葉五十六)尙不知其出於什麼書。徐鈔本(八，葉五十八上)有「會貞按，何說見《宋書》本傳。……」可見徐本寫定在清樣本之後。

(C)枝江 李子魁藏的「水經注疏謄清正本四十卷」。李君在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曾在湖北(宜昌？)一個師範學院的院刊上陸續發表了幾卷。可惜我手頭無此刊物，無從比勘了。熊君死在一九三六年，而李子魁這部「謄清正本」在民國廿八年尾(一九三九)已在重慶，已在汪辟疆〔疆〕處閱看了，已由汪君介紹李君送給章行嚴去看了。(汪君文題廿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大概此本與徐行可所藏本是同一個時期清鈔的兩個「正本」，都鈔在熊君得見三個古本之前。

(D)「水經注疏要刪再續補」四十卷鈔本。國立編譯館藏。此是第四部「注疏要刪」，可能是熊箇芝自慮年老無力刻成全部注疏，故抽出這最後一部「要刪」。此四十卷中已引「殘宋本」多次，——卷十八引「殘宋本」凡五次之多。但卷五「馬常坑」條，還說「大典本今不可見」。卷廿二「舊潁州治」條，引「明鈔本作預」，與徐鈔本同是引用這一次。可見此本鈔寫在熊君已校殘宋本之後，而尙未得見《大典》本與明抄本。徐行可本影印本有賀昌群跋說，「……有一部《水經注疏要刪再續補》四十卷(稿本)，……現藏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不知是原藏編譯館的一部否？我當向編譯館一問。賀君說，「其中增補的條文，都包括到現在印行的《水經注疏》稿本中。……」那就是亂說了。

(E)「水經注疏」稿本四十卷。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前面有熊會貞的遺言三條，第二條說「先生未見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此書各卷凡說『殘宋』、『大典』、『明抄』，

不得屬之先生。……」第三條說：「此全稿覆視，知有大錯。旋病，未及修改。請繼事君子依本卷末附數紙第四頁所說體例改，多刪名字，甚易也。」第二條上方有批語，「大典本」旁注「前二十卷」。這部「水經注疏」的稿本，是熊先生大病之前的稿本，其上有屢次塗改的痕跡，——例如開卷「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吋」條，改抹甚多，其最後改本措詞較忠厚，與「再續補」本不同。

（Ｆ）徐時〔行〕可硃筆過錄熊會貞最後改本一卷。即影印本第廿一卷上面保存的「徐氏手筆」。在一卷各葉的下方往往蓋有木印小字，或「校異」，或「訂譌」，或「駁舊」，或「存疑」，——共四種小木印。這決不是徐時〔行〕可自己要修改這部大書的計畫。這當然是他用這個鈔本來過錄熊先生的一卷修改本。何以知道這是熊先生的「最後改本」呢？此一卷中，引「明鈔本」凡廿二次，又引「大典本」兩次。熊君「遺言」裏明說他見到的《大典》本只有前二十卷。〈汝水〉在第二十一卷，不在他所見二十卷之內。而這兩處都作「會貞按」。（一處在二十九葉上，一處在三十四葉下。）所以我疑心熊先生在病中得見剛影印出來的《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全部，他忍不住要校勘他原來沒有見過的二十卷，所以從第二十一卷開始。大概他只校得一卷，就無力校下去了。

「遺言」中有一條說：

『……初全 趙 戴兼舉，加以斷制，通體皆然。後覺全書不盡真，惟引見趙書者皆取之。於本書則酌采之。故多只稱趙戴。惟辨別經注，仍稱全 趙。』

此是熊先生晚年的進境。影印本原稱「全戴」或「全趙戴」之處，徐氏硃筆改的此卷皆抹去「全」字。此一項也可證此卷改本是熊先生晚年的改本。

182. 胡適致楊聯陞（1958年10月7日）

Oct. 7, 1958

Dear L. S.——

這幾天寓中油漆，我只得借住客店，太太也寄住朋友家。（明天可回家）

謝謝你十月三日的信，並謝謝你寄還論楊、熊《水經注疏》❶ 的信。此信是拉雜寫的，本不希望寄還。將來當檢查台北所存熊、楊兩稿本，寫一篇“書評”。

我讀了你三日的信，知道你近來“精神非常之不振，易感疲倦，雜憂慮極多。”我從台北飛回之後，三個多月，也有此感覺，極易感疲倦，〔眉注：寫論熊氏書那兩封信，就感覺疲乏，所以文字不貫串。院士談話會，遲遲不召集，也是爲疲乏。〕起初以爲是遠行歸來之故，後來醫生疑是貧血，但 Blood Count 結果不差。近來爲裝運藏書，俵[裱]散藏書，種種忙亂，更覺疲倦，總以爲這是“老景”的一個現象。

但你比我年輕的多多，不應該有這些現象。我盼望你到醫院去住幾天，一半爲檢查，一半爲休息。

此種現象主要原因大概是因爲我們平日太不愛惜精力，往往有“透支”的事實。“透支”總是要償還的。所以我在1938年十二月就得了一次心臟病，在醫院裡住了七十七天！

百忙中草這短信，要你多多休息。我很想知道檢查的結果。

十一日的談話會，現在已知有十五位院士可以到。元任已回信說可以來，但後來打電話說因爲舉重，閃了筋，“坐立不安”，所以把旅費

---

❶ 後魏酈道元注，清朝楊守敬纂疏、熊會貞參疏，《水經注疏》四十卷、附殘稿一卷。

寄還了。方桂也不能來。蕭公權❷是唯一的西岸院士能來的。(李卓皓❸也不能來。)你同洪〔煨蓮〕先生，我本沒敢邀，因爲談話的一樁是 nomination❹，通信研究員往往在被提名之列，故不敢邀也。

敬祝雙安。

適之

❷ 蕭公權(1897-1981)，江西人。1920年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美國留學，專攻政治哲學，1926年獲博士學位。曾任教南開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後長期在美國任教。

❸ 李卓皓(1913-1987)，廣東番禺人。1929年自廣州培英中學畢業後，考入南京金陵大學數學系，後改入化學系，1933年畢業。1935年赴美留學，入加州大學化學研究所，1938年獲化學博士學位，即留校任教，為內分泌權威學者，有「荷爾蒙之父」之譽。195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❹ 提名。

183. 楊聯陞致胡適（1958年10月11日）

胡先生：

多謝您來信慰問！

我八號進醫院，今天出院，作了好些試驗，照了不少X光像，心腎都沒有查出病來，然則最近血壓之增高，可能是由於喫東西過鹹、睡眠不足等（大約血壓高也由於遺傳），既然內臟無病，生活加小心，再喫藥，應該不久就可以把血壓再降下來，討厭在這個毛病一不小心就可以復發，說句笑話，算是「君子有終身之憂」吧。

院士談話會一切想必順利。您既然容易覺得累，更請特別保重！精神不佳，有一部分當然也是時局的關係。

腰還覺得酸痛，先不多寫了。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

184. 楊聯陞致胡適（1958年10月22日）

胡先生：

前幾天嚴耕望來告訴我，說　您同另外四位院士要提名我作院士候補〔選〕人，真是惶恐之至！這當然是您提攜後進的意思，不過我實在沒有什麼成就可言，只好說把在國外的人另眼看待了。

這幾日眼睛看近喫力，前天看過眼科醫生，說應該另配讀書寫字用的眼鏡了（四十幾歲的人往往如此），另外放大瞳孔看了眼球沒有甚麼毛病。

討厭的是精神依舊不振而且容易累，大夫說可能是降血壓藥的反應，讓我把藥停一天至兩週看看，血壓本身則因喫東西少用鹽已經降下不少了。

昨天楊亮功、管公度兩位先生來舍下小坐，我因身體不佳，不能陪他們各處走走，只可請他們自己參觀，非常抱歉。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二日

185. 胡適致楊聯陞（1959年1月14日）

聯陞兄：

何炳棣兄到此，說你又病了，我聽了很掛念，一直想寫信問候你，至今沒能寫成。

一月十二日，元任、韵卿[1]兩位到了，他們也說你又病了，已進醫院調養。我十分盼望你這一回住醫院可以安心調養，不可出院太早，總要把身體完全養好了才可以出院！

這是此間許多朋友的希望，所以我要特別叮囑，不可讓我們失望。

你這些年來，實在太辛苦，太不愛惜精力，所以去年以來你有幾次生病。月涵先生、濟之和我都很掛念。以後在醫院得聽大夫的話，在家得聽太太和小姐的話！

匆匆問候　太太和小姐，並祝你早早恢復健康。

適之

四八，一，十四

[1] 趙元任夫人楊步偉（1889-1981），字韵卿，安徽石埭人。1907年入上海中西女塾。1912年任南京務實學校校長。1913年赴日本，1914年入東京女醫學校，1919年醫科畢業。1921年6月與趙元任結婚。1929年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體育系教授，講授生理及解剖學。1939年隨夫赴美。著有《一個女人的自傳》、《雜記趙家》等。

186. 胡適致楊聯陞（1959年4月27日）

L. S. 兄：

今天在台大醫院裡收到你四月十八日的信，我看了信封上你的字跡，高興的直跳起來，拆開看了你說的「昨日（四月十七日）出院回家，這半年不用教書，還可以接著 take it easy，下月起想寫些短篇文字，但當愛惜精力，決不過勞。」

我特別高興！

我一定把這個好消息報告給我們的許多朋友。他們都很掛念。

我背上左上角生了一個粉瘤，已有十年的歷史，三月尾有點作痛，故三月卅一日在台大醫院請高天成先生割治，挖出了 7.7cm×7.7cm一塊肉，可以說是除根了。手術經過很好，我當天就回南港了。四月六日拆去縫線一半，我自己不能看見創口，未免太大意了，四月七日就到一處去講演，大概用力一點，也許不知不覺的揮動了兩臂，竟把創口裂開了，流血不少。我自己並不覺得，只覺得講到三十多分鐘時，有點記憶模糊了！我知道有點不妙，就胡亂把講演結束了。汽車回南港時，我想起要寫一封信給雷儆寰（震），但一時想不起「儆」字如何寫法，只覺得不是「警」字！車到南港，忽然想起是「儆」字！——次日（八日）到醫院換藥，始知前一日流血，創口已裂開，已微有發炎了。當日又流血三次。次日（九日）我才決心搬進醫院來。因爲二次受創，故復原較費時日。在醫院已住了十八日了，大概四月廿九日可以出院回去了。

在醫院裡最痛快的一件事就是收到你的信！另有一件事也使我高興。京都 入矢義高先生來信，說他們三度檢查倫敦 Stein 的敦煌寫本影片，又發見了一卷神會語錄的殘卷，其內容約當我的本子及石井本的內容之三分之一，而其卷頭有「劉澄序」，序中並且明言原卷「名曰

問答雜徵義」。入矢又查得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記有「南陽和尙問答雜徵義一卷，劉澄集」。故神會的語錄不但添了一個可供互校的第三本子，並且查得原書名及編者了！

祝你全家平安！祝你珍重！

適之

一九五九，四，廿七

187. 楊聯陞致胡適(1959年7月7日)

胡先生：

多謝您通知我當選院士的電報！這都是您同諸位前輩先生的獎掖、同輩朋友的捧場，以後只可更加努力，身體與學問兼顧，庶幾不負　先生的期望。

電報住址是康橋聖門里，看公司印記，三號就到了，想是週末假期忙亂，不知怎麼給誤送到學校去了，我昨天(六號星期一)早上才收到，比趙先生同勞貞一的信只早了幾小時，幸而不是「欲速則不達」。

《清華學報》十幾日前在新港開編輯會，有何先生、柳先生、李田意❶同我，決定「慶祝梅先生七十歲論文集」分理工、文法二部，理工之部出科學論文集一冊(約十五篇)作爲學報特刊，文法之部出論文集上下二冊，作爲學報1/4、2/1(約三四十篇)，希望年底以前出齊，好合訂起來呈獻給梅先生。科學論文集同學報1/4七月中可以發稿，2/1至遲九月中發稿。那時梅貽寶先生爲公子祖麟成婚會到新港來，預備再開一次會。

在新港拜讀您關於臣瓚即薛瓚的大文，高興極了。編輯部請您抽空儿寫一篇英文提要，長短不拘，寫成請直寄台北金華街一百十號清華大學辦事處趙賡颺先生收。

還有一事，不知您要不要在文後提一下，就是朱希祖先生曾發表「臣瓚姓氏考」一文，主張是晉人裴瓚，我未見此文，但從朱偰❷的「先君

---

❶ 李田意(1915-　)河南人。1937年南開大學畢業。1950年耶魯大學博士。先後任教耶魯大學、印地安那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1975-1977任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專研中國古典小說、遠東史。

❷ 朱偰(1903-　)，字伯商，浙江人。朱希祖之子。北京大學畢業，1932年獲柏林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系主任。

逿先先生在史學上之貢獻」(大意，見《東方雜誌》)知其大旨，洪煨蓮先生也曾鈎稽史料中關於裴瓚的記載，以爲尙應存疑。洪先生的意見，已由羅香林❸在香港某刊物印出(原是一封長信)，洪先生說，他可以抄一份寄給您，想必已經收到了。

最近關於《清華學報》出了一件令人頗不愉快的事情。大約在今年初，華美協進社的程其保先生爲梅先生祝壽論文集送來「清華小史(或「校史概略」)」一篇，編輯部因非學術論文，又已在他處刊載(而且其中錯誤不少)給退回了，他大不高興，屢次與李田意及何先生通信(并當面與李)爭論。四月廿九日紐約校友分會開會，據說程其保在席上大罵編輯部，校友會聽其一面之詞通過議案「請梅校長整頓清華學報，多聘確具學識之校友主持編輯工作」。(見紐約 華文報及「留美學生通訊」第二十三期第四頁)最近編輯部開會，對此事略有討論，決定不理他，但要對梅先生解釋，會後兩三日忽然知道有人用紐約校友分會名義發油印英文信寄各大學，信中大罵「何主席」不學無術，編輯都是他所聘(其實都是梅校長聘的)其中之本校畢業生既非 good writers 又非good scholars，最後一段說何先生在戰時曾因侵吞公款下獄，後又侵吞中國銀行公款。

大家知道了全很生氣，田意到紐約去慰問何先生，與我通過兩次電話。據說程其保有信否認，校友分會會長沈有乾也說不知情，但允調查。我主張應由沈等發英文信登中文報啓事，希望可以澄清一下。餘容續報，即請

道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晨

❸ 羅香林(1906-1978)廣東人。1930年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再入研究院深造。歷任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教授。1949年後任教香港各大學，1968年自香港大學退休。轉任珠海書院文學院長。

188. 胡適致楊聯陞（1959年8月28日）

August 28, 1959

Dear L. S.——

這回親眼看見你，覺得你真是完全恢復了！我真是十分高興！千萬節勞自衛，還不可不聽太太和小姐的禁令！

Eckstein 的 Memorandum 奉還。他們說的話，大可以供我們的借鑑，所以我偷 "duplicate" 了一份。

此文中提及台灣的"發展科學計畫"，其中有一點，他們沒有知道。去年八月廿二日的原案，本說"科學專款"用於自然科學者不得少于百分之八十。這已是說，人文及社會科學只能用百分之二十了。今年正式發表之前（二月一日，經我力勸，才發表），有人把百分之"八十"改爲百分之"九十"！幸而那天我知道了，才阻住，才改回原文的百分之八十！

現在我很忙，忙的是中基會九月四日的年會，因爲在台的五位董事（梅，蔣，梅，胡，霍寶樹）有一個提議要請中基會"make a voluntary contribution to the National Council on Science Development,"一切報告及提案都由我寫出，還得設法口頭陳說，故很有點忙。所以今天不寫長信了。

關于薛瓚一文的英文提要，如無忌兄要我看一遍，乞早日寄給我。

匆匆敬祝　太太、小姐和您
都平安快活！

適之

吳憲❶先生逝世，我曾去電吊唁。他是《獨立評論》原發起人的十二人之一，他的文字署名陶民或濤鳴。　　適之

❶ 吳憲(1893-1959)，字陶民，福建侯官人。早年留學美國學醫，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任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和生物化學系主任。專研蛋白質、血液、營養學。曾受聘為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及阿拉巴馬醫學院訪問學人、教授；中央衛生實驗分院北平分院院長。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189. 楊聯陞致胡適（1959年9月12日）

胡先生：

八月廿二、廿三見到您兩次，雖然談話不多，得見您精神飽滿，非常欣慰。師母外出，未得當面請安，見到大公子夫人及令孫，則是沒有預想到的。

多謝您八月廿八的信，Eckstein的說帖「草稿」已經還給他了，并替您說，很感謝他們關懷我國學術發展的美意，他很高興。

上次談的(1.)在匹資堡大學設一「胡適中國文化講座」蒙您在原則上贊同，子健想必去商洽了。(2.)中央研究院似可出一院刊或報告(以前有，但嫌太長些)，包括簡史、章則、人員及工作略報等。(3.)中研院(或史語所先辦)似可招考助理研究員、助理員、研究生等，待遇宜厚——初來的人宜受研究員、副研究員指導。這兩件事，您也都同意。(4.)台灣書報檢查對學術刊物應盡量從寬，您也覺得有必要，如果政府也重視此點，那就只待實行了。

此外還有幾件事，想跟您提一提：

(1)中研院院士之推選，除在學術上造詣成就之外，似應注意其人在學術界推動、聯絡、領導等方面可能發生之作用，此外「行爲士表」似亦相宜重要(也許這些早已載在章則之中了)。

(2)中研院(或史語所)似宜放大「通信研究員」範圍，(無妨增至一二十人)則便于增進對國內外(包括外國人)學人之聯絡。(例如錢賓四先生，我覺得史語所應該聘作通信研究員，如果怕他不答應，等他明春到耶魯時我去問問他。)

(3)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資助來美研究之學人，最好能早一年或半年以上通知本人，如此則英語、英文較差的可以「臨陣磨槍，不快也光」。

(4)中研院或可設(或與台大、師大合設)英、日語文講習班(以速成爲

原則)及自修室，除人教外，(類似美國之成人教育)并用 tape record 等(自修室應有各種文法書、字典等)。

敷奏已畢，再說些閑話。我這幾個月，生活相當得法，雖有時甚忙(例如九月三日至十日在 N. H. 開會，每日約以四小時集中討論，舌劍脣槍，七日共討論預先油印好的文字十六篇，長者達六、七十頁)但已知忙裏偷閑、忙完早退之重要，盡量寶嗇精力，并不時用其他方法(如散步、作畫等)調節轉換，如今開學在即，自信可以應付有餘，是一可喜之事。

在討論會中，想起「力使歷史觀」force-generated view of history一詞(心物皆力，以力假仁，以德行仁，德亦是力。)，亦知此事近於「玄」，不能寫文章，(物理學知識亦不夠)只好打油一首，今早寫成，尚待改定，姑錄以博一笑：

斯世共宇宙　孰非力所使
大道判陰陽　萬物紛迎拒
相刃復相靡　頭白心不死
觀人亦自觀　似若見真理
跳盪本雙丸　鬧攘徒羣蟻
天上有行雲　原不礙流水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

190. 楊聯陞致胡適（1959年9月18日）

胡先生：

多謝您九月十四日的信。

杜威先生同您早年論「力的哲學」那些文字我一定去借出細讀，孫行者一個跟斗十萬八千里，自己傻得意，不知還有一翻一百零八萬里的能人，而此能人恐怕還跳不出如來的掌心，甚矣學問與思辨之難也。不過話說回來，我的力使歷史觀，受了些近代物理的影響，從哲學上說，唯心唯物可以打成一片，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ind and Matter, for that matter, doesn't matter. 可能與前輩所論稍有不同，「新」自然不能說，也不敢說，多謝您的教示！

匹資堡大學設講座事，主謀是劉子健，我是從犯，也許八字尚無一撇，不該向您先提，意思是希望某財東捐一筆款，（用本用息均可）在該大學設一文化講座，因此財東對　先生極爲敬仰，故希望能打　先生的旗號，如成事實，希望　先生能來講一次（不一定半年，也許一講或兩三講），作爲開端（不能開端，只許用旗號而由他人先來也可），然後請別人，或長期（謂半年或一年以上）或短期來講，對文化交流上應該會有些貢獻。子健這幾年不但在學問（尤其是宋史）很努力，在辦事方面也很出色，如楊慶堃（社會學）、周舜莘（經濟學）都給他拉到匹資堡，再加上子健夫婦，居然也是一個小中心了。　先生如肯假以名義，幫忙不小。子健進行如有眉目必來報告，謹先就所知以對。

您如果十月初離紐約，我恐怕不能來送了（我十月中有個會，可以來三四天）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

191. 楊聯陞致胡適(1959年11月13日)

胡先生：

近來跟嚴耕望、楊希枚❶兩兄通信，得知　先生回台之後身體精神都好，極爲快慰。濟之先生夫婦到此，已定居「大使旅館」，宋文薰兄同住，有些照料，離中文圖書館近，房價論月，比 Commander, Continental 便宜些，石璋如先生的簽證不知如何，如果不能來美，到日本去走一走也好，日本學者，對史語所諸位同人工作極注意，舉例如近出《考古大系》接受石先生銅斧❷ 之說，以爲定論。又「東洋史研究」，有人介紹希枚兄關於胙土命氏的解釋亦很稱贊(他自己已經收到單印本了)，聲應氣求，是很可慰的。今天收到L. C. Goodrich的信，說：康乃爾的Prof. Henry Guerlac，籌備一九六二〔年〕八月在綺色佳舉行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問中國、日本方面有甚麼人應該邀請出席。我今天問濟之先生，他說「毛子水先生最好，非常淵博，真是通人」，我想還有李書華❸先生(在紐約)、同王鈐(他與李約瑟分開之後，到澳洲去教書，最近有人說華盛頓大學可能請他)應該請，孫守全、任

---

❶ 楊希枚(1916-)北京市人。194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生物系。後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1952年任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兼任教授。1959年為哈佛大學初級訪問學人。1969年為哈大高級訪問學人。1981年起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❷ 昭和33年9月30日(1958A.D.)日本・平凡社發行的《世界考古學大系》十六卷，其中「第六卷」水野清一編撰的“東アヅア II 般周時代”——(東亞細亞 II般周時代)頁97-98有石璋如的銅斧之說。

❸ 李書華(1890-1979)，字潤章，河北人。1912年留學法國，1922年6月獲法國國家理學博士學位。歷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中法大學代理校長、北平大學副校長、北平研究院副院長、教育部長、兼中央研究院總幹事。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後曾在巴黎大學、漢堡大學任教。1953年移居美國紐約。

以都❹夫婦合譯《天工開物》全書，初稿已完(我尚未見，聽說台灣也有人譯過，也許受過張曉峯先生的補助)不過他們功夫好像還差些(好在旅費不多)也順便提一提吧。

您如果想到還有甚麼人，請告訴我，從東亞請來的人，旅費也許可以(由 Prof. Guerlac)向亞洲協會商量。我這些時比較忙，但注意隨時偷閒，對事也盡量「行雲流水」認真而不過於認真，身體一直很好，敬請勿念。即請

道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❹ 任以都(1921-)，任鴻雋(叔永)之女。西南聯大肄業，後赴美留學。1949年獲美國拉德克利夫學院博士。長期在賓州大學任教。專研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

192. 胡適致楊聯陞（1959年12月9日）

聯陞兄：

謝謝你十一月十三日的信。

我把這信給全漢昇看了，請他帶給毛子水看看。昨天信送回來了。子水對于1962 年的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居然大感興趣，他願意準備去參加！

李書華先生的地址是 Dr. Shu-hua Li, 501 W.123 St.(Apt.15B), New York 27.你可以問問他。有他和子水去，很像樣子了。

子水肯去的話，你可以告知 Prof. Guerlac。(他似是前康乃爾法文系主任 Prof. Guerlac 之子。)

老兄身體還得隨時留心，不可過勞，不可太認真。

濟之兄說，要寫一封長信給我。此信我至今沒有接到，可以想見他必是大忙。

嚴耕望回來之後，工作很好。他已升爲研究員了。

我在此也很忙，身體還不壞，只是每晚睡的太晚，——每到晚上總覺得「捨不得去睡！」

敬祝康橋諸友 A Merry Christmas & a Happy New Year!

適之

一九五九，十二，九。

193. 楊聯陞致胡適（1959年12月23日）

胡先生：

給您拜節拜年！這是寒假第三日，剛才家內（日本語「內人」）給我理髮，洗了頭，晴窗無事（窗外有前天的積雪），想實在該給您寫封信了。

毛子水先生肯來參加科學史會（1962），已經照您的意思轉告富路特先生，請他告知籌備人了。

這裡聖誕前夕，濟之先生預備找些「無家可歸」的朋友學生之類到旅館去玩，大約是主人備菜客人作。洪府聽說也要請些學生（我們的女孩恕立被邀）熱鬧熱鬧，我們舍下則準備自私，不請客，圖個安靜。真要請客，可請的人可多了，還是從簡（也從儉）吧。

京都有人來信，約我給塚本善隆（還曆祝賀論文集）寫篇文章，這倒得寫一篇與佛教（學）有點關係的，最近正想一個題目ceremonial self-beating（乃至self-torture）這本是由道教塗炭齋及叫花子「打磚叫街」想起來的，後來發現淨土宗有「自撲」是否合經之疑（懷感《釋淨土群疑論》）頗疑其受道家影響（《敦煌變文》亦有「自撲」之語，但只是記悲痛愧悔之情，似非宗教儀式）至於燒身燒指，乃至燒眉（《後山集》小兒數百爲宋仁宗「燃首眉以祈福」❶）爲供養，銷罪業，祈福則是佛教傳來的。「自責」之意與行爲，自應各民族皆有（湯禱雨桑林等）以「人責」爲「自責」（領罪）也有（佛教之例，如道安寄荊條，弟子當眾自責）。寫文章目下材料尚不足，也因爲題目範圍尚未確定，借此多看些書也好。

您說「每到晚上總覺得『捨不得去睡』」，這很像曾文正所謂「精神

❶ 宋・陳師道《後山集》卷十九・七：「……仁宗既疾，京師小兒會闕下，燃首眉以祈福，日數百人，有司不能禁。……」

愈用愈出」。我則相信睡覺於身體好處多不可言(於血壓尤其顯著)「夜鄉雖黑其味則甜」(意譯米其藍之樓詩句)。先生如亦多睡，精神必然更好！(並非替醫生宣傳)敬請

道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五九，十二，廿三

194. 楊聯陞致胡適（1960年8月9日）

胡先生：

好久沒寫信請安了，上星期張佛泉跟您通過電話，您還問到我們，感激得很！聽說　師母可能同您回南港，收拾東西恐怕要忙了。

我頗想本月底或下月初到紐約來看您，不知您何時到華府開會，此外有無到其他地方的計劃，便中請賜示。

西雅圖會後到波士頓來的人不算多，先是毛子小〔「小」字筆誤，胡適紅批訂正爲「水」〕、蔣復璁兩位先生，另外陳其祿〔「其」字胡適紅批圈去，訂正爲「奇」〕，都只住了兩三日。張佛泉兄要住三、四星期。

此外，不是開這个會的人，有董同龢，他剛來，要住到十八、九然後去比利時開方言學會。哈佛燕京社今年史語所送來的訪問學人是張秉權，也是剛到。他是經過加拿大來的，沒有在美西停。

附上〈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文稿副本，請切實指正！這篇是給塚本善隆《還曆論文集》寫的，雖已寄出，校稿時仍可增改訂正，副本請於閱後擲還。

康橋今年不算太熱，舍下亦粗安。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胡

＊胡適在信前以紅筆注記云：「八月十五、十六日覆長函，凡十葉，沒有留稿。」此信未能覓得，而楊聯陞在〈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一文中（見本書附錄），曾大量引用，可資參考。

195. 楊聯陞致胡適（1960年8月20日）

胡先生：

多謝您八月十七日的信。

梅先生已經過外科手術，開刀後，身體很好。是一個可喜的消息。

您既然卅一日要去華府，我一定在卅日前來一趟。今天與李田意通信，約他一塊儿來，所以日子還沒有定。　您九月間若能到康橋來玩幾天，那好極了。

「自撲」《一切經音義》（注慧超傳）❶『撲，龐邈，與雹音同，邈音瘧剝，又瘧音馬邦反』，然則此是「覺」韻之撲，照《廣韻》注：相撲（即摔角）與「屋」韻之撲爲拂著者不同。「仆」字在「德」韻。合起來看，撲仆扑朴等字雖有關係，作及物動詞解，似仍以作撲爲宜。（亦作攴）

近來頗不用功，但身體很好，就算是真的放假吧。　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六〇年八月廿日

❶ 慧，指釋慧琳法師（737-820A.D.）。相傳慧琳於“唐德宗”建中末撰《一切經音義》一百卷約六十萬言，援引古代韻書、字書以解釋佛經的音義，並詳注反切。為區別：“唐”釋元應〔玄應〕法師撰著的《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本，通稱慧琳《一切經音義》為《慧琳音義》、《大藏音義》。

196. 楊聯陞致胡適（1960年8月25日）

胡先生：

我現在決定下星期一（廿九日）坐火車來紐約，大約午後三時之前可到，住青年會（W. 34th St. Sloane House），到後就給您打電話。預定在紐約住三日。（卅一號晚何萃〔淬〕廉先生約喫飯）

這幾日天氣涼爽，可以多看點儿書，來訪的人也不多，沈、劉諸位先生既無信來，大約總是九月才會來了。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六〇年八月廿五日

197. 楊聯陞致胡適（1960年10月6日）

胡先生：　　剛才收到 Jenn 的信，請我們幾個人十三號晚飯，這樣我恐怕得九點以後才能來了。　七日午

我聽沈剛伯先生說，您預定十月十四或十五日飛台北，我那一個週末在紐約有一個討論中文教學的會（趙元任先生也會來），打算在十三日星期四坐午後的火車來，多半傍晚到，您那天晚上如果在家，我很想來請請安。

沈先生是二號到的，可以住到八號。這幾天參觀哈佛、麻省理工，遊古蹟，看美術館，每天有些節目，但是也不算太忙。沈先生說這樣正好。（本星期五明天有一個茶會歡迎他）

附上我在西雅圖開會在社會科學會上「反串」報告員時的談話，是他們錄音記下，我又略加整理，交給他們再去修改或縮短再編入報告，那天沒有好好預備，只有幾行大綱，臨時瞎扯。自知有不敬之嫌。不過因爲不是真內行，太認真了如果還是不精采，反而丟人，只可如此取巧。您看了就一笑擲之字紙簍中罷。敬請

雙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六〇年十月六日

198. 楊聯陞致胡適(1961年2月11日)

胡先生：

好久沒寫信請安了，想　您一切都好。

看台北回紐約的報，得知您決定三月中下旬來美參加麻省理工學院百年紀念并爲老師 Wilcox 拜壽，欣慰之至。

前幾天見到林家翹，他也提到這個消息，并且說很想請　您喫頓飯，朱蘭成也很贊同，他們要我先寫封信，請您務必給保留一天晚上，讓我們三個院士請請院長。這裡的大中園、東興樓兩家館子，菜都作得不壞，當然，您要是有功夫，還可以安排幾頓家常便飯，如果師母能一同命駕前來，更是歡迎之至，日程有定，請早賜示。

您在哈佛講中國思想中的不朽的那篇文章，在神學院刊的單印本，我已經找出來了，本想就給您寄去，不過又一想，您不久要來，也可以面交。還有，我最近想，您講宗教史的文章，除此以外，還有哈佛三百年紀念一篇，東西哲學裡講禪宗的一篇(也許還有別的，一時想不起來，中文的不算)似乎可以合印一本論文集，學生看起來很方便，如果您同意，大約第一得打聽打聽哈佛有關方面是否同意(因爲我不明白有沒有版權問題)也許寫封信問問 Pusey 校長就行，雜誌學報應無問題，第二就是在那裡印的問題，如果您一時沒有地方，我最近答應給一家出版社作編輯顧問，也許可以先同他們初步商討一下，看他們有沒有興趣。說老實話，用英文寫的講中國宗教思想史的文字，實在太少，這本書一定會受學生的歡迎。

哈佛訪問學人，張秉權[1] 可以再留一年，也因爲正好 Peabody

[1] 張秉權(1919-)浙江吳興人。中央大學學士。任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兼甲骨文研究室主任，1989年10月屆齡退休。

Museum有一批甲骨，他可以整理整理，寫一本考釋，我勸他用英文寫，并盡量加入幫助初學入門的資料，這樣影響可以比較大。他已同意。黃彰健今年雖不能來，明年我想還有希望。看濟之先生給 Pelfel 的信，得知漸就康復，深爲快慰。梅月涵先生的近照先從報上見到，又在金韶章先生家見到梅先生同梅太太的五彩合照，真是讓人高興。台大醫學院長說是近代醫學的一件大功，真是不錯。

這裡都好，只是教書比以前忙些。敬請

道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一日

199. 勞榦代胡適致楊聯陞(1961年3月3日)

編者按：據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p.3522民國五十年三月二日記云：『先生〔指胡適〕想起書桌上有一封楊聯陞的信〔即1961年2月11日致胡適信〕，“是朱蘭成、林家翹和楊聯陞三個院士要我給他們一個日期，等我到了康橋(Cambridge)之後請我吃飯的。看現在的情形，我可能不去了，你叫勞榦出名復他一信，同時把我的病狀告訴他。還有一點，就是我用英文寫的佛教的文章，收在一塊，預備印一本論文集。勞榦和楊聯陞很熟，叫他復信最相宜。”』因此，特將勞榦受胡適之託代復楊聯陞的信，收錄如下：

聯陞吾兄：

胡先生接到來信，本來準備就寫回信，因爲病了，現在正住台大醫院，對於吾兄的來信，叫我來代答一下。

胡先生在今年開年的時候(陽曆新年)，就患重感冒。休息了一個時期，感冒已經好了，只是身體還未完全復元，因爲中央研究院事情忙，並且客人多，感覺到很疲倦，到了二月二十五日，因爲從早到晚會見了好幾個客人，午覺沒有睡好，晚飯由錢校長請密西根大學校長HANNAH，進城不久，剛到宴會的地方，就覺到不舒服。錢校長立刻找醫生陪到台大醫院，診斷爲嚴重的心臟病，當即遷入台大醫院，幸虧當晚情形就繼續轉好，到了昨天把氧氣去掉了，不過爲著要繼續休息，還得在醫院住一個時期。

胡先生原定在三月內到美國，參加 MIT 的一百年紀念。近來因爲心臟病的原故，赴美之行暫時取銷。因此吾兄和林家翹、朱蘭成三位院士的請客，也只好暫時作罷。這一點胡先生感到很歉然的，只好先謝謝你

們三位。

關於印行胡先生的論文集，胡先生是感覺興趣的，吾兄提出那幾篇都很好。此外有關宗教、思想，和文化的，還有好幾篇，（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胡先生祝壽論文集的附錄英文著作目錄）似乎可以印一個這一方面的論文集，現在問題只是那幾篇會有版權方面的問題，因爲胡先生在病中，不能一篇一篇的商量，不過只以雜誌和學報爲主，大致也差不多了，至於在那裡印，我想不成什麼問題，由吾兄斟酌去辦，胡先生只有謝謝吾兄的幫忙。

此頌　儷安

弟勞榦三月三日

200. 楊聯陞致胡適（1961年4月21日）

胡先生：

從《中央日報》看見您佩帶 PTT 會章的照像，想見您必已大體恢復，非常高興。這報是教育部贈送在美學人的航空版，到得很快，多謝　黃〔季陸〕部長的厚意。關於您的英文論文集，我同 Beacon Press 的編輯 Karl Hill 初步談過，我給他看了您的Immortality 同*Philosophy East & West* 裏登的講禪宗史的那篇文章，并且告訴他，我想至少應該再收 Indianization 同 *JNCBRAS* 裏講禪宗的那一篇。

現在看他們的意思，希望範圍再放大些，頁數也可以多到大約三百頁左右（或再稍多），他們預備印硬皮裝本，如果稿子一月交，1962年內可以出版。不知您的意思如何，另外他們非常希望您能爲這個選集寫一篇導言，長短隨意。我覺得這也是一件合理的請求。

我想您那篇 Natural Law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應該收入，另外 Authority & Freedom in the Ancient Asiatic World 我尚未見，（如果要特別從 Law 方面充實，您好像有一篇講王〔汪〕輝祖的演講，還有講宋儒與法律的演講，不知能否整理出來？）此外應收入多少，請您先指示方略，我再同 Hill 續談。

要印哈佛的東西，也許得得校長允准。如果您太忙，請授權與我，我可以代寫一信。

現在是學期末，忙亂異常，先不多寫了。

敬請

道安

學生聯陞敬上

1961年4月21日

201. 楊聯陞致胡適（1961年7月29日）

胡先生：

從報上看見　您在南港患腸胃病的消息，非常關心，幸而沒有幾天就好了，希望您一切保重。

您的寶貝——《乾隆甲戌本脂硯齋評石頭記》——影印問世了。多謝賜贈一部！

李田意兄正好在此小住，我希望他能趕寫一短文在《清華學報》介紹介紹。

這裡的 Beacon Press 對您的論文集非常有興趣，已經問過我兩次，我說恐怕是胡先生因爲健康未全恢復，一時沒有功夫寫導言或序言。我的意思，還是不必限於雜誌學報文字，書（即令是全書都是您寫的，例如在支加哥講的中國文藝復興）也無妨抽印單章。您覺得如何？我很希望您給我一封英文信，授權我向各方請求關於版權方面的事情，（例如哈佛那兩篇，恐怕得給 Pusey 校長寫信。）導言或序言，等目錄全定時，您或可一揮而就。

近代史所向福特基金會接洽補助，進行似很順利，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敬請

道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六一年七月廿九日

202. 楊聯陞致胡適（1961年10月12日）

胡先生：

又好久沒寫信了，希望您福體安康！

關於編印您的英文學術論文選集這件事，波士頓的 Beacon Press 甚感興趣，催過我好幾次。說只要編好了，他們隨時可以同您訂立出版契約（意思是關於版稅方面的規定），希望我在明春休假之前辦出個眉目來。

我上星期給哈佛 Pusey 校長寫了封信，請求大學允許把您的〈神中國之印度化〉同〈神中國的不朽觀念〉兩文，收入選集，已得 Cooperation Secretary Mr. Bailey 回信答應。如此至少有兩篇不成問題了，其他擬以雜誌學報文字爲主，也許還得寫幾封信。

現在有兩件事：

(1)關於學報文字，有特別不可遺漏的，再請您多指示（您提過 *JNCBRAS*❶一篇）愈詳盡愈好，如此則內容大體可定。

(2)您可否爲這個選集寫一篇導言，三五頁就行，十幾頁更好，最好能在今年年底以前賜下。

其餘雜務，大概我都辦得了。選集盡量用原文，如有小改動，例如拼音或「不朽觀念」文中關於范縝作〈神滅論〉之年一類問題，我再請示。

希望　您能覆一短信。敬請

道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二日

❶ *Journal,North China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學報》

203. 楊聯陞致胡適（1962年2月7日）

胡先生：

從報上看見您休養之後出院，非常欣慰。敬祝

您同師母福體安康、百事如意！這次院士會議，我又得請假，真是抱歉。因爲這半年我雖然休假，早已安排好四月至七月到京都大學去講一課秦漢經濟史，這樣哈佛燕京學社可以出旅費，後來戴密微教授又給安排在法國學院講四次（得用法文，要特別準備）這樣又把三月完全占去。近兩個月血壓又有上昇趨勢，醫生主張旅行宜簡化，以免神經過於興奮，所以這次就打算先不來給您同各位師長前輩請安了。下年 Pelfel 也休假、哈燕社的訪問學人事務，由我代主持一年，這也是要早些回美的另一理由。在法國及日本如有我可以代辦之事，請隨時　賜告，信可請戴密微先生（三月）或京都大學史學部轉。我這次出遊還是一個人，小孩得上學，因此內子必須留守。專此敬請

道安　　學生聯陞敬上一九六二年二月七日❶

❶ 胡適於1962年2月24日與世長辭，此信可能是楊聯陞致胡適的最後一封。

204. 楊聯陞致胡適（19　年12月23日）

胡先生：

多謝您十二月十七、二十的兩封信。特別要謝您給我的那張嘉慶拾壹年太平坊程廣泰典的當票，名貴之至。

第一行「寂字一百□(另？)七　胡今將自己」第二行「……青布……貳件」想是衣服兩件，第三行「眼仝估值當去本銀……」本銀字上有紅戳「制錢」，其下爲文數，不易辨認。您說『原當者似係績溪大學者胡秉虔，此件出於他的遺稿內』與第一行中之「胡」字相符。所當之物，不值「銀」而僅值「錢」，可以想見這位大學者的清貧狀況。

奉上《橋經》五冊，請分送。不夠時我再寄上。第十一章「若無辦法」原作「若無法辦」與「串」協。作「辦法」亦通。「坎當要勒」一句，坎當英文似名 tenet，此借用雀戲名目，勒讀 lei，陰平，不放不出也，亦從雀戲來。橋而不雀的朋友也許不懂，　先生曾作竹林之遊，自然不待解說。

給　您請安　　學生聯陞敬上聖誕前一日❶

❶ 年份不詳，根據胡適紀念館所藏檔案整理前次第，置於1950年之末，待考。

205. 楊聯陞致胡適（19　年12月24日）

胡先生：

再寄上《橋經》兩冊，帶簽名的。

坎當是 tenace 非 tenet。剛才信裡寫錯了。

《橋經》書寫人是于震寰（哈佛漢和圖書館日文部主任）。

十三章之數仿《碁經》十三章，並非杜撰。與西俗禁忌亦無關係。

給　您請安

學生聯陞敬上十二月廿四日❶

❶ 年份不詳。與前封信為同一年份。

附錄：

楊聯陞〈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補論〉

（1962年9月3日）

〔編者按〕：1960年6月16日，楊聯陞寫了一篇〈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寄給《塚本博士頌壽紀念佛教史學論集》（1961年2月出版）。在1960年8月9日，他將這篇文章寄給胡適，胡適在8月15日從紐約回了一封長信，對其自搏的考證，頗為嘉許，對自撲的解釋，則提出疑問，對其推論，也不甚以為然。楊聯陞因為該稿已寄出付印，只就必要處略加改動，有很多寶貴意見未能加入，頗引以為憾。後來他又搜集到一些有關材料，於1962年9月3日撰寫了〈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補論〉（收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故院長胡適先生紀念論文集》，上冊，頁275-282，民國51年12月出版），將胡適的意見也容納進去，作為對胡適的紀念。由於胡適8月15日的原信，未能覓得，而楊聯陞在〈補論〉一文中曾大量引用，茲全文照錄，藉窺兩人論學之一斑：

一九六〇年六月，我寫了一篇文章〈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寄給《塚本博士頌壽紀念佛教史學論集》（一九六一年二月出版）發表。大意見原文第一段：

> 自搏與自撲，同為懺悔之儀式。自搏謝罪，似起於漢末之太平道與五斗米道，發展而為塗炭齋，在南朝時，頗為佛教徒所譏彈。唐宋以來，道家儀軌中搏頰叩謝之規定，始見減少。而佛教方面，有所謂自撲法，行於隋唐以之世，是否受有道教影響頗成問題。至於道教之自搏，導源何在，亦復耐人尋索。若更推廣言之，則自搏自

> 撲，皆不過為苦行之一種。苦行之為用，不限於懺悔，其道亦復千變萬化，殊不限於自搏自撲。本篇主旨，在於鉤稽史料，探究此兩種懺悔儀式之盛衰，並就其在宗教史文化史上之地位，略事推論。所得雖甚粗淺，問題本身似乎尚有意義。

八月九日，我把這篇文章的稿子，寄給胡適之先生，請切實指教。胡先生在八月十五日，從紐約給我寫了一封長信，對自搏的考證，頗爲嘉許，對自撲的解釋，則提出疑問，對我的推論，也不甚以爲然。我很感謝胡先生的指示，但因稿已寄出付印，只就必要處略加改動。胡先生有很多寶貴的意見，都未能加入，很覺得遺憾。後來又發現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裡有論搏頰求乞一節，十分重要，我寫作時忽略未引。此外自己也搜集到一些補充材料。現在把這些資料同意見，合在一起，作爲補論，用來紀念胡先生。

胡先生的信裡說：

> 此文的道教部份與你前作《老君音誦誡經》一文，都是道教史的重要研究，我很感覺興趣。但我覺得此文“佛教之自撲”部份，可能有點問題。我在客中，手頭無書，又沒有時間上圖書館，只有把我的一點感想寫出來，也許可以備參考。
>
> 我細看了你引的“自撲”諸條，我都看不出“自撲”是自己打自己。“自撲懺悔，如泰山崩”，“五體投地，如泰山崩”，“五輪著地，頭面禮佛”，都只是向前匐伏——古人跪坐，向前自伏，則五體皆投地，“五輪(二肘二膝并頭頂)皆著地”。五輪既皆已著地了，用什麼自己打自己呢？
>
> 敦煌所出四例之中，只有〈子胥變文〉之“自撲捶胸❶”是不可通的。阿姊手抱弟頭，則不能“自撲”；若她“自撲”，則不能捶凶(胸)。其餘三例皆可與佛教書中所謂“自撲如泰山崩”相參證。〈遠

❶ 《敦煌變文》卷五・一、〈伍子胥變文〉作“自撲搥凶”。

公話〉作“自仆”，更有意味。你注“僕”為“撲”字，當然不錯，但此字實是“自僕”、“自伏”，其時“伏”已成去聲，“伏”與“仆”皆已成“f”聲母的字，故“自伏”不能不寫作“自撲”了(吳語至今說“仆倒”如“撲倒”，其“撲”字音略近“撥”。我們徽州人至今說“跌一個撲蹋跟”即全身向前跌倒，撲讀普入聲，跟讀上聲，音艮卦之艮)。這就是說，“自撲”即是“自仆”，“自伏”，即是“自己匐伏”。白話裡尚存此古音，而文字不能不寫作“自撲”，故引起你的誤會了。(“仆”字古今為“僕”，似不必疑。)……故鄙意頗嫌尊文“佛教之自撲”的一小半，不當把“撲”字解作“朴”“扑”或“自撻”。……

再回到“道教之自搏”。這一部分似可分作幾部分看：

(1)《太平經》的“自搏”。

(2)“塗炭齋”的“打拍”。

(3)《老君音誦誡經》的“搏頰”。

(4)陸修靜的“三元塗炭之齋”的儀式。

(5)《道藏》他書所記陸修靜齋儀的“叩頭搏頰”。

此五事似不可混合為“自搏”一事？老兄釋“搏頰即自搏”，而老兄全文以“自搏”為自己扑撻自己的苦行懺悔。我細看此五個階段，似以王公期之“省去打拍”為劃時代❷的改革。此以前為“打拍的塗炭齋”，此以後(包括陸修靜)為“去打拍的塗炭齋”。此五事皆重在“塗炭”，“塗炭”是用本義，即“黃土泥面”。其極端的方法則須“懸頭著柱，打拍使熟”❸。玄光〈辯惑論〉作“擿頭著柱，埏埴使熟”❹。比較玄光與甄鸞，可知打拍即是打拍頭面上

❷ 東晉安帝義熙有四年，即405-408A.D.；王公期省去打拍之事，在義熙年間。

❸ “懸頭著柱，打拍使熟”，見於《廣弘明集》卷九、〈辯惑篇〉第二之五・周甄鸞〔笑道論〕・誡木枯死二十二。

❹ “擿頭懸柳，埏埴使熟”，見於《弘明集》卷八、玄光〈辯惑論〉・制民課輸

的黃泥，故可以說“埏埴使熟”。(“埏埴以為器”，見《老子》。)這是張魯以後王公期以前的“塗炭齋”，主指在“塗炭”，在“黃土泥面”，而“打拍”不過是泥面的一段功夫。

寇謙之傳出的“新經”❺，可能已除去了這種泥面齋法，故《老君音誦誡經》裡的“叩頭搏頰”，大概只是叩頭與拍(搏＝拊＝拍)頰而已。“搏頰”可能近於後世所謂“拍巴掌”(打嘴)？但不必是痛打巴掌！

陸修靜的“三元塗炭之齋”，他自己說的最詳細：

……法於露地立壇，安欄格，齋人……悉以黃土泥額，被髮繫著欄格，反手自縛，口中銜璧，覆臥於地，開兩腳相去三尺，叩頭懺謝。……

這裡已沒有“打拍”了，但仍“以黃土泥額”，此仍是“塗炭”原意。這裡又明說“安欄格”，“被髮繫著欄格”，可知玄光、甄鸞所說“懸頭著柱”，“反縛懸頭”，“摘頭懸柳”，皆不是虛假。這樣把自己的身體縛繫在柱上或石上，是中古基督教苦修的“Saints”常有的事。手頭無書，偶記得 Tennyson 詩集中有“St. Simeon Stylites”長詩，敘述這位“Saint”的四十年苦修的行為，其中似有這樣“自繫縛”的事。架上適有 Tennyson 集，翻得此詩，果有

“……Three winters, that my soul might grow to thee,

I lived up there on yonder mountain side.

My right leg chained into the crag, I lay

Pent in a roofless close of ragged stones……”

(此詩值得老兄一讀。這個故事是真的“自苦”聖人的故事。老兄此

欺巧之極二。另“摘頭懸柳，埏埴使熟”，出於《廣弘明集》卷八、〈辯惑篇〉第二之四・釋道安〔二教論〕・服法非老第九。

❺ 新經，指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見北史／列傳／卷二十一　列傳第九，魏書／列傳／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文的引論與結論都太看重“自扑”，而對於“以自苦為極”〔〈天下篇〉❻ 論墨子語〕的宗教，則頗嫌忽視，故我請你試讀Tennyson此詩。）

若用《洞玄靈寶五感文》所詳記為史料，則玄光、道安(〈二教論〉)、甄鸞的譏評都有了印證了，則此一大段道教史實大致可以懂得了。尊文之重要性在此。

所不能完全了解者，尚有“驢輾泥中”一句。便中幸再考之。

最後，我覺得老兄泛論“地理與民族”諸節，似尚可斟酌。

我對於寅恪先生的天師道與濱海地域的關係說，只認為可以說明一個時期的道教情形，不可看作普遍的“定論”。三張的道教起於巴漢，盛於巴漢；寇謙之是上谷人，而苻秦亡後，寇讚(謙之之兄)被雍人千餘家推為首領；謙之自己是華山道士，又是嵩岳道士。此皆與濱海地域無關。尊文說，“陝西、四川一帶，其地在漢代與印度至少有間接交通”。請問老兄，中國有哪一塊地域不可以說是“與印度至少有間接交通”的？

我曾說，“Religious Taoism was originally a consolidated form of the native beliefs and practices”，即是我所謂 Sinitic religion 。我所謂 Sinitic religion 當然是許多原帶地域性的信仰與儀式結合而成的。佛教徒說張魯的“塗炭齋”起於“氐夷難化”，老兄以為“或非全屬子虛”，此即地域性的起源也。

細看“塗炭齋”的內容，其中心觀念只是自認有罪過，故泥面毀形，懸頭自縛，皆以待決之罪囚自居。認罪即悔過，是中心觀念。老兄引南宋人所謂“太上立齋謝之法，攝法界一切眾生罪緣因起，令有悔心。悔心苟形，善心自著，天堂地獄由是分，……善天善地俱攝入一懺願法中……夫豈為亡者乞恩悔罪而已哉！”這一大段引

❻ 天下篇，指《莊子》雜篇〈天下〉。

文眞是好文字——謝謝老兄使我得讀此文！——使我們明白三張以下以至陸修靜以下，所以設立如此繁重難行的齋懺法，其中心觀念只是“天堂地獄由是分”的一個“悔”字。以罪囚自居，泥面自縛，都只是表示這個“悔”字。這也是 Sinitic religion 的一個老信仰。(至於“打拍使熟”、“埏埴使熟”，則很可能是起於巴漢“氐夷”的地域性風尚。)舊說湯伐夏之後，七年大旱，史卜云，當以人為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為牲”，禱於桑林之社。以至於《左傳》所記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子”；《公羊》記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迎楚子——似都是自居於罪囚，或自以為犧牲，都是自己認自己為有罪，——自認有罪，即是“悔心”。杜預謂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老兄也說“中原民族以面縛銜璧為屈服”。鄙意則以為此皆表示悔罪也。

〈秦始皇本紀〉記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這也是自居於待誅之罪囚。三張道教以至於陸眞人的禁制都有“懸頭著柱”、“被髮繫著欄格”的儀式，這都是自居於罪囚，不但“反手自縛，口中銜璧”，是自居於罪囚也。

自子嬰以下，亡國之儀見於〈蜀志・後主傳〉，〈吳志・孫皓傳〉，而最詳於《晉書》〈王濬傳〉。〈濬傳〉說：

壬寅，濬入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偽太子瑾……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

這種“亡國之禮”，眞所謂“無據之據”，其實只是晚出的 Sinificism 的一部分。比秦王子嬰時，已更複雜了。“輿櫬”是後加的，“銜璧”也是後加的。“大夫衰服，士輿櫬”，眞是兩漢四百年經師造出的禮經了！

看〈王濬傳〉“受璧焚櫬”一語，可見“輿櫬”也是自居於待誅之罪

> 人的儀式的一部分；而“銜璧”則有請命之意，〈金縢〉❼所謂“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也是這個 Sinitic religion的一部分。

以上抄錄胡先生給我的信，其中議論考據，精彩甚多，讀者可以共見。我除了感謝之外，在回信中，只就“自撲”一辭，略加辯解。我說：

> “自搏”與“自撲”是個搭截題。說老實話，我對於自撲如何撲法，還不甚清楚。所以本文裡並沒有說“自撲”是自己打自己(如果“打”是“用手或鞭杖之類打”解的話)。我的了解是“自己摔打自己”，即“自己用力把自己摔到地上”(舉身自撲)。其與匐伏或仆倒不同者，一是及物與不及物動詞之別，二是用力不用力之別(如不用力，則跪坐時仆倒不易如泰山崩)。故撲字意雖與仆通，而不可改作仆。為避免誤會起見，我的文章裡，應該說明，自搏自撲都不用鞭杖，自撲如不帶搥胸，且不必用手。“驢輾泥中”即像驢一般地在泥中打滾。今北方俗語尚有“驢打滾”。佛教的“婉轉自撲”，姿勢大約與“打滾”相近。

在校稿時，我托平岡武夫先生給加入關於“驢輾泥中”的解釋同“(自撲且不必用手)”幾個字。

當然，我作這一個“自搏”與“自撲”的搭截題，是要指出這兩種懺悔儀式都有自己責打自己的成分。不過，這兩種儀式，都不是只有簡單的一個動作，而是成套的動作。“自撲”可能包括“自撲搥胸”，“舉身自撲”，“婉轉自撲”三個動作，可以相先後，而且可以重複。所以胡先生提出的“五輪既皆著地了，用什麼自己打自己呢”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用先後的動作解釋。舉行“塗炭齋”時，如果省去打拍，也許就沒有自己打嘴巴的“自搏”。“反手自縛”之時，也不能動手自己打自己。不過這時還可以作“驢輾泥中”的姿勢，用力起伏，也可算一種摔

❼《尚書》周書・金縢，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打。所以如果“打”字作廣義解，這兩種儀式裡都有顯著的自己責打自己的成分。

至於胡先生說的“自己匐伏”，自然也是這一類懺悔儀式裡的重要成分。關於這一點，《高僧傳》卷一有一條頗有趣的紀事：

>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為譯語。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江西)生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初為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惟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缽，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瑗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眾亦時傳其法。

又《高僧傳》卷三，有作者梁慧皎的議論，甚不以法度爲然：

> 間有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缽，本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無。且法度生本南康，不游天竺。晚值曇摩耶舍，又非專小之師。直取溪壑其身，故為矯異。然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眾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愜，事跡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即斯謂也。

順便把女人罵了一頓。

慧皎說，“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無”，意思不甚清楚。按唐宗密《圓覺經疏略鈔》卷十二說：小乘懺法，要請大比丘爲證。對大僧要“具五法，一、袒右肩，二、右膝著地，三、合掌，四、說罪名種，五、禮足。若對小夏(小僧)，闕無禮足，但行四法”。禮足當是頭面禮足或五輪接足，是敬禮尊師，所以不行於小夏。唐道宣《釋門歸敬儀》卷下也說：“故下座之禮，先備五法：一偏袒，二脫屣，三禮足，四互跪，五合掌也，上座於下座前悔，則有四法，除其禮足。”“伏地相向”可能是懺悔者與懺

悔者相向。對面的人，不夠資格受敬禮，這樣就與懺法不合了。

至於“五輪著地”“五體投地”的懺法，我在稿中疑心說“似至隋時尚未通行”，現在想起來，也許說得太過。按《國清百錄》卷二記“智者大師智顗的請觀世音懺法”即有“五體投地”，又相傳出於智顗的《方等三昧行法》、《法華三昧懺儀》，都有“五體投地”，不過好像都只是敬禮的儀式。

可注意者，是由軟性的“五體投地”到硬性的“五體投地如泰山崩”（即“自撲法”）的過渡，其時代當在隋初。這兩種投地之軟硬不同，所以我稿中引過的唐 懷感《釋淨土群疑論》，卷七要特設一章，專料簡硬性的投地自撲懺悔。附帶說一點，我稿中“然唐代一般人意想中，則自撲與五體投地，往往相連”一句，其後半句應改爲“則自撲與如泰山崩，七孔流血，往往相連”。

關於“搏頰”，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卷上頁一〇五，提到《太平經》卷百十二“崑崙之墟，有真人上下有常……殊無搏頰乞丐者”。湯先生自己注說：

> 搏頰不知即《太平經》所言之叩頭自搏否。《弘明集》七宋釋《僧愍華戎論》斥道教云：搏頰叩齒者，倒惑之至也。唐法琳《辨正論》二引道教書《自然懺謝儀》，有九叩頭九搏頰之語。是搏頰之語，南北朝隋 唐道士猶行之。又按支謙譯《梵志阿颰經》，有外道四方便，其第四中有搏頰求福之句。此經為《長阿含》“阿摩晝經”之異譯，巴利文 Ambattha Sutta 為其原本。二處所記之四方便中，均無此句。但康僧會之《舊雜譬喻經》卷八，亦言有搏頰人。又《六度集經》五有曰，或搏頰呻吟云，歸命佛，歸命法，歸命聖眾。據此，豈中國佛教古用此法耶？抑僅譯經者借用中土名辭，以指佛教之膜拜耶？（參看《宋高僧傳》譯經篇，論中華言雅俗段。）若漢代僧徒行此，則《經》所謂之搏頰與乞丐，均指佛教也。

湯先生提出兩個可能的解釋。就我個人看來，第二種可能比較大，即

是譯經者借用中土名詞習慣，加以增飾。《長阿含》阿摩晝經的第四方便，只是“不食藥草，不食落果，不食草葉(按，即前三種方便所食)，而於村城起大堂閣，諸有東西南北行人過者，隨力供給。”到了《梵志阿颰經》就增飾爲“亦有道士，深居閑處，題門有道，祭事水火日月五星，烹殺祠天，博(搏)頰求福，”大有中國道士的意味了。《舊雜譬喻經》卷八，提到一個醉人“正坐博(搏頰)頰言，無狀犯戒”，恐怕也是借用道教徒的悔罪辦法。又西晉白法祖譯的《佛般泥洹經》卷下，有“民皆頓地，叩頭者，搏頰者，搥心刮面，摐髮裂，踰地啼哭，呼當奈何！”東晉法顯譯的《大般涅槃經》有“舉手拍頭，搥胸大叫”，“搥胸拍頭，號咷大叫”等語。不載譯人，附東晉錄的《般泥洹經》，則只有“踊躍悲言”“徘徊騷擾，仰天呼怨”等語。譯經內容有出入，而“搏頰者”只見一本，我疑心也是增飾之辭。

一九六二年九月三日稿

人名索引

二劃

丁山 8,10,37
丁蘭 341
丁文江(在君) 256,344,347-350
丁文淵(月坡) 344,345,347-350
丁梧梓 71
丁聲樹 74,159
卜德(Bodde, D.) 241
入矢義高 372,373

三劃

三井 318
于敏中 52
于震寰 268,399
士孫喜 304
子張 258,259
子游 259
子路 124

四劃

方豪(杰人) 118
方志彤 83
文翁 341
文煜 102
王力 75
王充 123,129,275,277,279,280, 284, 288,308
王定 175,176,177
王亮 121
王秐 155,156
王勃 278
王泰 120
王商 65
王莽 218,257,272-275,277,279, 280, 282,285,287,289,292,299-301, 303-305
王琰 121
王肅 284
王舜 272
王裕 89,91
王鈴 381
王褒 89,90,91,92,96
王導 290
王融 121
王濬 281,405
王世懋 12
王公期 402,403
王安石(荊公) 36
王先謙 10,12,51,357,363
王伊同 290
王佐明(殿) 138

王宜昌 1
王念祖 315,316
王念孫 39
王岷源 71,80,84
王重民(有三) 6,71,77,100,119,240,328
王信忠 32,97,119
王益吾 360
王崇武 231
王梓材 36,42,193,210,211,213,214,218,220,221,222,223,232
王國維(靜安, 靜菴, 觀堂) 2,7,9,14, 17,37,178,179,180,182,183,187,190,191,192,193,222,223,356,357,362-364
王雲五 143
王裕之(敬弘) 260
王鳴盛 298
王際真 83
王毓銓 77,100,108
王德昭 342
王羲之 257,258.263
王應麟 178
左宗棠(文襄) 102
王獻之 257
支謙 408
尤桐 71
尹賞 237
孔夫子(子) 25,28,93,125,133,260,261,264,277,280,322
孔廣森(巽軒) 38,39, 188
孔繼涵(蘿谷) 188,189 洪
牛僧孺 89,90,92,95,96
毛子水 176,200,342,381,383,384
公西華 258,264
公孫述 282,293
公孫祿 303

五劃

玄光 402,403,404
玄奘 251
玄應 17,21
平岡武夫 406
石井 372
石秀 18
石勒 278
石璋如 381
弘光 407
司馬光(溫公) 125,300,302
司馬炎 278
司馬昭 278
司馬遷 279
司馬懿 278
司馬道子 258
司徒雷登 219
史卜 405
加藤繁 107
白法祖 409
白淨王(淨飯王) 17

六劃

江永 39

江冬秀 244
江有誥 38,39
宇文邕(周武帝) 91
米其藍之樓(Michelangelo, B.) 385
吉川幸次郎 204,205,206,342
吉田義豐 281
老子 133
西門(Simon, W.) 310,318
朱子(熹, 晦庵) 14,111,124-126, 152, 155,166,184,185,282,283,285,313,342
朱筠 6,7
朱偰 374
朱士嘉 36
朱之臣 231
朱竹垞 201
朱希祖(逖先) 108,191,357,374,375
朱家驊(騮先) 77,143,248,250,345
朱慶瀾 251,252
朱謀瑋(王孫) 7,10,12,16,38,39,176, 179, 187,190,191,211,215,216,227,229,237
朱蘭成 390,392
伊尹 183,326
任安 294
任昉 121
任華 3,35,77
任以都 381
任鴻雋(叔永) 74
全吾麒 42
全元立 217,219
全天敘 219
全昭德 217
全祖望(謝山) 7,35-39,42,45,136,137, 176-182,185,187,188,191-193,208,210-225,227,228,230-237,239,354,357,361, 362,366
全漢昇 72,159,161,163,166,171,383
牟子 92,93
如淳 108,237

七劃

沈約 124
沈大成 13,178,179
沈有乾 375
沈仲章 46,170
沈東甫 239
沈炳巽 11,18,179
沈剛伯 164,389
沈崑三 349
沈欽韓 303,304
沈葆楨(文肅) 348
沈瑜慶(濤園) 348
汪辟疆 358,365
汪敬熙(緝熙) 44
汪榮寶(袞父, 袞甫) 300,302-305
汪輝祖 394
汪德熙 68
宋祁 237
宋之問 199
宋文薰 381
宋太祖 141

宋仁宗 384
宋光宗 157
宋武帝(劉裕) 260
宋翔鳳 202
宋應星 199
杜威 380
杜微 294
杜預 405
杜瓊 294
杜之偉 260
杜亞泉 88
杜聯喆 116
李弘 255
李果 95
李軌(弘範) 300,302,304
李特 281
李雄 281
李賢 293
李淵(唐高祖) 279
李榦(芑均) 148
李濟(濟之) 203,227,240,246,248,250,308,316,317,342,344,345,348,350,371,381,383,384,391
李膺 281
李子魁 358-360,365
李心傳 105
李方桂 74,75,83,122,184,187,227,316,368
李文郁 52
李田意 374,375,387,395
李光璧 3
李延壽 64
李宗侗(玄伯) 240
李定一 312
李長庚 12
李林甫 178
李承晚 168
李卓皓 368
李保謙 35
李約瑟(Needham, J.) 237,239,241,381
李書華 381,383
李越縵 275
李義山 124
李劍農 105
李鴻章 97
阮元 201,313
阮桂英 348
吳宓 59
吳琯 179,211,212,234,235,236
吳憲(陶民, 濤鳴) 377
吳蘭 334,335
吳騫 202,229
吳文藻 71
吳保安 3,4,15,16,32,35,70,77
吳傳鍇 217
吳壽暘 202
呂才 89,90,91,92
呂韶(令韶) 251
呂伯疆 250,251,253
岑順 95

岑之敬 260
岑仲勉 113
何妥 89,90,91
何休 280
何焯(義門) 37,38,177,178,179,180,216,220,231,362
何廉(淬廉, 萃廉) 208,316,317,388
何之元 260
何茲全 1,3
何承天 362,365
何炳棣 312,315,316,371
伯希和 57,75,96,116

八劃

法弘 407
法度 407
法海 140,141
法琳 408
法雲 120,121,124
法顯 409
宗杲 125,126
宗密 407
武松 19,155
武曌 304
林太乙 128
林家翹 390,392
林語堂 127,319,343
林頤山 222,354
拉鼎謨 306
孟子 133,322
孟森(心史) 10,14,17,37,182,185,191,192,222,223,230
孟嘗君 96
邵悌 158
易培基 240
周公 289,296,300
周密 184,185
周舒(徵君) 293,294
周 293,294,334,335
周嬰 231,338,340
周一良 3,4,16,19,21,24,29,31,35,39,44,45,71,74,84,92,97,105,181,197,246,290,297
周子良 138,139
周文王 273
周作人(遐壽) 285,289
周法高 307,308,310,312,320,322
周武王 275
周武帝 88,89,90,91,92,94,95,96
周家楣 102
周策縱 314
周舜莘 315,316,380
周壽昌 189
周甄鸞 254,402,403,404
周鯁生 306
竺可楨 61,62,63,66
季滄葦 179
季羨林 135
房兆楹 116,315,316,318
忽必烈 278

念常 89,92
金守拙(Kennedy) 83
金森 147
金農 201
金武祥 226
金韶章 391
金爾珍 202

九劃

洪榜 6
洪業(煨蓮) 71,74,83,136,138,140,144,145,147,150,167,205,208,214, 219,223,224,225,227,232,236,237,240,241,243,246,252,368,375,384
宣業 407
施廷樞 232
施慎甫 220
姜維 335
姜宸英 201
胡渭(朏明) 7,13,38,39,178,179,188,215,231,234
胡三省 231,272,303,304
胡思杜 100
胡家健(建人) 346,347,348,350
胡雪巖(岩) 97,102
胡秉虔 398
胡愈之 112,113
胡懷琛(寄塵) 113
胡應麟 338
胡鐵花 325,326
胡母輔之 258
范縝 120,121,122,123,124,125,396
范長生 281
范荔泉 326
柯立夫(Cleaves, F. W.) 75,96,169,171,173,205,266,270
查士標 201
查繼佐 65
柳僉(大中) 179,193,215,216,231,248
柳存仁 3
韋處厚 136,138
恆慕義 147,148,210
段玉裁(茂堂) 13,38,39,178,188,189,215
禹 277
皇侃 313
皇甫謐 284
侯外廬 244,308
狩谷望之 183
紀文達 189
姚鼐(姬傳) 189

十劃

容閎 205,206
容顯麟 101,102
高承 95
高文虎 184
高天成 372
高去尋(曉梅) 351
高本漢 264,309,310,311

唐瑛 101
唐文宗 89
唐太宗 90,91
唐玄宗 278
唐仲友(與正) 152,153,176,184,185
唐長孺 281
唐高宗 278
唐高祖 91
唐景星 97
康法朗 251
康僧會 408
神會 372,373
凌叔華 209,240,241
班固 296
馬古烈(Margoulies) 70,81
馬伯樂 248,249,250
袁昂 124
袁術(公路) 279,293
袁震 153
夏倫 169
夏侯淵 335
桑欽 178
孫資 329
孫綽 251
孫潛 179,191,215,216,217,230,231
孫守全 381
孫念禮(Swann, N. L.) 59,105,107,108
孫傳芳 347
孫潛夫 7,187,216,
孫毓棠 159
晁公武 141
郗愔 263
郗超(嘉賓) 127,130,196,197
殷一昌 316
徐晃 335
徐鍇 37,220,237
徐潤(雨之, 愚齋) 97,99,101,102
徐大春 36
徐中舒 105,108
徐行可 354,356-359,361,363-366
徐時棟 189
翁通楹 173

十一劃

梁寶 298
梁方仲 58,72,78,159
梁元帝 92
梁玉繩(燿北) 188,189
梁武帝 65,120,121,123,124
梁思成 74
梁啓超(任公) 1,82,186,187,188,189,190,191
梁履繩(處素) 188,189,229
梁簡文帝 298
寇讚 404
寇脩之 298
寇謙之 72,248,249,253,254,257,288,298,329,333,334,338,340,403404
章學誠(實齋) 65,83,141
許芝 279

許謐 263
許翽 263
郭沫若(鼎堂) 2,105,108
望月信亨 24
庾信 89,90,91,93
連嵩卿 124
曹宇(彭祖) 329
曹放 304
曹奐 329,330
曹寅 337
曹爽 278
曹植(子建) 65,103
曹髦 329
曹操(孟達) 1,50,72,278,279,281,294, 329,334,335
曹思文 120,121,123
曹雪芹 337
曹景宗 121,124
曹學佺 153
梅光迪(覲莊, 迪生) 59,62
梅祖麟 374
梅貽琦(月涵) 201,203,206,208,371,391
梅貽寶 208,374
梅蘭芳(瀾) 85
梅原末治 296
盛杏蓀(愚齋) 97
張角 255
張牧 407
張相 321
張郃 335
張陵 254,333
張紹 299
張富 3229,330,332,337
張載(橫渠) 125
張穆(石舟, 石洲) 14,17,36,37,177, 178,179,180,181,182,189,192, 222
張魯 72,281,329,330,333,334,335,337, 404
張衛 281,337
張緬 121
張衡 337
張籍 36
張大千 273,306
張光直 248
張廷濟 202
張佛泉 386
張其昀(曉峰) 32,59,61,62,64,66,382
張政烺 3,84
張叔未 202
張秉權 386,390
張英商 155
張約園 210
張萬里 346,348,350
張萬福 338
張隆延 3,4,12,15,35,47,70,71,73,77,83
張壽鏞 213,222
張蒨英 306
張釋之 258
陸耳山 52
陸脩靜 254,254,402,403,405

陳平 127
陳亮(同甫, 龍川) 184
陳垣(援菴) 96,135
陳瑞 281
陳群(人鶴) 144
陳壽 337
陳勤 42,210,213,221,232
陳世驤 119,164,172,174,206,281,308, 309,318,319,331,333
陳安麗(勵) 32,77
陳西瀅 209,285
陳伯莊 203
陳奇祿 386
陳寅恪 33,44,185,248,255,260,284,287, 288,290,298,308,404
陳雪屏 143
陳雪笙 102
陳通伯 306
陳陶遺 347,349
陳國符 253,254
陳雲棲 305
陳登皞(皋, 民耿) 77,83
陳新民 68,71
陳榮捷 161,241
陳德芸 15
陳衡哲 74
陳觀勝 98,122,136,138,196,197
陶弘景 142,263
陶隱居 138
眭孟 279
崔昌 278
崔浩 288
崔適 194
脫脫 64
笮融 93,134
得蜜味(見戴密微) 101,116

十二劃

湯 277,384,405
湯用彤(錫予) 120,127,253,401,408
馮舒 248
馮友蘭(芝生) 74,75,82,99,239,241, 246
馮家昇 52,65,77,80
普明 407
普賢 196,197
勞榦(貞一) 56,84,108,151,154,155, 159-161,163,166-168,170,171,173, 174, 196,197,199-201,203,204,208,231,237, 239,241,246, 374,392
富路特(Goodrich) 78,80,384
曾子 259,266,326
曾申 266
曾廉 65
曾文正(國藩) 384
曾珠森 283
曾憲七 172,316,318
瑟於斯 318
堯 277,284
華嚴 201

博晨光(Porter, L. C.) 5
項絪 10,13,16,17,219,231
斯文赫定 169
惠昕 141
惠洪 155
惠能 140,141
黃邨 202
黃帝 273,284
黃晟 12
黃皓 295
黃榦(勉齋) 184,313
黃儀 38,178,215,231
黃季陸 394
黃省曾 12,37,176,179,189,220
黃晦聞 65
黃彰健 391
森鹿三 8-10,13,15-17,176,177,181-185,187
揚雄(子雲) 292,296,300-302,304
費正清(Fairbank, J. K.費敬正) 68,83,227,246
費慰梅 248
賀昌群 365
陽貨 260
景尙 304
畢沅 10,12
舜 275,277,284
智顗 408
程文海 173
程天放 143,147
程其保 375
程明道(顥) 125
喬答摩 17,93
傅惜華 197
傅斯年(孟真) 61,62,66,83,161,194,261,266,288
傳樂淑 136
傅維麟 65
傅增湘(沅叔) 45,103,191,211,216,356,363

十三劃

雍門周 96
裘開明(闇輝) 12,13,15,16,44,45,47,87,97,100,102,136,138,144, 148,150,172,186,187,205,208,209,240,241,243,252
道安 281,384
道宣 407
雷同(銅) 334,335
雷夏 75,83
雷震(儆寰) 372
塚本善隆 384,386,400
賈生(誼) 279
賈捐之 258
賈德納(Gardner, C. S.) 62,66,69,75,84
葉良才 239
葉理綏(見Elisséeff, S.) 54,58,62,68,75,83,147,148,150,151,159-161,163,

167,168,171,173,203,205,206,227,246,320,321
葉譽虎 251
葛洪 255
董沛 42,193,208,210,211,213,214,218,220-224,227,233
董扶 294
董同龢 386
董仲舒 273,279
董作賓(彥堂) 143,160,161,163,164,167,231,347-348,350
董秉純 212,217,231
楚王英 93,134
楊阜 334,335
楊厚 293,294
楊統 294
楊慎 37,234
楊羲 263
楊濮 335
楊中一 1,3
楊守敬(惺吾) 14,181,182,202,353,354,356-360,362,363,364,367
楊步偉(卿) 371
楊希枚 381
楊亮功 370
楊春卿 294
楊家駱 347
楊恕立 384
楊國忠 151
楊振聲(今甫, 金甫) 54
楊淇園(廷筠) 145
楊紹和 178
楊慶堃 380
楊樹達(遇夫) 18,25
管仲 260,264
管公度 370
鈴本大拙 119,141,145

十四劃

漢文帝(孝文) 301
漢平帝 65,298,300,302,303
漢光武 293
漢武帝 65
漢明帝 93,134
漢哀帝 303
漢桓帝 93,330
漢章帝 197
漢順帝 134
漢獻帝 294
漢靈帝 294
廖子晦 124,125
福井康順 249,253
裴冕 151
裴瓚 108,374,375
趙翼(甌北) 283,284,288
趙顒 335
趙一清(東潛) 7-10,12,13,17,18,34,35,37-39,45,52,136,177,179-183,187-189,191-193,210-218,220-225,227,229-236,243,354,357,361,362,366

趙元任 5,25,35,41,42,46,47,58,61,62, 64, 66,71,73-75,78,100,135,160,164, 166,200,203,204,258,264,268,288,290, 316,318-320,343,367,371,374,389
趙如蘭(Iris) 15,61,320,321
趙琦美(清常道人) 216,217,230
趙國鈞 316
趙載元 17,229,230
趙賡颺 374
趙豐田 344
趙懷玉 18
蒲松齡(留仙) 302,304,305,310
翟義 299
熊小固 358
熊會貞(崮芝) 353-367

十五劃

諸葛亮 50,335
翦伯贊 246
鄭沖 279
鄭和 251
鄭樵 65
鄭騫(因伯, 因百) 318
鄭德坤 8-10, 45, 182, 306, 307, 353,354, 356,357
慧昕 138,140,141
慧能 138,140,141
慧皎 407
蔣輝 152,175-177,183,190
蔣彝(仲雅) 171,172,174,282,318,322
蔣汝藻(孟蘋) 357,363
蔣廷黻 257
蔣復璁 386
蔣夢麟(孟鄰) 164
蔣學鏞 212
蔡雲 107
蔡大業 90
蔡大寶 90
蔡允恭 90-92
樊須 269
歐陽玄 12,179
歐陽子祥 70
歐陽東鳳 3
鄧元錫 65
鄧嗣禹 60,71,74,78,80,97-99,290
墨子 404
黎明 128
黎錦熙 31,113
劉向 93
劉均 193
劉放 329
劉垣(厚生) 349
劉真 161
劉淇 265
劉章 255
劉崇 299
劉備(先主) 329,334,335
劉淵 278
劉歆 194,303,305
劉澄 372,373

劉璋 281
劉勰 255
劉舉 255
劉子健 378,380
劉之遴（僧伽）260
劉元真 250,251
劉牢之 258
劉知幾 83
劉承幹（翰怡）354,356-358,363
劉涓子 258
劉師培 256
劉崇鋐 164
劉逢祿 194
劉熙載（庸齋）326
劉廣京 32,33,102,315,316
劉凝之（隱安, 長生）260
劉獻廷 360
劉驎之 258
德效騫(Dubs, H. H.) 136,275,282,285
衛挺生（深甫, 申甫）312,315
魯匡 303
魯迅（周樹人, 樟壽）285
魯智深 155

十六劃

謝兆申 103,191
盧杰 213
盧址 211,212
盧鎬 212
盧見曾 7
盧慎之 80
霍去病 341
霍寶樹 376
賴德烈（Latourette, K. S.）54
蕭琛 123
蕭該 237
蕭詧 90
蕭巋 90
蕭一山 45
蕭子良（梁竟陵王）120,121,122,123
蕭公權 368
蕭望之 258
曇摩耶舍 407
閻圃 329
閻若璩 7
錢曾（遵王）179,214,219
錢穆（賓四）378
錢大昕（曉徵）6,189
錢玄同 21
錢思亮 143,345,392
錢稻孫 8
鮑思齊（Le Bosguey）81

十七劃

濱口 108
襄楷 93
戴震（東原、東邊）6,-10,12-15,17-20,
23,35,38,39,52,136,177-183,186-193,
210,213-215,218,221-223,235,236,
354,357,361,362,366

戴文達(戴聞達) 101,135,272,275
戴炎輝 173
戴密微(Demiéville, P. H.) 101,119,132,134,306,397
薛瓚 108,374,376
薛福成(叔耘) 210,211,213,218,219,221-223,232,233
韓信 89
韓壽萱 71,77,80,100
孺子嬰 300
鍾鳳年 103,105,107,108
繆鉞(彥威) 61,318,319
繆鳳林 231

十八劃

顏瑗 407
顏師古 237,299,313
藪內清 199,209,220
瞿同祖 331
豐坊 217-219
顓頊 284
魏延 335
魏楷(魏魯男, 見Ware) 54,83,246
魏源(默深) 10,14,189,190,192,230
魏文帝 1
魏明帝 329
歸有光 7,177,180,191,192

十九劃

譚元春 176
譙周 294,295
龐德公 111
關淑莊 71
羅香林 375
羅振玉 119
羅家倫 143
羅常培(莘田) 72,74,75,83,112
羅爾綱 118
懷感 408

二十劃

騶衍 279
蘇軾(東坡) 174
蘇駿 108
闞鐸 99
嚴蕊(藥) 184,185
嚴耕望 197,343,351,363,370,381,383
嚴靈峰 318
饒宗頤 308,309
釋迦 407
譽 284

二十一劃

顧歡 142
顧立雅(Creel, H. G.) 164
顧廷龍(起潛) 250
顧祖禹 7,38
顧頡剛 250
顧毓琇(一樵)110

二十四劃

酈道元 13, 113, 178, 179, 188, 190,215, 217,227,230,233,234,237,354,357

Alsop 167,168
Adams, J. C. 38
Bailey 169,396
Balázs(白熱日) 50,241,306
Bielenstein 105
Blue, R. C. A. 50
Boode, D.(卜德) 239
Boorman 322
Boton, H. 306
Buck, P. P. H. 159,167
De Francis 112,122
De Zoete 306
Des Rotours 116
Dewey 203
Dubs(德效騫) 108,283,306
Eckstein, A. 316,376
Edgerton, F. 29
Elisséeff, S.(葉理綏) 50,306
Fairbank 196,316
Foucher, A. 197
Franke, H. 306
Franke, W. 306
Frye 169,171
Galle 38
Gerschencron 316
Giles, L. 105
Goodrich, L. C.(富路特) 5,33,93,381
Gottschalk, G. 206
Guerlac, Henry 381-383
Hannah 392
Hartman 80
Hightower 206
Hill, K. 394
Holmes, D. 148
Hoselitz 316
Hulsewe 306
Hummel A. W.(恆慕義) 34,36
Huxley, J. 136
Kershaw 316
King, F. 316
Kuznets 316
Lanfer, B. 93
Legge 311
Leverrier, U. J. 38
Maine, H. 133
Margoulies, G(馬古烈) 70,81
Masndi 89
Maverick 248
Max Weber 132
Michael, F. 316
Moyer, R. T. 148
Needham, J.(李約瑟) 123,136,150, 306,308,352
Parsons 132
Pelfel 391,397

Petech 113,115
Poleman 146
Pulleyblank, E. G. 169,285
Pusey 390,395,396
Putnam 105
Radhakrishnan 136
Reifler 261,266,270,271
Reischauer 196
Rowland 196,197
Sandys, J. E. 352
Schindler 310
Shadick, H. 176
Simon, W.（西門）306
Stein 372
Stephens 145
Swann, N. L.（孫念禮）49,50, 59,101
Taueber 316
Tennyson 404
Usher 105
Waley, A. 108,247,306,309,311,322,323
Ware, J. R.（魏魯男、魏鍇）50,248,253
Weber, M. 132
Webster, C. K. 136
Wilcox 390
Williams C. E.（韋蓮司）170
Wittfogel, K. A. 2

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1998年3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0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編　　者　胡適紀念館
執行編輯　方　清　河
發 行 人　劉　國　瑞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3620308・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6418662
印 刷 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1776-3(平裝)

1940年代，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在哈佛結識了一批後輩學友，包括周一良、楊聯陞等人，極受胡適器重，準備延攬他們回北大任教。其中楊聯陞更是相知與日彌深而且終身不渝的一位。

1949年胡適重返美國時，楊聯陞在西方漢學界已如旭日初升。胡適對他治學的精博，極爲推重，每有述作必與往復討論，這一點在他們的通信中表現得很清楚。胡適在「遺囑」中指定楊聯陞爲他的英文著作的整理人，可見他對楊聯陞的信任。

本書收錄胡楊往來書札205通，時間從1943年起，止於1962年2月胡適逝世前夕。論學談詩二十年，寓雋永於平淡之中，印證兩人師友之間的深厚情誼，已經達到了相悅以解、莫逆於心的至高境界。這些書信，爲中國現代學術史提供了極爲珍貴的新資料。

ISBN 957-08-1776-3
00400
9 789570 817768

封面題字：吳大猷